武俠世界



734

$2.00

· 特別介紹 ·



俠義奇情槍戰
刺激打鬥小說

虎鎮羣英 朱羽 · 著



「虎鎮羣英」是一篇以民初作背境的俠義傳奇故事，內容充滿緊張刺激，槍戰打鬥，描述一羣不甘爲惡勢力所低頭的鄉民之英勇事蹟，幾番生死決鬥，梓里間守望相助，可歌可泣。是期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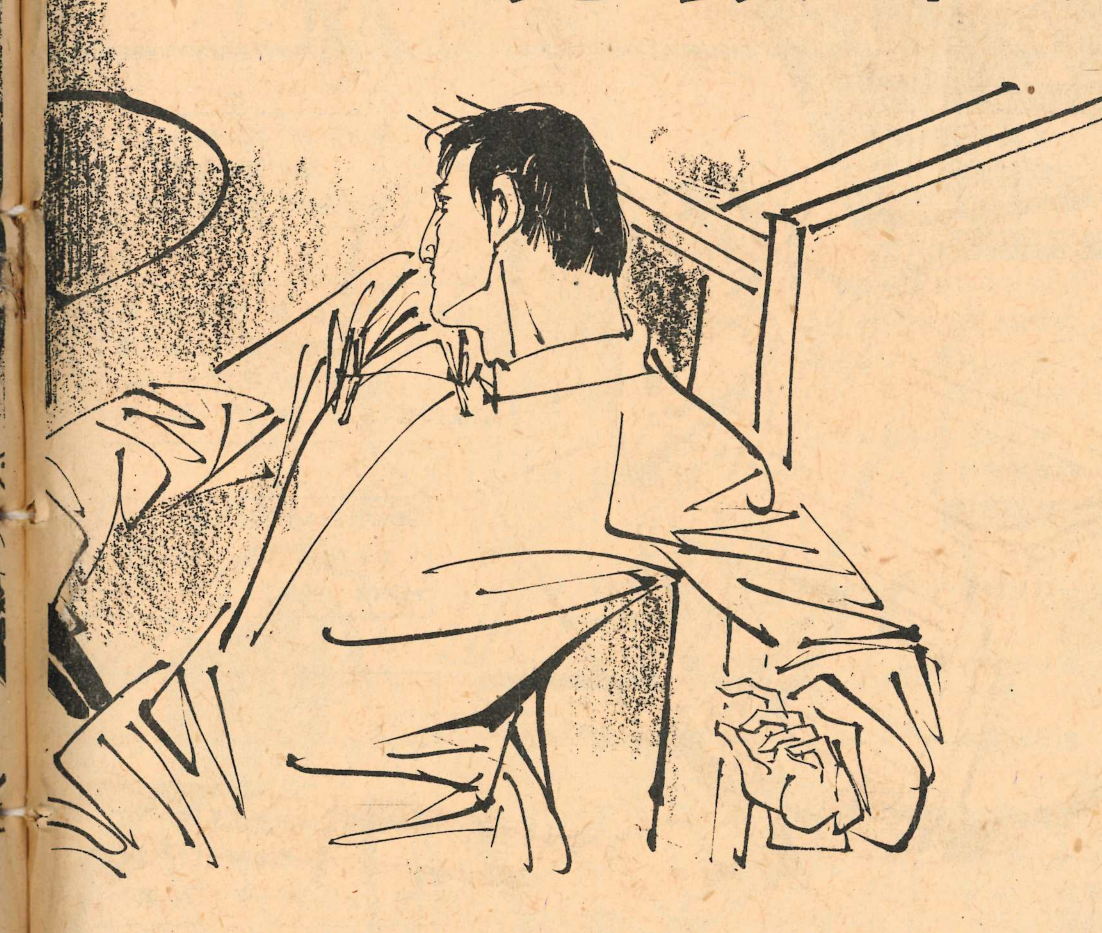
第73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俠義奇情槍戰打鬥小說

朱羽·文
盧令·圖

虎鎮羣英



風雨夜來客

風狂，雨急，風雨以雷霆萬鈞之勢襲擊着虎鎮。

迤邐一里長，全以青石板鋪砌的大街變成了一條河流，大街兩旁的店鋪都關上了門，雖然天還沒有黑盡，街心，簷下，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了。

這是一場罕見的狂風暴雨，來得突然，來得猛，教人措手不及。老年人莫不口唸阿彌陀佛，默禱上蒼千萬不要給虎鎮帶來災害，孩童則躲在媽媽的懷裏，小眼珠一個個透射驚惶的神色。

魏青峯是鎮上龍壽堂藥舖子的店東，也是方圓百里以內有名的神醫，對醫治傷科尤其拿手。他悶悶地坐在店堂裏，一口接一口地吸着葉子菸，兩道花白的眉毛皺得緊緊的，顯然，這場風雨已爲他帶來了困擾。

一個年約二十六、七的小伙子快步走了進來，他光着上身，由於淋了雨，健壯的肌膚閃閃發光。他抬手抹去額頭上的水珠，吁了一口氣：「嗨！沒事啦！東邊堆藥材的那間老屋少許有點漏，我已經爬上屋頂蓋了油布。您放心吧！」

「唔！」魏青峯坐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小柱子！七里墟的關老頭，他那條腿不礙麼？」

「我晌午去瞧過，」小柱子在一張長板櫈上坐了下來。「您老人家的接骨神術堪稱舉世無雙，我敢說不出十天，關老頭又可以上山打獵啦！」

「唉！」魏青峯輕輕嘆了一口氣。「小柱子！你那裏知道，瘸腿斷胳臂接骨的人，最怕這種陰濕風雨天，我眞有些爲關老頭担心……」

嘭嘭嘭！嘭嘭嘭……！他的話突然被一陣急驟的敲門聲打斷了。

魏青峯和小柱子不禁相互看了一眼，他們有相同的感覺：這種天氣，外面還能走人嗎？

「誰？」小柱子問了一聲。

回答的是更爲急迫的擂門聲。

魏青峯向他打了一個手勢，小柱子立刻拔開了門閂，大門一開，隨着風雨聲立刻衝進來四個人。

這四個人渾身濕淋淋，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一進門就跺腳，擺頭，以求甩去身上的水漬。

魏青峯却在注視他們：面生，絕不是虎鎮的人。

其中有一個生得特別高大健壯，冲着魏青峯一抱拳：「這位是神醫魏老先生麼？」

「不敢，」魏青峯緩緩反問：「幾位是……？」

那高大健壯的男人搶着說道：「咱們有個伙件不愼從山崖上跌下，遍體鱗傷，所以前來求救。」

「人呢？」一聽是求診之人，魏青峯立刻精神抖擻。

「人傷得太厲害，不便顚動，咱們四個，是專程來接魏老先生的。」

小柱子立刻氣咻咻地吼了起來：「不成！不成！恁大的風雨，怎能出門……？」

魏青峯扳起面孔喝阻了他：「小柱子！……」

「魏老先生！」那高大健壯的男人又開了口：「古話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老人家一定要走一趟。咱們抬來一頂轎子，包管不讓你老人家受風吹雨打就是。」

「有多遠的路？」魏青峯問。

其中一個人忙不迭地回答：「約莫四十里地。」

那高大健壯的男人立卽白了他一眼，似乎在責怪他多話。

小柱子又嚷了起來：「四十里地！又是風又是雨的，還要摸黑走夜路，咱們魏師父可受不了哩！」

「這樣吧！」魏青峯緩緩說道：「各位先帶一帖藥回去，給傷者服下，暫時穩住傷勢。趕明兒一大早，我再親自去看看。說實話，我這樣一大把年歲，這種天氣摸夜路，我還眞頂不住。」

「不成！」那高大健壯的男人扳下了臉，說話的聲音像悶雷：「老先生無論如何要立刻去一趟，您若不去，咱們那位伙計只怕挺不到天亮。」

魏青峯負手沉吟了一陣，終於點點頭，道：「好！我立刻去一趟。」

小柱子跟着道：「我跟您一塊兒去。」

「用不着，」高大健壯的男人冷冷地道：「咱們只擯來一頂轎子，只能載魏先生一個人。」

「我可以跟在轎子後面跑。」小柱子挺挺胸，有意炫耀健壯結實的肌肉。「他老人家出門診病，都是我提藥箱子。」

「用不着。」高大健壯的男人辭色更加冷峻了。「你好生待在屋子裏，淋雨吹風是會着涼的。」

「喂！」小柱子眞是一個烈性子，三言兩語就爆了：「你說話怎麼如此霸道？你們到底是請醫生？還是綁票擄人？」

「隨你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高大健壯的男人似乎沒有將小柱子看在眼裏，說完之後，一轉身，又冲着魏青峯道：「老先生！咱們該上路了，咱們那位伙伴傷得很重，可不能就擱啊！」

救人命比救火還要來得急迫，魏青峯幹了一輩子的大夫，自然明白這個道理。可是，這幾個人來得甚是蹺蹊，而且言語神情間也透着幾分詭秘，因此他猶豫地站在那兒，並沒有立刻行動。

小柱子跟了魏青峯十幾年，自然了解他的脾性，一看情況，就知道魏青峯對於救傷的事不大熱衷，於是挺身而出，冷冷地道：「要請醫生各位明朝來……」

那高大健壯的男人截口道：「若是咱們要綁票擄人呢？」

「你敢！」小柱子大喝一聲，一拳搗了出去。

傷科醫生都會幾趟拳脚，小柱子在魏青峯跟前也學了不少。他這一拳又直又快，直搗那高大男人的面門，一碰上，那張冷峻的面孔就要開花。

那高大健壯的男人冷笑了一聲，鐵腕一揚，叭地輕響，小柱子的手腕竟然被他一把扣住。

這非但讓小柱子嚇出了一身冷汗，即使魏青峯這個活了五十八歲的老年人，也沒有看過如此好的身手，不禁也楞住了。

「小兄弟！」高大健壯的男人說起話來始終是輕言細語的，只不過辭色太過冷峻，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別上火。要是我和你一樣地涵養功夫不够，你這隻胳臂早斷啦！」

一鬆手，小柱子連連向後退了好幾步。他心中仍然燃燒着怒火，但他却再也不敢發作。並不是畏懼對手的厲害，而是魏青峯連連給予他制止的眼色。

魏青峯冷眼旁觀，已然發覺這四個人是硬得不得了的狠手，看來不順從是不行了。於是挺身而出，揚聲道：「小孩子不懂事，請各位不要見怪。各位既然堅持要我去一趟，我也只好遵命。讓我去拿藥箱，請稍待。」

那高大健壯的男人對魏青峯倒是非常有禮，抱拳一拱，道：「魏老先生醫道高，醫德好，咱們是早已聞名，這一回勞動大駕，一定有重酬，請老先生放心。」

魏青峯和善地一笑，在他轉過身來時，却嚴厲地向小柱子作了一個眼色，示意他千萬不可以妄動。

魏青峯準備好了應用的藥草，裝在一個籐條箱裏，外面再包上一層油布，並未驚動他的夫人和兒女，就隨那四個人走。

門外果然停着一頂轎子，魏青峯也不客氣地坐了上去。風仍狂，雨也急，但是那四個人抬着轎子却走得飛快。

魏青峯行醫數十年，最拿手的又是傷科，自然結識不少江湖道上的人物，然而他對這四個風雨之夜的來客却是陌生的。他眞摸不透他們的來路，不過，他心頭却有數，這是一夥惹不起的人物。

這本來是該用晚飯的時候，被這件意外之事一攪，魏青峯反倒不餓了。他放鬆了心情，閉起眼睛，在轎子裏面睡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轎子停了下來。

魏青峯被人叫醒，走出轎子，發現停在一座瓦房的門前，這兒既沒有風，也沒有雨，看地上乾乾的，顯然根本就不曾下過雨。

那麼，這兒應該距離虎鎭很遠很遠？

但他沒有問，那高大健壯的男人正站在門口擺手肅客，他連忙提着藥箱走了進去。

迎面來了一個女人，約莫二十五、六歲，雲鬢蓬亂，神容憔悴，那高大健壯男人冲着她低聲問道：「大哥怎麼樣？」

女的搖搖頭，一句話也沒有說，兩條細長的眉毛都皺在一起去了。

魏青峯在引導下進入了內室，一張木床上躺着一個人，觸眼之下，使他吃了一驚。床上那人滿身是凝固的血痂，連五官都看不清楚，一搭眼就知道傷得非常重。

站在旁邊有四男一女，一共有十隻眼睛在觀察他的反應，然而魏青峯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他很不希望去擾亂那五個人的情緒。

他開始檢查傷者，第一步，他察看鼻息和腕脈，很弱，總算還活着。頭殼破了，胳臂斷了，右大腿也斷了，胸膛兩側的肋骨斷了好幾根。自從魏青峯行醫以來，還不曾見過傷得如此厲害的人。

那高大健壯的男人一直站在魏青峯的身邊，這時低聲道：「魏老先生！只要能活命，必有重謝……」

魏青峯先自籐條箱子取出一隻藥瓶，傾出六粒藥丸，交給那個女人。她似乎明白了醫生的意思，立刻以一支筷子撬開了傷者的口，餵了進去。

魏青峯轉身望着那個高大健壯的男人，輕聲問道：「高姓大名？」

對方微微一怔，不過還是報出了姓名：「我姓羅，單名一個強字。」

「這位呢？」魏青峯指指躺在床上的傷者。

「他是我結拜的大哥洪子健，外號人稱過天雕……」

魏青峯心頭猛吃一驚，然而在表面上却沒有顯露出來。抱拳拱了拱手：「哦！失敬，失敬！原來各位是江湖道上很有名氣的『飛天五兄弟』，閣下的外號好像叫展翅鷹，對不？」

「見笑！見笑！」羅強很客氣地拱拱手。

魏青峯面色突然一正，沉聲說道：「這位洪爺眞是從山崖上跌下來的麼？」

「不錯。」羅強回答得很爽快，一絲也不猶豫。

「各位都是練功的人。」魏青峯話聲很慢，「想必也明白這個道理。若說這位洪爺落下山崖的時候是脚先着地，頭殼就

不會破，若是頭下脚上倒栽葱，則腿不會斷。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傷及肋骨。所以說，這位洪爺是被人用棍棒之類的鈍器毆傷的。」

四男一女莫不微微一驚。

羅強那一雙精光逼射的眸子連轉了幾下，疾聲道：「魏老先生既然一眼看穿，我也不必相瞞，實情正是如此，請快些救人吧！」

「我還要問問對手是誰。」

「必須嗎？」羅強那對眼珠子瞪得很大。

「一定要問，明瞭對方武功的路數，才好對症下藥。」

羅強咬咬牙，冷冷道：「對手是你們鎭上的人。」

「誰？」這回輪到魏青峯吃驚了。

「是一個臭娘們，」羅強先罵了一句，然後緩慢有力地說出她的名字：「關小婉。」

「她！」魏青峯簡直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朶。「關拳師的女兒，她那有恁大的本事？」

羅強有些不耐煩地道：「內中情由說來話長，魏老先生還是趕快醫治傷者！」

「放心！」魏青峯顯得很有信心。「雖然這位洪爺傷得非常重，我仍然有法子能够醫好他。」

另外那三個男人和那女人連忙齊聲道：「那就多請費心啦！」

論起飛天五兄弟，魏青峯心頭有數。絕非善類。但他却不能因爲傷者的人品不佳而不予救治，何況洪子健又是傷得那樣重。

於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展開了救傷工作。敷藥，接骨，上夾板，包紮，整整忙了三個鐘頭，才算完了事。

魏青峯雖然身體健朗，畢竟上了年紀，早已累得氣喘吁吁，精疲力盡了。

女人端來了一碗麵，那四兄弟也忙着招呼他歇息，從他們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們對魏青峯是感激不盡的。

魏青峯是又累又餓，端着麵條立刻吃了起來。

羅強關心地問道：「魏老先生！您看洪大哥的傷勢，好得了嗎？」

「好得了。」魏青峯答得十分肯定。

那女人又問：「要多久才能好？」

「少說也得在床上躺三個月。」

「要那麼久！」女人尖聲嚷了起來。

羅強白了她一眼，似乎在責怪她不該大驚小怪。然後又向魏青峯問道：「您看，往後咱洪大哥還能練功麼？」

「行！」魏青峯又是肯定地一點頭。「一定能完好如初，不過，要想恢復原來的功力只怕要一年半載才行。」

羅強對魏青峯的話顯然深具信心，聽過之後，欣喜之色立刻現了出來。連連點頭，道：「太好了！太好了！咱們五兄弟一定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說罷，他向站在一邊的三個弟兄打了一個眼色。

其中一個立刻去拿了一個沉甸甸的布包袱來，放在桌上。羅強解開包袱，只見裏面包着兩百塊銀元和五個金元寶。

「老先生！」羅強恭敬地道：「這是咱們兄弟夥的一點敬意，請收下。」

這眞是一筆不算太小的財富，魏青峯不禁楞住了。良久，他才搖搖頭，道：「太重，太重，我不能收。」

羅強很正經地道：「咱們飛天五兄弟在江湖上沒有什麼好名聲，但恩怨分明，這點薄敬，老先生是一定要收的。」

「承各位的盛情，我心領就是。」魏青峯來了一個羅圈揖。「若是各位一定要謝，我倒要向各位討個人情。」

「哦！」羅強那兩道濃眉突地挑了起來。「不管什麼人情，您儘管說。」

魏青峯緩緩道：「自從關拳師前年去世之後，遺下的三子一女因乏人管教，難免任性妄爲。這回關小婉開罪了洪老大，更是不知天高地厚。還望各位念她年幼無知，放她一馬。」

羅強面色立刻放了下來，沉聲道：「不知魏老先生因何要爲那個臭丫頭片子說情？」

「一來關拳師臨終時曾託我照顧他的兒女，二來嘛！關小婉除了性子烈一點之外，爲人倒還不壞……」

不等他說完，羅強就一口回絕：「什麼人情都可討，就是這件事不行。」

魏青峯不是一個嘵舌的人，他知道多說無益，於是不再談下去。

「咱們送魏先生回虎鎭。」羅強將桌上的銀元和金元寶往魏青峯面前一推。「這請收下。」

「藥錢是要收的。」魏青峯只拿了兩塊大洋。「但是不能多收，兩塊大洋足够了。十天後還麻煩來個人上虎鎭給我帶路，讓我來瞧瞧骨骼接合的情形，順便給洪老大換換藥。」

羅強皺了一下眉頭，道：「魏老先生堅持不肯收下這點薄敬，莫非是看不起咱們兄弟夥？」

「這是那兒話？」魏青峯唯恐得罪這幫凶神惡煞，說起話來分外小心。「如果一定要我領謝，那就等待洪老大傷勢好了再說吧！」

「好！恭敬不如從命。」羅強向門口擺着手：「魏老先生請。」

那女人忽然叫道：「魏先生請慢走一步。」

魏青鋒停步問道：「還有什麼事？」

「子健什麼時候可以清醒過來？」聽她的口氣，洪子健與她顯然有極親密的關係。

「大概一兩天就可以清醒了。」

「還有一件事，」她緩緩地走到魏青峯面前，目光盯在他的臉上，緩緩問道：「魏老先生與關家有甚麼關係？」

「不瞞妳說，」魏青峯回答得非常直率：「關拳師生前與我是好朋友，也是習武的同道。」

「哦！」她目光銳利地將魏青峯打量一陣。「原來魏老先生也是個會家子。」

「不敢！」

「飛天五兄弟打從在道上闖蕩以來，還不曾丟過這樣大的人。有仇不報非君子，這件事自然不能算完。以魏老先生與關家的情誼，回到虎鎭之後，必定會給關小婉送個信了？」

「我想問問她因何要開罪洪老大？」

「那麼——」她的目光向羅强等人一掃，「咱們只有委屈魏老先生在這兒住幾天了。」

此語一出，非但使魏靑峯感到意外，卽使羅强等人也是大大一怔。

「羅老二！」那女人聲色俱厲地道：「我雖然不是子健明媒正娶的婆娘，你們總算叫我幾天嫂子。老大受傷昏迷不省，你們可要聽我的主見才行。」

羅强有些勉强地道：「這……恐怕不大妥當吧？」

「羅强！」那女人氣勢汹汹，言辭咄咄逼人：「大哥人事不知，你就欺負我這個作嫂子的了？」

「二哥！」一個漢子插上了嘴：「嫂子的話也不無道理，萬一大哥受傷的事傳了出去，別說姓關的丫頭片子怎麼樣，這個面子也丟不起啊！」

羅强冷冷道：「咱們是用四枱轎將人家魏老先生從虎鎭請來的，如今又將人扣在這裏，算甚麼話？」

魏靑峯雖然暗暗吃驚，表面上却是非常鎭定，他一語不發地靜觀其變。

那女人也不管羅强反對，逕向那個插嘴的漢子發號施令：「三弟！將後面那間屋子收拾收拾，無論如何也要留魏老先生多住幾天，說實話，我眞担心你們大哥傷勢再起變化，有個神醫在旁邊，我總要安心得多。」

羅强爲難地望着魏靑峯，似有無限歉意。

魏靑峯情知局面已難挽回，不如作個順水人情，因此和藹地說道：「讓我留在這兒照料傷者倒是應該的，我就多住幾天吧！」

那女人竟然很客氣地道：「多謝魏老先生賞光。」

× ×

魏靑峯被人刧走的消息第二天在虎鎭不脛而走。

話是從小柱子口中傳出來的，這會兒已是晌午時分，魏靑峯的影子還沒有見到，這消息自然更加肯定了。

這宗新聞就像沸騰的滾水般在茶樓酒肆傳揚着。

經過多話的人一渲染，更加增了幾分神秘性，也就愈傳愈廣，除了聾子以外，只怕虎鎭上的人已全知道了。

自然關小婉也不例外。

晌午過後，她騎着一匹「雪裏站」，來到了龍壽堂藥舖，那匹渾身烏黑，四蹄雪白的駿馬眞不知吸引了多少圍觀稱美的人。

「關姑娘要抓藥嗎？」小柱子迎着她問。

關小婉一句話也沒有說，抬手向內間指了一指，小柱子會意，立刻跟她走了進去。

「關姑娘！」小柱子知道她不是來抓藥的，一進裏面，就連忙提到了魏靑峯的事：「妳知不知道？魏師父昨天被幾個凶神惡煞給帶走啦！」

「我就是爲這樁事來的。」關小婉緊繃着臉，「說說看，那幾個人像什麼樣子？」

小柱子摸摸腦袋，有些困惑地道：「我也說不上來，一共來了四個，其中三個人一句話也沒有說，帶頭那個還很有點功夫。」

「你怎麼知道他很有功夫？」

「我氣憤不過，跟他動上了手，一拳搗過去，竟然讓他扣住了我的手腕，呸！」小柱子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眞他娘的丟人現眼。」

關小婉在蹙眉沉吟，久久才又開口問道：「小柱子，聽說那四個人抬來了一頂轎子？」

「對！一頂軟轎，黑頂，紅槓，他們走的時候我躲在門後瞄了一眼，看得淸淸楚楚。」

「那四個人有沒有說，請魏老先生去幹甚麼？」

「說是要請他老人家去療傷……」

「療傷？」關小婉的目光突然一亮。

「唔！他們說……」小柱子又在摸他的腦袋，「……有一個伙伴走路不小心跌下了山崖。」

「哼！」不知道爲什麼原因，關小婉竟然冷笑了一聲，接着一揚頭：「小柱子，換好衣裳，待會兒跟我去認人。」

「認人！」小柱子可楞住了，「認什麼人？」

「去指認帶走魏老先生的人。」

「上那兒去認？」

「你不要多問，待會兒跟我走就是……」話還沒有說完，關小婉已經像一陣風似地捲出了龍壽堂藥舖。

她剛出門，就看見一個老人氣喘吁吁地向她跑過來，她認得出來，那是鎭上西街五鳳茶樓的掌櫃包三爺。

她迎上去，搶着問道：「包三爺，什麼要緊的事跑得這麼急？」

包三爺一隻手撐着路邊的老槐樹，一隻手捫着胸口，喘了好一陣大氣，才結結巴巴地道：「關姑娘！妳可教我找……找苦了……」

「找我幹甚麼？」

包三爺道：「茶樓裏來了一個生客，說是要見妳。」

「哦！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二十五、六歲年紀，面生得很。」

「就一個人？」

「就他一個，拎着一個小黃包袱，那雙眼睛看人的神色特別古怪，八成不是什麼好東西。」包三爺說到這裏又好心地囑咐她：「關姑娘！妳可得小心點！」

關小婉眉開眼笑地道：「包三爺，你可是看着我長大的，你說，從小到大，我怕過什麼來着？」

包三爺似乎還想說什麼，關小婉已經翻身躍上了她那匹心愛的「雪裏站」，揚鞭疾馳而去。

虎鎭就那麼大，三鞭一揮，馬兒就到了五鳳茶樓的門前，馬兒還沒有站穩，關小婉的人已下了地，就憑下馬的俐落身法，就會教人拍痛了巴掌。

不用問，關小婉一眼就認出了那個來找她的生客，她將韁繩往茶樓門前的木樁上一套，就大步走了進去。

關小婉有時候很嬌，很柔，有時候却完全像個男人，她一隻脚踩在長板凳上，

雙肘往腿上一擱，冲着那個陌生人問道：「是你要找我？」

那人鎭定得出奇，坐在那兒紋風不動，翻翻眼皮，反問道：「妳是誰？」

「我是關小婉。」她翹起大拇指指指着鼻頭。

「哦！久仰。」那人的身子微微地欠動了一下。

「報名。」關小婉毫不客氣，馬鞭指着對方的鼻尖，氣勢凌厲。

「姓郭名桐。」

「哼！」關小婉一點也沒有感到意外，「鐵鳶子郭桐，飛天五兄弟的老么，說吧，找我幹甚麼？」

「來送個信，咱們老大沒有死。」

「那是我存心留下了他一條狗命。」

如此辱罵，郭桐似乎應該急怒攻心，瞪眼竪眉地跳起來，而他依然那樣沉靜，慢條斯理地說道：「若不是咱們洪老大喝了過量的酒，如今躺在床上養傷的只怕是妳關小婉。」

「你趕到虎鎭來，就是爲了要說這幾句漂亮話？」

他們這裏一言去，一語來，早已吸引了滿座茶客，一時之間舉座無聲，都在注視他們。

郭桐雖是五兄弟之中的老么，却並不是年輕氣盛之流，目光向全場掃了一眼，很緩慢地說道：「妳該聽說過咱們的羅二哥。」

「怎麼樣？」

「他是一個最講道理的人，洪老大酒後失性，動了輕薄的念頭，才惹來這一頓毒打，以致遍體鱗傷，如今臉也丟了，追悔無益，若是糾集咱們兄弟夥，前來找妳興師問罪，不但有失氣度，也有殺鷄用牛刀的感覺，所以咱們羅二哥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

「哦！」關小婉滿面冷笑，「我倒很想聽聽。」

郭桐緩緩道：「羅二哥要妳備下三牲之禮，去向咱們洪老大賠罪。」

「作夢！」她這一聲吼，使得座上茶客莫不嚇了一跳。

郭桐站了起來，抱拳一拱，道：「話已傳到，告辭。」

關小婉手中皮鞭狠狠在桌上抽了一下沉聲道：「姓郭的，你是來得去不得。」

郭桐道：「古時兩國交戰還不斬來使，何況……」

「少廢話！」關小婉氣勢汹汹地道：「你們刧走了虎鎭的神醫魏老先生，所以我也要留下你，等你們放回魏老先生，我再放你。」

「關姑娘用這個刧字恐怕不太妥當吧！」郭桐在說話的時候，不時將目光掃向全場，似乎存心要吸引大家的注意。「魏大夫是遠近馳名的名醫，罹病受傷的人，都可以請他去診療，咱們用的是四抬轎，這算是刧嗎？」

對郭桐犀利的語鋒，關小婉顯然有些難以應付，她楞了一楞，才又反問道：「那麼，魏老先生的人呢？」

郭桐道：「魏大夫還在繼續爲我們洪老大療傷。」

「在什麼地方？」

「我們洪老大靜養之所，不能隨便告訴別人。」

「你少跟我來這一套！」關小婉氣憤填膺，以致口沫橫飛，「你可以閉緊你的臭嘴，不說一個字，可是，你也得夾緊你的狗腿，別給我挪動一步。」

郭桐笑了，那雖然是一種陰冷的笑，看上去仍很動人，他緩緩地道：「關姑娘，腿長在我身上，可不聽妳的使喚。」

他說完之後，拎起桌上的小黃包袱，轉身向外走去。

關小婉是個火爆性子，尤其是在擊傷洪子健之後，更沒有將這個飛天五兄弟的老么看在眼裏，皓腕一揚，皮鞭就向郭桐的後頸窩抽了過去。

郭桐的身法非常詭，反應也特別快，皮鞭還未落下，他已閃開，唰的一聲，桌上的茶碗被抽得粉碎。

關小婉在一擊落空之後，怒火更熾，也顧不得自己是個姑娘家，更忘記這裏是大家喝酒休閒的場所，飛起一腳，踢向郭桐的腰眼。

飛天五兄弟每個人都有一套詭異的武功，洪子健被關小婉毆擊重傷，只因爲他喝酒過量，神智不淸，如今郭桐單人匹馬來到虎鎭，心理上自然早有準備，關小婉這一腳，必然又是落空，兩擊不成，她已經老羞成怒，一時拳腳並施，向郭桐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郭桐不得不動手，這時，關小婉才發覺對方並不太容易對付，她不禁暗暗嘀咕，爲什麼老大洪子健那樣的不濟事，而老么郭桐却又這樣的厲害呢？

二人開始交手時多少有點鬥氣的成份，而逐漸變成眞功夫的較量，這是一場精彩的毆鬥，但也是一場攸關生死的恐怖決鬥，桌子踢翻了，凳子踩斷了，茶碗以及盛裝瓜子，花生的碟子不知被砸破了多少，茶客們均爭相走避，以免池魚之殃。

關小婉的心意一直封住出路，不讓郭桐從容離去，但她却始終沒有成功，二人纏鬥了幾個回合之後，郭桐覓得一絲空隙，竄出了五鳳茶樓。

就在關小婉縱身追出去的那一瞬間，鎭西頭上突然來了三匹快馬，不用說，是她那三個兄弟到了。

馬上人全都光着上身，下身都穿着紮袴脚管的黑色袴子，太陽照射在他們古銅色的肌膚上閃閃發光，像是抹上一層油。

三騎來到五鳳茶樓門口時，馬上人並未翻身躍下，只是勒住了座騎，成犄角之勢，將郭桐困在核心。

郭桐這小子眞够胆，他仍是那副蠻不在乎的樣子。

這三個人正是關拳師的兒子，老大關海雄，老二關海傑，老三關海義，別看這三個混小子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是害怕他們的妹妹小婉發脾氣，因此他們來到現場之後，並沒有亂動，目光全都注視着關小婉，似乎在等待她的指示。

郭桐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明白他是處在劣勢，然而他一點畏懼之色也沒有表現出來，臉上仍是帶着微笑，沉靜地站在街心。

看熱鬧的人排在兩邊的街簷下，一個個屏息凝視，鴉雀無聲，因此氣氛也就顯

得格外緊張。

也不知過了多久，關小婉才開口說話：「郭桐，我希望你不要自找難堪，乖乖地在咱們虎鎭作幾天客，魏老先生什麼時候回來，你就什麼時候走。至於我跟你們洪老大的樑子該怎麼作了結，那是另一回事。」

郭桐搖搖頭，道：「我有我的家，我也有我的事，想要我留在虎鎭作客，那可辦不到。」

關小婉沉聲道：「難道你眞的要我强留你？」

郭桐冷冷道：「關姑娘方才已經用過强了。不過，那不一定能够將我留下來，那時關姑娘自己就難堪了。」

關小婉氣得幾乎咬碎了銀牙，她一揮手，向他的三個哥哥打出了暗號。

就在關家兄妹要聯手而上的一刹那，長街上突然傳來了輕緩的馬蹄聲，得得！得得！馬蹄鐵敲在靑石板鋪砌的街道上，顯得很有節奏。

這馬蹄聲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就連那身在危中的郭桐也不自禁回轉了頭。

馬兒已來到近前，馬上人是一個滿面虬鬚的漢子，身上插着雙槍，馬鞍旁邊的草袋中也斜斜地插着一支馬槍，對開的短衫敞開着，露出了胸膛上的森森黑毛。

他似乎不將滿街的人放在眼下，連看都沒有看一眼。下馬之後，韁繩往木樁上一套，就走進了五鳳茶樓。

茶樓中這會兒一個人也沒有，茶客、茶房都跑出來看熱鬧。

一見有客上門，茶房立刻跑進茶樓去侍候。

關小婉沒有立卽向郭桐展開攻擊，因爲這個不速之客的確非常引人，那副目中無人的神態不但不使人扎眼，還令人看了舒服。

茶房沏上茶，正待轉身要走，那虬鬚漢子竟然一把將他拉住了。他的勁頭顯然不小，那茶房痛得直皺眉。

忍住痛，茶房擠出了一絲笑容，問道：「客官還要點甚麼？」

「請你們鎭長來一下。」那漢子說的是外鄉口音，嗓門很高，站在街上的人都聽見了。

茶房正不知如何回答，一個人已跑進了茶樓。他是鎭上唯一一家銀號的少掌櫃，名叫胡少洲，因爲唸過幾年洋學堂，所以跟在鎭長陳齊富身邊當師爺，聽說來客要找鎭長，連忙就跑過去答話。

「您要找鎭長？」胡少洲很客氣地問道。

「嗯！」虬鬚漢子放開茶房，將目光投注在胡少洲臉上。

「請問，」胡少洲慢吞吞地說話，一邊打量着陌生客。「是公事還是私事？」

那虬鬚漢子濃黑的雙眉挑了一下，怔了一怔，才答道：「可以說是公事。」

「那麼，請跟我來。」胡少洲很客氣地擺着手。

「不！」虬鬚漢子連連地搖頭。「我這個人從來不進衙門，最好還是請鎭長來一下。請轉告，如果他不來，將會後悔莫及。」

看他說話的神氣不像是在唬人，胡少洲倒楞住了。原先在街簷下看熱鬧的人又紛紛向五鳳樓圍了過去。

「關姑娘！」郭桐緩緩說道：「妳還一定要將我留在虎鎭麼？」

「言出必行！」關小婉的語氣十分肯定。「在魏老先生未安全歸來之前，你休想離開虎鎭一步。」

「關姑娘！」郭桐向前走了一步，聲音低低地道：「我這個人不喜歡拿話嚇唬人，我看妳還是省點精神去應付那位遠道來客吧！」

此時，關小婉才回過頭向五鳳茶樓那邊望了一眼，正見胡少洲從人羣中擠出，匆促離去，毫無疑問是去請鎭長陳齊富。

「關姑娘可知道那個人的來路？」聽口氣，郭桐倒好像出於一片好心。「倘若我告訴妳，那虬鬚漢子是誰之後，妳恐怕要嚇出一身大汗。」

「哼！」關小婉冷笑了一聲，「打從出娘胎到現在，我還不曾怕過甚麼。姓郭的，你少來這一套，我不吃。」

郭桐冷笑道：「好心當作了驢肝肺。我不走了，倒不是留下給妳當人質，而是要瞧瞧熱鬧。」

關小婉瞪着眼珠子，氣呼呼地道：「有甚麼熱鬧好瞧的？」

「關姑娘難道沒有聽說過盤龍嶺？」

這句話使得天不怕地不怕的關小婉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冷顫，龍盤嶺盤踞了一股土匪，約有二、三百人槍，四處打家劫舍，奸淫燒殺，她早已聽人說過，如今郭桐無端端提起，怎不使她一驚。

心頭驚，面上却未變神色，冷冷道：「盤龍嶺又怎麼樣？」

郭桐壓低了嗓門道：「那盤龍嶺的山大王康八看中虎鎭了，這不是一樁大事情嗎？」

「你怎麼知道？」關小婉已經跡近咆哮了。

「呶！」郭桐向茶樓那邊一指。「那位虬鬚大漢名叫商一坤，是康八的使者。康八專門喜歡來這一套先禮後兵的把戲。若是他開來的單子，你們沒有照着辦，那麼他就要動傢伙啦！」

「甚麼單子？」關小婉的神色微變，聲音也不太自然。

郭桐從容不迫地答道：「自然是要東西的單子，比如說，現洋多少？米多少？多少支槍？多少粒子彈，說不定還要教你們送幾個大姑娘去。」

關小婉氣得直咬牙，沉聲道：「你沒有認錯人？」

「錯不了。不信妳去問問他。」

關小婉轉身要走，想想不妥，又轉回來，目光凝視着郭桐，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你想趁此機會開溜？」

「笑話，」郭桐的目光向高坐馬上的關家兄弟掃了一眼。「我若一定要走，千軍萬馬只怕也留我不住，我若不想走，要攆我也攆不動。東頭上有家『長樂客棧』我就去住在那兒，想找我，請隨時來。」

飛天五兄弟在江湖道上並沒有甚麼好名聲，照說關小婉不會去信任他。然而郭桐的氣概却有些令她折服。她深信，對方絕不會藉機開溜。

因此，她向她的三個哥哥打了一個眼

色，又向郭桐一抱拳，很客氣地說道：「好，待會兒見。」

坐在茶樓裏面的虬鬚漢子雖然在衆人的圍觀之下，却顯得非常鎭定，慢慢地喝着茶，烱烱的目光不時向四下瞟動，似乎一絲兒也不緊張。

關小婉走了過去，在虬鬚漢子面前坐下，冷冷道：「我認識你。」

「哦！」他那雙大眼將關小婉打量了一陣，面上浮現一絲笑容，搖搖頭。「妳不會認識我。」

「我認識你。」關小婉相信郭桐的話絕不會錯，因此語氣十分肯定地。「你名叫商一坤，是土匪頭子康八的使者，對不對？」

虬鬚漢子吃驚的程度可以想見，他的雙手不由自主地接近了腰間的槍柄。

「怎麼？」關小婉的神色很冷，語氣也很冷：「想動傢伙？」

「哈哈！」虬鬚漢子乾笑了一聲。「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既然來到虎鎭，待會兒免不了要將名姓亮出來。我只是有些奇怪，妳怎麼會認識我？」

「認識你並沒有甚麼稀奇，因爲你滿面都是土匪相。」關小婉伸出了手，冷聲道：「拿來。」

「甚麼？」

「康八教你帶來的單子。」

「姑娘眞內行……」

「拿來。」

「對不起！這張單子要面交虎鎭的鎭長。」

關小婉冷笑道：「要大洋，要粮，都得由咱們大夥兒湊，鎭長一個人只怕也作不了主。」

「難道姑娘妳就能作得了主？」

「你最好先問問我是誰。」

「不問也知，」虬鬚漢子的兩道目光在關小婉的面孔上瞄來瞄去。「聽妳說話的潑辣勁兒，就可以猜得出妳一定是關拳師的么女兒。」

「你還不算有眼無珠。」

「小婉姑娘！妳最好弄弄清楚，妳那幾套花拳綉腿，對付登徒子，也許有效。若想對付咱們的兩三百支槍，只怕是鷄蛋碰石頭吧！」

關小婉抓起一隻茶碗就要向那虬鬚漢子的頭頂砸去，驀聽門口响起一聲沉悶的吆喝：「小婉！不許胡來。」

那吆喝之人約莫五十餘歲，兩鬢皆白，雖然身體瘦弱，却是精神奕奕。他正是虎鎭的鎭長陳齊富。

關小婉那隻抓起茶碗的手鬆了下來，却像是受了滿肚子委屈似的叫了一聲：「陳大叔……」

陳齊富揮揮手，示意她退去一邊，然後在那虬鬚漢子對面坐下，很和氣地問道：「貴姓大名？」

「姓商，名一坤……」

「我就是虎鎭鎭長陳齊富，你找我有甚麼事？」

商一坤道：「康八爺派兄弟我專程來向鎭長問安。」

「那個康八爺？」

商一坤冷笑道：「陳鎭長該不是明知故問吧？盤龍嶺的大當家康八爺，人稱活閻王，那個不知，誰人不曉？」

「哦——」陳齊富不禁長長地倒吸了一口冷氣。

人羣中也响起了紛紛議論之聲。

「咱們這一夥在盤龍嶺盤踞了兩年多，」商一坤雖是對陳齊富說話，目光却是投注在關小婉的身上，似是對她深具戒備。「方圓百里的村鎭的確是打擾不少。不過，却從來沒有麻煩過虎鎭。」

「這得多謝康八爺的看顧。」陳齊富抱拳一拱，語氣也很恭敬。「其實，咱們虎鎭眞是窮得倉無粒米，家無隔夜之粮。若是情況稍佳，也早就該向康八爺表示點心意了。」

「您太客氣！」看那份說話的神態，這位商一坤眞不愧是康八爺的使者。他那句笑語才一出口，面色立刻就沉了下來。「鎭長！咱們混江湖，全憑招子亮，風子靈，虎鎭富庶，還是窮困？可清楚得很。康八爺令兄弟我先告個罪，這回實在折騰不過，才來打個抽豐，請虎鎭的父老兄弟們無論如何要帮襯帮襯。」

陳齊富的面色變了，圍觀的人們也無不聞言變色，關小婉那張粉面更是脹紅如豬肝，她的兩拳握緊，放鬆，放鬆，握緊，指節骨兒咯咯作响，可就是不敢貿然發作。她的兩道目光若是利双，商一坤的胸膛早就穿透了。

陳齊富在虎鎭當鎭長，自晚淸到民國成立，前後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對於康八爺這一股騷擾鄉里的土匪，自然是瞭若指掌。一旦康八爺貪婪的手指指向虎鎭，想圖個僥倖，只怕已不可能。因此他內心已作退讓的打算。目光望着商一坤，緩緩說道：「這幾年來，康八爺從來沒有沾過虎鎭的邊，千百戶人家無不感激在心。既然貴部有了急困，咱們多少要盡點力。但不知咱們是否能够帮襯得上。」

「陳鎭長太客氣了，小數目，在虎鎭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這是康八爺開來的單子，請過目。」商一坤從懷中掏出一捲紅紙，展放在陳齊富面前。

紅紙上寫着龍飛鳳舞的幾個大字：

「請借大洋五十萬元。」

這簡直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目，陳齊富不禁楞住了。

關小婉一伸手，似乎想抓過那張單子來撕個粉碎。陳齊富一伸胳臂將她攔住，同時低喝了一聲：「不許胡來！」

關小婉是忍住了，然而人羣中却爆開了叫罵之聲。

「五十萬大洋？他奶奶的！咱們虎鎭又沒有金山銀鑛？」

「康八眞他娘的瞎了眼，虎鎭可不是好欺負的。」

「×他康八的祖奶奶，咱們跟他拚了吧！」

叫罵之聲愈來愈兇，商一坤坐在那兒，神色絲毫未變，眞沉得住氣。

陳齊富站了起來，他那銳利的目光四下一掃，立刻鎭壓了那憤怒洶湧的羣情。他等待鴉雀無聲之後，才轉頭向商一坤說道：「請轉告康八爺，虎鎭爲答謝這幾年的看顧之情，願意奉上大洋一萬，聊表心意……」

「哼！」商一坤笑了一聲。「大洋一

萬？只怕還不夠填咱們康八爺的牙縫。陳鎮長！你想必也聽說過，咱們康八爺作買賣是不作興討價還價的。」

陳齊富也繃下了臉，冷聲道：「若是一定要大洋五十萬，只怕咱們虎鎮上千百戶人家全部傾家蕩產也湊不上。」

「這就是鎮長的回話？」商一坤站了起來。

「請！」陳齊富一抬手，沒有多說第二個字。

商一坤冷冷一笑，抬腿向外走去。

「慢走！」關小婉再也忍不住了，嬌叱一聲，飛身躍起，攔住了商一坤去路。

商一坤停住了腳步，神色極爲鎮定地道：「小婉姑娘！妳大概聽過八爺的報復手段吧？」

「我知道。」關小婉神態輕鬆地拗着指節骨兒。「大鳳鄉抗拒貴部，康八爺的兄弟死了九人，康八就殺了九十個大鳳鄉的鄉民以爲報復……」

「去年，」商一坤陰森森地接道：「康八爺派一個兄弟給趙家集送單子去，被集上莽撞的人砍了。小婉！妳知道怎麼着？集上的男人不分老幼，都被割去了命根子，變成太監啦！」

他的話使圍觀的人一個個心底生寒，大家都將目光投注在關小婉的身上，生怕她逞勇莽動，爲鎮上帶來後患。

關小婉這會兒倒顯得很沉靜，緩緩道：「若是康八爺堅持要五十萬大洋，這場硬拚是早晚免不了的，所以，我很想拿你先開開刀！」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莫不大吃一驚。神氣活現的商一坤也不禁爲之面色大變。

陳齊富雙眉一皺，沉叱道：「小婉！退下。」

關小婉側轉身子，冷冷道：「陳大叔！康八是塊甚麼料？您清楚得很，想減價根本不可能。咱們鎮上的情況您更是清楚，要拿出五十萬大洋也是不可能。那麼，咱們還有甚麼路走？」

商一坤突然彈身躍起，極爲迅速地上了門前的坐騎，韁索一抖就要策馬離去。

關小婉屈起右手小指塞進嘴裏，打出一聲尖銳的呼嘯。嘯聲一响，她那三個哥哥立刻策馬圍了過來，各自打出了一根矯若游龍的套索。

三條套索奇準無比地套上了商一坤的上身，他雙手拔槍，可是不待勾動槍機，套索已將他牢牢綑住了。

三條套索成犄角之勢緊緊拉在關家三兄弟的手裏，商一坤胯下的坐騎雖然四蹄彈動，却始終無法衝出去。

陳齊富大叱道：「放他走，咱們虎鎮最講理，絕不難爲使者。」

關小婉竟然沒有去理會陳齊富的話，她冲着圍觀的人作了一個羅圈揖，高聲道：「各位鄉親！康八那一股匪這兩年來鬧得怎麼樣，大家也都聽說了。跟他們講道理，按規矩，有用麼？」

全場一遍寂靜，誰也沒有說話。

關小婉一見自己控制了羣衆，這才回過身去，冲着陳齊富說道：「陳大叔！我能出個主意麼？」

「說來聽聽。」

「康八的確够狠，他的所作所爲都教人相信他够狠。」說到這兒，關小婉目光向商一坤一瞟。「所以，咱們要請康八的使者帶個信回去。這個世界上除了他康八够狠之外，狠的人還多的是。」

「對！對！」沉默的羣衆爆開了。「讓康八知道，咱們虎鎮可不是好欺負。」

關小婉得到了大夥兒的支持，目光顯得特別明亮。她的右手在腰間一摸，拔出來一把鋒利無比的七首，刀鋒閃閃發光。羣衆的聲浪在一瞬間消失，商一坤的面色也變得慘白慘白。

「小婉！」陳齊富沉叱道：「不准亂造殺孽……」

他一語未盡，關小婉業已騰身飛起，只聽那商一坤發出一聲悽厲的慘呼，兩股血泉順着他的雙頰流下。大夥兒仔細一看，他的兩隻耳朵已經不知去向。

關小婉的落腳之處就在商一坤的坐騎邊，她緩緩將七首收進懷中，仰起頭來，冷冷道：「姓商的，回去跟康八報個信，就說虎鎮的人個個兇得像老虎，他若不怕膏虎吻，就請他儘管來……放……」

她最後那聲吆喝是對她那三個哥哥發的，關家三兄弟各自一抖手腕，套在商一坤身上的套繩又像變戲法似地鬆了下來。

關小婉飛起一脚踢在馬屁股上，那匹馬兒負痛掀蹄，飛快地跑了。

坐在馬上的商一坤雖然少了兩隻耳朵，一雙手依然十分管用，馬兒剛一起步，斜插在草袋中的馬槍立刻到了他的手中。

眼尖的人立刻發現了危險，莫不發出警告的喊聲，羣衆如排山倒海般向街簷下散去……

商一坤似乎存心要展示一下威風，雙腿猛力夾馬，手中馬槍推上機頭，轉身就要發射……

砰！從一處屋頂上响起了槍聲，子彈正好穿過商一坤的右腕，馬槍從他手中掉了下來。

那匹馬兒跑出了虎鎮，人羣也開始鎮靜下來，這時才看見房子頂上出現了一個人，那個是誰也想不到的郭桐。

郭桐手裏舒着一支快慢槍，正用一塊黃布將槍包起來，原來他手裏掂着的小黃包袱是這樣回事。

他身手俐落地自屋頂上一躍而下，一面向關小婉走過去，一面說道：「關姑娘，妳太大意啦！既然見了血，就得繳了他的械，不能讓他走啊！」

郭桐的出現太過富於戲劇性，這使得關小婉有些發楞，一直待他走到面前，她方回過神來，笑了笑道：「多謝你幫了虎鎮的忙。」

郭桐的神情似乎很沉重，低聲道：「但是我爲虎鎮惹了禍。」

「這是甚麼話？」關小婉微微一驚。

郭桐轉過身子，望着天際的雲海，喃喃道：「姓商的沒有吹牛，康八的報復手段十分毒辣……」

「放心！」關小婉繞到他的面前，豪氣十足地道：「虎鎮上也有幾十條槍，只要齊心協力，康八也不見得能將咱們怎麼樣。」

二人正在說話，陳齊富走了過來。望着郭桐道：「這位是……」

「飛天五兄弟老公郭桐。」他答得很

快：「在江湖上沒有好名聲。」

陳齊富難免感到一楞，而他却轉機很快，一楞之後，又立刻笑了起來：「好說！好說！方才那一槍眞是神乎其技，而且來得恰到好處。請到裏面坐，喝杯茶，大夥兒聊聊。」

「多謝！」郭桐很恭敬地向陳齊富抱拳一拱，然後轉頭向關小婉說道：「關姑娘！我倒想單獨跟妳聊聊。」

論起飛天五兄弟的作爲，關小婉不可能對郭桐有好印象，然而就因爲商一坤的突然出現，使她對郭桐另眼相看。她感覺得到，郭桐身上似乎有一股誘力在深深地吸引她。

當一個女人對她面前的男人發生好感時，她的面容，她的眼神都會發出一種異樣的光輝。陳齊富一眼就看出來了，他連忙說道：「也好！你跟關姑娘聊聊，康八是已經得罪定了，如今只有硬拚一條路，你還得多幫忙。」

「陳大叔！」郭桐措辭客氣，面色却冷了下來。「人說薑是老的辣，這話一點也不錯。您一句話就把我套進去了。飛天五兄弟不大喜歡管閑事，方才我也不知道是吃了甚麼迷魂藥，才開了那一槍。好啦！樑子結下了，想躲也躲不掉。不過，這是我郭桐一個人的事，與飛天五兄弟無關，最好也別和貴鎮扯上甚麼關係。」

這番話說得陳齊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眞不愧是一塊老薑，他以一陣乾笑掩飾了他的窘態，壓低聲音道：「厚着臉皮托大叫你一聲老弟，各人有各人的立場，誰也不便相強。你老弟既然到了虎鎮，也算是位貴客，主請客教，不知是否失禮？」

「主請客教，可是不敢當。」郭桐的回答也中規中矩。「只要我知，無不暢所欲言。」

「那麼，我要直問一句，」陳齊富的神色十分凝重：「以咱們虎鎮的實力，究竟能否抗拒康八？」

郭桐毫不客氣地說道：「如果能頂上一個時辰，算你們有本事。」

陳齊富面色不禁大變。

關小婉一直在微微地笑，她從來都沒有如此文靜。此刻她的臉色却突然冷了下來，尖聲叱道：「郭桐！你也太瞧不起人了！」

郭桐一絲也沒有激動，緩緩道：「三個月前，有保安大隊曾經出兵勦過康八，結果如何想必妳也聽說過。人槍折了一半，連康八的影子都沒有見着。」

關小婉的氣勢緩和了一些，語氣仍是那樣硬：「如此說來，咱們只有閉目等死了？」

「辦法不是沒有……」

陳齊富立刻打斷了郭桐的話：「甚麼辦法？務必要請指教！」

「還得慢慢地想。」郭桐的語氣始終是那樣的穩重。「即使眞能想出抗拒康八的好主意，只怕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關小婉向陳齊富打了一個眼色，然後說道：「郭桐！聽你的口氣，似乎將康八的底子摸得很淸楚，好！咱們倆一邊去聊聊。是去你的客棧？還是我家？」

郭桐望着她，許久沒有說話，過了好一陣，才反問道：「上妳家方便？」

「爲甚麼不方便？」關小婉瞪起了眼珠子。「走！我教三哥讓馬給你騎。」

她說完後，立刻揮臂打了一個手勢。她的三個哥哥顯然都很聽她的話，老三關海義立刻翻身下馬，將坐騎牽了過來。

郭桐也不客氣，一手接過馬韁，很俐落地上了馬，在關小婉那匹雪裏站的引導下，四騎五人，浩浩蕩蕩地向鎮西馳去。

行險不知險

關家住在十二墟，出鎮西還有三里地，地方是歸虎鎮管，却不在虎鎮大街上。那裏共有八十多戶，全都姓關，也全都會個三拳兩脚。虎鎮有名的拳師都出在十二墟，有名的獵戶也出在這裏。

關宅是幢三合院，一進門就是一個大院落，裏面放着石担，石鎖等練功之物，一邊還埋下了練習步伐用的梅花樁。

在門前下了馬，關小婉又來了那一套：小指頭彎過來塞進嘴裏打了一聲忽哨，想必是叫人出來拴馬。

可是却沒有一個人應聲而出。

關小婉一步上了台階，大聲叫道：「人都死了麼？」

一邊吼，一邊飛起一脚將虛掩的院子門踢開。

大門一盪開，最先搶進院落的不是關小婉，而是郭桐，他就站在進門處，兩手一伸，攔住關小婉，不讓她進去。

關小婉是何等機靈的人，立刻疾聲問道：「是怎麼回事？」

郭桐轉過身來，吁了口長氣，以極爲古怪的聲音道：「康八的動作好快。」

這句話雖然說得很含糊，關小婉却明白了他的意思，伸手將郭桐一推，人已衝了進去。

院子裏擺着三個人……不！應該說是放着三具屍首，他們都是胸腹挨刀而死，滿身鮮血，形象慘極，使人不忍卒睹。

老大關海雄瘋狂般吼了起來：「他奶奶的！這是誰幹的？老子要挖出他的心肝肚肺……」

「不要窮吼亂叫！」關小婉低叱了一聲，然後轉向郭桐：「你說這是康八手下的人幹的？」

「錯不了！」郭桐的目光一直望着雲層深厚的天空，好像那裏隱藏着甚麼機密。「商一坤不是單人獨騎，他還帶得有伴，在這裏會合之後……」

不等他話說完，關小婉就激動地向死者衝了過去。

郭桐也跟了過去，他那銳利的目光一掃，就看出了端倪，低聲道：「關姑娘！看見沒有，他們臉上都用刀尖刻了一個『八』字？」

關小婉咬着牙，良久，才急急地道：「這算甚麼？一個馬伕、一個管家、一個廚子，都是漠不相關人，殺他們幹嗎？」

「給妳點顏色看。」郭桐那兩道濃眉皺成了一道直線。「動作快，路子熟，看起來康八早已將虎鎮的底細摸透，才展開行動的。」

關小婉目光盯着他，氣呼呼地道：「郭桐！你要是有種的話，就陪我去一趟盤龍嶺。」



商一坤正要扳動槍機，砰一聲，郭桐突在一棟屋頂上先一步射中商一坤的手腕。

關家三兄弟也嚷了起來：「對！咱們這就去找康八，咱就不信他的頸子是銅鑄鐵澆的，砍它不下來。」

郭桐雙手連搖，很鎮靜地道：「各位莫說氣話，盤龍嶺要是每一個人都能上去，康八還憑甚麼在那兒當山大王。」

關小婉咬牙切齒地道：「你說該怎麼辦？」

「等他來。」

「他若不來呢？」

「關姑娘！」郭桐神色凝重地道：「康八一定會來，而且還來得快。」

「哦！」關小婉不禁一楞。

「情況是非常緊急，」郭桐的語氣已不像先前那樣鎮靜而緩慢了。「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妳立刻就要作。」

「甚麼事？」她連忙問。

郭桐蹲下身子，拾起一塊石頭，在院子裏劃着：「妳瞧！這是虎鎮，這是十二墟，康八的隊伍一定打從這兒來，十二墟必然首當其衝，該處圍堵談不上，防範也談不上，甚至於匪人摸到熱被窩裏還不會發覺……」

關小婉不耐煩地道：「別那麼囉哩囉嗦的，快說，甚麼重要的事？」

郭桐一個字一個字地道：「立刻將十二墟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都躲到鎮上來。」

「甚麼？」關小婉的雙眉挑了起來，悻悻然道：「十二墟的人都姓關，姓關的會躲避康八？」

郭桐幾乎要笑出聲來，他還沒有見過像關小婉這樣爭強逞勇的女孩子。不過，他了解這不是談笑的時候。只是緩緩轉過身去，以冷漠的語氣道：「姓關的躲避康八，這也不算是丟人……」

「這還不算丟人？」關小婉吼叫的神態活現一頭發怒的獅子。「別給我出啥主意，十二墟沒有一個人會躲，康八來的時候，咱們姓關的打頭陣。」

「十二墟可用的壯丁有多少？」郭桐拿她沒法，只得從另一個方向提出問題。

關小婉毫不猶豫地回答：「姓關的人人可用。」

郭桐那雙濃眉立刻聳了起來……

不待他開口，關海雄就搶着道：「我這個作大哥的最了解妹妹的脾氣，她說人人可用，就是人人可用。」

「好！」郭桐凝聚的氣鬆了下來。「人人可用，就算人人可用。那麼，十二墟有多少人？」

老二關海傑報數目報得可快：「一共有四百九十七口人。」

「難道還包括抱在懷裏餵奶的嬰兒？」郭桐終於抓到了奚落的機會。

關小婉狠狠地盯了關海傑一眼，似乎責怪她二哥多話，然後還是強硬的語氣道：「除了抱在懷裏和躺在床上的之外，只要是可以走路的全都有用……總有三百來個。」

郭桐倒不願意鷄蛋裏挑骨頭，又問道：「那麼，有多少支槍？」

關小婉回答得非常爽快：「除了鳥銃之外，沒有一支槍，這是先父在世時立下的規矩，十二墟的人絕不准玩槍。」

郭桐不禁瞪起了眼珠子：「那麼，用甚麼對付康八？」

「用拳頭，」關小婉握緊雙拳，高高舉了起來。「用鋤頭、用釘鈀、用……」

郭桐揚手制止了她的話，神情凝重地道：「關姑娘！這是一場硬仗，可不是孩童在扮演兩軍厮殺。妳方才說的話若是教康八聽到了，也準會笑掉大牙。」

「哼！」關小婉面上佈滿了寒霜。「你挖苦我，別以為我聽不懂。你能滾多遠就給我滾多遠，別認為非得你幫忙出主意虎鎮才能頂得住康八。」

「關姑娘！」郭桐並未發火，反而在臉上佈滿了笑容。「我不會離開虎鎮，因為我是一個喜歡看熱鬧的人，再說，方才給商一坤那一槍已經惹下了禍，與其被康八派人追殺，還不如待在鎮上安全一些。好！咱們再見！」

他向關小婉抱拳一拱，轉身走出去。

關小婉氣得連連跺腳大罵：「神氣個甚麼勁？」

關海義走到她身邊，輕聲道：「妹妹！我看姓郭的所說的話很有道理，憑咱們這些……」

「閉上你的嘴！」關小婉這一聲吼，宛如山崩地裂一般。「哼！竟然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憑咱們這個關字也要嚇破康八的胆。」

她口中雖如此說，而她心中却老叫郭桐回來。由於性格太倔强，才沒有把她的心意表白出來。

郭桐也沒有回頭，大踏步向鎮上去。

關小婉氣得直咬牙，雖然她對郭桐的印象開始好轉，然而如此狂傲地不將她放在眼下，却是她不能忍受的。

老大關海雄也來到了她的身邊，低聲道：「妹妹！別鬥氣啦！咱們得趕緊跟死了的人辦理後事，而且也該向陳大叔說一聲。」

「大哥！」這一瞬間，關小婉的神態又變了，她變得非常軟柔而又不安：「你倒說說看，憑咱們十二墟好幾百個姓關的英雄好漢，還擋不住康八那窩匪？」

關海雄搖搖頭，嘆了口氣：「唉！這還用問，當然擋不住。」

「你也這樣說！」關小婉的嗓門又高了起來。

關海雄神色凝重地道：「妹妹！妳是在明知故問，關於康八的一切一切，妳根本清楚得很。」

「我……」關小婉的語氣緩和了一些。「我只是有些不服輸。」

「不服輸是不行的，」老三關海義也插上了嘴。「我看郭桐那小子根本看不順眼，但是我却打從心裏服他。他將康八估得挺準，絕對錯不了。」

「那麼，你們的意思是——」關小婉故意拖長了尾音，目光向她的三個哥哥一掃。「贊成姓郭的主意，幾百人口都搬家搬到鎮上去？」

三人異口同聲地道：「這倒是個好主意。」

關小婉氣得鼓起了腮邦子，但她這一次却沒有大吼大叫，很快地就洩了氣。說話像是沒吃飯似的毫無勁頭：「好吧！既然你們都贊成姓郭的出的餿主意，你們就動吧！這一回，姓關的可不能再在虎鎮上顯威逞能了。」

說完之後，她氣呼呼地跑出了大門，騰身上馬，雙腿猛力一夾，縱騎狂馳，就這樣漫無目的地去了。

關家三兄弟相互看了一眼，誰也沒有去攔阻她；其實，誰也攔不了。

關小婉顯然在以狂奔疾走來發洩她心中的不如意，一鞭下來，少說也跑了三、五十里，等她收韁勒馬之時，距離虎鎮已經太遠了。

她的心胸似乎已經舒暢了許多，然而她胯下那匹神駒雪裏站却累出了一身大汗。關小婉下了馬，牽着牠緩步輕行……

突然，荒徑中出現了四個黑衣漢子。

關小婉雖然沒有闖過江湖，却知曉不少江湖事，一搭眼，就發現這四個人非比尋常，立刻凝神戒備，以防突如其來的事情發生。

那四個漢子雖是向她走來，却沒有去看她，從她身邊走過之後，一直向前走了。關小婉剛剛吁了一口氣，那四個黑衣漢子却又走了回來。

這四個黑衣漢子的衣衫欵式不同，年齡也各異，最大的約莫有四十來歲，最小的恐怕只有二十出頭。然而他們却有一共同的特點——神情都非常冷漠。關小婉並未去注意他們的面貌，目光只在他們腰間搜索，看看他們是否帶得有傢伙。

四個人走到關小婉面前停住，由其中一個年齡較大的開口說話：「姑娘！咱們向妳問個路。」

「你們要去那兒？」關小婉保持了一個距離，目光注視着那八隻垂下的手。

「咱們要去虎鎮。」

關小婉暗暗一怔，表面上却是神色自若地問道：「你們去虎鎮，是尋親？還是訪友？」

「找一個老朋友。」

「我也是虎鎮的人，不知你們是要找誰？」

四個相互望了一眼，仍然由那個年齡大的答話：「姑娘不要問我們找誰，只要告訴我們去虎鎮怎麼走就行了。」

若是在虎鎮，誰要用這種口氣對關小婉說話，準會挨耳光。此刻她心頭雖有些火，却沒有發作出來。抬手指着方向：「順着這條山路向東，到了茅店之後再向南拐，三十里地，就是虎鎮。」

「多謝！」那人很有禮貌地抱拳一拱，接着又問道：「姑娘姓什麼？」

「姓關。」

「哦！聽說虎鎮姓關的不少。」

「也不多，只有十二墟那幾百口人才姓關。」

「好了！」那人又是抱拳一拱。「咱們還得趕路，到了虎鎮，少不得還要來拜望。」

四個黑衣漢子轉身走了，關小婉非常注意他們的腳步。她希望看出一點端倪，但她什麼也沒有發現；從他們的步伐看起來，似乎都不曾練過武。

不過，她總覺得有那麼一丁點兒不對勁，究竟什麼地方不對勁她又說不上來。發了一陣怔，她心頭突然一動，連忙跨上坐騎，向那四個黑衣漢子走去的方向趕去。

趕起路來，馬總歸比人快。可是在她趕了一段路之後，卻沒有見着那四個黑衣漢子。路只有一條，別無岔道，那四個人難道上天入土了不曾？

關小婉愈想愈疑，猛一夾馬，全速向虎鎮上趕去。

時光已經向晚，在暮靄四合中，她終於回到了十二墟。只見她的族人正在提箱掛籠，扶老携幼地向虎鎮疏遣。

「小婉！」突然在人羣中傳來一聲喊叫，那是她的三哥關海義。

「什麼事？」她一眼就看出她的三哥神色不對。

「妳趕緊到鎮上去一趟，陳大叔過世了。」

「你說什麼？」關小婉不禁大吃一驚。在不久之前，陳齊富還鮮蹦活跳地活在她面前。

「陳大叔過世了。」關海義以爲她沒有聽清楚，又再重覆一遍。「被人扎了兩刀，發現時已經斷了氣。」

關小婉的心房突然像是被人一撕兩開，發生了一陣抽搐的疼痛。如果她不逞強鬥氣，如果她不動刀削去商一坤的雙耳，陳齊富此刻絕不會遭到橫禍。非常明顯，這是康八的報復。

她怔怔地站在那裏，過了許久，才強持鎮定地問道：「大哥，二哥呢？」

「到鎮上去了，」關海義貼近她的耳根，低聲道：「東西道路上的柵子已經封閉，進出都得盤查，鄉團總練邱三爺罰誓要將刺殺陳大叔的兇手找出來。」

「他們倆是不是守在柵子口？」

「大概是的……」

「好！」關小婉飛身上了馬。「你在這兒照拂，我到鎮上去一趟，留意四個穿黑衣服的人。」

她那匹雪裏站四蹄如飛，只不過眨眼間，已到了鎮口。她大哥關海雄正守在這兒，一見面就迎了上來。

「大哥！」關小婉不待馬停住，人已躍了下來。「有眉目沒有？」

關海雄皺皺眉，悄聲道：「那有眉目？那小子準是和商一坤一起進來的，這會兒只怕早已溜了。」

「你多會兒到這兒來的？」

「怕有半個多鐘頭了吧！」

「可有人進鎮？」

「有四個……」

關小婉疾聲打斷了他的話：「四個？是不是都穿着一身黑衣？」

「不是的，」關海雄搖搖頭。「又不是奔喪，穿什麼黑衣？」

「他們多大年紀？」

「老的怕有五十出頭，小的不過十八，九歲。」

那就不對了，關小婉稍微吁了一口氣。不過，那四個黑衣漢子的陰影仍然佔據在她的心頭。沉吟了一陣，又問道：「大哥，不是不許任何人進出麼？怎麼讓他們四個人進去呢？」

「他們是總團練邱三爺的親戚……」

關小婉恍然道：「哦！邱三爺可曾派人到鎮口上來接？」

「沒有。邱三爺正在鎮上各處盤查面生可疑的人，那有空閒……？」

「蠢驢！」關小婉罵了一句，翻身上馬，大吼一聲：「開柵！」

關海雄那敢怠慢，一抬鐵臂，硬生生拉開了木柵。才開得一絲縫隙，關小婉那匹雪裏站已經衝了過去。

大街上仍是那樣寧靜，似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倒是關小婉的策騎狂奔，還引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騷動。

來到鄉團本部，關小婉下了馬，沖着門口的兩個衞兵，大聲喝問道：「邱三爺呢？」

「帶人到背街那邊去了。」

「去了多久？」關小婉根本就沒有下馬的打算。她挽着韁，就在鄉團本部的門口兜來兜去。

「好久了。」那衞兵似乎看出了關小婉的心意，兜搭着問道：「關姑娘找邱三爺有事？」

「唔！」關小婉答非所問。「方才是不是有四個從外地來的人找過邱三爺？」

「沒有啊！」

關小婉一句話也不說，打馬就走。她直奔邱三爺的私宅。在虎鎮，她向來是橫衝直闖的。

邱宅在鎮西，一鞭就到，關小婉在門口下了馬，就往宅內飛奔，門口站着兩個揹鎗的大漢，幸好都認識她，才沒有鬧出誤會。

奔過中院，邱宅的管家已迎了出來，嚷着問道：「關姑娘，出了什麼事啊？」

「剛剛這兒不是來了客人？」關小婉劈頭就問。

「沒有啊……」

像旋風，更像見首不見尾的神龍，關小婉又衝了出去。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雖然混進鎮上這四個人不一定是那四個黑衣漢子，但是有四個來歷不明的人潛伏在鎮上卻是事實。

郭桐的話已經開始應驗——康八的動作非常快。

關小婉的雪裏站如風馳電掣般跑過長街，打老遠就看見邱三爺帶着一隊槍兵在挨門逐戶地清查盤問。

關小婉來勢太急，邱三爺自然注意到了。他立刻迎上去疾聲問道：「小婉！怎麼回事？」

「鎮上混進來四個人。」

「哦！怎麼混進來的？」

「他們四個冒充你的親戚，我那混球大哥不問靑紅皂白就放他們進了鎮，如今也不知道藏到那兒去了。」

邱三爺楞了一楞，喃喃道：「莫非是康八派來的？」

「絕對錯不了。」關小婉的語氣非常肯定。「咱們十二墟已經出了事……」

「我已經聽說了。」邱三爺那雙濃眉皺得非常緊。「小婉！妳帶幾個人到北邊棚戶去清查一下。那地方最是複雜，奸細說不定就藏在那邊。無論如何要在天黑之前把他們找出來。」

「三爺！你還打算找出刺殺陳大叔的兇手？」

「當然，」邱三爺咬牙切齒地道：「我要將他碎屍萬段，方洩心頭之恨。」

「三爺！」關小婉冷冷地道：「依我看啦！殺人兇犯只怕早就跑了。眼面前最

要緊的還是淸查方才混進來的那四個人。誰知道他們要幹什麼？殺幾個人？放一把火？不管是什麼花樣，都教咱們够瞧。」

「好吧！」邱三爺突然下了決心，「本來不想教鎮上的人心驚肉跳，這會兒已顧不得了。我立刻下令戒嚴，任何人不得走動，我就不相信他們那幾個王八蛋能够藏到牛肚子裏去。」

鎮長遇上了橫禍喪生，鄉團總練成了地方上的龍頭，他一聲令下，虎鎮的氣氛就整個改觀了。有些人到這個時候才知道陳鎮長遇難的事。

關小婉並沒有跟在邱三爺身邊湊熱鬧，也沒有按照他的意思帶着鄉團的槍兵公然搜查。她下了馬，一個人安步當車地往北街逛奔過去。

北街是虎鎮的一段盲腸，這兒娼、賭、烟俱全，好人家是絕不讓他們的弟子往這兒來的。

關小婉是一個年輕大姑娘，一個人逛北街，可眞是新鮮事，最少在那些人的眼睛裏是如此認爲的。

不過，在許多雙眼睛中有一雙卻不如此認爲，那是一雙非常銳利的眼睛，生長在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小伙子的臉上。

他一直掩藏在人羣中監視着關小婉的行動，踩線的技巧非常熟悉，動作也很機警，所以才沒有被關小婉發覺。其實，她也不可能想到，在虎鎮竟然還會有人在後面踩她的線。

一個半醉的漢子歪歪斜斜地走了過來，一抬手拉住了關小婉，嘴裏不乾不淨地吐出了髒話：「嗳！大姑娘！幹嗎在街上蕩，跟大爺好好去……」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拍地挨了一個耳光。這個耳光可不輕，打得醉漢倒退了七八步，坐在地上，嘴角處淌出了鮮血。

他的酒也醒了，腦袋瓜兒却沒有醒，瞪着關小婉，猶自囉哩囉嗦：「北街的娘們那個不是賣的？妳……妳發什麼狠？」

關小婉眞是又想氣、又想笑，算那醉漢走運，她並沒有跑上去補一脚。

她逛北街的目的，是希望找出幾個面生扎眼的人；此刻在她目光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是面生扎眼的。她發覺虎鎮雖小，却還有這樣一段她不熟悉的地方。

回去吧！眼看就要上燈了。她剛一轉身，就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影子。

那是郭桐。

他身邊摟着一個妖裏妖氣的娘們。一搭眼就知道不是正經貨。關小婉不禁面上發燒。心中也生起了一股莫名的怒火。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衝上去攔住了郭桐的去路，冷冷道：「哼！你可眞會找樂子！」

「咦！」郭桐似乎非常意外的樣子。

「妳怎麼跑到這條街上來了？」

「我若不來北街，怎麼認得出你是一個下流胚？」

郭桐的面色微微一變，冷笑道：「關姑娘！我本來就不是什麼上流人物，不過，妳會如此罵人倒出乎我的意外。更是頭一次有胆敢如此罵我。下流胚就下流胚，請妳離我遠點。」

說罷，摟着那個女人去了，走得非常絕斷，似乎根本就不認識關小婉這個人。

關小婉傷心透頂，她咬着牙，不讓自己吼出聲來。也許眞沒有人如此罵過郭桐，但又有誰以那種狂傲的態度對待她過？

她此刻手頭沒有鎗，否則，準定會鬧出人命。死的自然不會是郭桐，而是那個妖妖嬈嬈的女人。想到這裏，氣消了，差點笑出聲來。女人眞是可憐虫，被男人玩弄了，到頭來還要作替死鬼。

自己不正是女人麼？

自己是不是也很可憐呢？

她突然想到一連串問題：爲什麼要那樣強悍？爲什麼要那樣霸道？爲什麼不充份發揮一下女性特有的柔情？爲什麼……

關小婉連忙打住思潮，她明白，如果再想下去，會想出一百個爲什麼來。

現在，她輕鬆了許多，面上的神態也柔媚了許多。她希望再見郭桐；她自信，他必定會被她那温婉的柔情笑容和氣質所折服。

然而，郭桐已經摟着那個粗俗的女人去遠了。

她突然感到厭棄北街，掉轉身，向原路走去。

一轉身，她就接觸到一雙極爲特殊的眼睛。

那雙眼睛特別亮，目光中揉和了機警、狡黠、貪婪，……那是一雙令人難以忘懷的眼睛。關小婉有深切的印象；她曾經見到過那雙眼睛。

那雙目光想避開，却已經來不及了。一旦被關小婉釘上，那怕是一隻蒼蠅，也難以逃脫。

何況是一個人？

她趨前，面上含笑，直截了當地問：「喂！咱們好像在那裏見過。」

那人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五歲，儀表，體格，都生得不錯。難得的是他的鎮靜功夫，沒有意外，沒有慌亂。將關小婉看了又看，才慢慢地說道：「嗯，面熟得很，是在那裏見過呢？」

他像是問關小婉，更像是問他自己。

關小婉突然想到那四個黑衣男人，她的內心深處不禁發出一陣輕微的顫抖，如果他眞是那四個的其中之一，就太可怕了。像他這種人潛伏在虎鎮，又有什麼事情作不出來呢？

但願他不是，這種人如果是康八的部下，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你是虎鎮的人嗎？」她進一步問。

「不是。」他倒很率直。「前天才來這裏，想謀個事，還沒有成，暫時住在客棧裏。」

關小婉吁了一口氣，若是前天就到了虎鎮，嫌疑就少了許多，是眞是假，到客棧去問問就行了。

「貴姓？」

「姓南，東南西北的南，這個姓很冷。」他說起話來這樣文溫有禮，像是唸過幾天書。「單名一個翔字，這個名字聽起來好像是一頭躲避北邊風寒的雁——北雁南翔。」

關小婉很容易對新奇的事物發生興趣，比如說她對郭桐深具好感，是因爲他應該是一個壞人而看上去却不像是一個壞人。現在，她面對這個年輕小伙子，南翔，她所感到興趣的是他那別緻的姓名，以及

他那雙特別與衆不同的眼睛。

但願他不是康八的人，關小婉心中又禱唸了一次。

她不喜歡被人看中心裏的事，因此她的神態很端莊，說話的語氣也非常嚴肅：

「你知不知道鎮上出了事？」

「不知道。」他並不吃驚。

「鎮長被殺了。」

「哦！」南翔表示了輕微的驚異。「在來虎鎮之前，我一直聽說這兒很平靜，怎麼會有這種不幸的事情發生呢？」

「因爲咱們得罪了康八。」

「康八！」

「一個土匪頭子。」

「唔！」南翔那雙眼睛又射出敏銳的光芒。「聽說過這個人，大家都認爲他很兇，很殘暴。」

「其實呢？」

「我也不知道。」南翔攤攤手，聳聳肩，樣子很佻皮。

「所以，」關小婉捉住了那雙眼睛，緩慢地道：「我們在盤查陌生人，因爲康八的手下，已經有不少人混到鎮上來。」

南翔笑了，笑得很瀟洒：「難怪妳要過來問我的話了，難道妳以爲我是康八的手下？」

「每一個陌生的人我都會懷疑，」關小婉又在注視他。「不過，我認爲你可能不是。」

「爲什麼呢？」

「如果你甘心作康八的手下，未免太可惜了。」關小婉這話是很露骨的，她就是這樣一個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作什麼就作什麼，從不顧忌別人會怎樣想。

南翔的穩重和冷靜顯然超過了他的年齡，他對關小婉的話沒有絲毫反應，只是平靜地問道：「姑娘貴姓？」

「我叫關小婉。」

「哦！聽說關姓在虎鎮是大族。」

「談不上是什麼大族，只不過姓關的在虎鎮比較多一點。」關小婉的警覺性又提高起來，立刻轉到了正題：「你住在那間客棧？」

「昇平棧。」

「能不能帶我去一趟？」

「當然可以。」南翔說完掉頭就走。

關小婉跟在他身後，很出神地注視着他的脚步，如果他練過武功，就會在步履之間顯示出他的根底。

然而關小婉却沒有看出什麼名堂來。

昇平棧在東頭上，是家老店，一進門，店家就迎了上來，打着招呼：「南爺！您回來啦……」

店家突然又發現關小婉跟在南翔身後，因此將下半截話嚥了回去。

關小婉很快地接上了話，道：「店家！這位客人是那天到的？」

在大街上作買賣的，誰不認識她？整天騎着那匹雪裏站橫衝直闖的，如果不知她是誰，那一定是又聾又瞎的人。店家素知這位大姑娘的脾氣，見問連忙答道：「南爺前天就到了。」

南翔笑瞇瞇地問道：「店家！你看我像不像是康八的手下？」

「南爺！」一提起康八，店家的臉色都變了。「莫說笑，你又不是頭一回來虎鎮，熟客了……」

「哦！」關小婉冲着南翔一瞪眼，目光又冷了下來。「你常常來？」

店家搶着答道：「可不是！每年這個時候都要來一趟，一住就是半個月，已經連來三年啦！」

「哼！」關小婉打從鼻孔眼裏噴出一股冷氣，面色更難看了。「你說你是來謀事的？分明是假話。說吧！你存的是什麼心？」

店家的臉色立刻大變。

然而南翔的面色却沒有變，他仍然在笑，而且笑得很暢，一絲也不像是勉强的，他緩緩道：「這回的確是來謀事的。」

「那麼以前呢？」關小婉毫不放鬆地追問。

「過去的事我從來不想提。」

「你非提上一提不可。」關小婉竟然吼了起來。

「不想提。」南翔的面色也沉了下來，而且回頭就向房內走去。

關小婉一伸手就要抓向他的肩頭，就在這時，長街上傳來了一陣馬嘶，那嘶聲對關小婉非常熟悉，她像一陣旋風似地轉身衝出了店門，一道黑影正從她的面前溜過。

那是她心愛的雪裏站。

然而馬上却騎着另一個人，一個盜馬賊，一個歹徒，或者是一個前來臥底的康八部屬。

她剛才進北街時將雪裏站拴在街口上，返回時來不及牽回來，就這麼一丁點兒疏忽，如今馬兒易了主，其實，這並不算是她的疏忽，在虎鎮，誰敢偷她的馬？

雪裏站像一道黑煙，掀動着四隻白蹄，轉瞬間便在鎮口上消失了，只留下漫天的砂塵。

關小婉發了楞，兩眼筆直，她眞恨不得她的目光像鈎子，硬將她那匹心愛的名駒鈎回來。

眞所謂禍不單行，就在關小婉茫然失措之際，一個身揹長銃的鄉勇跌跌撞撞地跑了過來，打老遠就高聲嚷道：「關姑娘！不得了啦，邱三爺挨了飛刀……」

關小婉就像挨了一記焦雷，幾乎將她擊昏過去，抬手撐着門框才算站穩了。長長地吸了一口氣，穩住心神，然後從容地問道：「傷得怎麼樣？」

「誰知道？」那鄉勇可不像關小婉那樣沉得住氣，又吼又叫的：「刀中背心窩，全進去了，只剩刀柄在外頭，誰也不敢亂動。」

關小婉的面色白得像紙，儘管她表面上在强持鎮定，然而內心的慌亂却已到了極點，一拉鄉勇的胳臂，低吼道：「走！快帶我去看看。」

「得帶個大夫去……」

「囉嗦！」關小婉拖着他就走。「虎鎮最有名的傷科大夫不見了踪影，除了他，那還有大夫？」

那鄉勇道：「關帝廟前的劉禿子也會治跌打損傷……」

「快去！快去！」關小婉想想也有道理，劉禿子好歹也是一個大夫，她剛一鬆手，又立刻抓住了那個鄉勇。「邱三爺的人在那兒？」

「在曹家酒坊後面那條巷子口……」

只聽到曹家酒坊四個字，關小婉已經像飛也似地跑開了。

邱三爺是怎麼倒下的，就怎麼躺在那兒，他的半個身子着地，頭歪垂着，背心窩處插着那把險惡的刀，沒見一絲血漬。

旁邊圍了四五個揹槍掛盒子炮的鄉勇，一個個急得面色如土，看見關小婉就像看見救命恩人似的，一齊嚷叫起來：「關姑娘！快來……」

關小婉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們別嚷嚷，然後蹲下去，伸手探探邱三爺的鼻息，又摸摸他的心口，人早就死了。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緩緩站起以極低的聲音道：「邱三爺過去了。」

那些鄉勇一個個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話來。

恨怒交集，使關小婉的神色非常可怖，整個柔美的面孔變得稜綫分明，她咬着牙，一句話也沒有說。

關帝廟前挑旗設攤的草藥郎中劉禿子隨後也到了，他的醫術雖不够神奇，最少還分得出死人，活人，他一摸邱三爺的心口，就知道已經回天乏術，向關小婉無言地搖了搖頭。

關小婉雖是憤怒達於極點，然而也是極端冷靜的，她冷冷地問道：「怎麼沒有看見副團練？」

一個鄉勇回答：「他外甥女出嫁，前天就到高家集喝喜酒去了，大概要到明天才能回來。」

「將邱三爺的遺骸送回家去。」關小婉沉聲下令：「告訴邱三奶奶，暫不下葬，等我先挖了康八的心肝五臟來作祭奠再說……對了！那把刀給我留着。」

「是！」鄉勇們對她都是必恭必敬。

「打這時起，我日夜不離鄉團本部，有什麼事隨時來找我。」說完之後，關小婉走了，她的步履仍是那樣堅定有力。

燈亮了，夜來臨。

這對年紀尚輕的關小婉來說，未嘗不是一種壓力，黑暗的掩護，使得康八的手下更可以暢所欲爲，他們的兇刀又指向誰呢？

關小婉悶悶地坐在鄉團本部的大堂裏，走廊裏傳來衞兵有規律的脚步聲，她手裏端着一盅茶，沒有去喝，只是一個勁兒地捏着杯子猛旋。

長街上有人在敲鑼，中氣十足的嗓門猛吆喝：「天黑關門，起更熄火，各戶自派壯丁守夜，婦孺一律不要離家在外流連，看見行跡可疑之人，立刻敲動响器，四隣相接，戶戶相通，康八來了用長銃朝他轟……」

好像鼓詞兒，竟然押上了韻，逗得關小婉噗哧一聲笑了。

門口有人探頭，是鄉團打着令旗兒四處傳令的小膿包，只因他常年拖着兩掛黃濃濃的鼻涕，才有了這個渾名，其實，他辦起事來一點也不膿包。

「幹嗎？」關小婉喝問了一聲。

小膿包是個十七歲的半椿小子，平日裏倒還鮮蹦活跳，見到關小婉，總有那麼一丁點兒不自在，畏畏縮縮地跨過門檻，呑呑吐吐地說道：「關……關團練……」

「你喊我什麼？」

「喊妳團練，他們都說姑娘坐的是原先邱三爺坐的位子，所以……」

「別瞎說！」關小婉打斷了他的話。

「有甚麼事？」

「三先生如今在關家祠堂，要請……請妳過去一趟。」

「那個三先生？」

「就是姑娘的三哥。」

「噯——」若是平日，關小婉準定會笑得直不起腰。「你叫他一聲海義不就得啦！先生長先生短的，簡直就把我給糊塗了。」

那小膿包恭恭敬敬地道：「如此喊叫，三先生一定不會答應，而且太過沒禮，小的也不敢。」

聽他講話那份酸勁兒，關小婉懶得跟他纏下去，眉頭一皺，站了起來，她正要趕到祠堂去看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湊巧走進。

他在虎鎮的鄉團裏也是一名虎將，名叫李雙魁，槍法，甩飛葉子，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尤其是那股子狠勁，很少有人敢惹他發火。

說也怪，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鐵漢子，見了關小婉就像老鼠見了貓，更怪的是，關小婉對他也是格外的客氣。

「雙魁哥！辛苦！」關小婉笑容滿面地迎上去。「情況如何？」

「靜得很！」李雙魁兩條腿一定跑了不少路，一進門就在長板櫈上坐了下來。「甚麼事也沒有，愈這樣，愈教俺放不下心。」

「沒錯，我的看法跟你一樣，除了那個偷馬逃走的王八蛋之外，康八還有三個手下埋伏在虎鎮，是鐵定的事。」

「就像身上躲着三個蚤子，」李雙魁眞會打比方：「雖說還沒有張口咬人，總覺得癢癢的。」

「北街查過沒有？」

「一查再查啦。」李雙魁嘆了一口氣：「唉！那地方雜得很，想查出誰是康八的手下，眞難！」

「我看只有一個法兒。」

「請指示。」

「別客氣！」關小婉走到他的面前，低聲道：「多派人，將北街的出路封死，讓待在那兒的人別想溜出來。」

「不勞吩咐，我已經這麼作了，不過……」李雙魁搖搖頭，作了一個莫可奈何的表示。「這法子不一定靠得住，不是能人高手，康八也不會派出來。」

「你看今天晚上……」

「誰知道？這一刻平安無時，說不定下一刻就會鬧翻天，咱們只有等着瞧！」

「哦！對啦，我要去一趟關家祠，勞駕在這兒待一會兒。」

「行！妳請！」

關小婉向小膿包一揮手：「咱們一起走！」

一跨出鄉團本部，關小婉就傻了眼，原來半天是紅的，那是怎麼回事？

「着火了！」小膿包叫了起來。「十二墟着火啦！」

只聽關小婉牙齒咬得咯咯响，她低叱了一聲：「別窮嚷嚷！」

「關姑娘！趕快鳴鑼，咱們得糾衆趕

去救人喲！」

「那種破破爛爛的村子燒就讓它燒吧！」關小婉盡量尅制自己，然而語氣中仍然免不了憎恨味兒：「等咱們砍下了康八的腦袋，再蓋新的。」

火光直衝雲霄，加上濃郁的黑煙，半個天空都變了顏色，關小婉的面孔也變了顏色，她的心在撕裂，四肢在抽搐，然而她却非常冷靜，冷靜得像是一座石膏像。

她這邊雖够冷靜，關家祠堂那邊却亂得像是蜂窩。房子破舊，總是自己的家，被逼迫着搬到祠堂來大夥兒擠地鋪，已經够窩囊，如今十二墟那邊着了火，怎麼會不亂？

關海義是這夥人的頭兒，他在羣情譁然的情況之下沒了轍兒，幸好關小婉匆匆忙忙地趕了來。

「小婉！」族人中有比她大輩的，就老實不客氣地呼叫她的名字。「康八要來刧虎鎭，是三天五日的事，十二墟却是咱們一輩子的家，快些帶着年輕力壯的人去救火。」

「不行，大伯，」關小婉沉着臉，一個字一個字地道：「這是康八引狼出洞的狡計，咱們千萬不能上當。」

「什麼？」對方的白鬍子掀了起來。「妳忍心看着祖宗留下來的產業變成一把灰？」

「大伯，這是沒法子的事。」因爲對方是長輩，關小婉不得不耐住性子跟他說話。「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

「你們年輕人怕死，我可不怕死。」老人家火氣眞大。「我一個人去救火。」

「阿旺哥，」關小婉吼叫了一聲，就像半空中突然打了一個响雷。

這一聲吼，將嘈雜的人羣也壓靜了。人叢中，走出一個精壯漢子，人壯，嗓門却細，低聲問道：「小婉甚麼事？」

「好好招呼你爹，他老人家準是氣瘋了。」關小婉說罷向關海義打了一個眼色，轉身向祠堂外走去。

關海義跟在她身後，小心翼翼地道：「小婉，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萬一不是康八放的火，只是那家的火種沒熄，這……怎麼向族人交代？」

關小婉斬釘截鐵地道：「沒錯，準定是康八幹的好事……二哥跟大哥在什麼地方？」

「西頭的柵子已經封了，大哥跟二哥等在東頭柵口，接應後面來的人……」

關小婉一把抓住她三哥的衣襟，疾聲問道：「你是說咱們十二墟的人還沒有撤完？」

「天黑，人多，扶老携幼的，眞是亂極了。本來天一黑盡，東西兩頭的柵口都要封死的，怕有人落後進不來，所以大哥跟二哥方在那邊等着。」

「咱們看看去，」關小婉一拉她三哥的手，又向站在祠堂門口的小膿包吩咐道：「快回去告訴雙魁哥，要他千萬小心北街，就說我一時半刻還回不來，教他別等，儘管去忙他的事。」

「我這就去。」小膿包一溜烟似的跑了。

兄妹二人一陣携手疾奔，轉瞬間便來到了東頭上，只見有三，四個揹槍的鄉勇在那兒向鎭外墨黑的道路上東張西望，却沒有見到關海雄和關海傑。

關小婉心頭不禁一震，快步跑上，疾聲問道：「人呢？」

雖未提名道姓，鄉勇們也知道她問的是誰，紛紛抬手一指：「火剛一起，他兩個就跑回十二墟去了。」

關小婉立卽像墜入了冰窖，渾身發涼，咬着牙齒狠狠地駡了一句：「傻蛋！」

關海義低聲道：「小婉，咱們要不要趕去看看？」

「走！」關小婉猛地一揮手，飛快地衝出了柵口，臨走還丢下了一句話：「看牢柵門，不許任何人進出……」

她快得像一陣風，關海義險些跟隨不上。

愈近愈看得眞，火舌已經吞捲了整個墟子，打老遠就聽見了火星爆裂劈拍聲。

那火勢，顯然已無法撲救，關海雄，關海傑兄弟倆照說該知難而退，然而却沒有見到他二人折回。

已經到了墟子口，濃烟已經使人嗆咳，還是沒有見到人影，難道他們鑽到火堆裏去了。

「蹲下，」關小婉猛地刹住去勢，向她三哥一揮手。

「怎麼了？」關海義一邊問，一邊匐伏在地上，他認爲這比蹲着要舒服得多。

「不對勁，」她一面說，一面四處張望。

「哦？」關海義雖然很吃驚，聲音却是壓得低低的：「妳看見什麼了？」

「大哥，二哥可能出了事。」她憂心忡忡地說。

關海義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用他那銳利的目光向四處搜索。火光冲天，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景一物，一丘一壑都看得十分淸淸楚楚，可就是看不到一個人影。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話：「他們到那兒去了呢？」

關小婉的聲音很冷：「若往好處想：他們已經落進了康八的手裏，若往壞處想，他們……」

「得啦！別說不吉利的話。」關海義打岔不讓她往下說。「小婉，咱們得趕快想個法子啊！」

「想什麼法子？」

「想法子找大哥跟二哥。」

「你瞧瞧這火勢，從四面八方燒過來，放火的人最少也有十來個，他們在暗中一伏，只怕連鬼神也看不見影子。咱們只要稍一不愼，就會自投羅網。」

「總不能不管他倆的死法呀！」

「誰教他們是傻蛋？哼！」

「小婉……」

關海義一句話未落，突見火光中映現出好幾條人影在閃動，關小婉看得眞切，那是三個人，一左一右的那兩個，以手臂勾着中間那人的肋下，正以極快的速度向他們飛撲過來。

「糟！」關海義沉不住氣地吼了起來。「大哥跟二哥果然落在他們手裏……」

關小婉一把按住了他，低叱道：「別亂動！」

她的目光嚴密地注視那三道人影，在

火光閃亮中她已看得十分淸楚，當中那個被挾持着，連拖帶拉的人，並不是她的哥哥。

一左一右的才是關海雄和關海傑。

關海義自然也看見了，不禁雀躍而起，大叫道：「大哥，二哥，我跟小婉在這裏。」

他這一聲喊，使得老大和老二加快了脚步，轉瞬就到了跟前。關海雄氣喘吁吁地道：「他媽的，有十幾個人放火燒咱們的墟子，被咱們逮住了一個。」

關海義吼道：「剝這小子的皮。」

「別胡來！」見到了兩個哥哥，關小婉的一顆懸心已經放了下來。這時她顯得無比的冷靜。「將人帶回虎鎭去，這筆賬咱們找康八算。」

被俘擄的匪徒是個小個子，年齡似乎也不大，然而却非常够種，冷哼了一聲，道：「得啦，跟八爺過不去，不會有什麼好處……」

拍！關海義重重地摑了那小子一個耳光，將對方的下半截狠話打回去了。他正要拳打脚踢以洩心頭怒火之際，關小婉連忙拉住了他。

關海傑道：「這小子交給你倆，我跟大哥再去一趟，墟子東邊只怕還躲得有人，再逮一個好成雙配對。」

「免啦！」關小婉搖搖手。「咱們回鎭上去，又不是十歲，八歲的孩童，捉迷藏有什麼好玩的。」

她的話就是一道命令，三個哥哥一向就養成了聽從她的習慣，兄妹四人立刻帶着他們的俘虜離開了火光冲天的十二墟。

× ×

關家祠堂在一陣喧鬧之後靜了下來。

關，陳，李三姓是虎鎭的大族，也只有這三姓設有家祠，其中數關家祠堂最大，大雖大，如今擁來十二墟的千百戶人家，也够擠的。

惶恐，悲慟，加上疲累，這一大羣流離失所的關姓族人雖有一些終宵難寐，然而大多數人都進入了夢鄉。遠遠傳來梆鼓之聲，儘管在暗中潛伏着難以覺察的危機，在表面上，却是非常沉靜的。

長街上過來了一個嬌小的人影，來到關家祠堂的門口探頭探腦，猶豫着不敢進去。

「誰？」一聲喝問，祠堂裏閃出一個大漢，手端長銃作出戒備的姿態。

「哦！」來人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先是一慌，見是熟人，又恢復了鎭定。「阿旺哥，海義他……他在麼？」

「原來是鳳姑，」阿旺放下了長銃。「這麼晚了，妳怎麼還在外面跑？」

「聽說十二墟全燒了。」

「嗯！妳要找海義？」

「他在不在？」

「在鄉團本部，有事忙着哩！」

鳳姑那雙明亮的眸子轉了一下，又問道：「我能去找海義麼？」

「現在？」

「嗯！」

「去吧！只要妳不怕挨小婉的駡。」

「哼！」鳳姑嬌笑着。「我才不怕她哩！」

鳳姑一溜烟似地走了，穿黑巷，摸暗弄，轉彎抹角地來到鄉團本部，正好關家兄妹四個人從裏面走出。關海義一眼瞥見，立刻迎了過來，埋怨地道：「鳳姑，這樣晚了，怎麼還在外面跑？」

「人家想你嘛！」她聲音膩膩的，一雙深情的目光盯在關海義的臉上，一瞬也不肯放鬆。

關海義連忙回身向他的兄妹打招呼：「你們先走一步，我送鳳姑回家，待一會兒就趕到祠堂來。」

他好像唯恐小婉不答應，拉着鳳姑轉身就走。

進入一條黑巷，鳳姑悄聲問道：「咱們上那兒去？」

「送妳回家啊！」

「不要。」一個轉身，她以身子將關海義頂上了牆，兩隻手臂也掛上了他的頸子。

「鳳姑，」關海義摟着她的腰，火熱的頰貼着她那柔嫩的臉。嘴吧就在她的耳邊：「我也想跟妳聚聚，只是這種節骨眼上……」

「你別儘說好聽的，」她將上半身撐開，瞪視着他。「我聽够了。你不是三月裏就託人來我家說媒麼？如今幾月啦？」

「慢慢來，大哥二哥還沒有娶媳婦，我怎麼能扒頭啊！」

「我不管，」鳳姑像扭股糖似地纏得緊。「今晚你一定要陪我，你也不想想，咱們家除了我之外，只有一個睛眼老娘，萬一有個風吹草動……」

「沒事！」關海義在她背脊上輕輕拍打着，就像哄小孩兒似的。「康八底下的人一個也別想摸進鎭裏來。」

「算啦！」鳳姑撇撇嘴，悄聲道：「鎭長挨了刀，邱三爺也躺下了，連你那位閻王似的妹妹也承認最少有三個匪徒在咱們鎭上臥底……」

「別說啦！再說下去妳會作惡夢。」

「怕作惡夢就別睡。」

「不睡幹嗎？」

「跟你泡上了。」

「別瞎扯！」關海義眞拿她沒轍兒。「我送妳回家，趕明兒咱們再仔細聊。」

「不幹！」鳳姑頭一甩，腦後那條辮子立刻飛了起來。她突然嗓門一壓：「對了！聽說你們方才在十二墟逮了一個放火的回來，是不是？」

「咦！妳怎麼知道的？」

「我看見的喲，他爲什麼要放火燒十二墟？」

「那小子是康八的手下。」

「是匪？」鳳姑顯然吃了一驚。

「嗯？」

「人呢？」

「吊在鄉團本部裏。」

「海義，帶我去看看。」

「那有什麼好看的？」

「帶我去看看嘛！」鳳姑又開始起膩了。「我這一輩子還沒見過搶匪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哩！只要看一眼，我就回家去睡覺。」

「當眞？」

「不騙你。」

「好！」關海義無可奈何拉着她。「跟我來。」

如果說那小子是銅鑄鐵打的，是一點也不誇張。滿面是血，滿身是傷，一對眼珠子瞪得像銅鈴，看神情，似乎想一口將關海義吞下去。

他雙手反翦着，被一個粗大的繩索吊在屋樑上，僅僅脚尖着地，而他臉上却沒有屈服的神色。

「哇——」一進門，鳳姑就尖聲大叫，一轉身撲進了關海義的懷裏。

「妳看，」關海義緊緊摟抱着她，拍打着她的肩頭。「不許妳看妳偏要看，嚇着了吧？走！我送你回家去。」

鳳姑抬起了頭，她日光中似有淚水，面上却有笑，那種表情眞複雜。她輕輕地問：「你們揍他了？」

「這種人不揍，揍誰？」想想家園被焚，關海義不禁又氣憤起來。

「他好歹也是個人。」鳳姑的聲音極輕，極柔：「打成這副樣子，怪可憐的，放他下來歇會兒吧！」

「不行啊！」關海義連連地搖頭。

「我知道，你是怕小婉駡。你們關家眞新鮮，作哥哥的怕妹妹。」鳳姑的嗓門愈說愈高：「她說什麼你都聽，就是不肯聽我的。」

關家三個作哥哥的眞有些畏懼作妹妹的小婉，偏偏又怕別人提起這樁事。鳳姑的奚落，立刻使得關海義皺緊了眉頭，他不作聲，却鬆開了繩子將那被俘的匪徒放了下來。「行了吧？」關海義攤攤手，一副莫可奈何的神色，「要是這小子跑了，我的腦袋都要被小婉砍下來。」

「又是小婉，」鳳姑過去掛着他的胳臂，將半個身子倚靠在他的身上。「走！送我回家。」

「別忙，我得將這小子縛在柱子上……」關海義說。

「對，縛緊點，萬一眞的跑了，我可要被你罵死啦！」

鳳姑跟關海義合力帮忙，將原先吊在房樑上的繩索縛在石柱上，看看確已牢靠，這才相偕離去。

草木皆兵夜

北街，非常沉靜。

罪惡也是在無聲無息進行的。

喜歡逛北街的人，都知道「小油葫蘆」這個人，他身裁矮胖，走起路來搖搖幌幌，所以才有了這個渾名。人挺和氣，開口就是笑，而且花樣最多。不管你要找什麼樣的娘們，他都有辦法。如管你上了癮，不管是要黑的，還是要白的，他也有辦法。總而言之一句話，小油葫蘆在虎鎭是個有名氣的人。

他開了一家小賭館，一桌牌九，一桌骰子寶，幾桌麻將，場面還不壞。而且他的信譽極佳，賭館中絕不會有郞中斷混。

現在，賭館自然是已經關門了，然而裏面的燈火還沒有熄，在一盞氣死風燈之下，坐了三個男人，在那裏細飲慢酌，其中有一個就是小油葫蘆。

除了他之外，另外兩個男人是一高，一矮，矮的那個生得奇形怪狀，特別引人注目。他喝了一口酒，壓低了嗓門道：「尤爺！你得打個主見了，從黃昏想到此刻，也該想通了吧？」

小油葫蘆本姓尤，看神色就知道他這個人油滑得很，沉吟了一陣，才緩緩道：「這樁事可不小，主意得拿定萬一……」

「尤爺！」高大個子開了腔：「咱們八爺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承您看得起，帮上一手，事後包管你吃香喝辣，還怕下半輩子過的不舒泰？」

「話不是這麼說……」

矮個子飛快地將小油葫蘆的話頂了回去：「尤爺！別推搪啦！您得趕緊拿主意，咱們在天亮前就得動哩！」

小油葫蘆的額頭上冒出了油，在氣死風燈白蒼蒼的光芒照射下，油光更重。他一面以袖管擦拭，一面喘吁吁地回道：「二位莫逼，這事我非得仔細想想不可。我生在虎鎭，長在虎鎭，鎭上的人都待我不薄。我若是一脚踏錯，作出對不起……」

咚！那高個子揑拳在桌子驚天動地般一擂，沉聲道：「尤爺，說話溜嘴當心閃了舌頭。你以爲八爺拿不下虎鎭，非得你帮忙不可？你可錯啦！八爺是怕多造殺孽，才想不流血，不動槍火地進鎭。你明白了嗎？」

小油葫蘆陪着笑臉，道：「二位！承八爺看得起，我姓尤的敢不從命？只是，我一向作的都是風花雪月，若是教我打悶棍，放暗箭，笑裏藏刀，可能會誤了八爺的大事。」

「這麼說，你是不賞臉了？」高個子的瞪起眼珠子，一副吃人相。

「二位！」小油葫蘆可機伶得很，絕不敢一口回絕，是以立刻陪上了笑臉道：「讓我先摸摸，不是不答應，是怕答應了辦不下來，惹八爺發脾氣。」

「放心！」矮個子壓低了嗓門：「輕鬆事兒！只要一根洋火劃一劃，就全都解决啦！」

「二位歇着吧！」小油葫蘆那雙精亮的眼珠子向外溜了一眼。「我上外面去把把風色，這是玩命兒的事，大家都得小心一點。」

「你給我站着。」高個頭低叱一聲。

小油葫蘆才朝外走了兩步，闊聲立刻停了下來。咧嘴一笑，突然那艱澀的笑容在臉上凍住了。

原來高個頭自腰間拔出了一支槍，死冷冷的槍管頂上了小油葫蘆的脊樑骨。

他的話聲比槍管還要冷：「尤爺！德國造快慢機，一梭子十粒槍子兒，可不是鬧着玩的。」

「嘻嘻！」小油葫蘆咧嘴乾笑，他知道，對付這種人，愈慌亂，愈容易惹禍。

「你要出去溜溜，儘管請便，咱們有的是時間候你回話。」高個子手臂向內一指：「後屋裏有你的老婆，閨女，若你是不回來，咱們可就有得消遣啦！」

「放心！我溜溜就回來，一定……一定……」小油葫蘆唯恐走不脫似地，連忙拔腿開門走了出去。

迎面一陣夜風，使他打了一個冷顫。他猛地驚醒過來：拔腿開溜不是辦法啊，妻兒老小一大家都揑在那兩個歹徒手裏，怎麼行？找誰商量去？

他想不出一個人，幹他這一行，沒有一個正經朋友，誰也不會帮他出主意。

幹吧！」小油葫蘆猛地一咬牙，只不過放一把火，不但不會惹來全家的殺身之禍，還有一百兩黃金可得。放吧！一根洋火棍的事。

這兩個歹徒要小油葫蘆縱火之處，是鎭上大發粮行的馬棚，與堆積稻米的粮倉，近在咫尺，萬一火勢不可收拾，虎鎭千百戶人家上那兒買米去？小油葫蘆想到這裏，連連頓脚，大喊不妙！

「什麼不妙？」一個身高體大的男人，擋住了他的去路。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小油葫蘆頭上冒出了汗，脚板釘上了釘子，嘴巴也像黏上了膠。

擋住盤查的人是李雙魁，平時對小油葫蘆的爲人就有些不齒，在這種節骨眼上自然更不會放過。見他的神色，就知大有問題，於是沉聲問道：「深更半夜的，在街頭幌蕩幹甚麼？」

小油葫蘆畢竟還是見過世面的人，很匀均地吸了一口長氣，定住心神，緩緩道：「屋子裏悶得慌，出來透透氣。」

李雙魁扳着臉道：「尤掌櫃！擦黑時候鄉團就曾經派人到各處鳴鑼告示了，任何人在夜晚都不得四處走動，你爲什麼要犯禁？」

「對不住！對不住！我這就回去。」

「慢着！」李雙魁再度攔住他，來了一手憑空訛詐：「有人密告，說今晚有面生可疑的人在你的賭館裏停留，可有這回事？」

「沒……沒有，絕對沒……有……」

李雙魁生就一雙利眼，一掏一摸，再加上嚴厲地一盯，立刻發現小油葫蘆大有疑問。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接到什麼密告，只是覺得小油葫蘆所開的賭館進出之人比較複雜，瞎蒙而已，想不到却巧上了。

他一把抓住小油葫蘆的衣領，拖到街邊陰影下，沉叱道：「尤掌櫃！說吧！光棍眼裏不揉砂，你休想瞞我！」

小油葫蘆雙腿一軟，跪了下來，一連聲道：「求求你救救我一家老小，求求你……求求你……」

李雙魁伸出手掌揑住他那肥都都的嘴，低叱道：「別嚷嚷！有話站起來說。」

小油葫蘆站了起來，然而兩腿却不自禁地在打抖，震顫顫的，說話的聲音也是抖得厲害：「兩個……是康八派來的……都有傢伙……」

「他們什麼時候來的？」

「下午三、四點鐘，」小油葫蘆比較振作，鎭靜了一點。「兇得很！他們拿我一家老小的性命爲要挾，要我放火燒大發粮棧的馬棚。」

「尤掌櫃！」李雙魁拍打着他的肩頭，「放心！算你出首，與你沒相干。而且你還沒有幹出糊塗事。回去，先穩住他倆，千萬別顯出慌張的樣子。」

「不行啊！」小油葫蘆連連搖頭。「那兩個人追得緊，逼得兇，只怕……」

「你就說此刻到處都在盤查，無法下手，這把火得等到天亮前才能放成。」

「好！好！你……你打算怎麼辦？」

李雙魁很有信心地道：「我有法子料理他們，但要記住，你一家老小的性命全揑在你自己手裏，只要鎭定別慌，就不會有事。」

小油葫蘆連聲應是，轉頭走了回去，心頭雖然還是有個疙瘩，總歸舒泰了一些，他的想法是對的：與其聽康八的擺佈，走向不明情況的路，倒不如聯合自己人對付那兩個匪徒來得上算些。

門掩着，一推就開。然而那盞氣死風燈却不知什麼時候熄滅了，在一片漆黑之中，小油葫蘆不禁森得慌。

他也算是一個老江湖，情知那兩個歹徒必然潛伏在暗中，是以不慌不忙地關上房門，掏出洋火，嗤地劃燃了一根。

噗！氣死風燈點燃了，小油葫蘆的視綫逐漸擴大，眼前的情況使他吃了一驚。冷汗像泉湧似的從背脊上滲透出來。

小油葫蘆的母親被綑在木柱上，嘴裏堵着布，妻子被綁在一張長板櫈上，像一頭將要開膛的死豬，十一歲大的兒子和九歲的女兒也都上了綁。

四道冰冷的目光和兩支死冷冷的槍管對着他，整個屋子頓時變成了一座冰窖。

嘩啦！一個小布口袋扔到桌子上，一粒金元寶滾了出來，黃澄澄的，然而在小油葫蘆的眼裏，那似乎是他母親的心。

「黃金一百兩，」高個子男人開了腔：「等着你拿，你要不拿，咱們可就要四條命。八爺的人，是從來不空手而回。」

「二位爺們！」小油葫蘆雙膝一軟，跪下了地。「這是幹啥？八爺吩咐的話，我還能不辦嗎？」

「尤掌櫃！」矮個頭也開了口：「別來這一套，方才在街口上，你跟誰在打交道？」

「那是巡夜盤查的。」

「盤查？爲甚麼要到街邊屋簷下講悄悄話？」

原來小油葫蘆出門的時候還有人在他身後踩綫，李雙魁呢？是不是已經安排好了，在這麼節骨眼上如果聚衆而來，一家大小豈不是要挨槍子兒麼？

「怎麼！」高個子一揚槍口。「又在打什麼算盤？」

小油葫蘆雖是處在極端驚慌，恐怖之中，却還保留了幾分機警，他仔細判斷：這兩個歹徒的一言一行都是以恐嚇來達到目的；但到不得已時，對方仍然會鋌而走險。那麼，一家老小的性命就難保了。

「我在想，」小油葫蘆慢吞吞地道：「有一句話，應不應該告訴二位。」

「快說！」高個子的脾氣顯然比較暴躁。一個箭步衝到了小油葫蘆的面前。

小油葫蘆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鄉團的人，好像特別注意我這裏……」

「是你漏了風聲？」

「不！不！」小油葫蘆連忙否認，「鎭長挨了刀，邱總團練也被人放倒了，女閻王關小婉的坐騎又被人偷走，他們當然知道有人摸到鎭上來了。」

高個子問道：「鎭上這麼大，怎麼只注意你這兒？」

「北街最雜，我這家賭館出入的人又多，難免……」

高個子似乎懶得再聽下去，一揚手制住了他的話，然後將那矮個子叫到一邊，低聲囑咐一陣，矮個子開門走了出去。

「好啦！」高個子的語氣顯得很輕鬆

。「現在該談談咱們的事了。那把火到底是放不放？」

「放！放！……」

「現在什麼時候了？一磨磳，就天亮。你要是存心不想見到明朝的太陽，你就儘管磨。」

「大爺！」小油葫蘆堆上了一臉笑。「誰不喜歡黃金？八爺的吩咐再加上厚賞。這樁差事我是攬定了。不過，我得有個帮手才行。」

「要誰帮你？」

「我老婆。」

高個子冷笑了一聲：「哼！我不信你只要老婆不要娘，也不要你的兒女。好，老婆讓你帶去。天亮之前不見火，咱們這兒就要開屠場啦！」

他說完之後自短靴內拔出一把匕首，割斷了繩索。小油葫蘆的老婆恢復自由之後，一個勁的哭。小油葫蘆連忙抱住她，捂住她的嘴。

「可以動啦！」高個子手中的槍口一擺。「咱們等你半個鐘頭。從這兒到大發糧棧，就是用爬，半個鐘頭也爬到了。」

「足够！足够！」小油葫蘆猛地一搖他老婆的肩頭。「聽着：別嚎喪了。只不過放一把火，咱們從此就大富大貴，快些跟我走！」



夫妻倆飛快地出了門，沿着街邊的陰影處疾走。他老婆邊走邊問道：「你眞的要放火？」

「見鬼！那個孫子王八蛋才幹那種傷德事。」

「那麼……？」

「別叫嚷！難道妳願意被那兩個賊子開腸破肚？先救出妳再說。一老兩小，抵上那兩個傢伙，還虧不了什麼本。」

那女人一聽這話，立刻哭了起來。小油葫蘆連忙捂住了她的嘴巴。這時，屋簷下也竄過來一條人影，低聲道：「小油葫蘆，教你沉住氣，先穩住，你怎麼帶着婆娘溜出來了？」

小油葫蘆一見來人是李雙魁，就好像枯竭的油燈添上了油，連爬帶滾地過去，前額在青石板地上磕得嘣嘣响，一連聲道：「李爺！你要救救我一家老小啊！求求你！求求你……」

李雙魁低叱道：「你這是幹嗎？快起來。快起來……那兩個人怎麼了？」

「一個在賭館堂屋裏，另一個不知道去了那兒，大概在屋子外頭埋伏着……」

「你一家老小呢？」

「……老兩小，都被綁上了。」

李雙魁幾乎沒有一絲猶豫，就立刻揮手道：「你倆快回去！」

「回去？」小油葫蘆幾乎吼了起來。

「立刻回去，」李雙魁那副神態眞嚇人。「不許哭，不許嚎，你一家老小的性命全捏在你的手上。」

「李爺！」小油葫蘆牙齒得得打顫。「若是他……們問起，我拿什麼話……回答呢？」

「你不回答任何話，只要硬着頭皮向內走就行了。」

小油葫蘆還在猶豫，而他的老婆由於惦記兩個小兒女，就連忙拉着他往回跑。

剛到家門口，一個人影突然竄了出來，正是那矮個子。他低聲問道：「怎麼又回來了？……」

嗖！一個繩圈突然套上了那矮個子的頸顫，同時之間，關海雄飛快出現，腳下踢掉了矮個子手裏的槍，大手掌捂住了他的嘴。乾淨俐落，毫無牽扯，只是短槍落地時弄了一點聲响。

雖是輕微的拍撻之聲，仍然驚動了屋內的人。

「誰？」高個子在裏面喝問。

「我！小油葫蘆。」他硬着頭皮壯着胆子回答。

「怎麼又回來了？……」仍是他同伴問的那句老話，而他也遭遇他與同伴相同的命運。

就在他打開大門探視之際，一道人影自屋頂上一瀉而下，雙腳絞向他的頸項。

高個子在倒下之際開了槍，砰地一聲，在沉寂的夜裏聽來特別响亮，同時响起小油葫蘆一聲慘呼。

「當家的！」他老婆撲過去嚎叫：「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別嚎喪！」小油葫蘆罵了她一句，接着又吼了起來：「啊喲！我的腿……我的腿……」

李雙魁從街邊奔了過來，高聲喊道：「關姑娘！人逮住了沒有？」

只聽關小婉在屋頂上回答道：「兩個都逮住了，只是有人搶了我的功勞，沒讓我插上手。」

「誰？」李雙魁一個箭步衝進賭館。

原來擒住那高個子匪徒的人是郭桐。李雙魁並不認識，是以見面之下，神情不禁一楞。

關小婉從房頂上一躍而下，指着郭桐道：「雙魁哥！這號人物你不會不識吧，飛天五兄弟的老么……」

「久仰！久仰！」李雙魁連忙抱拳致敬，不過，聽他的口氣，多少有點言不由衷。

郭桐冷冷道：「我是身在客位，主人有難，爲客者也不能不帮忙，現在沒有我的事了。」

他邊說邊將那高個子的匪徒往李雙魁手裏一推，拍拍手，似乎想拍掉他沾染來的麻煩，然後向外走去。

「喂！請慢走一步！」關小婉冷叱了一聲。



嗖一聲，一個繩圈套上矮個子頸顆，同時關海雄飛快出現，飛脚踢掉矮個子手上的短槍。

「有何見教？」郭桐的語氣也是針鋒相對的。

「想請問，」關小婉緩緩地幌到了他的面前。「你怎麼知道這兒有事？」

「因爲我有一雙眼睛和兩隻耳朵。」

關小婉道：「對不住！你的回答不能使我滿意。」

「要怎樣才能使妳滿意？」

「我再問你一遍：你怎麼知道這兒有事？」

郭桐用力轉過了頭，冷冷地道：「關姑娘！我是擒賊的人，而不是賊，妳這種問話的語氣使我不能够忍受。對不住，失陪！」

他一個大步就走到了門口，關小婉一聲冷哼，手中的皮鞭就擧了起來。

「小婉！」李雙魁沉叱了一聲。

關小婉雖未作出衝動的事，却氣得直跺脚，連聲罵道：「神氣甚麼？總有一天我要剝你的皮。」

「小婉！」李雙魁詫異地道：「妳好像跟郭桐有甚麼過節似的……」

「過節大啦！」關小婉大吼大叫：「將人帶進來。」

小油葫蘆一家老小鬆了綁，兩個匪徒却被綁上了木柱。李雙魁檢查小油葫蘆的傷勢，只不過擦破了一點皮。

郭桐的傲氣，嚴重損傷了關小婉的自尊心，這股怒火正好發洩在那兩個匪徒身上了。

「聽着！」她的臉色鐵靑，手中皮鞭「刷刷」作响。「你們一共摸進來四個，一個人偷我的馬跑了。除了你們倆之外，還有一個，那個人在那裏？立刻招出來，不然我就用皮鞭抽死你們。」

那兩個匪徒倒挺硬，勾着脖子一句話也不說。

「唰！」一皮鞭抽過去，高個子男人的臉上立刻出現了一道血痕。她正待抽出第二鞭時，突然一個鄉勇跌跌撞撞地跑了進來。

「甚麼事？」李雙魁連忙迎了過去。

「鄉團……團本部……出了……事……」鄉勇囁嚅地。

「怎麼了？」關小婉也衝到了他的面前。

「那個放火的小……子跑……跑了，還幹掉了守衛的人……用……用小刀刺……刺死的……」

「雙魁哥！」關小婉的面孔變了色。「人不是吊在樑上的麼？怎麼會……？」

李雙魁疾聲打斷他的話：「走！咱們看看去。」

「大哥！」關小婉望着關海雄，目光中有明顯的怒火燃燒着。「這兒交給你，可別再讓這兩個小子跑啦！」

「跑不了。」關海雄拍打着胸脯。「對了！妳順便找找海義，一、兩個鐘頭沒見着他了。」

「哼！」關小婉冷森森地說道：「還不是被鳳姑那個狐狸精迷魂了頭……雙魁哥，咱們走！」

不管關小婉的鬥志有多麼旺盛，精力有多麼充沛，她畢竟是一個凡人，而且在先天上就比男人來得嬌弱，整日的奔波，此刻已疲累不堪，儘管她的步履飛快，然

而兩腿的肌肉却在抽痛。她咬着牙，悶聲不吭。

李雙魁可不是一個糊塗人，看在眼裏，立即就衝口而出道：「小婉！妳該歇歇了！」

「歇甚麼？」關小婉氣咻咻地吼道：「康八這個歪種就是躲着不漏面，這麼拖下去，咱們一個個都要倦死。」

「這就是康八的厲害處。」

關小婉道：「咦！雙魁哥！聽口氣你好像服輸了？」

「沒的話。」李雙魁的語氣很穩定。「眼面前太亂，待天亮之後，咱們得好生清理一下。要不然，不等康八的大隊人馬開到，咱們就先垮啦！」

二人說着已經來到鄉團本部的門口，那裏已經圍着一大堆人，原先擠在小屋中打瞌睡等候換班守衛的鄉勇也都爬起來。

關小婉先看死者，一刀斃命，刀從背心窩刺入，奇準無比。一根割斷的繩索丟在地上，毫無疑問，是那小子先割斷繩索，鬆開了手，然後才找機會刺殺守衛。

關小婉向衆人掃了一眼，沉聲問道：「咱們走過之後，誰到這兒來過？」

大夥兒我看你，你看我，內中有一個結結巴巴地道：「我好像看……看見三先生來過，身邊還有一個妞兒，那時……我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也……也不知道看錯沒有……」

關小婉目露兇光，轉頭望向李雙魁，兇巴巴地問道：「你可知道那娘們住在那裏？」

「誰？」

「你是存心裝迷糊麼？」關小婉吼了起來。「海義的女人你還不知道？就是名叫鳳姑的那個狐狸精。我非剮了他們倆不可。」

「小婉！」李雙魁沉靜地道：「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依我看，海義再糊塗，也不會糊塗到這般地步。……小牛！你若是看的不眞，千萬不能亂說啊！」

「我……我……」名叫小牛的漢子嚇得牙齒直打顫。「……我方才就說過了……迷迷糊糊的，沒有看淸……只是有……些像三……三先生……」

「雙魁哥！帶我去。」關小婉一步搶先向外走去。

李雙魁跟上去，低聲道：「小婉！妳可千萬冷靜點，事情沒有弄出頭緒之前，絕不能使性子。待會兒見着鳳姑的時候，由我來問她的話。」

關小婉氣呼呼地道：「這還用問，必定是鳳姑挑唆我那蠢三哥將人犯從樑上鬆放下來，才給予他脫逃的機會，說不定兇刀還是她傳送的。」

「小婉！凡事不能一口咬定……」

「雙魁哥！」聽她的聲音，似乎是已經急瘋了。「這種節骨眼上咱們再也不能袒護誰了。我料事絕不會錯，倘若鳳姑沒有起壞心眼，她怎會三更半夜去關家祠堂找海義？這事太明了。」

她的推斷不無道理，倒使得李雙魁啞口無言了。

二人的腳步非常快，轉瞬就到了鳳姑的家門口。

李雙魁低聲道：「小婉！千萬聽我一句勸，按住妳的火爆脾氣，見着鳳姑的時候，由我來問話。」

「行！行！」她是答應了。但是從她敲門的聲響和勁頭來看，她的承諾未必可靠。

敲了半天門，裏面才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誰呀？」

「大娘！」李雙魁扯高了嗓門。「我是雙魁，麻煩您開開門。」

又磨磳了半晌，門才開，是個瞎眼老婆子。

「大娘！」李雙魁和藹地問道：「鳳姑呢？」

「唉！」瞎眼老婆子嘆了一口氣。「女大不由娘，這個死丫頭不知野到那兒去了，到現在還沒回哩！」

「她不在麼？」關小婉就在這麼一句話的工夫裏閃進了大門，幾乎在眨眼之間她就搜遍了每一間屋子，果然不見鳳姑的影子。

鳳姑踪影不見，聯想到三哥海義的不知下落，關小婉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她飛快地從裏面衝出，向李雙魁打了一個手勢。

李雙魁會意，連忙說道：「大娘！妳歇息吧！咱們到別處找找鳳姑去。」

二人退了出來，直到離得很遠了，關小婉才着急地道：「雙魁哥！我看八成出事啦！」

「妳說鳳姑？」

「我才懶得過問那個賤貨，我是說海義。」

「妳怎麼知道？」

「他和鳳姑在一起，這會兒也是下落不明呀！」

「小婉！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李雙魁的語氣有些閃閃躲躲的，「以我看，如果他倆眞的在一起的話，倒不至於出事。」

「怎麼個說法？」

「我……」李雙魁不禁脹紅了臉。「我如果知道怎樣將心裏的想法說出來，我也不會着急了。小婉！別再問，以我看，他們絕不會出事。」

「哼！」關小婉冷笑了一聲。「雙魁哥！你一定是想邪了。我敢說，十成十出了事。」

「哦！」李雙魁立刻停下了腳步，轉身凝望着她，等待下文。

「鳳姑的脾氣我摸得透，又嬌，又刁，深更半夜她會陪着海義出來溜圈兒，那簡直是痴人作夢，更何況是在這種節骨眼上？」

「妳的意思是說……？」

「鳳姑有事，不得不找海義。」

「她有甚麼事？」

「她要救人呀！那放火燒十二墟的匪徒不是跑了嗎？」

李雙魁神情沉重地道：「小婉！紅口白牙，說話要有憑據，不能單憑猜想。」

「當然有。」

「拿來。」

關小婉道：「在我的腦子裏，眼睛裏，平時看到的，想到的，聽到的，都可以作爲憑據。」

「妳說！」

「鳳姑不是個規矩女孩子，看她的打扮，看她的眼風，看她走路那股子搖幌勁兒就可以猜得到，女孩子一旦不正經，甚麼樣的男人都會認識，說不定康八手下就有與她相好的。」

「關於鳳姑的閒話我也聽到過，」李雙魁說到這裏，不禁加以埋怨：「小婉！不是我怪妳，既然妳看出來鳳姑不正經，爲甚麼還讓海義和她來往呢？」

「我們全家都反對，海義却偷偷跑去跟她會面，鳳姑狐媚勁兒來得個大，勾掉了海義的魂，唉！沒法子。」

「小婉！妳回去先歇着，我帶人再去查查，凡事別想得太壞，海義可不是傻小子，人家想放倒他，只怕還不簡單哩！」

「唉！」關小婉又嘆了一口氣，以她那倔強的性格來說，眞是罕見的事。「雙魁哥！我不怕海義被人放倒，只怕他受了鳳姑的迷惑，作出傻事，丟了咱們關家的臉。」

「咱們先別瞎猜，」李雙魁一直在安慰她，「小婉！聽我一句勸，先去歇會兒，還得留着精神打硬仗，我到柵口巡巡，然後再去找鳳姑跟海義，不多久天就亮了，看樣子今晚是不會有事啦！」

「好吧！」關小婉終於接受了他的好意，「我到鄉團本部去打個盹兒，若是有甚麼意外，立刻派人來通知我。」

「大概不會有甚麼事了，回頭見！」李雙魁好像怕她會突然反悔，話一說完，就大步向東頭上行去。

關小婉凝注他的背影許久，才脚步懶散地走向鄉團本部，此刻，她的精神已經衰耗到了極點，脚步搖幌，兩眼迷離，但是她仍能留意四周的動靜。

她發覺街簷下有一個人在窺伺她。

她停，那人也停，她走，那人也走。對方始終隱身於街簷下暗影之中，如非關小婉特別注意，根本不可能發現。

關小婉心頭的煩惱和憤怒正無處發洩，於是毫無顧忌地身形一轉，撲向街邊。

那人的行動異常矯捷，雖然關小婉的攻勢猛，勁道足，依然撲了一個空。她很快地煞住身子，並沒有繼續攻擊，因爲她已經看清楚對方，竟然是飛天五兄弟的老么郭桐。

她沉叱道：「你是甚麼意思？」

郭桐語氣冷冷道：「我不明白你在問甚麼？」

「問你爲甚麼要跟着我？」

「我想在暗中保護你。」

「哼！」關小婉冷笑了一聲。「少來這一套，我不吃，再說，我姓關的也不需要別人保護。」

「若是平時，你或許不需要，現在可不同，一來你的精力已經不濟，二來嘛，暗中還潛伏了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誰？」

「康八的手下。」

「你見過了？」

「只見到他的影子。」郭桐突然壓低了聲音：「這個人的武功之高，只怕你我都對付不了他。」

「我不信。」

「關姑娘！妳非信不可。」

關小婉心裏頭是信了，然而在口頭上她仍是逞強爭勝：「我爲甚麼一定要信你的話？」

「爲了虎鎭。」

「對！我是爲了虎鎭，那麼，你呢？」關小婉言辭咄咄逼人：「江湖上的朋友誰都怕淌渾水，而你却一脚踩進了泥巴坑，爲了甚麼？」

「你一定要我說？」

「非說不可。」

郭桐轉過身去，緩緩道：「我是爲了你。」

就像有人用針在她脊樑骨上戳了一下，關小婉幾乎跳了起來，但她竭力忍住，以她自認爲非常平靜的語氣道：「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你也許是故作不知，據我想：以你的聰明，似乎不必再說過份露骨的話。」

在認識郭桐之前，對於男女之間的情愛，關小婉是懵懂無知的，現在，她有一種心靈被焚燒的感覺，以郭桐的聲名，她根本不屑這份感情，然而郭桐身上却散發出一股特有的男性的魅力在吸引着她。

她輕輕地道：「這種話你怎麼有勇氣說出口來。」

「因爲你逼我。」

「如果我不逼你呢？」

「也許我一輩子也不開口。」

「我不怕你惱，你實在不配。」

「因爲我是聲名狼藉的飛天五兄弟之一？」

「不。」關小婉回答得很快。

「那又是爲甚麼？」

關小婉道：「因爲我親眼看見你摟着一個爛女人。」

「哦！」郭桐想笑，而他不敢笑。「我不找一個北街的爛女人，就無法幫你的忙了。」

關小婉眞想衝過去緊緊地擁抱他，以她的性格，絕對敢這樣作，但她却站在那兒沒有動，在高傲倔強的郭桐面前，一言一行都該小心，不然會被他看輕。

「我相信你的話。」她的聲音很柔。

「相信所有的話？」

「郭桐！」她走到他面前，在黑暗中凝視他那發光的眸子。「我知道你想征服我，所以你經常用帝王對嬪妃說話的語氣。不過，你這種方法錯了。」

「也許我們都錯了。」

「這話怎麼說？」

「我們都過份好強爭勝。」

「好了，別說閑話啦！」關小婉適時轉變了話題：「你方才說，康八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手下潛伏在鎭上？」

「絕不會錯。」

「他落脚的地方你知道嗎？」

「他像一個飄忽的影子，時而東，時而西，據我看，陳鎭長，邱三爺都是他放倒的。」

「郭桐！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我的三哥海義不知到那兒去了。」

郭桐吃驚地道：「一個大活人，怎會突然不見了呢？」

「唉！」關小婉嘆了一口氣，在郭桐面前，她情不自禁地露出女性柔軟的一面，「我眞是急死了，三哥的性子我是最瞭解的，不管遇上了什麼事，都不可能說一

兩個鐘頭不露臉的。」

在街簷下的陰暗處突然傳來了一個陰冷的聲音：「關姑娘！你倒是料事如神。不錯，你的三哥出事了。」

二人一驚回頭，循聲望去，只見貼壁站着一個黑黑的影子。

關小婉立刻就要飛身前撲，却敎郭桐一把將她拉住了。

「關姑娘不必着急，」對方又以冷冷的語氣說道：「你的三哥並沒有死，更沒有傷，只是暫時失去自由而已。」

關小婉沉聲問道：「你是誰？」

「這句話豈非多問？」對方的語氣更爲冷峻了：「當務之急，是如何去營救你的三哥。」

「哼！」關小婉打從鼻孔眼裏噴出一股冷氣。「少來這一套，姓關的絕不怕威脅。」

「憑良心說，連康八爺也沒有想到姓關的是如此難以對付。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事到如今，咱們雖是費了不少手脚，總還是咱們佔了上風。陳鎭長翹了辮子，邱三爺躺下了，關海義又到了咱們手裏，你還不服貼嗎？」

關小婉氣得直咬牙，看樣子她似乎要衝上前去和對方拚個你死我活才肯罷休。

郭桐很快地將她攔住，發話道：「朋友！我是不是能够說句話？」

「請！」

郭桐緩緩道：「江湖上有句老話——輸了要服，栽了要認，旣然關海義到了你們手裏，關姑娘少不得要低低頭，道子請儘管劃出來。」

「你能作主？」

「作主的自然是關姑娘，如果不是獅子大張口，相信關姑娘可以忍得下。」

「好！聽淸楚了。」對方頓了一下，才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對於虎鎭，康八爺可以說是仁至義盡，雖然給咱們添了不少麻煩，價錢却還是老樣。五十萬袁大頭，一塊也不能少。虎鎭平安無事，關海義也是毫毛不損。」

關小婉那裏能够忍得住，狂吼道：「休想！」

「這原是意料中的答覆。」那人聲音突然一沉：「關姑娘！一大早請到七里墳地去收屍。」

關小婉已飛快地撲了出去。

郭桐的話果然不錯，她才一起步，那人已經竄上了房頂，飛快地越脊而去。

郭桐却比那人先了一步，早在房頂上候着了。這邊關小婉相繼縱上房頂，與郭桐成了夾擊之勢。他二人的行動如此鍥合，倒是對方不曾想到的事。

那人很冷靜，知道在這二人的夾攻之下，一時還不可能遁脫，因此也就沒有立刻脫身的打算。很沉靜地道：「二人聯手圍攻之前，最好想想關海義的處境。」

關小婉毫不在乎地道：「關家兄弟有三，死了一個還有倆，絕不了後。」

那無名客道：「關姑娘的豪氣眞是令人佩服。不過你要弄淸楚一件事——八爺的手下沒有一個是怕死的，旣然摸進了虎鎭，就沒打算活着回去。如是拚命，誰也不會含糊。妳的三哥比我年輕，我蝕不了本。」

一個不懼死亡，一個在火頭上，硬拚似乎已經難免。郭桐冷眼旁觀，却是看得最明白。他發話道：「朋友不怕死，算不了什麼稀奇。江湖上不怕死的人比野坡上的狗尾草還要多。但是，江湖上作事漂亮的人却少之又少，朋友何不放漂亮點。」

那無名客楞了一楞，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方才就說過了，輸了要服，栽了要認。」郭桐的語氣十分平靜，然而在平靜中却暗含了咄咄逼人之勢。「兵不厭詐，朋友能擄去關海義作爲人質，那算你們有本事。不過，手法却不太漂亮。因爲你們擄人的魚餌是鳳姑，江湖上最忌諱施展美人計。」

「哼！」那人冷笑道：「你也許弄錯了。關海義落在我手中時，他身邊倒是有個妞兒，不過她並不是咱們的人。而且她此刻也同樣喪失了自由。只因她微不足道，我沒有提起罷了。」

郭桐心頭暗暗一怔，關小婉也是如此。如果對方說的話並無虛假，那麼，他們原先的推斷就完全錯誤了。

就在他倆均在一怔之際，那人突然飛身躍起，落下了街心。

關小婉與郭桐自然不會放過，忙各展輕功，同時自屋頂躍下，僅僅一步之差，而對方却已逸出一丈有餘。

郭桐和關小婉二人全力追趕，那人突然閃進了一道黑巷。待郭，關二人追到巷口時，已不見對方的影子了。

「窮寇莫追！」郭桐一把拉住了關小婉。

關小婉滿臉焦急地道：「三哥在他手裏啊！」

郭桐疾聲道：「這傢伙的功夫好得很，追也休想追上。康八旣然打上了虎鎭的歪主意，不達目的就絕對不會甘休，所以派出來的人都是呱呱叫的角色。關姑娘！咱們千萬不能亂了手脚。」

「咱們！」關小婉凝視着他。「你難道也算是虎鎭的人？」

「爲了妳，」郭桐的聲音很低：「我自然也算是虎鎭的一份子。只可惜我的力量有限，帮不了大忙。」

「郭桐！」關小婉突然將一切顧忌都抛開了，緊緊地抓住了他的手。「你已經帮忙太多了。只是，你個人的行動可能會拖累你們飛天五兄弟淌渾水，你可要多多考慮。」

「我早就想過了。」郭桐的語氣非常沉穩。「天明之後，我要回去一趟。除了大哥還躺在床上養傷之外，其餘三位兄長也想請他們來帮忙。」

「郭桐！」關小婉激動地搖晃着他的手。「你敎我說什麼好呢？這內中的恩恩怨怨好像太複雜了，我簡直就理不清。」

「小婉！」這是郭桐第一次叫喚她的名字。「妳什麼都不必說。我只要求妳一件事——趕緊上床去睡一覺。」

「我答應你。」關小婉激動地投進了他的懷中。

× ×

天終於亮了。一個漫長而又恐怖的夜晚總算過去了。

虎鎭的人又開始了一天的生活，雖然

康八的魔影壓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但是當太陽來到人間時，人們又都將魔影暫時忘記了。

除了關家祠堂稍嫌雜亂以外，其它地方仍如往常一樣井然有序。該作事的作事，該上茶樓的還是免不掉喝早茶的習慣。

因此，五福茶樓照常客滿。

郭桐也在座，他安然地喝着茶。除了茶房之外，茶客們多半將他忘懷了。

他的神態是安詳的，但他的眼神中却流露出警戒的光采。他在注意每一個人，每一件事。

整個早晨，他觀察了每一個經過五福茶樓門前的人。雖然他無法分淸誰是居住虎鎭的人，最少他沒有發現行跡可疑者。

郭桐明知守株待免不是最佳上策，然而他却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他想：對方可能會送來最後通牒。如果他的判斷不錯，則必然會送來五福茶樓。

等待又等待，整個上午眼看就要過去，奇蹟終於出現了。

一個茶客站起來離去，在他的茶碗下壓着一封信。

郭桐只瞥了一眼，僅只看見一個「婉」字，就證實他的判斷沒有落空。他並沒有去拿那封信，而是尾隨那人走了出去。

那人在長街上閑蕩着，到了鎭口上，才加緊了脚步。

白日跟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正好有一個菜販挑着一副空担子向鎭外走去，郭桐接過他的空担子，塞給他一塊大洋，挑在肩上就走。

那菜販有些莫名其妙，但是那一塊大洋可以買十副扁担籮筐，也就不吭氣了。

出了鎭，那人的脚步快了，並不時回頭看，郭桐也是挑着担子低頭疾走。

那人突然拐彎走進了一條小徑，穿入一片棗林之中。

郭桐感到爲難了，如果再追趕下去，那就太明顯了。而他又不願放棄這條線索，一咬牙，也飛快地穿過小徑，進入了棗林。

郭桐剛一進林子，突然斜刺裏伸來一隻剛勁有力的手，以他的功夫來說，是絕對躲得過的，而他却沒有躲，因爲他一眼就看出那隻手的目的只在抓他，而不在攻擊。

叭地一响，那隻手已經抓住了郭桐的肩頭。

一張殺氣騰騰的面孔立刻呈現在他的眼前，說話的嗓門如同破鑼：「你幹嗎老跟着我？」

那傢伙很有點膂力，却不會練過功夫，一照面之下，郭桐就將對方的份量掂出來了。看樣子不會是康八的手下，很可能是鎭上的人，被康八收買作了內奸。

估準了對方的身份，郭桐自然就有了應付之策。他笑着道：「伙計！你不認識我嗎？」

「你是誰？」那傢伙皺緊了眉。

「別嚷嚷！」郭桐卸下担子，將肩頭上的手推掉，故意壓低了嗓門：「我是八爺的人。你不是上五福茶樓送信的嗎？怕你一不留神露了底，所以在暗中護着你。想不到反而嚇了你一跳。」

「哦！對不住！對不住！」那傢伙連連打拱作揖，又轉頭向林子外張望了一眼。「後面沒人跟着吧？」

「除了我還有誰？」郭桐親熱地挽着那傢伙胳臂。「快走吧！老大在等着回信哩！」

那傢伙自然是一點也不疑惑，沾沾自喜地往棗林深處行去。

「啊呀！不行。」郭桐突然叫一聲。

「怎麼啦？」

「我奉命暗中護着你，怎麼能露面呢？」郭桐很認眞地拱拱手。「老兄帮帮忙，待會兒千萬別說遇見了我。我也不跟你同路回去，咱們八爺一向是軍令如山，違令是要斃人的啊！」

「放心！我不說就是。」那傢伙洋洋得意，他心裏想：八爺手底下的英雄好漢竟然要向他求情，眞是够面子。

過了棗林，是一座養魚的池塘，塘邊則有一棟小茅屋，那原是看魚塘的人夜間居住的，爲的是怕有人深夜來偷魚。那傢伙却走進了茅屋。

遠遠跟着的郭桐却納悶不解了；那樣小的茅屋，難道會是康八手下的聚集之所嗎？

他一念未已，只見那傢伙又走出來。他手裏拿着一叠大洋，一邊走，一邊在檢驗大洋的成色　在他的身後，並沒有別人。

待確定附近再沒有第三者，郭桐突然出現那傢伙的身邊，低聲道：「喂！你剛才進那茅屋幹啥？」

「領賞啊！」那傢伙喜氣洋洋地道：「你剛才不是叫他老大嗎？就是他。他說，我將信送到後，就來這裏拿錢，十塊大洋，一塊也不少。」

「老大在茅屋裏嗎？」

「不在。十塊大洋就放在那張竹床上。」那傢伙說。

「幸好沒被別人拿去。」

「鬼才會來，塘裏早就沒有魚啦！」

郭桐洩了氣，他發覺自己白費了半天勁兒。充其量只不過抓住了一個內奸，而且只是跑腿送信的脚色。

那傢伙已走得很遠，他還楞在那兒。

他想起了昨晚對關小婉的承諾——邀請他的三位兄長前來虎鎭助陣，因此他決定立刻回老巢一趟。大白天，虎鎭應該是不會有什麼風波的。

× ×

那封信很快就到了關小婉的手裏。

信中說的仍是老話——要虎鎭在日落前將五十萬大洋備妥，送到七里墳的墳地上去。要不然關海義一命嗚呼，還要血洗虎鎭。

關小婉氣得將那封信撕得粉碎。

關海雄，關海傑都站在旁邊，而他們都沒有開口。他們深深了解妹妹的脾氣，這個時候插嘴，只有找挨罵。

李雙魁却不同了，他嘆了口氣，道：「小婉！妳千萬要冷靜一點，咱們得趕緊想法子救海義……」

「怎麼救？」關小婉差點跳了起來。「難道要虎鎭所有的人拿出血汗錢去買回他的命？別人會答應，我還不答應哩！」

「當然，咱們絕不能向康八低頭，只是……」李雙魁搓着手，不知道該如何措

辭。頓了一頓，才接下去道：「救海義的辦法不是絕對沒有。第一步，咱們得先將他的下落找到。」

「是啊！」作大哥的關海雄順勢開了腔：「兩個大活人，絕不可能就這麼不見了。藏匿的地方離鎮上不可能太遠，我就不信搜不出來。」

「別出歪主意了，」關小婉白了他一眼。還好沒有開口罵。「如果眞要去搜，不但救不了海義，反而害了他。你以爲匪徒會讓你救出活人？」

關海雄不吭聲了。他妹妹說得對，匪徒是不會放活人回頭的。眞是要搜到人質的藏匿之所，他們就會先一步要了人質的命。

李變魁一直在攢眉苦思。這時，他突然一擊掌，道：「我倒有一個計策。」

「哦！」關小婉抬頭凝望，目光中有企盼的神色。她嘴上硬，實則心裏頭還是惦記她三哥的。

「鳴鑼示衆，曉喻鎮上的人，各家準備大洋，以備在必要時向康八嬸和。」

「爲什麼要這樣作？」

「緩和情勢，鬆懈匪徒的注意力。」

「不行。」關小婉立刻加以反對。「這樣作會使人心大亂，匪徒更加有了活動的機會。」

「那麼……」

關小婉飛快地接道：「大白天，匪徒不可能有什麼明目張胆的舉動。咱們多養養神，別理！」

李變魁苦口婆心地說道：「小婉！別鬧意氣。妳嘴上再硬，心裏頭還是惦記海義的。免得妳將後悔一輩子。眼前咱們最好多拚點命……」

「怎麼個拚法？」關小婉還是那種兇巴巴相。然而口氣已經緩和了許多。

「咱們暗搜。」李變魁悄悄地道。唯恐被人聽去似的。

「對！」關海雄接上了腔：「咱們可以分頭進行，以我看，人絕對沒有離開虎鎮。昨夜四處都有崗哨，海義和鳳姑可不是四兩重的一對的小鴿，沒法子揣在口袋裏揹出去的啊！」

瞧着關小婉直向她大哥瞪眼，李變魁又接下去說道：「北街那方面我已經下了點功夫，我還是負責那個地區。海雄和海傑分頭到別處查查，你就歇會兒養養神，以我看，今晚是挺難熬的。」

「你們既然願意白費勁，我也攔不了。」關小婉顯得很不起勁的樣子。「對了！你們看見郭桐沒有？」

李變魁是個很正直的漢子，雖然他很喜歡小婉，而他也明知道小婉很喜歡郭桐，卻幹不出施放冷箭的詭計。因此，他一時沒有接腔。

關小婉是何等精明，一眼就看出李變魁的神色不對。立即心直口快地道：「變魁哥！是怎麼回事？我一提到郭桐，你就不高興。」

李變魁苦然道：「小婉！妳教我說什麼好呢？」

關小婉氣勢洶洶地道：「說你心頭的話。」

李變魁一時沒有開口。顯然是在斟酌措辭。過了好一陣子，才開口說道：「人永遠是人，狼永遠是狼，飛天五兄弟就是飛天五兄弟。郭桐會幫咱們虎鎮的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關小婉立刻反問道：「你認爲他是別有用心？」

「我可不敢如此想，不過……」李變魁面孔脹得血紅。「不過……咱們還是不要寄予太多信任。」

關小婉就是這樣口沒遮攔，她率直地說出心中的話：「飛天五兄弟在江湖上的名聲不好，是事實，但是郭桐是血性漢子也是事實。我認爲，他幫我們，是憑藉正義之感，血性之氣，咱們不該懷疑他。」

「小婉！」李變魁的面孔脹得更紅了。「算我失言，算我失言。」

「變魁哥！」關小婉向她兩個哥哥打了一個眼色。「我有幾句話要單獨跟你談。」

關海雄和關海傑立刻相偕的走出去。

「小婉！妳要……」李變魁顯得侷促不安。

「變魁哥！」關小婉誠摯地握着他的手。「我們從小在一塊兒長大，你又最疼我，所以我待你比自已哥哥還要親。我告訴你一句話，你可千萬別笑我。」

「我……怎麼會笑你呢？」

「我很喜歡郭桐。」

「哦！」李變魁張開的嘴巴一時闔不攏來，一股失意的悵惘充塞了胸臆之間。

關小婉只曉得去品嚐心中的甜蜜，一點也沒有理會李變魁的失意。她喜孜孜地道：「不管他過去作過什麼壞事，他在我眼裏總是一個好人。他雖然有點傲，我卻很喜歡。女人喜歡被人征服。」

李變魁還有什麼話說呢？他盡量使自己的面上肌肉放鬆，努力擠出一個微笑，輕聲道：「小婉，妳是聰明人，所以我也不必多說什麼，妳好自爲之。」

「謝謝你，變魁哥，我以爲你會反對。」關小婉欣喜地抓起他的手，緊緊地握着。

「誰也無法反對妳的事，」李變魁苦笑着，抽回了他的手。「對了！我們還要找海義去……咦！我想起一件事情。有人告訴我，郭桐今天一大早就泡在五福茶樓裏面。」

「怎麼樣？」關小婉關心地問。

「一個上午他都沒有動一下，後來突然離開，連茶錢都沒有付……」

「他一定是發現了可疑的人，可疑的事。」

「我也這樣想，後來我還到茶樓去問了一下，茶房却沒有注意當時的情況。不然也會攔着他向他收茶錢了。」

「昨夜，他曾經答應我，說今天一大早就去找他的幾位兄長前來虎鎮助咱們一臂之力……」

「那麼，他怎麼一大早又去泡在茶樓裏呢？」

關小婉凝視着李變魁，緩緩道：「變魁哥！你在懷疑郭桐？」

李變魁苦笑道：「小婉！我很想說出心裏的話，但是說出來妳也未必肯信。」

「說！我不信你信誰？」

「郭桐昨晚宿在北街土娼館裏，這樣一個人，値得妳去信賴嗎？」

關於這一點，郭桐已經解釋過了。關小婉也不想再對李變魁說一遍。她沉默了一陣，才道：「變魁哥！你的話我會記在心上，你們忙去吧！」

李變魁走了，對於一個失意的人來說，他還算是非常振作的。

偏向虎山行

虎鎮的背街有一家「萬和醬園」，這裏作出來的各色醬菜遠近知名。自從去年醬園的主人去世之後，師傅星散之後，好好一座醬園竟然荒廢了。

然而這座廢園却被匪徒派上了用場。後院那一排廂房的窗後，閃動着無數雙晶亮的眼睛，嚴密地注視着四週遭的動靜。關小婉認爲匪徒只不過摸進來四個人，她是錯了。單是這座醬園裏就潛伏了十幾個之多。在一間還算乾凈的廂房裏，有一個年約三十五、六，滿面虬鬚的漢子在踱來踱去。一張木板床上躺着一個女人——她正是失踪不知下落的鳳姑。

她雖是躺在那裏，却沒有睡着，眼珠子隨着那走來走去的虬鬚漢子轉動着。突然，她一翻身爬了起來，低吼道：「你停下來坐一會兒，行不行？」

「怎麼啦？」虬鬚漢子停了下來，滿面錯諤地瞪視着鳳姑。顯然，他不明白鳳姑何以會突然大發嬌嗔。

「你走來走去，走得人家心裏慌。」

「嗳！」虬鬚漢子在床邊坐下，摟着鳳姑，又在她臉上親了一下。「小寶貝！有怎好慌的？不出一天半日，虎鎮就是咱們的天下，够妳抖的啦！」

「算了！」鳳姑把他推開，翻身下了床。「你們說過的話都不算數，誰信？」

「嗨！小寶貝，我什麼時候說話不算數啦？」

「昨晚你說，只要將那放火燒十二墟的人設法救出來，以後再沒有別的事。臨了却又綁走了關海義，還把我帶了來，教我担心受怕。」

「喲！」虬鬚漢子冷冷地瞅了她一眼，「綁來了關海義，妳心疼了是不是？」

「你……」鳳姑轉身指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鳳姑！」虬鬚漢子冷冷道：「妳不要不識抬舉，我若是不將妳帶到這兒來，關小婉會白白地放過妳？哼！妳眞是不知好歹！」

「你若不綁走關海義，豈不是什麼事都沒有？」

「鳳姑！」虬鬚漢子氣勢洶洶地道：「妳要是吼叫不停，我就撕爛妳的嘴。」

鳳姑幾乎嚇呆了，她作夢也沒有想到這帮匪徒一旦變起臉來竟是這般可怕。

她不敢再嚷叫了，却禁不住嚶嚶啜泣起來。

「哭！哭！」虬鬚漢子頓足大罵。「老子還沒有死，妳嚎什麼喪？」

殊不知女人的眼淚一旦開放，是無法禁得住的。他愈罵，鳳姑則哭得愈兇。

「聽着，」虬鬚漢子一把揪住了她的頭髮，聲色俱厲地道：「我還有十幾個兄弟在這兒，妳要是再哭，我就教他們進來在妳身上找樂子，只怕那個時候妳想哭也哭不出來了。」

這一招非常有效，鳳姑果然止住了啜泣。而她也因此寒透了心。

虬鬚漢子却懶得去理會她，大步走了出去。滿院野草，觸目一片淒涼，然而在這虬鬚漢子的眼裏，却是遍地大洋，若不想發橫財，誰會拚老命去幹土匪？

這時有一個壯漢隔着窗子在叫他：「大哥！」

「幹什麼？」虬鬚漢子沉聲發問，而他並沒有回過身去，目光仍然瞪視着滿院子的野草。

「小禿子送來了消息。」

「說什麼？」

「虎鎮的人正分批在搜索關海義的下落。」

「嗯！還有麼？」

「郭桐走了。」

「哼！」虬鬚漢子狠狠朝地下吐了一口唾沫。「算這小子命大。」

「大哥！萬一虎鎮的人闖到醬園裏來，咱們該怎麼辦？」

「到時候再說。」虬鬚漢子揉揉眼睛，他突然發覺野草之間並沒有佈滿亮幌幌的大洋，而是橫七豎八地擺滿了血糊淋淋的屍體。

他一轉身，衝進了原來那間廂房。

意外得很，淚眼滂沱的鳳姑竟然以滿臉的笑容在迎接他。

他瘋狂般衝過去，摟着鳳姑，二人一起倒在木板床上。他近乎殘虐地撕剝鳳姑身上的衣服，而她却柔順地依從他，沒有一絲兒掙拒。

木板床發出反抗的咯吱聲，而那位虬鬚漢子却發出了滿足的喘息。

× ×

關海雄帶了幾個關家弟子搜索背街，每一個可能藏得下人的角落都搜遍了，却沒有任何結果。突然，有人向他提出建議：「咱們該到萬和醬園去看看，那裏簡直可以藏下一連兵。」

「對！」關海雄雙掌一擊。「咱們怎麼會忽略了那個地方呢？……誰對醬園裏面的路徑熟悉？」

「我！」有人出頭答話：「我在醬園裏作過兩年長工，每一間廂房，每一條路，我都記得。」

「來！」關海雄蹲了下來，檢起一塊石頭丟在那人手裏。「將醬園裏面的地形畫出來。」

那人開始畫了，先畫一座方框子代表院牆，然後分出了前後院，廂房，醬房。……他畫得非常仔細，甚至連毛坑都沒有遺漏。

關海雄將地形圖看了一個仔細，然後下了決定：「咱們從後院越牆進去，匪徒帶得有槍火，千萬小心。」

一行七個人，於是浩浩蕩蕩地走向萬和醬園。

迎面走過來一個人，誰都認識，是鎮上的痞子，平日遊手好閑，不務正業。只因頭上生過癩痢，一毛不長，大夥兒都管他叫小禿子。

小禿子老遠就打招呼：「關大先生！這兩天您可忙着啦！虎鎮若是沒有姓關的人，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若是平日，關海雄一定不會理他。今日可不同，他笑着道：「小禿子！昨晚沒賭錢麼？」

「康八要來捲咱們虎鎮，誰還有那種興緻啊！」

「小禿子！我要問你一句話。」關海雄站在他面前，低聲道：「這兩天，你瞧見什麼面生的人沒有？」

「沒有。」那顆亮晃晃的腦袋瓜兒左搖右幌地擺個不停。

「留意點！」關海雄塞了一塊大洋在他手裏。「拿去打酒喝，若是看見面生扎眼的人，立刻給我送個信兒。」

「謝啦！」小禿子看見關海雄帶着大夥兒往前走了，不禁又問了一句：「大先生要上那兒去？」

「到萬和醬園瞧瞧，我的三弟和鳳姑昨天晚上雙雙失了踪。」

「哦！」小禿子不由楞了一下，掉頭就跑。

他是拿着那一塊大洋去打酒喝，還是趕緊跑到北街找個土娼尋樂子呢？都不是。他爬上了一棵樹，取下來一個紙鳶，迎風放了起來。

× ×

紙鳶升得很高，黃黃的一條蜈蚣。但是在那幫匪徒的眼光中看來，那是要命的玩藝兒，一個傳一個，最後傳到虬鬚漢子那兒去。

他正摟着衣衫不整的鳳姑享受風流之後的餘溫，聽得有人在門外喊叫，連忙問道：「什麼事？」

「小禿子放起了紙鳶子。……」

「哦！」虬鬚漢子立刻翻身下了床。他一面拉褲子，一面跑向門口，拉開了門。他的目光望着天空中飄搖的紙鳶。門外那個大漢却以貪婪的目光瞪視着衣衫不整的鳳姑。

鳳姑似乎是有意的，她聽任上衣敞開着，露出來雪白的胸域，還輕浮地向那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的大漢勾了勾指頭。

虬鬚漢子向廂房那頭跑去，而那個報信的大漢却溜了進來。

他像着了魔似的，跑向床前，摟住了鳳姑，一顆腦袋瓜直往她的胸前鑽。

鳳姑先讓他佔了點甜頭，然後將他推開，輕聲說道：「別忙！我要先問你一句話。」

「妳要問什麼？」

「關海義囚在什麼地方？」

「妳！……」那大漢有些發楞。

「告訴我，你就有享不完的風流艷福。不然，我就喊叫，大哥會怎樣對付你，你心頭有數。」

「他被囚在最東邊那間廂房裏。」

「有沒有人守着？」

「有一個人看守。」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虎鎮有人來搜查醬園。」

「哦！」鳳姑離開了大漢的懷抱，慌亂地扣着衣服上的鈕子。「快走，這會兒不行，晚上再來找我。」

「嗨！妳騙我……」

話才說到一半，門忽然打開，虬鬚漢子如兇神惡煞般大吼道：「你待在裏面幹嗎？快出來。」

那個色星高照的大漢再也不敢怠慢，連忙跑了出去。

虬鬚漢子去向鳳姑交代道：「妳如果不願死，就老老實實地待在廂房裏。」

砰地一聲，他帶上了房門。

其實，鳳姑早就打定了主意。死在她來說，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

× ×

關海雄頭一個翻進了院牆。他自然不知道有十幾雙眼睛和十幾支槍在監視他。他伏在地上，久久不見動靜，這才輕輕吹了一聲口哨。

接着，另外六個關家子弟也翻進了院牆。

在關海雄的指揮下，七個人呈扇形散開。他們的武力是薄弱的：兩支長鏟，一支匣槍，三柄彎刀。而關海雄則是赤手空拳。

這裏是醬園的後院，佈滿了醬缸，七個人分別找好了掩蔽的地方，靜伏不動。

匪徒是有顧忌的，不然槍機一勾，他們七個人早就完蛋了。

關海雄向距他最近的一個漢子勾勾手指，那漢子一弓身子，躍到他的身邊，低聲問道：「大哥有什麼吩咐？」

關海雄皺皺眉，道：「我總覺得有點不對勁。」

「大哥發現了什麼？」

關海雄道：「瞧！所有的窗戶都是關得緊緊的。」

「怎麼樣呢？」

「這裏廢了一年多，總有野孩子來玩吧！照說窗戶有打開的才對，這不是有些怪嗎？」

「嗯！」那漢子也同意了關海雄的看法。「是有些古怪。」

關海雄肯定地道：「這兒一定藏得有人。」

「哦！那會是誰？」

「康八的徒子徒孫。」

「關大哥！」那漢子出了主意：「我先挺着腰幹走過去，匪徒都有槍火，要死，死我一個……」

「別胡說，」關海雄連忙阻止了他的話。「咱們得跟對方鬥點心機眼兒。先伏住不動，看誰先鱉不住，誰就先倒楣。」

他說完之後，就打了一個手勢。大夥兒跟他相處日久，自然明白他這個手勢的意義，一個個都伏在醬缸的後面，連大氣也不敢喘一聲。

鳳姑那邊却鱉不住，她開了房門，躡手躡脚地走了出來。長廊在後院的背面，匪徒們的眼睛都在注視後院，因此誰也沒有注意到她。

她蹲着身子，躲過那些窗戶，緩緩移動，終於到了她想要來到的地方。她舉手輕輕在房門上敲了幾下。

「誰？」房內傳來一聲低沉的喝問。

她沒有回答，用手試着推門，門開了，迎着她的，是一支死冷冷的槍管。

若是平時，她可能會嚇得渾身發抖。此刻她似乎具備了無比的勇氣，面上還浮着鎮定的笑容。

「大哥！」她笑着道：「別拿槍口對着我，老大要我來告訴你，後院有人摸進來，要你小心那邊。」

她跟老大的情況，這匪徒顯然是清楚的，嘿嘿笑道：「咱們老大可眞放心，怎麼敢教妳一個人上這兒來？」

「你還能吃掉我不成？」她的語聲是輕佻的，目光却是機警的；她先發現了關海義：他被反綁在木柱上，口裏塞着布，正以憤怒的目光瞪視着她。

她的話有挑逗成份，也有暗示作用。匪徒們都是亡命者，不在乎死亡的威脅，却受不了女人的誘惑。這小子被鳳姑一撩一撥，心眼兒癢了，瞇着眼道：「要是我眞的吃了妳，事後妳會不會向咱們老大告狀？」

「那得看你怎麼對待我？」

「要錢？」匪徒抖抖口袋，銀元在裏面嘩啦嘩啦响。

「不稀罕。」

「那麼，要我怎麼對妳？」

「孝順點，像兒子侍娘。」

「妳這點年紀只配當小乖乖……」匪徒伸出魔手摟住了她。「那邊地上鋪得有草，讓他們在院子裏頭對殺，咱們倆在這兒……」

本來鳳姑還可以忍耐一下，只因當着關海義的面，她絕對忍不下去。湊巧她的手碰到了匪徒腰間的槍，順手就拔了出來，使勁全力敲在那匪徒的太陽穴上。

匪徒倒了下去，而她還不放心，檢起地上一塊碎磚，在那匪徒頭上又連連砸了幾下，濺了她一臉，一身的血。

她的行爲像是瘋子，而她的心情却是冷靜的。她跑過去解開了繩子，放下了關海義。

關海義還不明白她與匪徒老大之間的交情，拉出了塞在口中的布，疾聲問道：「鳳姑！那些傢伙沒有把妳怎麼樣吧？」

鳳姑想表現得高興一些，然而却情不自禁地落下了淚。

關海義在這個節骨眼上，還表現了他的多情，一把摟住鳳姑，緊張地問道：「鳳姑！是不是那些傢伙欺負了妳？」

鳳姑止住了淚，悄聲道：「別嚷嚷！後院來了人，大概是搜查咱們的，那些匪徒全都扒在窗口戒備着，所以我才有機會救你。想法子溜出去，告訴咱們的人，匪徒有十多個，都有槍火，別寃枉送命。」

關海義畢竟不是一個糊塗蛋，了解情況之後，立刻跑到窗前，尋找出路。

房門突地盪開，同時响起一個冷峻的聲音：「好賤人！賣驢的是妳，偷驢的又是妳，妳想幾頭討好，嗯？」

來人正是那個面目猙獰的老大，手裏拿着匣槍，目光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海義！」鳳姑輕呼他，突然大叫：「快逃，別管我……」

話沒有說完，人已向前撲去。

砰！槍口冒了火，被槍子兒擊中的鳳姑脚下打了一個踉蹌，但她並沒有停下，仍然繼續前衝，一把將老大抱出。

砰砰砰！老大連開三槍，然而鳳姑却死死地抱住了他，長長的指甲嵌進了他的背脊。

關海義的心房幾乎要撕裂，他飛身躍過，一脚踢在老大的後腦上，老大倒下，他繼續踢，使得老大的腦袋變成了一個紅、白相間的花葫蘆。

「老大。」長廊上有人跑過來。「怎麼了？……」

關海義已經檢起了原先那個守衞者的槍，閃身門後，待來人一衝進，槍管就抵上了他的腰，沉聲道：「別動！動一動就要你的小命。」

那小子傻了眼，躺在地上的兩個人，腦袋瓜子都像砸破了的西瓜，那份慘勁兒，使他渾身直哆嗦。

關海義用脚後跟踢上了門，低聲喝問道：「你們一共多少人？」

「這……兩個不算，還有十二個……」那人說。

「有多少槍火？」

「讓我想想……共有五長七短。」

「他們都守在這一排廂房裏。」

「嗯……」

「誰發號施令？」

「老……老大，可是他現在……」

「他現在到閻王那兒當小兵去了，輪到誰？」

「輪到兄弟我。」

「你聽清楚：跟康八跟不出什麼名堂來，你如果肯教你的兄弟夥投誠，我們不究既往，包管教你吃香的、喝辣的，舒舒服服過下半世。」

「你信得過我？」

「信得過，康八的手下雖然都是亡命之徒，也都是些英雄好漢。你只要一點頭，我就放你走。你想硬拚，也成。不過得想想清楚，憑你們十二個人，要拚咱們虎鎮成千上萬的人口，只怕拚不過。」

那漢子猶豫着，過了好一陣，才開了腔：「你們自信拚得過八爺嗎？」

關海義沉聲道：「拚不過也得拚，虎鎮剩下最後一個人，還得拚。康八想在虎鎮打主意，那是動錯了腦筋。」

「我姓王，名德山，」那漢子自動報了名。「跟八爺已經五年多了，雖然明知遲早會走上絕路，却沒法子收住腿。承您給咱們一條生機，我是感激不盡。不過，您也得替咱們想想。萬一八爺贏了，咱們這十二個人誰也別想活命，而且八爺會用最殘酷的法子整治咱們。」

「那你是想硬拚了？」

「在槍口的指迫下，我要是說這句話，豈非太不識時務了？」

「你老兄倒是挺有骨氣，」關海義收起了槍，擺擺手：「去吧！擺好陣勢，咱們硬拚一場，一決高下，不管生死存亡，都很公平。」

王德山凝視着他，忽然嘆了口氣：「唉！你是不是姓關？」

「不錯，我叫關海義。」

「姓關的好像個個不怕死，連八爺提到你們都頭痛。我有個提議，不知你是否採納。」

「說說看。」

「拋開我，咱們還有十一個人，若是硬拚，想撈個本總是沒有問題的。冲着你這份豪情，我是服了，但是要我率衆投誠，却又沒法子辦到。因爲我要想到大夥兒未來的命運。這樣吧！咱們立刻離開虎鎮，只要你們不動槍火，咱們也絕不惹一丁點事兒。」

關海義眞不敢作主，可是情況十分緊

急，他非得立刻拿定主意不可。他凝視着對方，沉聲道：「姓王的，說話算數？」

王德山一臉懇切地道：「絕對算數。如果我想要花樣，儘可以先答應你，是不是？」

關海義道：「好！你先回去，我去知會咱們的人。」

「你慢點動，待我先跟弟兄們打一聲招呼。」王德山說完之後立刻離開這間廂房。

關海義又回頭去注視地上的鳳姑，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淚。

很快地，王德山又去而復回，他握住關海義的手：「你可以出去了，咱們一言爲定，後會有期。」

關海義想說什麼，却又沒有開口，摔開他的手，越窗落到了後院。

他的出現，自然使關海雄驚喜參半。

關海雄表現得極爲冷靜，他唯恐是匪徒的狡計，是以打手勢教大夥兒別亂動，靜靜地看着他的三弟走過來。

關海義走到那些醬缸後面時，才發現了在那裏的自己人，連忙叫了一聲：「大哥……」

關海雄一伸手，將他拖到醬缸後面蹲下，疾聲問道：「三弟！匪徒有多少人？他們怎麼放你出來？剛才响槍又是怎麼回事？……」

「大哥！」關海義急急地道：「什麼話都不必問，現在讓他們走，讓他們離開虎鎭。我和對方的頭兒談好了，雙方都不動槍火。」

「匪徒有多少人？」

「十二個，長短十二支槍。」

「海義！你想到沒有？現在讓他們走，不出多久他們還要在康八的指使下再來攻打虎鎭，這十二個人，十二支槍要殺死咱們多少人？」

這倒是關海義不曾想到的事，現在避免流血，將來仍然免不了要流血，只怕血還要流得更多。

想了一想，他又立刻否定：「不行！說話要有信用，匪徒若不守信，我不可能安然來到你身邊。」

「海義，」關海雄爲難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也會照你的意思去工作，但是你得想想虎鎭還有別人，他們肯嗎？」

「他們現在還不知道……」

「事後會知道，姓關的放走了十二個匪徒，這還了得？」

關海義也楞住了，他突然向那排窗口跑了過去。

一扇窗戶打開，王德山露了面，關海義和他低語了一陣，然後又跑了回來。

關海雄緊張地問道：「海義！你在幹什麼？」

「大哥！我已經和對方的頭兒談好了，他們將槍火藏起來，誰也看不出他們是康八的手下。咱們跟在後頭，待他們出柵口時，咱們再放一陣空槍。事後就算有人知道，也不能說咱們關家兄弟放走匪徒，是不是？」

關海雄勉爲其難地點點頭：「就依你吧！爲人處世是要講信用的，不過，下次遇上重大的事，最好別輕率地出主意。」

× ×

關小婉躺在那兒半睡半醒，一陣排槍驚動了她，她慌忙跳起來，就往外衝，難道康八率人在光天白日之下捲來了嗎？

老百姓早就受到了告誡，槍聲一响，紛紛關門閉戶，只不過一瞬間，大街上就一個人影也見不着了。

鄉團本部裏，那些鄉勇則紛紛荷槍實彈，拿刀動矛，聚集到廣場上，聽候團練的調度。

現在的團練是李雙魁，關小婉本來要循槍聲去察看究竟的，一見李雙魁不在，只得暫時代他去指揮那些鄉勇。正在忙亂不堪，李雙魁却匆匆自外面跑了進來。

「關姑娘！」李雙魁一進門就嚷，稱呼也改得生疏了。「我來跟妳報喜啦！」

「哦！」關小婉不禁楞在那裏。

「海義回來了。」

「哦！」她還是楞着，然而心頭却輕鬆了許多。

「有一羣匪，窩在萬和醬園裏，被海雄帶人找到，匪徒們悄悄溜，海雄帶人緊追，在柵口上雙方都開了火，雙方都沒有傷人。」

「鳳姑怎麼樣？」關小婉又想到了那個不正經的女人。

適巧關海義快步走進，他搶在李雙魁的前面回答道：「鳳姑死了，她爲了救我而死。」

「哦！」關小婉楞住了。許久，她才回過頭去，以歉疚的目光望向李雙魁。

李雙魁沉默地走了出去。

× ×

接連幾台好戲收了鑼，綳緊的胡絃鬆了下來。虎鎭的這一帮英雄總算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然而在另一邊却又上緊了絃，那是康八。

他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土匪頭子，對襟衫褲，點塵不染，白淨的臉，有神的眼，嘴上留着兩撇小鬍子，倒像是私塾中的教書先生。

他的神態是寧靜的，即使他要殺人，別人也休想在他臉上看到點跡象。

站在他面前的王德山却不同了，額角面上在冒汗，他深深了解康八的脾氣，因此無法估計自己將面臨何種命運。

沉靜了許久，康八才輕言細語地道：「關小婉眞有那麼厲害？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跟我康八作對，我竟拿她沒轍兒？」

四週站着的人，誰也沒有接腔；誰也不敢接腔。

康八忽然擺了擺手：「王德山！去歇會兒，你們辛苦啦！能活着回來，已經算給我露了臉，我不怪你們。」

王德山鬆了一口氣。

康八吩咐找軍師。

軍師是一個年約五十的人，身裁瘦小，那張蒼白的面孔上除了一雙大眼睛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器官；因爲他的眉毛很稀疏，鼻子、嘴都很小。

康八對他是非常客氣的，吩咐他坐下，又遞給他烟捲兒，並給他燃上火，然後才輕言細語道：「吳軍師！您得想個法兒啊！」

軍師姓吳，他最欣賞水滸傳上面的智多星吳用，所以他也叫吳用。不幸他想出

來的計策比吳用的相差太遠。

他搖頭幌腦一陣，才慢吞吞地道：「八爺！若不是咱們想保全虎鎭，一輪猛攻，還怕拿不下來嗎？」

「不！不！」康八連連地搖頭。「咱們打過不少硬仗了，這回一定要智取。咱們要的是五十萬現大洋，可不是虎鎭的地盤。」

「八爺！咱們先前用的計策，有個小小的漏洞。」

「哦！」

「咱們忘了『打蛇打頭，擒賊擒王』的金玉良言，所以才徒勞無功。」

「你是說……？」

「咱們該派人刺殺關小婉。」

「不！不！」康八又搖頭了。「那麼一個聰明能幹的娘們，死了太可惜。」

「那麼，咱們派人綁架她。」

「妙！」康八情不自禁地拍着大腿。「綁架她。」

「八爺！您看派誰去？」

康八翻着眼皮，思量了許久，也沒有想出一個適當的人選。

軍師爺也在用一根指頭敲腦袋，他似乎也沒有想到誰是最佳人選。

「別忙！」康八的面色突然又沉重起來。「派誰去待會兒再說，有個重要情況咱們可得要合計合計……飛天五兄弟的老么郭桐硬插一脚，不知他是什麼意思。」

「八爺！」軍師諂媚地笑道：「這還不簡單麼？拿您的名帖，派一個兄弟送到飛天五兄弟洪老大那兒去，姓郭的小子還敢沾邊？」

「不妥當。」康八連連地搖頭。

「不妥當？」

「嗯！就算姓洪的給了面子，也算是我康八向他求了人情。萬一他來個不理不睬，那就更難看了。」

「八爺您看……？」

「派兩名快槍手幹掉姓郭的。」說着說着，康八竟然上了火。「飛天五兄弟是他媽什麼東西？敢和我康八過不去。」

「好，就這麼辦。」

「乾脆就派一隊快槍手前往，一面幹姓郭的，一面找機會綁架關小婉，傳令下去，要是能够將那小娘們綁來，我賞五千塊現大洋。」

吳用皺着眉頭道：「八爺！一隊快槍手是十六個人，十六個人去捉一個小姑娘，八爺，我看毋須割鷄用牛刀吧！」

康八點頭道：「那末照你的意思好了，不過務必要把關小婉綁回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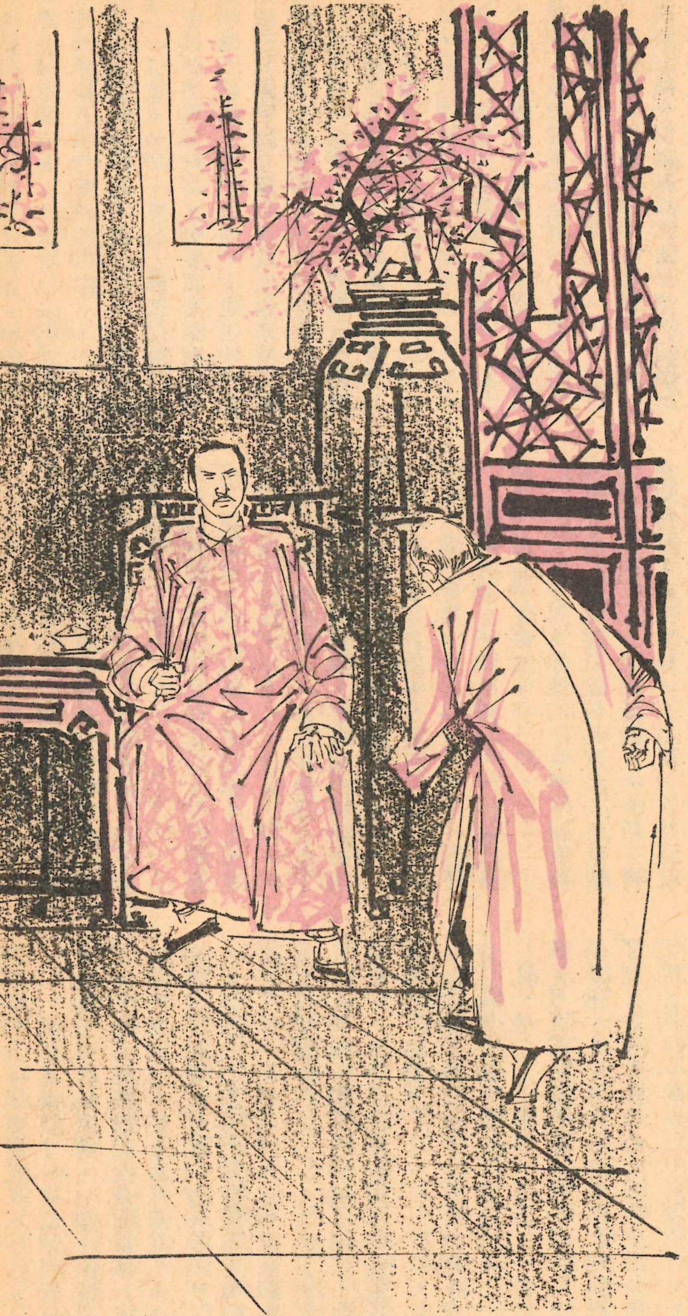
郭桐不辭而別，返回老巢，正在謀思對策，如何去說服大哥他們前往虎鎭助關小婉一臂之力，三哥林魁走上前來，問道：「五弟，你去虎鎭送信，那邊情形這麼了？」

郭桐道：「三哥，我前往送口信時，適值康八也派人來打虎鎭的主意，我與康八的使者商一坤發生了一場誤會，竟把他打傷，結下一樁樑子！希望你們帮帮小弟的忙。」

「誤會！」林魁翻起了眼皮。「難道我聽錯了？剛才你不是要咱們兄弟去帮關小婉嗎？」

「不是帮她，是帮虎鎭。」

「那有什麼兩樣？現在關小婉是虎鎭的頭兒，帮虎鎭就是帮她。」



匪首康八召來軍師商討綁架關小婉。

「三哥！」郭桐突然靈機一動，想在這頭多嘴的八哥鳥身上打主意。「你是最明是非，道理的人，你說說，咱們怎能閉着眼睛讓康八橫行？」

這句話教林魁聽了萬分受用，他微微嘆了一口氣：「唉！老么！你別以爲三哥不懂這個道理，只是，那姓關的黃毛丫頭出手毫不留情，咱們洪老大少說也要在床上躺三個月。如今咱們要是反過來幫關小婉對付康八，那豈不教人笑話？」

郭桐想再駁辯，洪老大酒後失性，對關小婉起了邪念，她當然要對他起狠手。

如果他將這番話說出口，等於反上，於是，就忍住性子沒有說出來。

林魁瞅着他，輕言細語地道：「老么！平日裏你對娘兒們都是冷冰冰的，這回怎麼了，竟然被那個姓關的小丫頭子迷住了？」

平心靜氣而論，郭桐的確對關小婉有了感情，如今他來搬兵求救，却絕對不是因爲那份感情在作祟，因此他理直氣壯地道：「三哥！你誤會了。你說良心話，若是康八這回要捲別的村鎮，咱們是不是要橫插一腳呢？」

林魁皺皺眉頭，道：「咱們也要橫插一脚。」

「那就對了，」郭桐一見話有轉機，連忙釘了下去。「因爲虎鎮有個關小婉，剛剛在不久以前，她讓咱們老大帶了傷，咱們就眼看康八橫行，三哥！這個道理似說不過去吧！」

林魁語塞了，楞了許久，才搖搖頭，嘆口氣：「老么！我說不過你。這樁事你問大哥去吧！不過你小心挨一頓臭罵。」

郭桐一句話也沒有說，扭頭就走。

飛天五兄弟的老大雖然已經甦醒過來，却只能躺在床上瞪眼，四肢一動也不能動。那位魏大夫說過，只要稍稍一動，就有成殘廢的可能。

然而他的頭腦却是淸醒的，見郭桐進來，就問道：「這兩天沒見着你！上那兒去啦？」

「去一趟虎鎮，」郭桐在床邊上坐了下來。「二哥的意思，想教關小婉前來跟大哥賠罪，剛好遇上虎鎮出了事。」

「哦！出了什麼事？」

「康八要捲虎鎮。」

「哼！這小子胆子可不小，虎鎮人多槍多，他捲得了麼？」

「大哥！不，你知道，」郭桐採取漸進的手法，慢慢將話題轉到重點：「康八的陰招可也不少，他先派個人去傳話，要虎鎮籌五十萬現大洋，不用說，當然是碰回來了。康八並沒有明捲，却是暗摸，先是陳鎮長被放了血，接着鄉團總練邱老三也挨了刀。十二墟也被一把火燒掉了，弄得虎鎮人心惶惶。」

「他媽的！康八也太過份啦！我若不是躺在床上，就要好好教訓他一番。」

「大哥！照說咱們飛天五兄弟該站在虎鎮那一邊，讓康八瞧瞧顏色。只是咱們不能出面。」

「爲啥？」

「因爲現在虎鎮是關小婉當家。」

羅老二原本不在，大概是聽到老三多嘴報信，連忙趕了來，正好接上口：「老么的見解是對的，咱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爲姓關的那臭丫頭來幫忙。」

「這是甚麼話？」這位飛天五兄弟的老大竟然唱的是反調。「關小婉跟我有樑子。和康八捲虎鎮完全是兩回事。咱們一向在虎鎮進出，若是康八按照江湖規矩先給咱打聲招呼，咱們只有乖乖站到一邊去。他們既然不把咱們放在眼下，咱們又何必在乎他。你們四個人立刻到虎鎮去，給他們撐撐腰。」

郭桐差一點高興得跳了起來，而他却忍住了，他不希望老大發現他在進行這樁事時用了心機。

羅老二儘管有一千個不情願，在老大作了決定之後，他也不敢反駁。

「老二！」洪老大又道：「告訴關小婉，飛天五兄弟不算是金字招牌，却也不是卑鄙小人，她和我的過節，咱們將來再了斷，如今教她放心，咱們兄弟是全心全意幫他的。」

「是！」羅老二必恭必敬地答應着。

「還有，」洪老大再吩咐：「順便送大夫回鎮去，別忘了備一份厚禮……」

「大哥！」羅老二打住了他的話頭：「還是讓魏大夫多留幾天！你的傷勢……」

「我的傷勢不碍，」洪老大表現了他那個倔強的性格。「康八要捲虎鎮，可不是一句空話，那是要動眞刀眞槍的，死傷總免不了。虎鎮那邊更需要魏大夫。」

飛天五兄弟在江湖的名聲雖然不好，這位洪老大却很有豪情，倒算得上是一個漢子。

×　　×　　×

天又黑了。

對虎鎮的人來說，重壓又臨心頭。

康八對付其它村鎮的狠毒手法，他們聽得太多了。如今他們將要身受，如何能不恐懼呢？有了昨夜的經驗，關小婉作了斷然的措施。

她派人鳴鑼告示，天黑之後，任何人不得在戶外走動，否則巡夜的鄉勇可以任意開槍格殺。

鄉團的人臂膀上都纏上了一條杏黃布圈兒，以資識別，她還特別在兩頭鎮口上搭起了瞭望台。

天黑不久，東頭上傳來緊急消息，不遠處塵土飛揚，是康八的人馬到了。

關小婉一得報告，立刻下令男子們荷槍實彈到東頭柵口處佈陣以待。

她自己匆匆登上瞭望台。

人馬已經來到了，只有三人三騎。

她喃喃地道：「怎麼只有三個人？」

李變魁在感情方面是失意的，他竭力想疏遠關小婉。

然而強敵當前之際，他又不得不和關小婉併肩而立。這時，他接道：「關姑娘！康八心智狡詐，可別上他的當，揚起的烟塵，在夜色中都看得淸淸楚楚，必定有大隊人馬，說不定已經分散了。」

關小婉自然會接受李變魁的意見，而且他的看法和她自己的想法相同。她目光凝注遠方，喃喃道：「變魁哥！康八這一着棋可給你料準了，煩你傳一聲號令，我這兒沒下令，誰也不許開槍。」

李變魁應了一聲，即走下了瞭望台。

那三人三騎來勢非常緩慢，在距離柵

口五十步的地方突然停下，同時響起了一個嘹亮的聲音：「咱們是八爺派來傳話的，麻煩請關姑娘答話。」

關小婉立刻扯開了喉嚨叫道：「奶奶在這兒，有話快說！」

「八爺再給你們一個機會，五十萬大洋限在明日晌午之前籌齊，在東頭柵口上挿白旗爲號，八爺自會派人來取。要不然，八爺就要來血洗虎鎮。」

「那麼，火燒十二墟這筆賬該怎麼算法？」

「姑娘何不問八爺去。」

「要五十萬大洋是樁小事，可得拿樣東西來交換——康八的腦袋和他的心肝五臟。」

「這話咱們會照樣傳到。」三人三騎掉頭走了。

這時，李變魁再度登上了瞭望台，他悄聲道：「關姑娘！這事可有點邪。康八只是來傳句話，又何必派來大批人馬？既來，又何必散開隱藏起來？」

「管他！」關小婉的語氣是不屑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要康八有種來，我就教他埋骨虎鎮。」

她的話剛落，只見官道上奔來了四條人影。

那四條人影來勢之快簡直快如流星。

「甚麼人？」李變魁一聲喝問，同時拔出了腰間的匣槍。

「飛天五兄弟前來助陣的……」一個洪亮的聲音回答。

關小婉聽出是郭桐的聲音，連忙吩咐道：「開柵！」

抛開私情，李變魁仍感到幾分欣慰。虎鎮有了飛天五兄弟之助，在情勢上自然有力得多。

關小婉一聲吩咐，他立刻就跑下了瞭望台。

等關小婉來到柵口時，郭桐等四個人已經進來了。他以羅老二爲首，順序向關小婉介紹。

除了羅老二那副冷冰冰的神色不爲她所喜之外，對另外兩個人她倒是挺欣賞。

「方才是怎麼回事？」郭桐關心地向她問道。

「康八派人來傳話。」關小婉不屑地道：「還不是老套。」

「這回只怕不是老套哩！」飛天兄弟的老三多嘴八哥開了口：「三人三騎，馬尾巴後面却拖着樹枝漫天塵烟，爲啥！」

「哦！」關小婉不禁一楞。

郭桐接道：「毫無疑問，這一着棋是要你們誤以爲大隊人馬從東頭而來，那麼，鎮上的火力就會集中在東頭的柵口，這樣一來，別的地方防範一定會鬆……」

關小婉吃驚地道：「你是說，這是一着聲東擊西之棋？」

郭桐點點頭，道：「一點也不錯。」

雖然關小婉眼高於頂，性情孤傲，但是在康八接二連三的狠毒計謀之下，她已經失去平日那種鎮定功夫。

因此，驚惶之色就不禁地露了出來。她幾乎要下令動員所有的立刻搜索全鎮，看看羅老二那副冷冰冰的面孔，傲氣再度抬動。笑着向身邊的李變魁擺擺手，道：「變魁哥！不管康八又要出了什麼花招，咱們可不能作失禮的事。吩咐擺酒，咱們先給飛天五兄弟接風。」

「關姑娘！」羅老二開了口，他的臉上沒有笑意，聲音冷冰冰的。「咱們僕僕風塵趕來，可不是爲了飲一杯水酒……」

李變魁連忙打圓場：「這杯接風酒是一定要喝的，各位請。」

「喝酒的機會多的是，」羅老二像根石柱子似的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有幾句話可得說淸楚。」

「請講。」關小婉秀色冷峻地向前跨進一步，大有咄咄逼人之勢。

羅老二緩緩道：「咱們飛天兄弟前來助陣，是看不慣康八的跋扈橫行，並非看着你關姑娘的面子，所以接風酒不便領受。還有，你和咱們洪老大那點小過節並沒有完，待咱們對付康八之後，還得作一次了斷。」

關小婉很爽朗地笑道：「羅二哥眞是快人快語，我記在心頭就是。不過，這杯接風酒還是免不了的。我不到場，由變魁哥作東，由他代表虎鎮千千萬萬的百姓宴請各位，總行了嗎？」

「我看還是免了！」羅老二依然不肯接受。

他轉身望着柵口外邊黑沉沉的官道。

「魏大夫坐轎子在後，立刻就到，咱們候一候。」

「魏大夫回來了？」關小婉不禁有些意外。

×　　×

以關小婉的個性來說，人家當着她的面前說悄悄話，她是一定會發火的。而她此刻却絲毫不露聲色，因爲她在欣賞羅老二那種冷靜的氣度。

「好了！」羅老二吁出一口氣，向關小婉擺擺手。「關姑娘，你和郭老么先走一步，我和變魁兄在這兒迎候魏大夫。」

關小婉沒有動，緩聲問道：「你不想到屋子裏去坐一會兒？」

羅老二冷冷道：「以我看，你倒是該回到屋子裏去坐一會兒。」

「哦！」關小婉的語氣開始有些不遜了。「這是怎麼個說法？」

「陳鎮長倒下了，邱三爺接棒。三爺一躺下，保護虎鎮的重担落在你的肩上。你這個狠角色，對付康八挺够勁，你可不能再有意外的了。」

「多謝你的好心。」關小婉冷冷道：「我若是怕死，還敢和康八作對？」

「小婉！」郭桐暗暗扯了她一下，語氣中透着焦灼的味道：「你不明白羅二哥的意思，走！到屋裏去慢慢跟你說。」

關小婉立刻跟郭桐走了，在他面前，她變得非常柔順。

柵口處沉默了一陣，過了許久，羅老二才開口打破沉默：「變魁兄！虎鎮有多少支槍？」

「長短共有百來支，新式的匣槍只有十來支，其餘的都是舊式火銃。拿這些火器應付康八，是嫌薄弱一點。」

「說句不客氣的話，」羅老二的語氣很輕：「康八想捲虎鎮，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他爲啥不明目張胆地來，却在暗中耍花招，眞教我是想不透。」

「康八聰明人，他指望不費一彈地拿

到五十萬現大洋。若是眞的將鎭子平了，他也許一個子兒也拿不到。虎鎭的臭脾氣，他大槪是摸淸楚！」

「雙魁兄！倘若你摸進了匪窩，你第一槍要打誰？」

「當然是康八了。」

「對了！」羅老二雙掌輕輕一擊，「剛才那三人三騎在鎭頭幌盪的時候，康八的人已經摸進來了不少。他已經碰大釘子，爲啥還要派人摸進來？只因爲他的想法跟你一樣，在使虎鎭乖乖就範之前，先幹掉關小婉。」

「哦？」李雙魁難免大大的吃一驚。

「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想，所以只暗中保護她。以關姑娘的性格，我若明說，她是一定不會接受的，只有說悄悄話了。雙魁兄不會見怪吧？」

「那裏話……」

李雙魁的話才說了一半，驀見一條人影撲到面前。

來人是莫超俊，他低聲道：「鎭外沒有暗樁。」

「哦！」羅老二吁了一口氣，而他却又皺起了眉頭，因爲這與他的判斷多少有些出入。

莫超俊又道：「魏大夫只怕出事。」

「你怎麼知道！」羅老二幾乎跳了起來。

「轎子停在前面的坳口上，轎伕和魏大夫都不見了啊。」

羅老二一句話也沒有說，回身就跑了出柵口。莫超俊和李雙魁自然也跟了出去了。李雙魁這時才發覺，他們五個人爲什麼要號稱「飛天」，他簡直趕不上他倆飛奔的速度。

一乘空轎子停在路旁，却不見人影。

羅老二頓足道：「眞是百密一疏，讓康八順手牽了羊。這……怎麼向老大交代啊！」

李雙魁沒有吭氣，他圍着轎子繞圈兒，希望發現一點什麼。比如說留言，或者標下記號，但是沒有，這似乎是一樁偶發事件。

莫超俊沉默不語，除了必須說的之外，他顯然很不願意開口。

李雙魁道：「羅兄！你也不必發急了，康八找上了咱們，全虎鎭的人都準備最大的犧牲，……」

「話不是這麼說。」羅老二頻頻地搖頭。「魏大夫是咱們請去的，自然由咱們安全地送回來。沒話說，這樁事該由咱們負責。若是魏大夫有了三長兩短，咱們兄弟賠。」

「咱們先回鎭吧！」

三人無言地向鎭上走去，此刻的速度比方才慢多了。

待進了柵口，只見多嘴八哥林魁已在那裏等候。

他迎上來說道：「二哥！除了鎭上巡守的鄉勇之外，再也沒有發現其他的人。回來時，我走的簷下，街邊也沒有可以藏人的地方。」

羅老二站在那兒沒有動，也沒有說話。他不是啞口無言，而是陷於沉思。

許久之後，他才低沉說：「我這雙眼睛並不利，却生了隻靈敏的鼻子，我聞到了危險的氣息。康八這點雖蟲小技瞞不過我。雙魁兄，咱們將那些蛆蟲找出來。」

他所說蛆蟲正是康八派來的快槍隊。

他並非眞正靠鼻子嗅出來的氣息，正是憑經驗，憑他對康八的認識，而作此判斷。

李雙魁不是傲慢型的人物，所以他對羅老二的話完全相信。

但他更瞭解虎鎭的情況，因此緩慢地道：「這只怕有困難，虎鎭有千百戶人家，如今又是夜晚，康八若是派進來一百個人，也難找出一個。」

羅老二走到李雙魁面前，抱抱拳道：「雙魁兄！我並不是喧賓奪主，毫無疑問，康八的人已經摸進來，如果不淸查出來，夜長夢多，誰知道會出多大的漏子？」

林魁插嘴道：「咱們先派人把住通道路口，然後挨門逐戶地搜，我就不信那些王八蛋能夠鑽到耗子洞裏去。」

「話是說得不錯，只是……」李雙魁輕輕嘆了一口氣：「唉！鎭上的父老兄弟們已是一日數驚，如是一搜，豈不是更加人心惶惶……」

「那麼，」羅老二的語氣還是那樣冷冰冰的。「雙魁兄的意思是……？」

「派人嚴密把守通路要道，就是有人摸了進來，也未必能動彈。」

「好吧！」羅老二未堅持己見。「雙魁兄是否能給我弄到一匹馬。」

李雙魁驚道：「羅兄要遠行麼？」

羅老二很沉靜地道：「我要連夜去拜會康八。」

「不妥吧！」李雙魁搖搖頭，不表贊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迫不得已之事。」羅老二的辭色却非常鎭靜。「魏大夫是咱們請去的，倘有失閃，咱們飛天五兄弟除了拿性命來賠之外，只怕再沒有別的法子了。」

「二哥！」林魁又開了腔：「我陪你一起去。」

「用不着，你留在這兒。」

李雙魁沒有說什麼，而他對飛天五兄弟的字號不禁另眼相看了。

× ×

四更天！

天黑沉沉的，康八也正在沉睡。然而他却被人叫醒了，叫醒他的人是貼身護衞丁老四。康八知道他非有緊急大事，丁老四絕不可能在深更半夜叫醒他，一睜眼。他的睡意就立刻消失淨盡，凝聲問道：「有什麼事？」

「飛天兄弟羅老二求見。」

「哦！」康八楞了一楞，很快就笑了。「來得好快！幾個人？」

「就他一個。」

「夠種！」康八下了床，一面披衣服，一面問道：「人呢？」

「在議事堂。」丁老四翹子一勾，壓低了聲音：「羅老二帶得有傢伙，要不要下他的？」

康八根本不會考慮，就笑道：「這是什麼話？人家單人獨騎地前來，咱們還要先下他的傢伙，傳出去豈不是要被人家笑掉大牙？……叫幾個人埋伏在議事堂外，聽我的號令行事。」

「是！」丁老四應聲而退。

羅老二這一着棋下得很險，却有了極大的作用。康八是崇拜英雄好漢的人物，現在，他對飛天五兄弟至少不敢輕估了。

康八一個人出現在議事堂的門口，也多少使羅老二感到意外。飛天五兄弟的快槍是出了名的，一眨眼就能要人的命，難道他不怕。

「羅老二。」康八向議事堂走進。

「嗯！八爺！」看在年紀份上，羅老二加上尊稱。

「不敢。」康八抱拳一拱，在客人對面坐下，慢條斯理地問道：「貪夜造訪，不知有何貴幹？」

「要人。」羅老二開門見山，直截了當。

「要誰？」

「魏大夫。」

「那個魏大夫？」

「虎鎭最有名的傷科大夫。」

「哦！」康八點點頭，沒有接腔。

羅老二沉住氣了，只要人是康八綁來，那就好辦。

於是他緩緩道：「前幾天，咱們大嫂子騎馬摔了交，所以請魏大夫去瞧瞧，今晚送回虎鎭時，湊巧碰上八爺的人，連兩名轎伕都被刼來了。」

「你的意思是……？」

「魏大夫是咱們請去的，自然該由咱們安然無恙地送回。免得讓咱們五兄弟難以交代。」

「哦！」康八臉上的笑容更濃了。「你是來要那位魏大夫的。」

「八爺！我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

「嗯！」康八點點頭。然後笑道：「只是，那位魏大夫並不在這兒，我也不會下令綁架這個人。」

「沒有？」若非羅老二平日冷靜成了習慣，他一定會從座椅上跳起來。

「沒有，難道你不信？」康八擺擺手：「要不要搜一搜？」

羅老二在路上就已打好了主意，不管康八如何狠，如何兇，他都有對付的辦法，偏偏康八來個不認賬，他就一點轍兒也沒有了。

於是他站了起來，行禮告辭。

康八却叫住了他：「羅老二！既然你來了，我倒有幾句話想跟你談個明白。」

羅老二只得又坐了下來。

「最近很混不過去，」康八以話家常的口氣緩緩道來。「底下人多，開銷大，米缸都見底，迫不得已，只有向有錢的人伸伸手。所以找上了虎鎭，挺肥，五十萬大洋，不算多。」

「嗯！」羅老二靜靜地聽，不接腔。

「有句老話——光棍不擋財路，」康八的笑容突然在一瞬間消失了。「你們飛天五兄弟却要帮虎鎭來對付咱們，是怎麼回事？」

羅老二眞沉得住氣，他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緩緩地說道：「八爺這幾年，捲過多少村鎭，咱們飛天五兄弟那一次管過閒事？」

「如此說來，這幾年是你們五兄弟賞飯吃了？」

羅老二沒有回答他的話，又道：「在陳鎭長，邱三爺被放倒之前，咱們兄弟也沒有挿上一脚。我也聽說過一句老話——要錢不要命，要命就休要錢。八爺是有名望的人，如此作法，好像太過份了。」

康八揚起了右掌，幾乎要重重地拍一下。

他這一拍，外面必然是亂鎗齊發，使羅老二死於亂鎗之下。

但他那隻高舉的右手却又放了下來，冷笑了一聲：「嘿嘿！聽你之言，飛天五兄弟是打算跟我康八作對到底啦！」

「不敢。」

「雖然你們飛天五兄弟不靠刼掠爲生，咱們總算是同在一條道上混的人。一句話，少管虎鎭事，彼此以後還好見面。」

羅老二單人匹馬往這裏跑，並非爲妥協求和而來，因此他絕不會示弱，依舊强硬地道：「這不算是管閒事。」

康八眞是火極了，然而在他愈是盛怒的時候愈能忍得住。他緩聲問道：「羅老二！你，來了幾支鎗？」

「兩支，飛天兄弟都是佩雙鎗的。」

「你知道我這裏有多少鎗？」

「八爺！」羅老二絲沒有改變這一聲尊敬的稱呼。「這些閒話都不必說了。若是肯給面子將魏大夫交我帶回去，咱們五兄弟改日一定登山拜謝……」

「廢話！我剛才就說過了，咱們這兒並無此人。」

「那麼，就算我空跑這一回好……」

「你來得正好，」康八陰惻惻地笑起來。「我有意留你在這兒作幾天客，待虎鎭的事情了結之後，再送你回去如何？」

「就憑你八爺一句話？」

「嘿嘿！八爺一句話有時比閻王爺的號令還管用。」

「未必吧！」

羅老二的語氣非常慢，而他的動作却非常快。

一個閃騰，人已到了屋子角落裏，雙鎗也同時出了套，惡狠狠地對着康八。

康八楞了一楞，遂即又笑了：「哈哈！你這是幹啥？」

「玩命。」

羅老二的語氣異常森冷。「八爺久走江湖，可說是見多識廣，想唬你也未必唬到。不過，要說飛天五兄弟的羅老二不在乎這條小命，你是一定會相信的。」

康八是絕對相信的，他幾乎有些後悔若不是想將羅老二戲弄一番再下手，也不至於讓對方佔了先着。

「羅老二！」康八不敢再狂笑了。他怕激怒了對方。「你身在虎穴龍潭，休想佔什麼便宜。」

「我也不想佔什麼便宜，只求八爺一件事。」

「說吧！」

「倘若魏大夫在，就請交還帶回。」

「不在。」

「那麼，讓我走。八爺眞想給咱們五兄弟一個教訓，咱們在虎鎭候着。」

「好！」康八點點頭，然後扯高了嗓門叫道：「送羅老二下山。」

屋門突然打開，門口羅列兩排彪形大漢，他們腰間都挿着鎗，而他們都是雙手下垂，一副恭順的模樣。

羅老二以眼角餘光望了一眼，然後問道：「八爺！我可以走了嗎？」

「你可以大搖大擺地走。」

「我信得過八爺。」羅老二將雙鎗揷回腰際。並非他信任康八，而是情況如此，非信不可。

羅列在門口兩排的彪形大漢立刻衝了進來，根本就不用動鎗，用他們的鐵臂就將羅老二制住了。

康八冷笑道：「羅老二！你總算又學了一招——在江湖道上走動，別相信任何人，那怕是你的老子也不能。我若是讓你羅老二來去自如，以後誰還聽我的？憑什麼去拿虎鎮的五十萬現大洋？」

羅老二表現得出奇地鎮靜，他聳聳肩，冷笑了一聲：「嘿嘿！八爺！我今天胆敢一個人來，就沒有在乎你用什麼法子來對付我。不過，你得想想後果。」

「早就想過了，」康八神氣十足地道：「只要你們兄弟退出是非圈，你羅老二的命就算保住了。」

「咱們飛天五兄弟有一個信條——寧可站着死亡，而不跪着求生。所以，你將會得到相反的後果——另外四兄弟會和你作對到底，絕不妥協。」

「給我吊起來！」康八氣得大吼大嚷：「你們號稱飛天，我就讓你的身子飛上天吧。」

恁他羅老二再狠，身在龍潭虎穴中，他也沒了轍兒，在七手八脚的整治中，立刻身子就懸了空。

康八派人找來了軍師吳用，吩咐：「修書告訴飛天兄弟的老大，若想羅老二活着回去，休管虎鎮的事。他若真要管，我也不在乎。」

× ×

天亮前那段時間人們總是睡得特別沉，因此整個虎鎮也就顯得特別靜。

在一條背街的轉角處，兩個黑影碰到一處，竊竊私語也在這寂靜的夜裏響了起來：「小癩皮！隊長傳令下來，單獨行動，繞到鄉團本部對面那棵老槐樹下面集合，聽號令行事。」

「夜老張！你看咱們活着離開虎鎮的機會有多少？」

「他媽的！別說喪氣話，咱們隊長已有了萬全之策，只要那姓關的小娘們逮在手裏，虎鎮就算有一萬支鎗也響不了！」

「那小娘們能到手麼？」

「瞧吧！咱們打的是快仗，速戰速決，一響鎗就要衝進去……」

第三條影子又竄了過來，悄聲道：「快行動啦！還在這兒閒聊幹甚麼？」

三條人影像三頭蝙蝠般各自投向暗影之中。

× ×

砰砰一聲鎗響劃破了沉寂的夜，緊接着鎗聲就像鞭炮般不停地響了起來。

在鄉團本部門口站崗的兩個衞兵首當其衝，率先喪命。幾乎在一眨眼之間，康八派來的快鎗隊就撲了進去。

郭桐和關小婉正在秉燭夜談，談話使他們距離拉近，也顯得比前更親切，但是這一陣密集的鎗火未免大煞風景。

郭桐的反應很快，他一口氣將油燈吹熄，同時伸手將關小婉攔住，不許她衝出去。

不少鄉勇在睡夢中驚醒，他們慌亂地拿起放在枕頭旁邊的鎗，還沒有分清東西南北時，就一個個中彈倒地了。

黑暗中只聽一個粗大的聲音在叫：「見到女的別開鎗，八爺要活的哩！」

郭桐緊緊握住關小婉的手，低聲說：「小婉！聽見沒有？這批傢伙是冲着你來的。」

關小婉自然也聽到了，她自問道：「怪！既然是冲着我而來，幹嗎又見到我不開鎗？」

「這還不明白麼？康八是要活的。」郭桐在黑暗中，用肘拐碰了她一下，悄聲說道：「小婉！你得答應我，待在這兒別亂動。」

「你呢？」關小婉顯然已經發覺他有所動向。

「我是個大男人，也是個玩鎗的，總不能躲在這兒裝死狗呀！」

「好吧！」關小婉捉住他的手緊緊一握，像是勉勵，也像是祝福。「小心點！我要你活着。」

郭桐在她的手背上輕拍了一下，然後撲了出去。

康八的快鎗隊正以快速的行動在逐屋搜索他們的目的物，他們了解自己的行動，火力足，攻勢猛，只是挺不久，所以不敢久留。

郭桐剛一出門，迎面就來了三個，對方雖是名之爲快鎗隊，比起郭桐手底下的功夫那自然還是差了一截。

只見他的身子往牆上一貼，兩支匣鎗同時發出了火。

不用說，那三個人立刻就躺下了。

那邊立刻有人說話了：「點子旺，緊腿！（註：匪語，點子旺即殺手很兇，緊腿即小心之意。）

人聲，鎗聲，脚步移動聲在一瞬間消失了。

郭桐貼在壁上一動也不敢動，他在江湖道上闖蕩不是一天半日，明白這幫匪徒打慣了突襲仗，必然有一套狡黠的戰署，用來對付勁敵的。

郭桐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這幫匪徒都練過聽聲辨位的本事，只要他稍一移動，亂鎗就會朝他射過來。

大街上已傳來雜亂的脚步聲，那是鎮上增援的人馬到了。

如果再拖延一點時間，情勢就對突襲的匪徒大大不利了。

突然，一根劃燃的火柴凌空飛了過來。雖然光度很微弱，但這也能照亮一小塊的地方，所幸那根火柴飛來的方向並沒有面對着郭桐，因此匪徒並沒有發現他。

郭桐仍然貼在牆上，一動也沒有動。

他了解這絕對不是開鎗射擊的時候，一響鎗，他就會暴露目標。

增援的人馬已到了門前，只聽李雙魁下達命令：「分一半人馬繞到後面去，盡量逮活的。」

匪徒那邊也有人在發號施令：「風緊，扯腿！」（註：匪語，風緊即情況不妙，扯腿即逃之意。）

沙沙的脚步聲立刻響起，匪徒一起向後院移動。

郭桐立刻撲向一根石柱，同時雙鎗齊發。

砰砰鎗聲中，匪徒最少又躺下了好幾個。

然而對方也展開了還擊，那根石柱正好擋住了郭桐，但他也不敢露頭再加以追擊了。

這一場鎗戰只短短幾分鐘就結束了，點亮燈，淸理現場：虎鎮七死六傷，匪徒留下九個，其中只有一個還會哼哼。算一算，賺不了，也賠不了多少。

林魁和莫超俊也趕來了。郭桐吁了一口氣，問道：「二哥呢？」

「去找康八了。」莫超俊答上了話。「魏大夫在半路上出了事，毫無疑問，是被康八的人順便刼走。二哥說，魏大夫是咱們請去的……」

「嗳！」郭桐不禁頓足埋怨：「你們怎麼能讓二哥一個人去找康八呢？康八知道咱們帮虎鎮的忙，只怕氣瘋了，二哥這一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老么！別埋怨。」莫超俊冷冷道：「二哥決定的事，八頭老牛也拉不回來。他的作法是對的，只是錯估了康八。如今年頭不對，盜已無道啦！」

關小婉走過來接上了腔：「郭桐！你是不是打算救你二哥？」

「休想！」郭桐的腦袋搖得像貨郎鼓。「康八的寨子在山窩裏，省裏的保安大隊去剿都吃敗仗，何況咱們這幾個人？」

「關姑娘！」多嘴八哥終於忍不住說話了：「羅二哥的事你別放在心上，如今他多半落入了康八的套子，但是康八還不敢立刻就要了他的命。咱們現在只有一個字——等。」

「等什麼？」關小婉皺着眉頭問。

「等康八來，」林魁的語氣非常肯定。「他一定會來，而且來得很快，十成十是在明天晚上。」

「三哥！」郭桐顯然有些不信他的判斷。「你怎能料得那樣準確？」

林魁毫不猶疑地道：「我是將康八料死了。想想看：康八過去捲村鎮，那一回不是順順當當？這回却一再損兵折將，夠他窩囊了。康八又不是有涵養的人，而且他一向自視很高。一氣之下，明晚準定率領大批人馬直撲而來。」

惜言如金的莫超俊接道：「三哥的話是對的，咱們只有等，等康八來，咱們得設計擒他。他被咱們一逮住，魏大夫和羅二哥就有活命了。」

「四哥！」郭桐伸出手掌。「來！拍一下，我敢跟你打賭。」

「賭什麼？」莫超俊顯得有些莫名其妙。

「就算康八明晚來，咱們也休想逮到他。」

「老么！」林魁揷口道：「你是說，咱們贏不了康八？」

「我可沒那麼說，」郭桐搖了搖頭，語氣沉重地道：「咱們也許能讓康八全軍覆沒，可就是別想逮他的活口。」

「哼！」關小婉冷笑了一聲。「我可有些不信邪，咱們這幾個人誰也不會太笨。動動腦筋，想個妙法，康八不鑽圈套才怪。」

「小婉！」郭桐的聲音是緩和的，而措辭却是嚴厲的：「我很不願意跟你抬槓，但是這個槓子又非抬不可。任憑咱們想到了通天計，也休想生擒康八。」

「爲什麼？你總得說出個理由來？」

幾乎是衆口一聲的質問。連站在旁邊始終未開過口的關家三兄弟也帮上了腔。

郭桐嚥口涎沫潤潤喉嚨，緩緩道：「康八是個亡命之徒，而且他自知樹敵太多，一旦落在別人手裏，他所受的罪必定比死還要難過。因此他只有硬拚，即使咱們不殺他，他自己也會幹掉自己。」

林魁焦急地道：「那麼，咱們的羅二哥豈不是難以逃生了？」

郭桐想說什麼，却又沒有說出來。

他目光望着關小婉，眸子裏在一瞬間就向她傾吐了千言萬語，而她也似乎懂得他那無聲的言語，微微一頷首，表示領會。在場的人竟然一個也沒有看出來。

這時李雙魁疾步跑了進來，他喘吁吁地道：「匪徒活着的沒有幾個人，窮寇莫追，免得又落進了康八的陷阱……小婉！康八的招數愈來愈兇，愈來愈狠，咱們可不能站着挨打啊！」

關小婉一向是口頭不服輸的，此刻在接受了郭桐的暗示之後，竟然嘆了口氣：「唉！不挨打又怎麼樣？咱們除了以逸待勞之外，簡直就沒有別的法子。」

李雙魁不禁楞住了，這根本不是關小婉平日說話的口氣嘛！連關家三兄弟都朝着他們的妹妹在直瞪眼。

天剛亮，虎鎮就來了客，那是躺在門板上的洪老大。

如果沒有康八的事，他重傷未癒，絕不會抬到虎鎮來丟人現眼。如今他來，自然是爲了羅老二的事，而且在這種節骨眼上來虎鎮，份量也大不相同了。

所以，除了飛天兄弟三個人之外，關家三兄弟，李雙魁都在柵口迎着他。

關小婉本來也要去的，郭桐向她打了招呼，別讓老大太難看。

一進柵口，洪老大就揚手示意，抬他的人立刻就將他放下了地。

郭桐何等聰明，早已知道洪老大突然來臨的原因，於是問道：「大哥！康八怎麼說？」

「怎麼說？」洪老大鐵青着臉，氣呼呼地道：「要咱們不得過問虎鎮的事，待他們捲過虎鎮之後，還要負荆請罪，不然，老二就沒命。」

「我看，咱們也只有依他了。」郭桐說到這裏，向關家兄弟和李雙魁抱拳一拱：「各位！情勢所迫，咱們只得抽身而退，還請多多海涵！」

「老么！」洪老大沉叱了一聲，顯然，郭桐的話違背了他的心意。

林魁也不悅地道：「老么你太糊塗了。康八對咱們一施壓力，咱們就乖乖地低頭就範，往後咱們如何在江湖道上混？」

「三哥！」郭桐的臉色異常嚴肅。「如果咱們不顧二哥的死活，將要受盡天下人的責罵，那就更無法在江湖道上混！」

多嘴八哥林魁最喜歡耍嘴皮子，歪理也最多，此刻竟然語塞，一句話也說不出口。莫超俊是緘默的，他總是那樣冷靜地聽別人發表意見。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 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劍客中的四海游龍楊天佑左右二將焦逸、孟銘，護送地獄神醫張勁秋，前往蘇州為陳紅薵醫治瘋疾，途經豐都城的萬姓荒墳，驀見當地豎有幽冥教的獨特標幟骷髏骨，孟銘一怒揮劍把骷髏挑掉，幽冥教主右丞相兼第一閻王的冷面修羅潘子丹率同黑白二無常及追魂神判崔元出面責難，要他們從速回頭，免招殺身之禍，張勁秋等不聽，雙方動手激鬥，結果黑白二無常及崔元均被殺斃，潘子丹親自與張勁秋動手，張勁秋邊打邊向焦、孟二人說已看出來潘子丹所用招式夾雜有陳家、白家招式在內——

十招生死搏 一席鴻門宴

焦逸連連點首道：「不錯，經你這一提醒，我也看出一點端倪來啦。」

潘子丹冷笑一聲道：「簡直是胡說八道！」

孟銘長嘆一聲道：「總算天可見憐，多少年來的疑案，今宵找到綫索了。」

潘子丹又是一聲冷笑道：「但願你們沒有找到綫索，否則，對你們三個來說，那實在是太不幸了！」

他的話意中，含有濃重的威脅意味，手上的招式，也更為凌厲起來。

張勁秋故意訝問道：「殿下，此話怎講啊？」

「怎講？」潘子丹冷笑着接道：「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們，現在，你們三個可別想活着離開了……」

張勁秋笑問道：「殿下的意思，是要殺我們滅口？」

忽然，一聲嬌哼，來自一旁道：「你還不算太笨。」

激戰中的張勁秋，只能向發話處投過匆匆的一瞥。

但這匆匆一瞥，已够他看清楚了。

尤其是一旁的焦孟二將，不但看得更清楚，心中也不由地為之一凛。

因為，憑他們焦孟二將的身手，有人欺近十丈之內，而不曾察覺，來人身手之高明，不難想見。

那位悄然欺近，突然發話的神秘人物，是一位年約十七八的紅衣女郎。此人膚色白皙，面目姣好，算得上有八成姿色，尤其是眉心中的一粒朱砂痣，配合上那一雙大而靈活的美目，更顯得格外動人。

紅衣女郎話聲一落，潘子丹禁不住歡呼一聲道：「長公主來得正好，點子頗為扎手……」就這說話之間一陣「嗖、嗖、嗖」地，有如飛鳥墜地之聲過處，現場週圍已出現十五個一律顏色勁裝的彪形大漢。

紅衣女郎先不答理潘子丹的話，卻是嬌喝一聲道：「住手！」

語聲雖然不大，卻有着一股無形的懾人威嚴，使得惡鬥中的張勁秋，潘子丹二人，各自虛晃一招，縱出戰圈。

張勁秋笑問道：「姑娘既要殺我們滅口，卻為何叫停？」

紅衣女郎冷然接道：「因為，我臨時改變了主意。」

張勁秋接問道：「是甚麼原因，居然使長公主大發慈悲起來？」

紅衣女郎冷笑一聲道：「我要生擒你們三個作餌，使楊天佑前來上鈎。」

孟銘呵呵一笑道：「神醫，老焦，聽說幽冥帝君一共有三位公主，咱們也剛好是三位，看情形，咱們都有當駙馬爺的希望了哩！」

紅衣女郎俏臉一沉，沉聲喝道：「玄衣一號，替我掌嘴！」

「是！」暴喝聲中，只見一道人影，向孟銘疾射而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道寒芒，迫着那疾射的人影，閃得一閃，那位奉命去揍耳光的玄衣一號，已被斜肩帶背地，斬成兩段，橫屍孟銘身前。

孟銘手橫長劍，凛若天神地，冷笑一聲道：「丫頭，妳手下那批酒囊飯袋，實在太差勁了，還是妳自己來吧！」

紅衣女郎俏臉接連數變之後，才發出一聲冷哼道：「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

話落，紅影一閃，「劈拍」兩聲脆響過處，孟銘已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剎時之間，雙頰青腫，人也不能動彈了。只有雙目之中，幾乎要噴出火來，但以穴道被制，不能動彈，卻是莫可奈何。

紅衣女郎的身法，實在太快了，快得使近在咫尺的張勁秋、焦逸二人，根本連搶救的念頭也轉不過來。

等他們兩人回過神來，作勢飛撲時，紅衣女郎卻披唇一哂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你們兩個，如果也想嚐嚐孟銘的這種滋味，就不妨試試看。」這一說，可使得張勁秋、焦逸二人楞住了。

是的，人貴自知，張勁秋與焦逸兩人之中，焦逸與孟銘是在伯仲之間，張勁秋固然要比焦孟二將高明，但以紅衣女郎方才所露的這一手來說，即使是加上一個焦逸，也未必會是紅衣女郎的敵手，何況，對方還有一個潘子丹和十幾個勁裝大漢，虎視眈眈，窺伺在一旁哩！因此，紅衣女郎這一說，卻使他們趦趄不前起來。

但武林中人，有時候面子更重於生命，轉念一想之下，張勁秋首先正容說道：「也許我們不是姑娘的敵手，但此時此地，我們已沒有選擇餘地。」緊接着，扭頭向焦逸喝道：「老焦，咱們上！」

焦逸顯得無比悲壯地，呵呵大笑道：「是啊！咱們一路行來，過關斬將，殺的魔崽子也不算少了，今宵縱然埋骨此處，也不算太寃……」

紅衣女郎截口沉叱道：「住口！」微頓話鋒，又沉聲接道：「你們想死，那是簡單得很，但我不要你們死，如果自不量力，輕舉妄動，得來的必然是同孟銘一樣的屈辱。」

她這話，雖然不好聽，但張勁秋與焦逸二人，心中都明白她說的卻都是實情。

經過這片刻的緩衝，他們二位也冷靜下來了，首先由張勁秋注目問道：「那麼，依姑娘之見呢？」

紅衣女郎道：「稱我為長公主！」

「是！」張勁秋苦笑一下道：「長公主。」

紅衣女郎這才漫應道：「依本宮之見麼！你們都自動留下來，我不但不會難為你們，而且還待以貴賓之禮。」

張勁秋笑問道：「妳不怕我們乘機跑掉？」

紅衣女郎冷笑道：「你是聰明人，怎會問出這種笨話來。」

接着，又淡然一笑道：「我會暫時封閉你們的功夫，其實，縱然我不加禁制，你們也跑不了的。」

張勁秋接問道：「長公主為何對我們如此優待？」

「因為，」紅衣女郎笑了笑道：「本宮敬重你們是一條漢子，同時，家父要找的，是『四海游龍』楊天佑，而你們並非正主兒。」

張勁秋苦笑道：「一如方才長公主所說的，將我們三人作餌，讓楊大俠自動前來上鈎？」

紅衣女郎點首接道：「不錯。而且，我要提醒你們一聲，我知道焦孟二將，本性剛烈，像孟銘方才所受的屈辱，一旦解開穴道，他必然會飲刄自戕，所以，如果二位同意了，還必須先行對孟銘加以特別開導才行。」

忽然，一個清朗語聲笑道：「長公主眞是顧慮週到啊！」

紅衣女郎臉色一變之下，倏地轉身，只見就在她背後三丈處，傲然挺立着一老一少，兩個全身浴血的人。

這兩位不速之客，也就是方才騎小毛驢來，見到幽冥教的骷髏表記後，嚇得向原路跑回去的灰衣老者，和青衣少年。

憑紅衣女郎的功力之深，人家到了三丈之外而不曾察覺，何況外圍還有她的十四個手下人，這老少兩人身手的高明，也就不難想見了。

這老少兩人，衣衫上所濺血漬之多，更遠甚於焦孟二將，而且，都是新沾上的鮮血，顯然是於片刻之前，經過了一場慘烈的衝殺。

紅衣女郎入目之下，臉色一沉道：「你們兩個，是甚麼人？」

那青衣少年搶先笑道：「咱們是過路的人。」

紅衣女郎冷哼一聲，說道：「少裝胡羊！」

青衣少年笑道：「那麼，長公主以為我們是甚麼人，就算是甚麼人吧！」

紅衣女郎注目問道：「你們這一路來，殺了多少人？」

青衣少年笑了笑，說道：「誰記得那麼多……」

灰衣老者含笑接道：「總而言之一句話，凡是企圖攔截我們的人，都回姥姥家去了。」

紅衣女郎俏臉一變道：「你們的手段，也算是够殘忍的了！」

青衣少年淡然一笑道：「多承誇獎，其實，比起你們幽冥教來，可眞是小巫見大巫啦！」

紅衣女郎披唇一哂道：「看情形，閣下是問不出甚麼名堂來，必須伸量你們一下才行了。」

青衣少年笑問道：「如果伸量够標準的話，是否可有作駙馬爺的希望？」

紅衣女郎美目中殺機驟湧地，冷笑一

聲道：「狂徒！只要你能在本宮手下，走過十招而不死，本宮作主，放你們一馬，在這『酆都』境內，不會再有人會攔截你們。」

青衣少年連忙接口道：「好！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長公主請！」

「狂徒接招！」

話聲一落，兩個人影，已龍騰虎躍地，纏鬥在一起。

這兩位年輕人，使的都是肉掌，但雙方掌勁所激起的強烈罡風，却使得地面上砂石飛揚，塵土迷漫，兼以雙方身法都是快速絕倫，因而使得旁觀的人，根本分辨不出兩人的身形來。

當然，對於兩人中，究竟是誰佔了優勢，那是更加沒法分辨了。

片刻之後，發出「砰」地一聲巨震，兩條人影分射丈外。那青衣少年抱拳一拱，滿臉堆笑地道：「多謝公主手下留情！使小生勉強在公主手下，走過了十招。」

紅衣女郎漠然地接道：「別廢話了！本宮手下，並沒留情。」

青衣少年笑問道：「長公主眞想制小生於死地？」

紅衣女郎冷冷地一笑道：「本宮言出必踐，今宵，到此為止，下次碰上，可得小心你的狗命！」

青衣少年又是抱拳一拱道：「多謝長公主提醒，小生記下了。」

紅衣女郎冷哼一聲，擧手一揮道：「咱們走！」

一陣「嗖嗖」連响之後，那些幽冥教的人，一齊消逝於纍纍荒墳之中。

一直目送對方的人，全都撤走之後，青衣少年才向灰衣老者笑道：「爹！那丫頭好高明的身手啊！」

灰衣老者拈鬚微笑道：「現在，妳才知道，敵人的厲害了。」

接着，才向一直在一旁發呆的張勁秋、焦逸二人抱拳一拱道：「二位老弟，老朽接應來遲，請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焦逸首先蹙眉問道：「請教這位老丈是——？」

灰衣老者笑道：「焦老弟，我是朱伯倫，朱家鳳父女倆所喬裝。」

焦逸這才「哦」地一聲道：「原來是三爺……」

朱伯倫扭頭向朱家鳳笑叱道：「丫頭，還不見過諸位叔叔。」

朱家鳳這才向對方三人分別見禮，並含笑說道：「侄女給張叔叔、焦孟二叔叔請安啦……」

緊接着，却又「咦」了一聲道：「怎麼還不替孟叔叔解開穴道？」

張勁秋苦笑一聲，說道：「家鳳，難道妳還不知道焦孟二將的脾氣，方才我們又沒時間去勸導他，誰敢貿然去解開他的穴道哩！」

朱伯倫正容接道：「讓我來。」

說着，已走向孟銘身前，滿臉歉笑道：「老弟，千錯萬錯，錯在老朽父女接應來遲。」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老弟，一切老生常談的話，我都不說，只請你記住一句話：忍辱負重，向楊大哥看齊。」

張勁秋插口接道：「是的，孟兄所受的這點屈辱，同楊大俠比，那就算不了甚麼啦！」

朱家鳳也正容說道：「孟叔叔，你今宵所受的屈辱，總有一天，我們會連本帶利，討回來的。」

「對！」朱伯倫正容如故地接道：「韓信也曾乞食於漂母，並曾受過胯下之辱，可一點也無損於他的偉大啊！」

孟銘雖然穴道被制，不能點首，也不能答話，但他那滿含憤怒火的虎目中，却湧現兩顆晶瑩的淚珠。

朱伯倫知道是時候了，他，戒備着，一面替孟銘解開被制的穴道，一面說道：「孟老弟，趕快活動一下筋骨，我們還得立郎趕路。」

孟銘顯然已接受了大夥兒的勸導，穴道解開之後，並無甚麼激烈行動，甚至也沒有說一句話，半晌之後，才長嘆一聲道：「三爺，方才的一切，我都看到，也都聽到了，沒想到家鳳的身手，已高明到此種程度……」

朱家鳳連忙接道：「哪裏，哪裏，孟叔叔過獎啦！」

孟銘苦笑道：「家鳳，孟叔叔雖然手底下不行，一雙老眼，可並未昏花，所以，我的話，一點也不能算是過獎。」

一頓話鋒，又目注朱伯倫，說道：「三爺，你方才為何不出手，留下那個臭丫頭？」

朱伯倫答非所問地接道：「老弟，咱們且住進客棧中再作詳談吧！」

張勁秋一怔道：「三爺，『酆都』城，是幽冥教的根本重地，我們住在這兒，可不太妥當吧！」

朱伯倫笑了笑道：「這叫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接着，又神色一整道：「方才那丫頭，在幽冥教中，地位甚高，她所說的話，我們應該信得過。」

焦逸接問道：「三爺認為在這『酆都』地區，果然不會再有事故？」

朱伯倫點點頭道：「這是應該信得過的。」

朱家鳳一挑「劍」眉道：「縱然賊子們胆敢生事，我們也不怕。」

張勁秋拈鬚笑道：「賢侄女豪氣干雲，倒眞愧煞我們這些鬚眉人物了……」

頓飯工夫過後，他們這行人，已到達「酆都」城市，首屈一指的「洪記老棧」之前。

只見一個勁裝漢子，由客棧內匆匆的向外走出，向着羣俠們抱拳一拱，道：「諸位，這『洪記老棧』，已經由本教全數包租了……」

朱伯倫搶先接道：「那不要緊，我們另外去找一家……」

那勁裝漢子連忙截口接道：「不……老爺子誤會了。」

「誤會？」朱伯倫笑問道：「難道說貴教包下這客棧正是準備給老夫作行館的麼？」

勁裝漢子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朱伯倫不由一怔，道：「這是誰的意

思？」

勁裝漢子接道：「是咱們長公主的意思。」

接着，又正容說道：「長公主說，諸位暫時是本教的貴賓，所須一切，都由本教供應，請諸位莫嫌簡慢。」

朱伯倫點點頭道：「好，請上覆長公主，這一份盛情，老夫敬領了。」

勁裝漢子笑了笑道：「長公主還說過，待會她會親來拜候。」

朱伯倫笑道：「這眞是打出來的交情，好！老夫恭候她芳駕就是。」

那勁裝漢子恭諾一聲，又是抱拳一禮之後，才匆匆離去。

由於羣俠們都是滿身血漬和滿身塵土，所以，一經落店，盥洗更衣，可着實忙了一大陣子。

幸虧客棧中人，倒還眞把他們當作貴賓接待，因而獲得不少方便。

當他們一切舒齊之後，豐盛的酒席，也準備好了。

店中掌櫃的並親自前來，向朱伯倫滿臉堆笑地道：「老爺子，酒席已準備好了，長公主正在餐廳中恭候諸位大駕。」

朱伯倫笑了笑道：「好，請上覆長公主，在下等馬上就來。」

孟銘哼了一聲道：「俗語說得好：筵無好筵，我可不願和那臭丫頭同席，諸位也最好小心一點。」

朱伯倫笑道：「老弟，大人不記小人過，老弟堂堂七尺之軀，什麼事都該拿得起，放得下，何苦跟一個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小丫頭一般見識哩！」

少頃之後，一行人已魚貫地進入客棧的餐廳中。

那位長公主，已換上一套淺綠色的宮裝，端坐一旁的一張椅子上。

經過一番客套，朱伯倫，張勁秋二人坐了上首，焦孟二將與朱家鳳分坐左右，長公主下首相陪。

長公主首先嬌笑一聲道：「諸位，酒菜中絕對未曾下毒，諸位如果不信，不妨請張大神醫先行檢驗一下。」

張勁秋笑道：「不必了，我們都相信長公主的金諾，同時，請恕我說句放肆的話，有我張勁秋在，縱然酒菜中下了穿腸毒藥，也發生不了效用。」

長公主嫣然一笑道：「神醫口吻，畢竟不凡。」

這話，也不知是恭維，還是譏諷。

張勁秋淡然一笑之間，朱伯倫却含笑擧杯道：「長公主，在下借花献佛，敬妳一杯。」

「謝謝！」

兩人對飲一杯之後，朱伯倫才正容問道：「長公主如此盛情欵待，我想，此中當另有深意吧？」

長公主嬌笑一聲，道：「閣下何妨猜猜看？」

朱伯倫沉思着半晌，接道：「是不是貴教方面，人手還沒調齊，先來一個緩兵之計？」

長公主含笑點首道：「這，可能是原因之一。」

「還有。」朱伯倫接道：「想借機會探詢我們的來歷？」

長公主正容答道：「對了，這才是主因，因為，諸位之中，除焦孟二將之外，其餘都不是本來面目。」

朱伯倫笑道：「長公主好銳利的眼力！」接着，又拈鬚微笑道：「不過，事實上，長公主可並沒完全說對。」

長公主訝問道：「此話怎講？」

朱伯倫含笑接口說道：「不錯，老朽和犬子，固然不是本來面目，焦孟二將，也的確未曾易容，但在事實上，這兩位本來面目的焦孟二將，可並非焦孟二將的本人……」

長公主不由截口訝問道：「不是焦孟二將本人，那是什麼人呢？」

孟銘這才冷笑一聲道：「眞正的孟銘，豈能那麼輕易被妳揍上兩記耳光的。」

長公主嬌笑道：「閣下，方才咱們是在生死於俄頃的戰場上，開罪之處，尚請多多包涵。」

孟銘冷哼一聲道：「不必貓哭耗子，假慈悲了，在下學藝不精，怨不了誰。」

長公主笑了笑，目注朱伯倫問道：「閣下，我雖然不曾見過焦孟二將，但傳說中的焦孟二將，似乎的確是這樣子的，目前這二位，既然不曾易容，也沒有戴人皮面具，難道世間竟有如此酷肖的人麼？」

朱伯倫笑道：「老實告訴妳吧！長公主，這二位是焦孟二將的同胞弟弟，由於他們一向不曾在江湖上走動，而眞正的焦孟二將，又已隱跡多年，所以縱然外貌上有點差異，除非是多年老友，可不容易察覺出來。」

長公主「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方才在那萬姓公墓旁邊，諸位表演得眞逼眞呀！」

朱伯倫含笑接口說道：「明知有大行家在暗中欣賞，不表演逼眞一點，怎麼行哩！」

長公主目注假的焦孟二將道：「二位台甫如何稱呼？」

冒充焦逸的一位首先接道：「咱們是以排行為名，我叫焦三，他名孟二。」

長公主嬌笑道：「原來是焦三爺和孟二爺。」

一頓話鋒，美目移注朱伯倫笑問道：「閣下，焦孟二將既然是另有其人，那麼，這位張神醫，也必然是假的了？」

張勁秋搶先笑道：「在下麼，可是如假包換的『地獄神醫』張勁秋。」

長公主一呆道：「可是，傳說中的張神醫，是一介書生，根本不諳武功的。」

張勁秋笑了笑道：「傳說並不一定可靠，而事實上，區區這點防身的三脚貓功夫，更不值識者一哂。」

「閣下很自負。」

「區區却覺得我已經是够謙虛啦！」

長公主笑道：「張神醫說的話，雖很謙虛，但行動上却很自負，也很大胆。」

張勁秋注目含笑問道：「區區願聞其詳？」

長公主神色一整，說道：「張神醫此行，是否準備替『蘇州』陳家的陳紅蕚治病？」

張勁秋點首答道：「不錯。」

長公主美目深注地問道：「以往，那些替陳紅蕚治病的名醫的下場，張神醫該

有過耳聞吧？」

張勁秋冷笑接道：「是的，那些名醫的下場，凡是有耳朵的江湖人，都該聽說過。」

接着，又加以補充道：「過去，沒人知道，那殺害那些名醫的兇手是誰，今宵，這謎底總算揭開了。」

長公主冷冷地一笑道：「明知會有殺身之禍，而閣下却偏偏要來，這不是自負和大胆麼？！」

張勁秋淡然一笑道：「我自己倒不覺得，我只認爲，作爲一個醫生，應該以濟世活人爲天職，其他的一切，大可不必顧慮。」

長公主披唇一哂道：「這世間，受苦受難的人太多了，你能救得了那麼多？」

張勁秋正容接道：「我本着盡其在我的精神，求的是心之所安，能救一個，就算一個。」

長公主笑道：「雖然我已說過，在這『酆都』地區，不再難爲諸位，但此去『蘇州』，迢迢千里，險阻重重，閣下自信能平安通過？」

張勁秋一軒雙眉道：「我自然有這一份自信，更相信楊大俠有力量可以掃除一切障碍。」

朱伯倫一直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面臉含微笑，靜聽張勁秋與長公主二人的對話。

這時，才抬起衣袖，一抹嘴唇上的油漬，揷口笑問道：「長公主，在下可以問妳幾句話麼？」

長公主嬌笑道：「當然可以，不過，我恐怕會使閣下失望。」

朱伯倫又灌了一大口酒，才含笑接道：「不要緊，不能回答的問題，我不勉強妳就是。」

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長公主，由於貴教的正式出面，對當年四大世家烟消雲散的疑案，應該算是已經揭開謎底了，是也不是？」

長公主嬌笑說道：「這說法，我不同意。」

朱伯倫注目問道：「爲什麼？」

長公主含笑接道：「這問題，張神醫與焦三爺，孟二爺等三位，多少也該心中有數。」

張勁秋笑道：「怎會扯到我們三人頭上來了哩！」

長公主接道：「三位由川西到這兒，沿途攔截的人，包括三堡，兩宮，和其他不屬任何組織的高手，是麼？」

張勁秋點點頭道：「這倒是實情。」

「這就是了，」長公主目光移注朱伯倫面上，嬌笑着又說道：「閣下，到目前爲止，可說是整個武林的人都在攔截張神醫去替陳紅蓼治病，閣下奈何如此偏愛本教，而將那幕後主持人的帽子，扣在本教頭上呢？」

朱伯倫笑笑，道：「長公主很有辯才啊！」

長公主嬌笑道：「不敢當，我是就事論事。」

「好一個就事論事，」朱伯倫含笑接道：「那麼，方才在萬姓公墓旁，貴方所洩漏的，陳家和白家的武功，又如何解釋呢？」

長公主接道：「閣下該懂得，天下武學，萬流同源……」

朱伯倫苦笑道：「長公主要如此胡扯，咱們之間，就沒什麼可談的了。」

長公主嬌笑道：「如果我要請教賢喬梓的來歷，閣下是否也能坦誠相告呢？」

朱伯倫「唔」了一聲，說道：「長公主詞鋒之犀利，足可與妳那超絕的武功相媲美。」

長公主抿唇微笑，說道：「閣下謬獎了。」

美目向朱家鳳一瞟，含笑接道：「其實，令郎的身手，才眞是對『武功超絕』四字，當之無愧！」

朱家鳳一挑「劍」眉道：「長公主是否有點不服氣？」

「你說對了！」長公主也一挑秀眉道：「但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在這『酆都』地區之內，絕對不再找諸位的痲煩，但離開這個範圍之後，我一定要找你好好的較量一番。」

朱家鳳含笑接口說道：「區區隨時恭候。」

長公主神色一整道：「三更已過，我不便再打擾諸位了，現在，我暫時撤開咱們敵對的立場，說幾句由衷的臨別贈言，希望諸位莫當作馬耳東風。」

朱伯倫也正容接口道：「老朽正恭聆着？」

長公主注目接道：「以令郎的身手而言，是我自出道以來所僅見，當然，閣下或者是令郎師尊的武功，是更不難想見其高明。」

朱伯倫拈鬚微笑道：「我再說一句，長公主說話的技巧，的確是高明。」

長公主正容如故地接道：「現在，我敬謹請教一聲，諸位目前的實力，比起過去的四大世家來，是否已超過了呢？」

朱伯倫笑問道：「長公主之意，是說我們有點自不量力？」

長公主笑了笑道：「如果諸位目前的實力，並未遠超過去的四大世家，那麼，勸諸位還是急流勇退，早點抽身，才是上上之策。」

朱伯倫神色一整，說道：「老朽相信長公主是一片誠意，但世間事，有時候，實力並不能決定一切，至於什麼眞理，正義，邪不勝正等大道理，可更毋須老朽贅述了。」

長公主正容接道：「我言盡於此，請諸位多多三思，告辭！」

她剛剛站起身來，忽然門外傳來店小二的叫嚷聲道：「嗨！你……你是怎麼進來的？」

只聽一個清朗語聲笑道：「當然是走進來的呀！」

店小二的語聲苦笑道：「相公，小的已經跟你說過了，小店已被貴客全部包租了……」

那清朗語聲截口接道：「偌大一家客棧，只住了寥寥幾個人，那不是暴殄天物麼！」

店小二的語聲道：「相公，這不是小的所能過問的事。」

那清朗語聲接道：「你的意思，是說我不該過問這些？」

語氣中，顯然有着太多的不快。

店小二的語聲，惶恐地接道：「小的不敢！」

那清朗語聲說道：「去叫你們掌櫃的來！」

那語氣是命令式的。

店小二的語聲苦笑道：「相公，掌櫃的已經睡覺了，把他叫起來，也沒用，你還是可憐可憐小的，另外去找一家吧！」

那清朗語聲道：「其他客棧都打烊了，只有你們這一家還開着，這半夜三更的，你教我再去投奔那一家呢？」緊接着，也苦笑一聲道：「所以啦！還是請小二哥可憐可憐我，行個方便吧！要不然，我今宵只好在街頭露宿了哩！」

「這個……」店小二的語聲囁嚅地道：「小的可沒法作主。」

長公主忽然揚聲問道：「小二，是什麼人？」

店小二也揚聲答道：「回長公主，是一位讀書相公。」

長公主推開了房門，凝目向外面打量着。



長公主凌空一指點了于君璧穴道，又以快速絕倫身法將他的寶劍取了過來。

只見店小二的旁邊，站着一位身着白色長衫，一手持着一把摺扇，一手提着一隻藤製的小書箱。

此人約莫三十上下年紀，面相清癯，文質彬彬地，一臉的書卷氣息。

當房門開啓的刹那，白衫文士也向室內投過匆匆的一瞥。

一見房門打了開來，店小二連忙向長公主哈腰諂笑道：「就是這位相公。」

長公主緩緩「唔」了一聲，仍在向對方深深地打量着。

店小二又向那白衫文士歉笑道：「相公，小店就是這位長公主包下的。」

白衫文士一怔道：「長公主？當今皇上，才不過二十多歲，怎會有這麼大的一位公主呢？」

店小二連忙加以補充道：「相公，這位長公主，不是當今皇上的長公主，却是幽冥教教主，幽冥帝君的長公主。」

白衫文士笑道：「幽冥帝君，這名稱好神氣啊！」

店小二顯得眉飛色舞地說道：「相公，咱們這位長公主，實際上，可比當今皇上的公主，更具權威哩！」

白衫文士「哦」了一聲，向着長公主抱拳一拱，含笑說道：「長公主在上，區區這廂有禮了。」

長公主美目深注地，接問道：「你是什麼人？」

白衫文士笑道：「區區是過路的遊學秀士。」

長公主冷然接口道：「我問你姓什名誰？」

白衫文士道：「區區于君璧，『之子于歸』的『于』，『君臨天下』的『君』，『白璧無瑕』的『璧』。」

「好名字！」長公主讚了一句之後，又注目接着問道：「是由哪兒來？到哪兒去？」

白衫文士歉笑道：「不瞞公主說，區區孑然一身，算得上是一身如寄，四海爲家，所以，區區不知道該說由哪兒來，更不知道將向哪兒去。」

長公主忽然扭頭向朱伯倫笑道：「尊意如何？」

朱伯倫一怔，說道：「長公主語意何指？」

「我是說，」長公主含笑接道：「閣下是否有意留這位于相公，在這兒住一宵呢？」

朱伯倫笑了笑道：「這客棧是長公主包租下來的，此事老朽可未便越權。」

長公主接道：「不錯，這客棧是我包租下來的，但目前，閣下却是這兒的主人，所以理當由閣下作主。」

朱伯倫正容說道：「既然長公主已經授權，老朽就斗胆作主，讓這位于相公在這兒住一宵……」

于君璧（白衫文士）連忙截口接道：「多謝老丈！」

說着，並抱拳深深一揖。

朱伯倫一面還禮，一面笑道：「于相公不必客氣，俗語說得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家都是出門人，能夠予人方便時，自當予人方便才是。」

微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其實，于相公要謝，也該謝這位長公主才對，因爲，咱們在這兒的一切開銷，都是由長公主會賬的哩！」

于君璧「哦」了一聲，又向長公主抱拳長揖道：「多謝長公主，于君璧這廂有禮了。」

長公主微微頷首，並美目深注地說道：「于相公也成了這兒的貴賓，但我有幾句不太好聽的話，却必須先說明白，希望于相公不要介意才好。」

于君璧怔了一下道：「長公主有話請儘管說，卽使不太好聽，區區也不介意就是。」

長公主笑了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因這幾天情況特殊，而這兒住的，又是我曾經承諾過，在這『酆都』地區，不再爲難他們的貴賓，爲了我自己的職責，才不得不對于相公有所唐突。」

「不要緊，」于君璧含笑接道：「區區正恭聆着。」

長公主注目接道：「于相公不但是遊學秀士，也是武林中人吧？」

于君璧笑問道：「長公主，怎樣的人，才算是武林中人呢？」

長公主哼了一聲，道：「你很會裝胡羊。」

于君璧苦笑道：「長公主，區區可的確是沒聽懂妳的話啊！」

長公主接道：「那麼，你帶着寶劍幹嗎？」

原來于君璧的腰間，還繫着一枝古意盎然的寶劍。

由於那枝長劍的劍柄和劍鞘的古色斑斕，雖然外表看來並不起眼，但在行家眼中，必然會認爲是一枝頗爲名貴的寶劍。

不過，由於那寶劍的位置，偏於腰後而接近臀部，如非是長公主眼明心細，加以點破，其餘的人，幾乎沒有注意到。

于君璧訕然一笑道：「不瞞長公主說，這不過是用來裝點門面，嚇唬一些存心不良的宵小而已。」接着，又微微一怔道：「長公主，難道說，帶着寶劍，就算武林中人？」

長公主接道：「光是帶着寶劍還不行，必須要有一身不俗的武功，才能算是武林中人。」

于君璧不由目光一亮道：「那麼，我也算是武林中人了。」

長公主蹙眉接道：「此話怎講？」

于君璧笑道：「我也有一身不俗的武功，而且，家師的名氣還大得很哩！」

這幾句話，不但使長公主的秀眉蹙得更緊，連朱伯倫等人，也一齊深感詫訝地，蹙緊了眉峯。

是的，這位于君璧的話，不但前後矛盾，也實在太以不合邏輯。

因爲，他首先說自己帶着寶劍，不過是裝點門面，嚇唬宵小，繼則又說自己武功不俗，而且師傅的名氣很大。

試想，眞正武功不俗，師傅名氣很大的人，會這麼說麼？

長公主微一沉思，忽然凌空一指，點向于君璧的「七坎」要穴，並以快速絕倫的手法，將他的寶劍取了過來。

長公主的行動，固然出人意外，但于君璧所顯示的，卻更令人費解。

他，竟然是一點反應都沒有，就給長公主制住了，只是顯得滿臉驚惶地，大聲嚷道：「妳……妳會邪術？」

長公主苦笑道：「胡說！」

于君璧飛快地接道：「那麼，怎麼妳凌空那麼一點，我就不能動彈了呢？」

長公主摩挲着手中的寶劍，自顧自地苦笑道：「一個武功不俗的人，會是這樣子的……」

于君璧怒聲喝道：「這是我家三代祖傳的寶劍，趕快還給我！」

長公主披唇一哂，道：「放心，我不會要你這枝破劍，不過是稱稱你的斤兩而已。」

于君璧怒聲接道：「長公主欺人太甚，人又不是牲口，怎可以稱斤論兩的！」

這幾句話，可使得朱家鳳，忍俊不住地，「噗哧」出聲。

長公主美目深注，冷冷地一笑道：「如果你是一位不露相的高人，這一份表演功夫，可眞是登峯造極了。」

于君璧苦笑道：「我生成就是這樣子，不論妳說我高也好，矮也好，我都不計較，但妳必須將寶劍還給我，而且，還得將定身法解除。」

長公主根本不答理對方的話，只是披唇一哂道：「徒弟如此，我想你的師傅也高明不到哪兒去……」

于君璧截口大喝道：「長公主，妳要是辱及家師，我可要罵妳了！」

長公主笑問道：「你且說說看，令師是怎樣的高明法？」

于君璧一聽對方提及乃師，頓時忘去了自己已中了「定身法」，也忘去三代祖傳的寶劍被人搶走，顯得眉飛色舞地接道：「提起家師，可眞是一位文武雙全，非常了不起的大英雄。」

長公主「唔」了一聲，道：「我正聽着。」

于君璧接道：「家師人稱萬博居士，又稱爲萬博老人……」

長公主截口笑道：「這稱謂倒蠻像是一位絕代高人……」

于君璧連忙接道：「不！家師的個兒並不高。」

他的話，有時顯得頗爲世故，有時卻是幼稚得令人噴飯，但他本人卻是煞有介事地，一本正經，因而使得長公主惱也不是，怒也不是地，冷哼一聲道：「可是，我卻沒有聽說過。」

于君璧也哼了一聲，說道：「妳又沒有順風耳，怎能聽到百多里以外的人和事哩！」

長公主一怔道：「府上距這兒只有百多里？」

于君璧接道：「我是這『酆都』縣境的『高峯場』的人，妳說，距這兒有多遠呢？」

長公主微微一怔，然後嬌笑道：「原來咱們還是小同鄉，眞是失敬得很。」

于君璧笑了笑，說道：「長公主不要客氣。」

長公主注目問道：「令師尊姓台甫，如何稱呼？」

于君璧接道：「徒不言師諱，長公主知道家師是萬博老人，不就够了麼！」

「有理，有理，」長公主苦笑着點點頭，又接問道：「那麼，令師是怎樣的高明呢？」

于君璧口沫橫飛地接道：「說到家師的高明之處，可就多啦！先說文的……」

光是口沫橫飛還不够，很可能還想以手勢來加强語氣，這才發覺自己所中的「定身法」尚未解除，因而忽然一頓話鋒，注目接道：「嗨！妳還沒解開我的定身法哩！」

長公主冷冷地一笑，揚手凌空連點了兩下，道：「好！說下去。」

于君璧伸了一個懶腰，色然而喜道：「咦！妳這邪門法術，倒眞是蠻靈驗得很啊！」

長公主冷然接道：「說你師傅的高明吧！」

「是！」于君璧冷笑接道：「先由文的說起，家師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所不曉，至于甚麼三教九流，星、相、醫、卜，等學問，那只能算是雕虫小技吧了。」

長公主接問道：「武的方面呢？」

于君璧接道：「武的方面，馬上馬下，十八般武藝，無所不精，至于行軍佈陣，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更是不讓張良，諸葛，專美于前。」

長公主冷笑道：「可是，你所表現的，卻太差勁了。」

「是的，」于君璧訕然一笑，道：「區區是讀書學劍，兩無成就。眞是慚愧得很。」

朱家鳳忽然揷口笑問道：「有關令師的高明事跡，能否說一點具體事實，給我們聽聽？」

「可以，可以，」于君璧含笑接口道：「記得有一次，我們村子裏來了一頭野猪，十幾個年輕力壯的人持械圍捕，費了一整天的工夫，不但沒捕着野猪，還傷了好幾個人，最後，才不得不勞動家師的大駕。」

微頓話鋒，卻注目問道：「長公主妳猜猜看，當時，家師是怎樣殺死那頭野猪的？」

長公主意興闌珊地接道：「我猜不着，還是你自己說吧！」

「諒妳也猜不着。」于君璧顯得很神氣地接道：「告訴妳吧！當時，家師一個人上去，只費了個把時辰的工夫，就將那頭野猪殺死了！」

一頭經過十幾個人折騰了一整天，算得上是累得精疲力竭的野猪還得費上個把時辰的工夫，才能將其殺死，這樣的身手，居然還好意思吹牛。

因此，他的話聲一落，朱家鳳首先忍俊不住地，「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于君璧有點茫然地說道：「這有甚麼可笑的，難道妳認爲我師傅的本領還不够大？」

「够大，够大，」長公主冷冷地一笑道：「你師傅很了不起！」

于君璧這才笑道：「本來就是嘛！」

接着，右手向前一伸道：「寶劍還給我。」

長公主隨手將長劍向前一遞，但于君璧剛剛伸手接住，她卻又抽了回來，因而使得于君璧張目訝問道：「妳怎麼又變卦了？」

長公主披了披櫻唇道：「我要仔細瞧瞧之後，再還給你。」

說着，已「嗆」地一聲，將長劍由劍鞘中拔了出來。

長劍一出鞘，長公主不由驚「咦」一聲道：「原來這還是先皇帝所欽賜的尚方寶劍。」

于君璧得意地笑道：「我早就說過，這是我三代祖傳的寶劍嘛！」

長公主笑了笑道：「令祖想必當過很大的官？」

「是的。」于君璧含笑接道：「先祖父是狀元及第，首封八省巡按，以後，逐漸遞昇至右丞相兼太子太師。」

長公主接道：「這個家世，可的確是非常顯耀，只是……」

頓住話題，目光在長劍上來回掃視着，並披唇一哂，說道：「這枝劍，卻只能嚇唬一些官場中人，在江湖上，可派不上用場。」

她說得不錯，這枝尚方寶劍，除了外表上有點古色古香的意味之外，劍葉上，卻已有了斑斑銹痕，可委實不能派甚麼用場。

當長公主在低頭審視劍柄和劍身上的欽賜圖案時，朱伯倫卻也在一旁仔細地端詳着。

其實，這是一枝與普通長劍一樣形式的劍，除了一個欽賜的來歷，和「尚方寶劍」的名稱之外，只不過比一般長劍的尺寸，畧爲寬大，也長上一二寸而已。

但于君璧卻飛快地接過長公主的話鋒，道：「誰說的，前幾天，我還派過用場哩！」

長公主笑問道：「那是怎麼派上用場的？」

于君璧含笑接口說道：「是一個不長眼的小毛賊，想向我打劫，當時，我剛剛將寶劍拔出來，那毛賊就抱頭鼠竄地，逃掉了。……」

長公主截口笑道：「眞是瞎貓子碰着死老鼠。」接着，又忽有所憶地，注目問道：「方才，你說你是本縣『高峯場』中的人？」

于君璧連連點首道：「一點不錯。」

「可是，」長公主美目深注地接道：「據我所知，『高峯場』可並無像你所說的，這種身世顯赫的世家。」

于君璧笑道：「長公主眞够細心，老實告訴妳吧！寒家是由別處遷過來的。」

長公主接問道：「遷到本縣，已有多久了？」

「還不足半年。」

「你祖籍何處？」

「北京，」于君璧順口答了一句之後，又伸出右手接道：「還我寶劍。」

長公主將寶劍入鞘，還給于君璧，一面卻注目接道：「請再答我一問。」

于君璧一面將寶劍重行繫在腰間，一面含笑道：「長公主有話，請儘管問。」

長公主笑了笑道：「由『北京』到這兒，算得上是迢迢萬里，貴府究竟爲了甚麼事情，不辭跋涉，要遷居到這兒來？」

「是爲了避仇。」于君璧笑了笑道：「家父說過，『高峯場』與『酆都』城近在咫尺，算得上就在閻羅王的脚下，再厲害的討債鬼，也必然不敢上門了。」

長公主笑問道：「你相信這些？」

于君璧笑道：「子不語怪力亂神，區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自然不會相信甚麼鬼神與閻王啦！」

長公主回眸美目深注，卻是欲言又止。半晌之後，才揮了揮手道：「好，你跟小二去安歇吧！」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獲得燕燕之助，探悉了神秘幫派的許多練功秘密，也獲得了一張前往該隱秘地方的地圖，和幫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人名名單，安然退出秘密幫會。簡又青爲助郭倩霞，特送予一粒潛龍丸，詎知郭倩霞服丸後突昏迷不醒，事後有人送信給周吉人，約他往晤，周吉人依約往，對方要他交出威公府所存有的一把水烟筒，以交換郭倩霞的平安，乃知潛龍丸被人做了手脚。郭夫人要送出水烟筒，但却不知那水烟筒放在何處，簡又青憶起兒時曾把玩過，後來拋在伙食房外的水井中——

嫁禍收漁利　揭秘暗担愁

簡又青這樣一說，只聽得心情沉重的郭老夫人也忍不住爲之一笑，道：「唉！你們這批淘氣鬼！……。」

連夜派人下井打撈，果然從井底撈起一把水烟筒，洗濤擦拭之後，竟然連一點銅銹都沒有，不說別的，就此一點，便可看出這把烟筒與衆不同。

水烟筒一出水，對方就知道了，第二天一早，通知交換藥物的信就來了。時間依然訂的是午夜三更，不過周吉人按着暗記找去時換了地方，不再是那座土地廟了。

那是城外的一片亂葬崗，但見野草滿生，放眼一片荒涼。幾株雜木大樹，零星的聳立着，一陣夜風吹來，發出沙沙的响聲，托襯得這片亂葬崗，益發鬼氣森森。

周吉人掠目四望，走上一座新葬墓頭，這時，那飄忽不定的聲音，忽然飄來道：「周吉人，水烟筒帶來了沒有？」

周吉人揚起手中水烟筒道：「帶來了。」

那話聲接着道：「很好，你就把水烟筒放在墓頭上好了。」

周吉人冷笑一聲，道：「我要的解藥呢？」

那聲音道：「你放下水烟筒，向前走去，越過七座墓面，你要的解藥就放在第八座墓頭之上，你取了解藥回去吧。」

周吉人冷哼一聲，脚下猛然一拔，身子疾如脫箭一般，連越七座墓頭，落身第八座墓頭之上，伸手抓起了墓頭上一個小紙包。

周吉人一直都是唯命是聽，委屈求全，這時突起發難，顯然大大出乎對方意料之外，空中發出一聲失驚之聲，可是那失驚之聲，那能擋得住周吉人飛快的身形，那驚叫之聲尙在空中飄蕩時，周吉人已是抓到了那包解藥。

驀地，那驚叫之聲變爲一陣哈哈大笑道：「周吉人，你以爲老夫的解藥會讓你這樣輕輕易易到手麼？老實告訴你，那包不是眞的解藥，不過是試一試你的誠意而已。」

周吉人微微一笑，道：「朋友，你知道本人此擧作用何在？……。」

話聲微微一頓，不待那人接話，哈哈一笑又道：「本人亦不過是相試耳，由此看來，本人要是將水烟筒先交了出來，豈不上了你一個大當，哼！今天，我們只能到此爲止了，咱們改日再談。」

雙拳一抱，身形起處，人已下了墳頭，掠身向墳場之外走去。

忽然，一聲：「站住！」四條身穿黑袍的人影，從地下冒了出來，擋住了周吉人的去路。

周吉人有備而來，劍眉一軒，卡簧响處，一道寒芒，脫手而出，手中多了一把三尺龍泉。

面色一沉，道：「本人不願出手傷人，最好各位不要逼人太甚。」

其中一個黑袍人冷然道：「放下懷中水烟筒，讓你過去。」

周吉人道：「不然呢？」

另外一個黑袍人嘿嘿一笑道：「那你就連命一道留下來！」左手一揚，當胸擊出一掌，接着右手一揮，刀光又到。

那人動作迅快無比，虛實相應，顯然存心要打周吉人一個措手不及。

周吉人深心之中，早就恨透了這批人的巧取豪奪，當下冷笑一聲，道：「朋友要動手，那就莫怪本人出手無情了。」手中長劍一抖而出，奔向那人攻來左手。

那黑袍人旋身縮手，右手大刀就順勢到了周吉人腰際。

周吉人攻出劍勢，忽然斜斜一偏，寒光閃動，那黑袍人揮刀而到的右手，正送到他劍鋒之上，那黑袍人握刀右臂，應手而折。

原來，周吉人心存殺鷄警猴之意，一出手就使出了新練奇學，將對方一條手臂斷下。

那黑袍人痛得一聲慘叫，閃身暴退而出。

殊料，他這一招並未實收「殺鷄警猴」之效，另外三個黑袍人已是一聲暴吼，各舉兵刃，向周吉人猛攻而到。

周吉人這時雖然心存善念，也不能善了了，當下揮劍想迎，同時暗自忖道：「這些人本來就不是什麼好人，傷之無愧我心，那就同給他們一次教訓吧！」

心念一決，手中劍芒陡漲，把三個黑袍人一齊圈入重重劍影之中。

那三個黑袍人也自不弱，奮力相抗之下，倘能暫落不敗。

這時，只見又有一個黑袍人，從一座墳頭之內，現身出來，輕輕喝了一聲：「住手！」

那黑袍人聞聲急退，周吉人把劍旋身轉向那才現身的黑袍人雙目一凝，道：「朋友，我想你也該自己現身出來了。」

那黑袍人冷「哼！」一聲，道：「周某人，你這位讀書明理的武林大俠，想不到也是食言反覆小人。」

周吉人一向潔身自愛，聞言之下，不由劍眉雙軒，惱上心頭，道：「本人什麼地方食言反覆？」

那黑袍人道：「請問，你今日所爲何事？」

周吉人道：「交換解藥。」

那黑袍人道：「交換了沒有？」

周吉人道：「你們沒有誠意，所以本人認爲無法再和你們商談。」

那黑袍人一笑道：「誰說我們沒有誠意，你要的解藥不是已經到手了麼。」

周吉人哈哈一笑道：「朋友，你少來這套，剛才你自己已經不打自招，承認那不是眞的解藥了。」

那黑袍人微微一笑道：「如果是眞的解藥呢？」

周吉人面色一正道：「大丈夫一言，既然答應把這水烟筒給你們，只要本人手中這顆解藥是眞的，本人絕不食言。」

那黑袍人沉思了一陣道：「好，我們就此君子一言，也許你相信不過老夫，但老夫却相信得過你周大俠，今晚，就請你先行回去，試一試老夫的解藥是眞是假，明晚老夫當親自前去威公府向你周大俠援收那把水烟筒……」

一口氣說來，出人意料之外的豪邁，換了一口氣，話鋒一頓一折，又道：「但望你周大俠，不要叫老夫失望，而壞了你周大俠的淸名。」

周吉人朗聲一笑道：「朋友，你無需多此一着，拏話扣牢本人，其實，這把水烟筒對威公府毫無用處，被你朋友得去，並不可惜，只是你朋友用這種手段來謀取這把水烟筒，却叫本人不服不忿，本人也把話說在前面，明晚你來收領水烟筒，本人包你平安無事，遂心滿意，不過，這筆帳並不就此了結，以後，我們還得再算一算。」

那黑袍人一笑道：「好，你周大俠乾脆明白，老夫也不打擾你似箭歸心了，你請！咱們明晚見！」

說着，雙拳一抱，以禮送客。

周吉人原以爲有得一番大戰，不料，那黑袍人忽然大方起來，當下也是一抱拳，道：「明晚有候大駕！」

身形一起，飛離了那亂葬崗。

周吉人這一次來回不到一個時辰，回去將解藥給郭倩霞服了，郭倩霞果然霍然而癒，由此足見那黑袍人倒也盜亦有道，並非完全無信無義。

因此，郭老夫人首先贊成，就此將那水烟筒送給那黑袍人，落個財去人亦安樂，以免日後麻煩。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簡又靑回到自己家中，越想心裏越是難過，尤其對鬼影子查玄有着無比的怒惱，縱然這次的事情來自冷魂宮，鬼影子查玄作不得主，鬼影子查玄至少也該事先有所暗示，才是做人對朋友的本份。

因此，她一回到家中，便忍不住命人把鬼影子查玄叫進內宅，冷笑一聲，追問鬼影子查玄道：「老查，你覺不覺得你自己太不應該了麼？」

鬼影子查玄聽得一楞，惶然道：「夫人，老朽有何不是之處，有請明言。」

簡又靑杏目圓睜，慍然道：「老查，你是眞的不知道呢？還是故意裝糊塗？」

鬼影子查玄愕然道：「出了什麼事？老朽實是不知道。」

簡又靑「哼！」的一聲，道：「你們『冷魂宮』，又來向威公府要那把水烟筒了，你難道眞不知道。」

鬼影子查玄張口瞪目道：「他們又派人來了，老朽實是不知道。」

簡又靑察言觀色，見鬼影子查玄確然暗暗吃驚，似乎實在不知情，當下，心中那股怒氣，便平息了不少，自然也就沒有向鬼影子查玄追問下去的必要，面色稍霽的一揮手道：「你既然不知道，那就算了吧！」

簡又靑已經揮手示意要他退出去，鬼影子查玄不便多問，欲言又止的一搖頭，退出了內院。

鬼影子查玄這次跟着李中元，到目前爲止，倒確是安安份份，未曾稍有逾越之處，無端端的被簡又靑叫進去埋怨了一頓，他雖然忍住沒有追問眞情，回去之後，却打了主意。

晚上，簡又靑到威公府去後，鬼影子查玄也喝得爛醉如泥，讓別人把他送回府上，當送他回府的人前脚離房，他便後脚翻窗而出去了威公府。

鬼影子查玄在威公府隱身了一年多，對威公府的情形，眞比威公府的主人郭老夫人還要淸楚，何況，他從前在威公府下過一番功夫，許多巧妙的安排還沒有拆除，這一回去之後，眞是人鬼不知，便看到了他謀而不得的那把水烟筒。

三更未到，二更時分，暗中有八個人滲入了威公府。

鬼影子查玄沒敢驚動他們，靜靜的等到三更時分，一條人影飛掠而到，現身在花園之中。

鬼影子查玄一見那人，當時心弦便不由得一陣緊張，想不到來人竟是「冷魂宮」身份地位遠在他鬼影子查玄之上的九頭鳥葛無心。

他這時只好倒抽了一口冷氣，不敢再打什麼歪念頭了。

九頭鳥葛無心現身花園之中後，面向着一座亭閣，朗聲一笑道：「老夫已如約而到，請周大俠出見。」

周吉人開門而出，雙拳一抱，肅客道：「請進內奉茶。」

九頭鳥葛無心搖頭道：「多謝了，請見賜那把水烟筒吧。」

周吉人微微一笑，說道：「咱們是主隨客便，恭敬不如從命，來人，送上水烟筒！」

亭閣之內，應聲走出一個侍女，雙手托着那把水烟筒，飄身而前，送到九頭鳥葛無心手中。

九頭鳥葛無心略一檢視，將那水烟筒向懷中一收，抱拳道：「周大俠言而有信，老夫今番得罪，容圖後謝，就此告退了。」說着，頓足而起，便待飛身而去。

周吉人這時忽然輕喝一聲，道：「朋友，請慢走一步。」

九頭鳥葛無心停身駐足冷然一笑道：「周大俠可是要給老夫一點顏色看看！」

周吉人微微一笑道：「朋友料事如神，在下佩服之至！」

九頭鳥葛無心臉色一沉，冷冷說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周大俠請過來賜教。」

周吉人哈哈一笑道：「朋友，你把我周某人看做什麼人了，我周某人就是能立時擒下你朋友，也不會此時此地向你朋友動手。」

九頭鳥葛無心一怔道：「那你周大俠的意思是……？」

周吉人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是要告訴你一句話。」

九頭鳥葛無心道：「什麼話？」

周吉人道：「你朋友離去時，別忘了你還有八個同伴，在後門外面等着你朋友携帶同行。」

九頭鳥葛無心悚然一驚，臉上神色一變道：「你把他們怎樣了？」

周吉人笑着道：「沒怎樣，只是怕他們行路不愼，損壞了園中花木，制了他們穴道而已。」

高明！這一着不但顯出了威公府的威，而且謔而不虐，現出了威公府心存立警之意。

九頭鳥葛無心固然聽得一楞，暗中的鬼影子查玄何嘗不是倒抽了一口冷氣，以他得天時地利之便，竟也不知那八人落到了周吉人手中。

由此可見，這位周大爺不是不發威，只是不願隨便發威而已，看他今天的處置，眞是智，仁，勇，無不顯露了一手，令人不敢再小覷於他。

九頭鳥葛無心一頓足道：「盛情心領，咱們後會有期。」

身形一射而起，便向園外掠去，當他到得園外，只見他暗中安排的八個人，一字併肩躺在院牆之外。

九頭鳥葛無心雙眉一揚，右手向懷中探，手還沒有拿出來，只聽傳來一聲冷笑道：「朋友，你要暗起不良之心，在長安之地妄自殺人滅口，那你是授人以柄，莫怪威公府馬上就要出手對付你了。」

九頭鳥葛無心眞正不敢憚無顧忌，聞言一凜，暗暗放下掏在手中殺人暗器，伸手提起兩人飛身而去。

他一共來回了四次，才把八個人統統帶走，這實在令他惱怒難堪，而又哭笑不得。

九頭鳥葛無心把八個半死人帶到一座廢園之內，忽然八個人的穴道不解自開，一一自動醒轉過來。

九頭鳥葛無心更是有着一種被捉弄與被侮辱的感覺，恨恨的一頓脚，揮手之下，那八個人便鳥獸四散，各自隱身而去。

鬼影子查玄一路暗躡而來，這時只剩下他一個人，方待現身與他一通欵曲，只見人影一閃，忽然飛身到來一人，與九頭鳥葛無心一打手勢，便領着九頭鳥葛無心，翻出園外而去。

鬼影子查玄目的未達，自是不會半途罷手，於是暗中一咬牙，依然緊緊追躡不捨。

鬼影子查玄一路追躡九頭鳥葛無心，出了長安城，來到一處莊院之內。只見援見九頭鳥葛無心的赫然竟是金蛾妃子身前四姥之一的銀姥。

尤其令鬼影子查玄迷惑不解的，便是九頭鳥葛無心對銀姥的態度，簡直恭順得失了九頭鳥葛無心在「冷魂宮」的身份。

他將那把鶴咀水烟筒雙手送到銀姥手中後，便一直聽着命，坐都不敢坐。

銀姥有什麼了不起，鬼影子查玄自信要不了二百招，就可將她擊敗，他眞奇怪，九頭鳥葛無心在她面前怎會顯得如此畏忌？

銀姥左看右看的檢視了一陣那把水烟筒，伸手懷中掏出一個小布包，交給九頭鳥葛無心，道：「你當面看看，有什麼話，馬上告訴老身。」

小布包之內是什麼東西，鬼影子查玄沒有看到，只見九頭鳥葛無心打開小布包之後，聲音歡愉的連聲說道：「謝謝！謝謝！……」由此可見九頭鳥葛無心非常滿意。

銀姥微微一笑，揮手道：「那你就請吧！」

九頭鳥葛無心欣然告辭而出，鬼影子查玄也跟着出了那莊院，可是這時他心裏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不知該不該現身和九頭鳥葛無心打招呼了。

第一，他這時無法瞭解九頭鳥葛無心的與金蛾妃子連手做周吉人的鬼，是上面的授意呢？還是他九頭鳥葛無心的個人行爲？

第二，他願不願意和自己見面？

鬼影子查玄跟了他一程始終打不定主意，但這時，九頭鳥葛無心忽然閃身躲進一座樹林之內，鬼影子查玄以爲他發現了自己，因此也不敢輕身入林，只好隱伏在林外守候。

過了不久，林裏走出了一位赤面老人，人換了，衣服也換了，但脚上穿的那雙鞋子沒有換，鬼影子查玄見了，不由啞然失笑，暗自「呸！」了一聲，罵道：「老夫還說葛老怎會自己來做這種事情，敢情是假的……哼！好一個金蛾妃子，你竟然找起『冷魂宮』的麻煩來了……」

鬼影子查玄爲人細心深沉，發現這一

秘密之後，便不願再現身了，暗中追躡着那老者查出了他身份，悶聲不响的回了長安。

一連十幾天下來，表面上又恢復了平靜無波的生活，可是，鬼影子查玄却發現了許多令他眼見之後，依然難以置信的事實。

幾經猶豫之後，最後，他才一咬鋼牙下定决心去找周吉人。

威公府自郭倩霞那次事情之後，周吉人不得不負起威公府的全盤責任，每晚總得辛勤到三更過後，才得回房休息。

這天一進房，只見鬼影子查玄已在房中相候，不由得一怔，道：「老查，你有甚麼事？」

鬼影子查玄皺着眉頭道：「這件事很叫老朽難以出口，但又不能不說，但願大爺聽了之後，不要誤會老朽才好。」

周吉人微微一笑，道：「我想這些日子來，你也該知道我的眞正爲人了，你有甚麼話，但說無妨。」

鬼影子查玄先嘆了一口氣，然後聲音一沉道：「大爺，你知不知道，五夫人與金蛾妃子之間有着特殊關係？」

周吉人淡淡的道：「這件事，不足爲怪，你們公子不是也和他們來往得很熟絡麼。」

鬼影子查玄楞了一楞，搖頭道：「老朽不是這個意思。」

周吉人道：「那你是甚麼意思？」

鬼影子查玄道：「老朽是說，五夫人與金蛾妃子有着連我們公子都不知道的特殊關係！」

周吉人一震，雙目精光陡射，望着鬼影子查玄，厲聲道：「老查，你胡說些甚麼。」

鬼影子查玄鎮靜的道：「大爺，老朽一點也不是胡說，一切事情，都是老朽親目所見。」

周吉人瞪目道：「你見到了甚麼？」

鬼影子查玄道：「第一件事，便是那鶴嘴水烟筒，眞正的得主並不是『冷魂宮』，而是金蛾妃子朱錦如。」

周吉人一笑道：「你這完全是替『冷魂宮』撇淸，你們『冷魂宮』的那一套，我還沒有見慣？」

鬼影子查玄老臉一紅，道：「因其如此，所以金蛾妃子才派人以『冷魂宮』的姿態出現，嫁禍『冷魂宮』。」

周吉人搖了搖頭道：「你的話很叫人難以相信。」

鬼影子查玄道：「老朽自知自己的話很難叫大爺相信，所以老朽會暗中查出了那假冒『冷魂宮』人的底細，老朽說出來，大爺儘可再行調查。」

周吉人見鬼影子查玄說得若有其事，不由問道：「那他是誰？」

鬼影子查玄道：「他就是韋曲的立地金剛沙志强。」

周吉人一笑道：「立地金剛沙志强是甚麼人，會做這種事麼？」

鬼影子查玄道：「如單看立地金剛沙志强的個人一向爲人，老朽要非親目所見，也絕不會相信，他會爲金蛾妃子所利用，但老朽見到的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說着，又把那天所見情形一一說了出來。

周吉人冷靜的頓了一頓，覺得鬼影子查玄的話，不無可信之處，因爲他對金蛾妃子更不放心，何況鬼影子查玄所說的立地金剛沙志强，就離長安不遠，不是飄萍無根，無可調查的對象。

他心中雖然已是有被他說動，但却眉頭一皺道：「你既然發現了其中內情，爲甚麼不早說出來？」

鬼影子查玄道：「不瞞大爺說，老朽出身『冷魂宮』，不管『冷魂宮』現在對老朽的態度如何，但老朽對『冷魂宮』總還有着一份舊情，眼看『冷魂宮』夢寢以求的鶴嘴水烟筒被金蛾妃子得去，老朽實難視若無睹，因此有心先等個明白，却料不到因此發現了五夫人與金蛾妃子之間的一大秘密。」

周吉人這時雖還不大相信鬼影子查玄說簡又青有問題，但已不再冷嘲熱諷，雙眉一皺，道：「你發現五夫人與金蛾妃子有甚麼勾結？」

鬼影子查玄猶豫了一下道：「這個老朽暫時還是不說的好，到時辰老朽當請大爺親目一見。」

周吉人劍眉一揚，說道：「老查，希望你不要從中弄鬼，不要自己弄得身受慘報！」

鬼影子查玄悚然道：「老朽知道我的處境，老朽絕不敢從中起甚麼不良之心，請大爺放心。」

鬼影子查玄告辭走了，可是周吉人却輾轉反側，整晚都無法入睡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時分，周吉人便接到鬼影子查玄的知會，約他立時前往某處相會。周吉人畧加易容按址前往，那裏原來是緊靠着李府牆外的一排木屋小房子。

鬼影子查玄並沒有說明是那一家，周吉人方自一皺眉頭，不知所措時，只見最盡頭的一家門戶忽然打開一半，伸出鬼影子查玄的頭，向他招手請進。

周吉人走入那間屋內，只見那間小小的房子包括了吃，住，坐，臥一切設備，雖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但却擠得身都轉不過來。

鬼影子查玄歉疚的請周吉人坐在一張陳舊的椅子上，面對着燒水煮飯的灶門，道：「大爺，現在就請你默運神功，凝神傾聽，不久就可聽到五夫人與金蛾妃子的談話了。」

周吉人一怔道：「我們在這裏就可以聽到他們的談話？」

鬼影子查玄點頭道：「不錯，就在這裏……。」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馬上解釋道：「大爺有所不知，老朽在這灶內安裝了一根傳音索，直達金蛾妃子密室重地，可以能將她們的談話，一直傳來。」

周吉人過去吃過他的苦頭，知道他神神怪怪花樣百出，誰知道他在搞甚麼鬼，如果不追根究底問個明白，實難完全相信，當下一皺雙眉道：「甚麼傳音索？你給我說個明白。」

鬼影子查玄知道自己過去的作爲，如沒有明白交待，只怕周吉人聽了她們談話，還是不會信以爲眞，苦笑了一聲，道：「老朽爲取信於大爺，老朽只有把自己一項絕活請大爺過目了。」

說着，伸手把灶上鐵鍋提了起來，鐵鍋一旁埋着一截竹筒，鬼影子查玄取出竹筒，只見竹筒後面接着一根乾裂了的空心腸子，那腸子很小，只有筷子粗細，也不知是甚麼腸子，不過那腸子處理得很特別，有一種輕輕的彈性，把腸子四週撐得圓圓的，保持着中間的空心。

腸子傳聲的理由很簡單，但是要把一根腸子處理得保持中空，順利傳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有特殊的方法和藥物不可，因此使人意想不到。

周吉人明白之後，慨嘆一聲道：「過去你就是用這種方法窃聽我們的談話？」

鬼影子查玄點了一點頭，道：「老朽至爲過去對大爺的事，愧悔不安。」

周吉人笑道：「老查，我不是責問你過去的事，只是證實這東西的作用。」

鬼影子查玄道：「老朽知道大爺的意思，但老朽對大爺與公子的寬宏大量能不時在念中。」

周吉人笑了一笑，道：「現在我們不談這個了……啊！果然有話聲傳來了！」

兩人立時凝神傾聽起來。

金蛾妃子與簡又青的話聲，清晰如在身旁。

只聽簡又青的話聲，先傳過來，道：「大姊，你上次送給小妹的珍珠粉還沒用完哩！這份你還是留着自己用吧！」

金蛾妃子朱錦如笑聲道：「四妹，你別小看了這珍珠粉啊！可是有錢買不到的南海潮音洞珠粉，你現在剛剛開始服，看不出功效，你只要服了半年之後，大姊包你全身玉潤凝光，叫中元愛上加愛。」

簡又青似是被金蛾妃子說得不好意思起來，帶嗔帶笑的叫了一聲：「大姊……。」可是這聲「大姊」出口之後，便沒有了下文，似是發生了甚麼事情，轉移了她的心意。

周吉人更是雙眉一皺，道：「老查，這些話聽來，你不覺得無聊麼？」

鬼影子查玄道：「大爺，你耐心一點，再聽下去，就是要緊的話了。」

過了片刻，只聽金蛾妃子話聲忽然變得深沉有力的道：「簡又青，這兩天有李中元的消息回來沒有？」

簡又青的話聲也是變得平板而沒有感情地道：「沒有。」

金蛾妃子道：「照說他是不是該回來了？」

簡又青道：「這兩天他要回來麼。」

金蛾妃子道：「我這裏給你三顆藥丸，李中元回來之後，你每天晚上給他服一粒，不得有誤。」

簡又青道：「是！」

金蛾妃子道：「好！你現在可以醒來了。」

又是片刻之後，只聽簡又青的笑聲揚了起來道：「大姊，你對小妹這樣好，不知二姊心裏舒不舒服……。」

金蛾妃子的話聲也立時變得輕快柔和地笑道：「你放心，你二姊還不是也非常喜歡你。」

周吉人早被她們中間那段談話內容驚悸得失了神，也沒注意她們談話的態度，前後之間有着不可思議的變化與不合理。

傳聲之中，聽出金蛾妃子與簡又青走出密室去了。

周吉人怔怔的望着鬼影子查玄，難過得無話可說，任何人出賣李中元，都不足爲奇，但發生在簡又青身上，就大大的不可思議了。他不敢相信，但親耳聽到的又不能不相信，他望着鬼影子查玄，只希望鬼影子查玄能替簡又青說兩句話，讓自己心理暫時規避一下殘酷的事實。

鬼影子查玄彷彿要說甚麼，但這時忽然一陣脚步聲來到門外，拍着門叫道：「吳老頭，開門來。」

吳老頭是這戶人家的眞正主人，經鬼影子查玄買通，到街上買酒去了。

鬼影子查玄一面答話道：「吳老頭買東西去了，不在家！」

同時，以極快的手法，把灶中那隻竹筒帶半截腸子一齊扯斷，收藏於懷中。

「哼！吳老頭不在家，你們鬼鬼祟祟躲在他家中幹甚麼？」

「砰！」木門突然被外面來人一脚，踢得炸成十幾塊，向他們身上射到。

三個流氓似的漢子，一湧而入，到了屋內。

周吉人來時，原已黃昏來臨，這一陣就擱下來，外面天色已黑，他們只顧偷聽金蛾妃子與簡又青談話，忘了點上燈光，屋內更是顯得一片漆黑。

那三條漢子由外入內，更是看不淸他們的位置，微一怔神之下，鬼影子查玄已傳音招呼周吉人道：「大爺，不能讓他們看出我們，我們先下手爲强，就此闖。」

他話聲出口，雙手同時一翻，各取一人。

周吉人更不敢怠慢，掃腿向着一人踢去。

他們兩人都是一等一的身手，又在他們猝不及防之下出手，只聽連聲「唉喲！」進來的三個人，倒了一對半，連周吉人他們的面貌都沒看淸楚，就被他們脫身而去。

周吉人與鬼影子查玄脫身木屋之外，鬼影子查玄道：「大爺，你請先回威公府去，老朽還要查一查那三個人來路。」說着，閃身又隱入黑暗之中。

周吉人知道這一方面鬼影子查玄有他獨到之處，無庸替他担心，匆匆回到威公府，正閃身進入自己書院之際。

但見眼前人影一閃，郭倩霞飛身而到擋住他去路，嬌叱一聲道：「甚麼人？」

周吉人一見是郭倩霞，長吁了一口氣道：「霞妹，是我！」

郭倩霞再仔細一打量周吉人，不由得掩口笑道：「你到那裏去了，打扮得這樣古裏古怪。」

周吉人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道：「說來眞是叫人難以相信……。」

話說一半，心中忽然一動，暗忖道：「簡又青與五弟已經情結夫婦，都不可靠，她與李愷交往有年，所受影响必深，只怕更難叫人放心了。」

周吉人本來不是多疑的人，只因親耳所聽到的教訓，太現實與殘酷了，他雖不是多疑的人，亦不得不多提高一份警惕之心。此念一生之下，下面的話，便不敢據實相告，頓了一頓，支吾地道：「我剛才發現有個可疑人物在附近出現，出去摸他們的底去了。」

郭倩霞顯然沒有注意到他前言不對後語，只急急的道：「快洗個臉，換好衣服，有客人來了，要見你啦！」

周吉人一笑道：「什麼客人？」

郭倩霞刁蠻地一搖頭道：「現在不告訴你。」

周吉人在郭倩霞幫忙之下，整容易裝，加了一番修飾，然後來到郭夫人後堂。

只見郭夫人正陪着一位老年尼姑和一位徐娘半老的中年美婦人在談話。

郭老夫人一見他來到便笑着說道：「吉人，快來見過一心神尼。」

一心神尼不是簡又青的師父，周吉人不敢失禮，向一心神尼一揖到地，道：「末學周吉人，參見神尼老前輩。」

一心神尼欠身還禮，含笑道：「周大俠請不要多禮。」

郭老夫人接着一指那中年美婦人道：「這是老身妹子，霞兒他們阿姨！」

周吉人接着也是長揖一禮，道：「晚輩見過簡老前輩。」

郭老夫人妹妹刻意打量了周吉人一陣，含笑點頭道：「不要客氣，其實你也可以跟着霞兒叫我阿姨。」

周吉人被她說得只好改口稱了一聲：「阿姨！」

郭老夫人妹妹一笑道：「阿姨叫簡竹君，你該加上君字，以便有所區別。」

簡竹君的態度顯得不够莊重，周吉人暗暗一皺眉頭，又稱了一聲：「君姨。」

周吉人與郭倩霞兩人一旁就座之後，郭老夫人笑着說道：「吉人，你說外面的風言風語多可怕，竟然有人說中元與又青已經失和反目了。」

周吉人微微一怔，轉向一心神尼道：「老前輩敢情因此而來。」

一心神尼微現窘容的笑了笑道：「貧尼正好道經附近，因此順便來看一看。」

郭老夫人接着道：「剛才老身已經向神尼說明了事實，但神尼還有幾件事情想和你談一談，神尼不是外人，賢侄儘可據實相告。」

周吉人口中應了一聲：「是！」心裏却嘀咕起來了。

誰不知一心神尼不是外人，何用郭老夫人如此叮嚀，關於這一點，郭老夫人自己不會不知，現在郭老夫人既然如此叮嚀，其中必有道理。

周吉人自來到威公府，與郭老夫人共同應付過鬼影子查玄一番之後，彼此之間已經培養出一種默契。

周吉人笑了一笑，轉向一心神尼問道：「老前輩還有什麼見教？」

一心神尼面容一肅，問道：「至於令師弟與又青過去所經歷的種種，剛才老夫人已經說得很明白，貧尼也無話可說，至於他們婚後，彼此能否互信互愛，周大俠想必完全清楚，不知大俠能否見告。」

周吉人略一沉思道：「據晚輩所知，他們之間情好極篤，敝師弟對弟妹更是信任有加，概不藏私。」

一心神尼長眉微微一揚，道：「眞的麼？」

周吉人微微一怔，道：「老前輩可是不大相信晚輩的話？」

一心神尼點了一點頭道：「貧尼不打誑語，未敢全盡信。」

周吉人道：「老前輩如不相信晚輩，請一問令徒便知。」

一心神尼道：「貧尼當然要問她，不過在未問她之前，貧尼想請大俠與貧尼合作，作一個小小的測驗。」

周吉人道：「作什麼測驗？」

一心神尼道：「大俠與李中元情屬師兄弟，應該是彼此坦誠無話不談的了。」

周吉人點頭道：「敝師弟對晚輩確然如此。」

一心神尼道：「又青與李中元夫妻情深，自然也是推心置腹坦誠相對的了。」

周吉人道：「當然，這還用說得，就以敝師弟將當今武林人物視爲『聖丹』的『潛龍丸』交由又青弟妹保管一節，便可見敝師弟對又青弟妹如何了。」

一心神尼道：「說起來理當如此，不過現在外面既然有了風言風語，我們身爲師長的，便不能不關心查問了，所以貧尼想好了幾個問題，先問大俠，然後再問小徒，以此來看李中元對大俠與又青之間是否有所偏私厚薄，不知大俠意下如何？」

周吉人心中雖然不大願意，但是却無法不點頭，只好答應道：「晚輩遵命。」

一心神尼微微一笑道：「難得周大俠如此合作，貧尼有僭了。」

周吉人面色一正，說道：「晚輩洗耳恭聽。」

一心神尼笑容一斂道：「江湖傳言，令師弟找到了『翠谷之秘』，此話可是當眞？」

周吉人道：「不錯。」

一心神尼道：「令師弟如何處理那些藏珍？」

周吉人道：「大多藏珍都已換成金銀財物，作爲此次黃河水災賑災之用了。」

一心神尼道：「其餘的呢？令師弟又如何處理？」

周吉人道：「其餘藏珍，有些是各大門派早年遺失之物，有些是不知來源的無主之物，至於各大門派之物，敝師弟已決心物歸原主，送還給各大門派。」

一心神尼點頭接口道：「令師弟這種臨財不苟得的光明態度很好，値得稱許，但是還有些不知來源的無主之物，又當如何處理？」

周吉人道：「敝師弟準備公諸武林，共商處理辦法。」

一心神尼讚口道：「好，這個辦法很明智。……現在貧尼要問你，這些『翠谷藏珍』，是仍然留在翠谷之內呢？還是已經遷地密藏？」

周吉人坦然道：「翠谷之內已是所剩無幾，大多都已遷出分藏於各地。」

一心神尼道：「分藏在什麼地方？」

周吉人微一猶豫道：「這……。」

一心神尼微現不悅之色，接口道：「不放心貧尼是不是？」

周吉人惶悚的道：「請老前輩不要誤會……。」

一心神尼截口說道：「那你爲什麼不說？」

周吉人道：「不瞞老前輩說，晚輩只知那些藏珍遷出翠谷之後，分藏於十八處地方，至於分藏於十八處什麼地方，晚輩却是不知道。」

一心神尼冷笑一聲，道：「貧尼就不相信李中元會不將那些地方告訴你們！」

周吉人道：「老前輩有所不知，敝師弟原是要將那些地方，告訴晚輩，是晚輩自己不願知道。」

一心神尼「哼！」的一聲，道：「自己不願知道，這是什麼話？」

簡竹君一旁笑道：「神尼先別怪他，他的話倒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一心神尼繃着臉道：「有什道理？」

簡竹君道：「這可從兩方面來說，他不願多知道，也就無慮從他口中把這秘密洩露出去，這是從正面立論，如果從另一方面說，他是怕惹火燒身，招來無妄之災，吉人，阿姨沒說錯吧，當然，阿姨認爲你是站在替李中元守秘着想。」

郭倩霞這位阿姨與郭老夫人比起來，顯然有着天壤之別，一位是慈祥剴切，端莊守禮，令人可敬可親，這位却是一身江湖流氣，叫人不敢恭維。

周吉人聽着她說的兩面話，只有苦笑而已。

一心神尼點了一點頭，忽然轉臉向郭老夫人問道：「奇怪，青兒爲什麼還沒有來？……。」

一語未了，一陣急步聲傳來，簡又青已飛奔而到，見了一心神尼歡呼一聲：「師父！」已是拜伏在地。

一心神尼伸手拉起簡又青一陣端詳打量，雙眉一皺搖頭道：「青兒，你瘦多了，生活過得還好麼？」

簡又青點頭道：「徒兒好得很呀！」這才轉身向簡竹君行了一禮，叫了一聲：「三姑！」

看她對簡竹君的神情，雖然一樣的有禮，可就沒有對一心神尼那樣親熱了。

一心神尼拉着簡又青坐在身旁，問了一些生活情形，接着面色一正，道：「剛才爲師和你大師兄談了很多話，又問了他很多問題，你大師兄都一一回答了爲師，現在爲師以同樣問題再問你一遍，希望你能和你大師兄一樣，老實回答爲師。」

簡又青點頭答應了，一心神尼把剛才問周吉人的話，重覆問了一遍，前面一段簡又青的答話大致與周吉人相同，一心神尼聽了相當滿意。一心神尼問到分藏那些藏珍的十八處地方時，簡又青黛眉微微一皺，投目向周吉人望來。

周吉人不能讓一心神尼說他影响簡又青答話，增加她對李中元的誤解，當下點了點頭道：「弟妹，令師不是外人，你知道的都可以告訴。」

簡又青見周吉人點了頭，放心地道：「那十八處地方，中元都告訴了徒兒，那些地方是……。」

剛要一一說出地名的時候，忽然有人喝聲道：「四妹你怎麼可以隨便亂說？」

大家聞聲轉頭，只見金蛾妃子朱錦如飄身走了進來。

一心神尼長眉一揚，輕喝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金蛾妃子朱錦如冷冷的一笑道：「本姑娘是什麼人，你還管不着，倒是你是什麼人，先給姑娘一個明白交待。」

簡又青搶着道：「大姊，她老人家是小妹師父啦！」

金蛾妃子朱錦如聽了簡又青的話，神態如故，道：「她眞是你師父麼？你再仔細看一看！」

此言一出，有如春雷乍展，驚得大家都是一楞，人人心裏驚叫一聲，道：「難道她不是一心神尼？」

金蛾妃子朱錦如不是二三歲的小孩子，這種話她能說出來，那就必有所見，絕不會無的放矢。

簡又青心中一動，也不由得凝目再次向一心神尼臉上望去。

一心神尼大怒失色罵道：「好一個信口雌黃的賤貨，……。」

金蛾妃子朱錦如截口道：「一心神尼乃是佛門高尼，那會像你這樣口出污言，由此一點，便足以撕破你假面具了，四妹！還不快退！」

簡又青一時之間眞還沒有看出一心神尼是別人假冒，但聽了金蛾妃子如此一說，想起師父平生爲人，確不會如此口不擇言，警念方起，一心神尼已是出手如電，向她腕脈上扣來。

一心神尼出手一招，等於自己承認了自己身份，可是這時簡又青欲待退身已是不及，一隻右腕腕脈已被那假一心神尼抓個正着。

詎料，那假一心神尼抓住簡又青手腕之後，却是一聲大叫，鬆手不迭，自動放開了簡又青，人便從座位之上疾射而起，向外撲去。敢情，簡又青手腕之上正戴着金蛾妃子朱錦如給她的那對「龍鳳玉鐲」，那假一心神尼，一抓之下竟抓在那玉鐲之上，內力一吐之下，龍鳳玉鐲自生反應，龍口之內射出一枚牛毛細針，扎在假一心神尼掌心之上。

假一心神尼才恍然而悟，金蛾妃子朱錦如喝聲簡又青退去，實乃是引她上當的一招毒着，心驚肉跳之下，已知事無可爲，只有走爲上策了。

她轉念極快，叫聲出口，人已射身而出，可是她一切都落在金蛾妃子算中，又那有金蛾妃子朱錦如的料敵先機快，她人到門口，金蛾妃子朱錦如已是先她而到，擋住她去路，輕笑一聲，道：「你已身中劇毒，如不馬上治療，包你走不出長安城，便命喪黃泉，要命的，就乖乖的給本姑娘留下，本姑娘不爲難你就是。」

那假一心神尼去路被阻，目光一掃，只見周吉人與簡又青等人，無不虎視眈眈，躍躍待動。

同時，她也感到手掌有點不對，猛一低頭觀望之下，只見一隻手掌就這片刻之間，已是腫了起來。

好快的毒性，使她不由得全身一震，道：「眞不爲難老身？」

金蛾妃子閃身讓開了她的去路，冷冷的道：「你要不相信，你去吧！」

那假一心神尼臉色灰白，見金蛾妃子朱錦如大方的讓她離去，反而使她更增惶恐不安，猶豫了一下，輕嘆一聲，道：「好，老身這次算是栽到家了。」

話聲頓了一頓，忽然舉着一雙迷惑的眸子，望着金蛾妃子朱錦如道：「姑娘，你怎樣一進來就看出老身不是一心神尼本人？」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

蕭逸·文
盧令·圖

紅花濺雨春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子玉雙目被挖，返抵譚家，因刺激過甚，狀類顛狂，譚雁翎恐其對自己不利，擬下手除之，爲桑南圃撞破，譚雁翎武功不及桑南圃，遂以仗以成名的鐵指金環把桑南圃打傷，桑負傷返回客棧，譚貴芝奉母命來此要向桑詢問是否梁仲舉後人，見桑負創，乃爲桑療傷治毒，向桑查詢眞實姓名及來冰河集意圖，桑不肯說出此來目的，只自認確不姓桑，而是姓梁，譚貴芝不得要領，貪夜趕返馬場，陶氏見女兒一身疲累，命其坐下休息，要往叫人準備飲食，譚貴芝抓住陶氏，告以已見到桑南圃……



愛恨悲命運　燒殺慘亡家

陶氏怔了一下，慢慢坐下來道：「桑南圃？」

譚貴芝道：「不姓桑，他姓梁。」

陶氏登時臉色大變，道：「你怎麼知道？」

「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他親……親口……？」陶氏顫巍巍的由位子上站起來。

「娘你坐下——」譚貴芝把陶氏站起來的身子又按下去。

「他還跟你說些什麼了？」

「說了很多！」

「他都告訴你了？」

譚貴芝看母親一眼，慢慢的點點頭。

陶氏頓時神色一片黯然，垂下頭來！女兒的瞳子，像兩道冷電般的注視着母親，觀察並洞悉她的任何一點點微妙的反應！

「他……眞是梁仲舉的兒子？」

「梁仲舉。」譚貴芝在心裏重覆的唸着這三個字，深深的記在了腦中。

「快說……是不是？」

陶氏尖尖的十指，幾乎抓進到女兒的肉裏，譚貴芝打了個寒顫。

「不錯他就是梁仲舉的兒子……。」

「天……哪……」陶氏心裏吶喊了一聲，頓時面無人色，狀若痴呆的楞住了。

「娘，娘！」譚貴芝用力的搖着母親，焦急的說道：「你怎麼啦？……怎麼啦？」

陶氏恍然一驚，涓涓的兩行淚水，情不自禁的由瞳子奪眶而出，順着腮幫子一點點的滑了下來。

「娘心裏難受……」陶氏分出一隻手摟着女兒的身子，喃喃的道：「娘……對不起你……娘……眞沒臉再活下去了……孩子……你……」

「娘——我還不大明白……」她開始有點後悔，她不該詐騙母親，一時間眞有點亂了方寸。

「他叫梁什麼來着？」

「他……沒有說！」

「我自從第一眼看見他，就猜想他是梁仲舉的兒子……他們爺兒倆個長得太像了，太像了！」

「娘！梁仲舉到底是誰？」

「你不知道——」陶氏恍若由夢中醒過來，頻頻苦笑着，道：「是江南第一富戶……是……皮大王……」

譚貴芝驚道：「爹不是皮大王麼？」

「你爹……他……」陶氏抹着臉上的淚，不勝悽楚的道：「你爹也是皮大王，那……是後來的……梁仲舉他才是眞的……他……我……太對不起他了！」

譚貴芝目睹着母親如此痛苦模樣，眞有點不忍心再問下去，可是偏偏好奇心促使她一定要揭開這個謎底！

她眼睛裏淌着熱淚，一面抽搐着道：「娘！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快告訴我吧？……我都快急瘋了！」

陶氏忽然怔了一下，用染滿了淚水的眼睛，望着貴芝，癡癡的道：「妳還不知道？」

譚貴芝頻頻點着頭，淚珠點點滴落。

陶氏頓時神色一呆，面現驚奇，又有點生氣責備的樣子。

譚貴芝緊緊的抱着母親，痛哭道：「娘，你原諒我……梁大哥他什麼都沒說，我是詐你的……我實在忍不住……我快瘋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娘你告訴我吧！」

陶氏臉上綻出了一片淒慘的笑容，她慢慢的點頭道：「這麼說……他也許不是梁仲舉的兒子了？……」

「不！他姓梁！他只告訴我姓梁，別的什麼都沒說！」

陶氏輕歎一聲，道：「這就對了……他還是梁仲舉的兒子！」

譚貴芝費解的道：「梁仲舉跟娘到底有什麼關係？……他是誰？」

「他……」陶氏輕歎了一聲，垂下頭來，要說出實在情形，須要極大的勇氣，陶氏心裏盤算着一旦道出的後果，不能不猶豫！

「娘！你爲什麼不說？娘！」譚貴芝用手推着陶氏：「梁仲舉他到底是誰？」

陶氏緩緩抬起頭來，眼淚可就淌了出來——

「孩子，你眞的要知道？……」

「我要知道！」

「好吧！我就告訴你！」

陶氏輕輕歎息了一聲，擦了一下臉上的淚：「他是我的前夫——」

「前……夫？啊——」譚貴芝聽得睜大了眼睛，道：「娘是說……那個梁仲舉是……？」

「他是娘以前的丈夫！」

譚貴芝怔了一下，登時坐了下來！一時之間臉色蒼白。

陶氏鎭定了一下，看着女兒如此，禁不住苦笑了一下——

「孩子，你還要往下聽麼？」

譚貴芝看着母親，默默的點點頭。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我還沒跟你爹結婚！」

譚貴芝用目光代替了詢問，向母親看了一眼，像是繼續要聽下去的樣子。

陶氏用絲巾擦了一下鼻涕，面有愧色的道：「我本來以爲這件事一輩子不會被你知道……這也是娘的一點私心……倒不是娘瞞着你，而是娘怕失去了你！」

譚貴芝苦笑了笑，道：「這位梁老先生現在還在麼？」

陶氏臉色一下發白，歎息了一聲，搖搖頭：「他死了！」她眼睛裏又湧出了淚水：「孩子，你不要打岔，娘現在決定把一切都告訴你——

「——雖然你一聽了會生娘的氣，可是，娘決定還是要告訴你……二十多年了！這件事在娘心裏已經忍了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來娘儘管表面上有說有笑，可是暗地裏內心懺悔痛苦，却是什麼人也不知道的！」

含着淚的眼，無限迷惘的打量着女兒，她懷着一顆痛懺的心，繼續追悔的訴說下去。

「梁大爺大我很多，那是梁二先生提的親，說的媒——」

陶氏說到這裏，立刻悟出女兒的迷惘，頓了一下，她加以解說道：「梁大爺就是梁仲舉，梁二先生是他兄弟，也是做皮貨生意的人，因爲我家是跟梁二先生是街坊，我爹跟梁二是朋友，梁氏昆仲雖然是生意人，可是兄弟二人都有一身驚人的武功，只是外面知道的人不多罷了！

「——我爹爹却是知道的，所以他常常就近去向梁二爺請教武功，因此得知梁大爺的元配夫人久年臥病，梁大爺年近半百膝下猶虛，很想納一房妾……」

譚貴芝表情一驚，臉上微微帶出了冷笑，她已經猜出往下該發生些什麼事了！

陶氏輕嘆一聲，道：「這事情應該怪我爹爹，他一心醉迷着梁門中的武功，竟然不會注意到女兒的幸福，居然把我自荐給了梁大爺！」

「娘……妳答應了？」

陶氏點點頭，眼淚滑到了鼻尖上，又滴落下來！

「娘心裏是不願意的，可是父命如天，爲了怕傷他老人家的心，我一切委屈求全，可是——」

譚貴芝緊張的神色，可以由她眼睛裏看出來。

陶氏在這個大女兒面前，對於往事赤裸裸的不再保留——

她臉色青一陣，白一陣，頻頻苦笑的道：「……娘心中早已有了人了……妳外公他那裏知道！那個人，就是你爹！」

譚貴芝怔了一下，想問却又有點難以啓齒！

陶氏徐徐接下去道：「……我跟妳爹是在城隍老爺子壽辰那一天，逛廟會時認識的……」

說到這裏，她的臉紅了一下，道：「我們見過幾次面，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像，那時候我不知道你爹竟然也是幹皮貨業的，直到我跟梁大爺拜天地以後……

「……我已經記不起是那一天了，有一天你爹跟妳胡大叔上門談生意，我出來招呼着開飯，忽然碰見了……」

她的臉紅了，那件事直到今天仍然使得她一想起來就發窘。

「孽緣……」陶氏吶吶的自責了一聲：「從那天起，你爹就纏上了我……

「……他常常借故來到我家，又買通了我的睡房丫嬛文香，給我傳信……」

她頻頻的搖着頭，淚如雨下。

譚貴芝緊緊的咬着牙齒，一聲也不哼，只是由她眼神裏，可以看出來積壓在她內心的憤恨！

陶氏胡亂的擦着臉上的淚，她迷惘的看向窗外，少頃才又接下去道：「我錯了……我對不起梁大爺……都是我害死了他……我不該下那包藥的！」

譚貴芝聽到這裏，全身一陣打抖，再也忍不住，一下子扒在桌子上，痛哭出聲，哭了幾聲，她忽然翻過身來，瞪着陶氏道：「娘……妳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是妳殺了梁大爺？」

陶氏木然的搖搖頭，淚流滿臉，只是向着窗外發呆。

「那——梁大爺是怎麼死的？」

「是……是你爹他……」

譚貴芝登時睜大了眸子，有如當頭響了一聲霹靂作聲不得！

「事情是這樣的！那一日丫嬛文香偷偷遞給我一封信，是妳爹寫給我的，信裏附有一包藥——」

「是毒藥？」

「不是……是蛇骨散，是一種服下去令人昏沉欲睡，最能壞人元氣的藥！」

陶氏追憶前情，吶吶接下去道：「你爹信上說……只爲了便於我們私……」

「私會！」譚貴芝冷鄙的譏諷着母親，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

陶氏噙着淚點點頭！

她長嘆一聲，道：「誰知道你爹爹竟會合了妳胡大叔早有深心，他二人事先喬裝爲梁大爺的跟班與車伕……

「……就在……就在我與梁大爺乘車遊玩燕子磯的中途下的手！」

譚貴芝囁嚅的道：「……他們殺了梁大爺？」

陶氏默默的點點頭，一字一淚的道：「梁大爺因爲事先服下了蛇骨散，一時發作，遍體無力，妳爹爹乘機施展『乾元問心掌』震碎了他的五臟……梁大爺就這麼死……死了！」

「不——」譚貴芝忽然大聲叫着：「爹不是這種人，爹不是這種人——我絕不信！」

說着嚷着，她可就扒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陶氏輕嘆了一聲，道：「娘說的句句實言！」

「妳騙人！」譚貴芝大聲哭叫着，道：「我不信，娘說的都不是眞的……」

陶氏緩緩走到了她身邊，伸出一隻手撫摸着她的秀髮。

譚貴芝忽然像瘋了似的轉過身子來，用力的把她的手摔下去，痛聲道：「妳不要碰我……我不是你們的女兒，我不是……我不是！」

忽然跳起來就往外跑。

陶氏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吃驚的道：「你上那裏去？」

「不要妳管我——」譚貴芝用力的掙着，可是陶氏兩隻手用力的拉着她，使得她一時掙脫不開。

陶氏臉色鐵青着道：「孩子，妳不要胡塗……娘和爹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我們都是愛妳的！」

「愛……愛有什麼用？你們做出這種事……叫我怎麼做人？叫我怎麼做人！」

說着她又用手捂着臉，一時嗚嗚的哭了起來！

陶氏一陣子發呆，她吶吶道：「這件事沒有人知道，孩子……妳應該相信娘的話，娘實在是疼妳的！」

「那……」譚貴芝哭成淚人兒似的，一面抽搐着道：「我親生的爹是誰？」

「當然是譚雁翎！」陶氏面色蒼白道：「妳可不能瞎疑心！」

譚貴芝冷冷笑道：「那麼這個姓梁的呢！他是妳親生的兒子？」

陶氏苦笑着搖搖頭，道：「娘當年嫁到梁家不及半年，怎會生有兒子……」

「那麼，他是梁大爺元配妻子生的兒子了？」

「梁家大娘也沒有兒子……」

陶氏邊說邊自神馳，忽然像是記起了什麼，慢慢的點點頭，道：「對了……我忘了……梁大爺由梁二爺那邊過繼了一個孩子，那孩子遠在外面讀書，我却沒見過……這個人必定就是他了！」

譚貴芝怔了一下，緊緊的咬着牙，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陶氏長嘆了一聲，道：「這幾個月我常常神不守舍，也常常想到過去的事，預感着必有不幸，果然應驗了！」

話聲微微一頓，她冷笑着道：「這件事雖是妳爹下的手，可是說起來，完全是因爲我惹起來的……唉……人生百年，誰又能不死？」

她臉上帶出了一片慨然，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梁大爺的兒子來了最好不過，我就去找他去！」

「娘……妳要幹什麼？」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願意一死，成全了他的孝道！」

譚貴芝苦笑了一下，道：「我看他並沒有這個意思，他本事大極了，要是眞要報仇，我們早就死了……」

陶氏輕嘆一聲，道：「這也是我想不透的……無論如何，我和你爹都負他太深了，他就是殺死我們，我也不覺得寃枉，只是他爲什麼一直不動手，又在等些什麼呢？」

譚貴芝這一會兒神不守舍，想到了桑南圃這個人，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感受，想到了自己父母，更是傷心欲泣，再加以一夜一天的快馬奔馳，她眞有一點神情恍惚支持不住的樣子！

掛着臉上的淚水，她淡寞無神的走到了自己房子裏！

陶氏看着女兒的背影，心裏更有說不出感傷和憐愛。

譚貴芝隔着門看了母親一眼，沒精打采的關上了門，轉過身來撲向床上。

她把臉死死的埋在被窩裏，想到了眼前的一切，預感着一個原本美好的家，很可能卽將毀於一旦——

她恨她父親，恨母親，却又愛他們，越恨越愛，越愛越恨，心情也就更加的難

以平靜下來！

最使她難以打消的，却是桑南圃（雖然現在她已經知道他是姓梁，却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這個人了。

不可否認的，對於這個身懷血海深仇的年輕人，自從第一面在迎春坊見到他那個時候開始，她就對他種下了情因好感！以後的日子，只要一想起他來，也就與日俱增！

直到現在，她非但不恨他，怪他，怨他，却更深深的關懷着他！

矛盾的成因正在於此！

「如果有一天他眞向父母明火執杖的動起手來，自己將何以自處！」

「目前何以自處？」

「今後何以自處？」

「父母面前又將何以自處？……」

「…………」

太多太多的問題，一時紛至沓來，深深的困繞着她，使她此刻有一種近乎於死的「窒息」感覺！

不知不覺，她又哭了起來！

耳朵裏彷彿聽見母親感傷的嘆息聲，敲門聲，似乎她還在喚着自己的名字！

她拚命的跺着兩條腿，用力的抱着枕頭，哭嚷着道：「別理我——別理我——你們誰都別理我！」

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可就睡着了。

× ×

陶氏悄悄的來到了她的床前面！

燈光映照着這個花信婦人，細細的腰，豐腴的身材，儘管是四十出頭的人了，看上去却還是那麼年輕，以往的歲月，甚至於沒有在她的眼角留下一點點皺紋！

她的皮膚仍然是那麼白皙，頭髮仍然是黑亮而有光澤！

四十歲在她來說，並不代表女人黃金年華的結束，甚至於用「方興未艾」這四個字來形容她都不恰當——

而她却像是一朵初沾雨露盛開正濃的玫瑰花——

然而畢竟她已是四十二三的人了，而且是身爲人母的人了！

她女兒就睡在她眼前——

已經熟睡了，像是春睡的海棠，蜷曲着，又像是尙未開放的一顆花朵，她緊緊的抱着枕頭睡着了，臉上還沾着未乾的淚痕！

陶氏輕輕嘆息了一聲——她學會嘆息還是這幾天的事情，每當她輕吁着嘆息之時，心裏總會浮上一層不祥的陰影。

她輕輕的拭去了譚貴芝臉上的淚，又爲她脫下了脚上的靴子，輕輕的爲她蓋上被子！

也許是她太累，竟然沒有驚醒！

陶氏做完了這些瑣事，瞧了一下壁角的漏斗，算計着不過還是初夜時候。

她的心也同女兒一樣亂，甚至於較女兒心情猶有過之！

小兒女心裏的事，想些什麼，她都清楚，尤其是自己的女兒——她心眼兒裏的善惡，自己怎會不知？

她早看出來女兒喜歡誰了，那個叫桑南圃的小夥子，人是那般出色的俊俏，那能不令女孩之家爲之傾心！

陶氏坐定了下來，心裏盤算着——果眞要是他們兩個人能夠結成一雙，豈不是很好的一對？

可是……這件事可就太難了，雙方必須要有打破傳統逆流的勇氣！更何況這其中還牽扯到上一代的仇恨問題！

想到了這些，女兒的心情自然就昭然若揭，也就不怪她會如此的傷心了。

陶氏想在心裏，看在眼裏，悔在腦裏，在在的使她感覺到有一見桑南圃的必要！與起了捨身贖罪的念頭！

她慢慢的由椅子上站起來，轉身步出，回到了自己房中。

有句話「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計劃的去赴死，從從容容的去赴死，那可就非大智大勇者所能達到的了！

陶氏此刻心情不難想知，在享受過長久舒適歲月之後，忽然面臨到生死存亡的抉擇關頭，當然太過於突然，突然得令人亂了方寸！

她要靜靜的想一下！對於眼前的一切，心裏要事先做個準備——

耳朵裏彷彿聽見了一片吵亂之聲——聲音好像是來自馬場，陶氏心裏一驚，方自站起身來，卽聞得房門被人用力的叩着。

「太太！太太！不得了啦——」

陶氏陡地一驚，霍地拉開了門，只見小丫嬛彩蓮一踉蹌進來，臉色發青的指着外面道：「馬場失……失火了！」

「失火了！」

陶氏陡地一驚，慌忙的推開了窗子，可不是兩邊那一溜馬房，全都着火了。

火勢像是剛發起來，可是非同小可，看上去像是一條大火龍，把整個半邊天都染紅了。

「徐師傅他們呢！」

「喬師傅和李師傅他們都張羅着救火去了，徐師傅好像遇見了外人，說是外面人放的火！」

陶氏咬了一下牙，說：「好，妳快去招呼小姐去——」

彩蓮嚇得兩條腿直打抖，連聲的答應着方自一轉身，却見譚貴芝手拿着一口明晃晃的寶劍衝進來！

兩個人闖了個滿懷，彩蓮哎唷！叫了一聲一交摔倒，摔了個四脚朝天，貴芝連忙把她拉起來。

彩蓮痛得咧着嘴，還一面叫：「小姐失……失火了！」

「我就是爲了這個事才來的！」

陶氏廿年未曾現過身手，可是這個時候也用不着藏鋒了，一轉身，由被褥下摯出了長劍——

她回頭關照女兒道：「妳照顧着彩蓮，我們往外闖！」

說着縱窗而出！

她身子方一縱出，只聽見「嗖！」一聲，一點火光射空而至，「篤！」一聲射釘在窗框之下！——

敢情是一支火箭！

「火箭」顯係特製而成的，一經着物，只聽見「波！」的一聲，由箭頭一端陡地炸開了萬點銀星，分濺向全屋內外各處地方，「蓬」地一聲，火勢頓起！

緊接着「嗖！嗖！」一連又射來了兩



陶氏方一躍出窗外，一支火箭凌空射到，「奪」一聲插在窗框上。

枝，分射向屋角與室內地板，頃刻間全室火勢大起！

丫嬛彩蓮嚇得鬼般的叫了起來！

譚貴芝嬌叱了一聲，正想騰身而出，却被彩蓮抱住了一條腿！

「好小姐……帶着我，我害怕！」

譚貴芝恨恨的罵着：「窩囊廢！」

她本來已看見射發火箭的那個人，這一躭誤，那個人却倏起倏落的向馬場另一處縱去！

陶氏也發現這個射箭之人，緊跟着追了下去！

貴芝看着地下的彩蓮，簡直像是一條豬，其勢又不能不顧！

當時忿忿的嘆了口氣道：「妳眞是個廢物點心！」

說時全屋已熊熊火起，火光裏沸騰着嗆人砒硝松香味！兩個人被這股子怪味道嗆得直咳嗽。

彩蓮一面咳一面喘息着道：「我要死囉——要死啦——」

貴芝胡亂的撕了一牀單子，扭成一根蔴花狀的繩子，把彩蓮由地上提起來，往背上一揹，然後用繩子綁了好幾道——

不過是片刻的躭誤，房間裏早已火光大盛，門板，牆，天花板全都燃燒起來，剝剝劈劈，看上去有即將傾倒之勢。

彩蓮嚇得眼睛都不敢睜開，只是一個勁兒的咳嗽！

貴芝把她綑結實了，也來不及再搶救屋子裏的什物，慌張的騰身而出——

她身子方一縱出，迎面一溜子火光，一支火箭迎身而近！

譚貴芝一伸手抓住了箭桿子！只見箭身上火光流離，滋滋亂响。

她忿怒中一抬頭，即見一條人影，方自躍向馬場正中的瞭望塔頂，身法之快，確屬個中高手！

譚貴芝一聲清叱道：「着！」

玉手一翻，已把手裏的那支火箭擲了出去！

原來這種火箭，係對方獨門秘製，威力大貫一般，箭頭沒有砒硝松香，一經熱到某一限度，即會自行炸開，威力驚人已極！

譚貴芝恨極了對方這類縱火行兇之徒，一時偏又沒有趁手的暗器，是以將手中火箭權作暗器發出！

她這種一時急智，竟然發生了奇異的效果！

火箭射出，是用「甩手箭」的手法擲出去的，對方那人身子方自縱落瞭望塔中段，眼見如此，大吃一驚！——

按說他是發箭之人，理應知曉這類火箭的特性，偏偏他竟是一時糊塗，未曾料及！

眼看着那支火箭迎面射到，那人情急之下，竟然以手上的雕弓向着箭上撩去！

不撩還好，這一撩上，可就惹上了大禍，只聽見「波」的一聲脆响，箭頭火光亂冒中頓時炸了開了，形成了無數火星，四下裏亂崩亂竄！

那人想是根本未曾料及會有此一手，頓時身上着了數顆火星，刹時間燃了起來，極爲狼狽的怪聲叫着，遂由瞭望塔上墜了下去！

譚貴芝身子正竄過來，再次的清叱一聲，掌中劍向着這人分心就扎！

這個人一手持弓，一時來不及換手拔取兵刃，遂以手上雕弓向着貴芝劍上迎去，只聽見「察崩！」的一聲，那弓碰着了劍刃，還有什麼好說的，當時砍爲兩截！

雙方照面的當兒，貴芝畧微看了一下對方的長相——瘦長的個子，鷹鼻子鷂眼，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可以斷定是個生臉，沒見過的人！

這人穿着一襲黑色夜行衣，背後揹着一口鋸齒刀，此刻一照面吃貴芝斬斷手中弓，當然大吃一驚！

他身子急速的一旁躍出去，就勢倒地疾滾，想把身上的火壓熄，譚貴芝那裏容得他如此施展？緊跟着騰身過去，一連三劍。

第一劍砍在地上，砍得泥土翻飛！

第二劍擦衣而過，第三劍才是眞正的殺着，由於那漢子生恐傷及要害，性急之下舉手以擋！貴芝這一劍正好砍在他胳膊上，當時就把他一隻胳膊給砍了下來！

那漢子慘叫了一聲，斜刺裏穿身而起，傷痛中還忘不了招呼同件，「吱！」的吹了一聲胡哨！

譚貴芝已飛快的把身子湊近過去，右腿飛擰着用譚家嫡傳的「弓腿」踢法，只聽得「叭！」一聲，把那人球也似的踢得滾了出去。

這時四下火光漫天！

整個馬場都着火了，凡是有房子，可以燃燒的地方都燃燒了起來。

火光裏，正有不少人影穿馳着，看過去好像皆與這人同樣的裝束打扮。

這漢子被譚貴芝一腳踢倒，尚還不及爬起的當兒，只見兩條人影，一左一右同時竄到了近前！

其中之一怒叱着道：「好小子！」

這人正是負責馬場維護任務之一的「金鎗」徐升平。

他手裏提着一對閃閃有光短鎗，一照面之下，二話不說，穿心一鎗，「噗哧！」一聲，已深入那人前胸。

拔鎗，抬腿，「碰！」一聲，直把那人屍體踹了出去。

和他不約而同，自另一個方向奔馳而來的是「混元掌」喬泰，兩個人看上去都是狼狽之至！

尤其是「混元掌」喬泰，像似已經掛了彩了，滿臉是血，身上衣服也有多處被火燒破！

一見面之下，喬泰啞着嗓子道：「大小姐，可找着妳啦，太太呢！」

貴芝道：「我娘先出來了！這些人是誰？爲什麼放火？」

徐升平大聲的嘆着氣，道：「會是誰？就是上次在半路上刼車的那個怪老頭子一夥的！」

譚貴芝一聽指的是「人面狼」葛嘯山，登時嚇了一跳！

喬泰喘息着左顧右盼，道：「不祇他一個人，來的人多啦，對方指着名要見小姐和太太，我看這事情不妙，我已吩咐大柱子，叫他套了一輛車，小姐妳先走吧！我這就去找太太去！」

譚貴芝咬着牙說：「我不走，跟這些人拚了！」

徐升平嚇得一愣，用力的跺着腳道：「小姐，妳非走不可，還沒看見麼？馬場完了……」

「對方人太多了，」喬泰抹着臉上的血，着急的道：「快走吧，再不走可來不及了，快走，快走！」

一面說一面用力的去推貴芝的身子，丫嬛彩蓮嚇得「哇！」一聲也哭了起來！

譚貴芝嗔道：「不許哭！」

彩蓮哭得更厲害的道：「我害怕……小姐……我們快跑吧！」

譚貴芝雖有滿腔戰志，一時也無奈何，嘆了口氣，道：「我還得去找娘！」

徐升平道：「我去找，小姐，妳先走吧！」

彩蓮還在哭，貴芝嚇唬她說：「妳再哭我就摔下妳不管了！」

彩蓮一聽倒着實的不敢再哭了。

四人站立處是瞭望台下一角，一時倒不易爲人發覺。

這地方也是最好觀火的地方，但見四下房舍火勢衝天。

尤其是繞着馬場四週搭建的馬房，裏面養着兩三千四牲口，大火中，馬嘶牛鳴，勢若雷鳴，看上去眞叫人驚心動魄！

空中火箭，還在繼續射着。

黑夜裏也看不淸楚到底來了多少人，反正是人不少！

看着父親半生辛勞，大好的一爿基業頃刻間毀於一旦，譚貴芝內心之痛苦眞非言語所能形容。

她痴痴的喃喃說道：「馬場裏的師傅們呢！」

徐升平苦笑着道：「李，周兩位死了，其他的我看都……唉！小姐，我這就找太太去了！」

他又吩咐「混元掌」喬泰道：「你就護送着小姐快出去吧，別管我了！」

伸出手在喬泰肩上拍了一下，轉身力縱而出——

火光把整個馬場上空煊染得一片橘紅，火光裏淸淸楚楚的看見徐升平縱出的人影——却也淸楚的看見了迎空而來的另一條人影！

這條人影驟然和徐升平的人影全合在一塊，雙方勢子都猛。

火光裏，宛若兩隻會合的大鳥，猝然迎在一起，徐升平的一雙鋼鎗，却也在這時向對方出手。

對方那個人，顯然的是武林罕見的高手之流！

但只見他分出的雙手，曲伸之間，已然抓住了徐升平手裏的一對鋼鎗，兩個人在空中折了個觔斗，同時向着地面跌落下來！

二人足方落地，其中之一——徐升平已踉蹌而退，一交跌倒在地！

佇立在瞭望塔下的譚貴芝與「混元掌」喬泰才發覺到徐升平原先執在手中的一對鋼鎗，赫然的插立在自己的肚子上！

兩隻鎗插進去極深，火光照耀裏甚至於可以淸楚的看見一咕都都」冒出的鮮血，徐升平連想坐起來的力量都沒有，他身子才欠起了一半，可就又躺了下來。

譚貴芝和喬泰驚心之下，才看見迎面來人一身雪白的長衣衫，披散着一頭蒼髮，這人挺高挺高的個頭，一雙肩頭微微上聳着，火光之下，映照着這人重棗似的一張紅臉，有如血染的一般！

大火流竄，萬馬奔騰，任何當事人，都會顯得有幾分狼狽，可是這個人偏偏一派從容。

看上去，甚至於他身上那襲雪白的長衣上連一點泥污都不曾沾染。

此人的身手，不用多敘，只憑着他在一出手的當兒，就能制徐升平於死地，當可知道絕非泛泛！

這個人不用說，又是一個生臉！

譚貴芝一驚之下，方自尖叱一聲，正要奮身撲上，喬泰却先搶了先——

他手中的一口摺鐵刀，在猛地撲出之時，直向着白衣人當頭砍下去！

來人陰森森的發出了一串笑聲，道：「來得好！」

他出招的方式很怪。

兩隻手是交插着穿出，不知怎麼樣的在空中一轉。

「混元掌」喬泰身是起的快，落的更快！

更妙的是，情形似乎和「金鎗」徐升平沒有二致！

反正當他落下來的時候，手中的刀已經沒有了——而是巧妙的到了對方手上！

白衣人拿搶對方這把刀的手法堪稱得上是「一絕」！

看上去，刀尖朝外搭在右腕子上，擺成一個「十」字形。

目光，刀光，火光，融合成一種凌厲的殺機！

譚貴芝陡然發覺到白衣人手中刀光有異，已來不及搶救！

但只見白衣人高昂的身材向前微微一欺，右手刀向前疾推而出，刀光有如匹練般的閃出了一道奇光！

「混元掌」喬泰慘叫一聲，腹上喉下——也就是在心窩那個地方，正正的着了一刀，這一刀可以比美那雙鋼鎗同樣的深入內部！

喬泰在如此重創之下，自難再苟脫活命，身子如一扇門板般的，平平的倒了下去，連大氣也沒來得及一出，遂即一命歸天！

白衣人這種殺人的手法，眞正的嚇人了，妙的是，他殺人之後，却仍然能保持着他從容的風度！

紅臉上那雙奇光閃爍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着貴芝！忽的綻開了一絲笑紋。

「妳大概就是譚老二的女兒——譚貴芝了——是吧。」

仰天一聲狂笑，大聲道：「嗯，好，名不虛傳！」

譚貴芝驚魂乍定之下，陡然勾起了眼前血債，嬌叱一聲道：「好狂徒！」

隨着她縱出的身子，掌中劍「白蛇出穴」陡地穿出，直射白衣人前心！

白衣人冷笑聲中，身子在其劍下滴溜溜一個快轉。

譚貴芝這一劍可就走了空招。

她身子向前一伏，用「金雀剪尾」的身法倏地轉過身子來。

雖然她背着一個人，可是看上去仍是俐落得很，身子一轉過來，掌中劍用「白虹貫日」的劍招，第二次出手，「唰！」一劍，直向白衣人面門上撩去！

白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右手平伸，不偏不倚，正好迎着了刺到來的劍身。

只見他微曲中指，向外一彈——「噹！」的一聲，正好彈在劍身之上！

僅僅不過這麼輕的一彈的力道，譚貴芝手上的這口劍險些把持不住，倏然彈空而起！

譚貴芝力持之下，仍免不了一連後退了兩步，才得拿樁站穩！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譚貴芝陡然體會到來人的武功之後，禁不住嚇得呆了一呆！

白衣人發出了一陣嘻嘻笑聲，頻頻點頭道：「丫頭，妳能接得住我這一指神功，可見得是有些能耐，比起那一羣酒囊飯袋是要強多了！」

譚貴芝青着臉道：「你是誰？憑什麼放火殺人？」

白衣人一笑道：「放火殺人只是個開頭，厲害的還在後頭呢！」

譚貴芝儘管是練了一身武功，可是廿年來養尊處優，那裏見過這等五步濺血，大火燒殺的場面？

尤其是徐、喬二人，在她心目裏，一向是親如長上，尊之爲叔的長輩人物，想不到，和對方一照面的當兒，竟然雙雙喪命——

這個刺激來得太突然，太可怕了……

她內心跳得那麼厲害，有一種恍惚的感覺！身後的彩蓮更是面無人色，兩隻手緊緊的勒抱着她的頸頸，有一聲沒一聲的抽搐着，看樣子簡直像嚇呆了一樣！

譚貴芝定了定神，對方白衣人哈哈一笑道：「丫頭，常言道得好，父債子還，譚老二當年太不夠意思，欠了我們一筆債，在沒有正式問他討回之前，說不得先委屈他的老婆孩子一下，先跟我們走一趟，妳意思怎麼樣？」

貴芝暗中咬了咬牙，冷冷的道：「你是誰，可是我並不認識你！」

白衣人冷森森的一笑道：「妳一定要問我是誰，我可以告訴你，叫我一聲三叔應該不吃虧！」

說到這裏冷冷一笑道：「……丫頭，妳當然不明白過去的事情，不過我可以告訴妳，咱們哥兒幾個當年跟妳爹以及胡子玉，咱們是插血爲盟，磕頭的把兄弟……是你爹太不夠意思……」

他那張有如重棗的大紅臉上，在說到這裏時，顯現出一種猙獰之色，怪笑了一聲，他接着說：「血債血還，現在該是他還債的時候到了，丫頭，沒別的，妳跟我走一趟吧！」

譚貴芝當然知道對方這個白衣人武功非比等閒，可是如果說讓自己束手待擒，她却是不甘心的！

她察情觀勢，臉上帶出做作的微笑，向前走了兩步，抱劍道：「這麼說，你不是外人了，請問貴姓大名？」

白衣人那雙閃爍着異光的眸子，微微一轉，冷冷笑道：「丫頭，妳要是想着向

我出手，可是自己吃虧！」

「後輩豈敢——」

說到這裏，她指向頸後丫環彩蓮，道：「這丫頭沒見過世面，是局外人，可否放她逃生？」

白衣人點點頭，道：「這個當然可以，只是眼前妳放她下來，却是死路一條，你隨我來！」

說罷轉身縱起，雙臂張闔之間，有如大鶴凌霄，起落的當兒，已飛縱出六七丈外，譚貴芝這時也自展開「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足尖點處，如影附形，緊緊追在白衣人身後。

白衣人身子方一落下，譚貴芝却由其身後襲近——

在她來說，正是下手的最好對招！

譚貴芝因知對方白衣人武功極高，是以打心眼兒裏，壓根兒不敢輕視，這一次以爲有機可乘，利用前進的姿勢，把全身功力，貫注於劍身之內，手腕一振，劍身上登時泛出一片白光，是爲「劍炁」！

大凡一個練劍而兼習內功者，其最高意境必在「劍炁」！

劍術上最高的造詣，亦在「劍炁」！

只是這種功力視每個人功力深淺其造詣自然不同，十年築基，即可成「劍炁」之功，數十年，甚至於百年的苦功，亦可成劍炁之功，只是這兩者之間成就當然大異其趣！功力也就判若雲泥！

譚貴芝如非知道對方是非比等閒的人物，萬萬不會施展這等絕招殺手！——

功力一現，果然不同凡响。

但只見一道匹鍊般的白光，由其劍身上霍地暴濺而出，其勢有如飛虹倒捲，劃出半月形的一流白光，直向着前行的白衣人頸項上捲去！

白衣人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感觸能力，就在這道劍炁尙離着他後頸尺許以外，他已經識破了先機！

他身子倏地一個快轉，火光映襯着他那張赤紅的臉——

他好像大吃一驚的樣子！

在時刻間不容緩的一刹那間，白衣人竟然自恃着他數十年苦練的「內炁」功力，施展「空手入白刃」中「拿」字一訣！兩隻手巧妙的向着對方劍身上拍了下去！

「叭！」的一聲，肉掌和冰冷的劍鋒接觸到了一塊！

休小看這麼一拍之力，事實上却是雙方內力的頡頏！

就在白衣人雙掌一拍之下，譚貴芝登時就覺得全身大震了一下！

這一震的力道是大得驚人，譚貴芝如再敢持劍不放，準保她五腹六臟被震得粉碎無異！

她不得不鬆手脫劍——

儘管如此，就在她鬆脫寶劍的一刹那間，仍然其勢可觀，一時間彷彿前胸上着了重重的一拳般的疼痛，使得她身子一個後退踉蹌跌倒在地。

白衣人冷森森的道：「丫頭孩子，妳那一手還差得遠！」

雙手向外一翻，白光一閃，直向着譚貴芝身上飛去……

伏哭貴芝身後的彩蓮嚇得尖叫一聲，譚貴芝只覺得那口劍來如奔電，方自一驚，耳中却聽得「哈！」一聲脆响，驚嚇轉首，才發覺到那口劍敢情已經歸入劍鞘之內，至此，她內心不得不欽服對方之武功高超！

在她的印像裏，這人武功絕不在自己父親之下，可能較父親猶有過之！

有了這次教訓之後，白衣長髮客，對於她不得不心存防範，乃引手前指，令其先行。

貴芝經此一試，對於白衣人武功大出戒心，自不敢再生造次，當下冷冷一笑，遂即騰身前導！

她身子方撲縱出數尺，忽見兩個黑衣人左右掠到，二黑衣人乍然現身，正待向貴芝出手，只得白衣人一聲叱道：「住手！這裏沒你們的事！」

二黑衣人本已出手，乍見白衣人現身，各自住手，垂手而立。

白衣人停身道：「姓譚的老婆找到沒有？」

黑衣人之一道：「老當家的已擒住了，正關照我們找尋姓譚的女兒——」

說時兩個人眼睛一齊向貴芝看去！

白衣人點點頭道：「這就是！吩咐下去，人已到手，不必再多殺無辜，速速撤離，去吧！」

二黑衣人似乎對眼前白衣人十分敬服，聽聞之下頻頻稱是。

其中另一人抱拳道：「啓稟二太爺，這些牲口爲數甚多，聽令逃竄，未免過於可惜……」

白衣人嘿嘿一笑，目光注向貴芝，冷冷的道：「譚老兒爲富不仁，這是他當年造孽錢，大家分分沒啥不可以的——」

黑衣人嘻嘻笑道：「二太爺的意思，是——？」

白衣人道：「我已經關照過胡頭兒，自有辦法，你們找着胡頭兒聽命辦理，去吧！」

二黑衣人各自抱拳稱是，雙雙起步如飛而去！

譚貴芝耳聞目濡，心知對方必是一甚有組織的匪盜團體，並且得悉母親也落在了他們手中，其實這些人所以如此，主要還是在對付父親，他們雙方到底有什麼仇恨，貴芝却是絲毫不知！

她心裏原本就爲着一個桑南圃，已經六神無主，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平白的又來了這麼一大幫人，更不禁使得她亂了方寸——

由此可見江湖或武林中之仇殺可怖，更不禁深深爲着父親安危而担心！

白衣人吩咐二手下去後，目注譚貴芝，道：「這是你父親當年所作所爲的一個報應，可怨不得我們心狠手辣！」

譚貴芝冷笑道：「我爹絕不是你說的那種人，倒是你們這種燒殺綁掠，才是罪大惡極，比最毒狠的强盜更有過之！」

白衣人細目一睜，狂笑道：「好一張利口，丫頭今天你落在我們手裏，也就認了命吧，我已對你再三寬容，等一會你見了各位長輩，要是胆敢再這麼說話，可就夠你受的！快走！」

說話時，只見各處房舍俱爲大火蔓延，劈拍聲中湧起冲天火燄，大好的一處馬場，頃刻之間成爲廢墟。　（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連載

獨孤紅・文
盧令・圖

神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梅恨天驚聞殺他全家的人是楚凌霄後，狂性突發，離開黃君後，逢人便殺，終被他找到楚雲秋，向楚說明原委後，全力向楚攻擊，但終非楚之敵。楚雲秋不忍傷他，惟他離去後往找雙鳳門主，問知當年梅家被屠之事後，楚悲痛萬分，趕返家園，果然找到他父親楚凌霄，証實了雙鳳門主說楚凌霄屠殺梅家百口之事，楚凌霄深悔當年一念之差，鑄成不可恕諒的大錯，諄囑楚雲秋以他爲鑑，不可走錯一步，旋着楚雲秋離去，楚雲秋剛離開小樓，驀聽震天暴响，整座小樓化成平地——

情天種孽因　塵世收苦果

破瓦斷磚碎木頭到處都是，有的地上居然還有烟升起。

楚雲秋撲到已塌毀的小樓前，又多看見了一樣東西，他腦中一昏，差點沒倒了下去。

碎木頭上有血漬，破瓦上有，斷磚上也有，另外，還有不少破碎的布，布上更多血漬。

在那破瓦斷磚碎木頭堆中，他看見了一隻腳，還穿着鞋的腳，鮮血淋淋，慘不忍覩。

只看見了一隻腳，其他的都沒了。

楚雲秋沒有哭，沒有流淚，他砰然一聲跪了下去。

×　×

日頭大得眞能晒出人的油來。

在這種天兒，只有濃蔭蔽天，涼風習習的大樹下是令人嚮往的。

誰要擁有這麼一個地方，應該是千金都不換的！

現在，有這麼一些人就擁有這麼一個地方。

那是逍遙宮主，蕭棲梧，莫言，仙兒跟薛空羣等。

人在樹蔭下，馬車也在樹蔭下，大伙兒坐在樹蔭下都懶洋洋，而且昏昏欲睡。

莫言恨不得脫了上身打赤膊，但是眼下大都份都是姑娘家，他又不便這麼做，只有忍。

心裏煩偏有煩人事兒，他在大把揮汗，一隻蒼蠅老在他頭上轉，他火了，一把抓個正着，一握一殺，蒼蠅碎成了灰，祗聽他道：「恨死了，可逮着你了。」

翠吟有氣無力地看了他一眼道：「莫老，牠要是『殘缺門主』該多好。」

莫言哼了一聲道：「放心，『殘缺門主』總有這麼一天的。」

薛空羣皺眉沉吟，道：「怪了，咱們明明知道『殘缺門主』離開『百花城』到江湖上來了，怎麼到現在就沒有見他的影兒！」

「快劍」鄭華道：「更怪的是不但沒見『殘缺門主』，便是連他那些小嘍囉也沒看見一個。」

翠吟道：「難不成，他們鬧風躲起來了。」

蕭棲梧道：「那倒不至於，他們既敢侵襲『逍遙宮』，就不見得會怕咱們這些人，一定有甚麼別的緣故，怕的是他們又有了甚麼陰謀。」

逍遙宮主微一點頭道：「我也這麼想，他們絕不會無緣無故都不見了。」

翠吟道：「他們不見了或許是有甚麼陰謀，怎麼連江相公也沒了人影兒。」

蕭棲梧嬌面上突然浮現起一種異樣神色。

大伙兒都懶洋洋的昏昏欲睡，是以誰也沒留意，莫言半閉着眼道：「八成兒咱們的江相公得悉他們的陰謀，釘上他們了，所以也跟他們一塊兒沒了影兒。」

蕭棲梧嬌面上馬上又多了一絲焦慮神色。

誰都沒留意，雙目失明的逍遙宮主却伸手握住了蕭棲梧的柔荑，道：「姑娘，別担心，他的武功妳知道，他的機智妳也清楚，他不會出甚麼差錯的。」

此言一出，大伙兒都把目光投向蕭棲梧。

莫言一雙老眼瞪得更大。

蕭棲梧嬌面一紅，垂下螓首，低低道：「我知道，謝謝你。」

逍遙宮主道：「這孩子就這麼讓人担心，等見着他我非好好說他一頓不可。」

莫言道：「對，能打他一頓最好！」

翠吟看莫言的說話神態，表情，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

這一笑大伙兒都跟着笑了，連莫言也笑了。

大伙兒正這兒笑着，遠處出現了兩個小小的黑點，疾快移動。

翠吟眼尖，頭一個看見了，輕「啊！」一聲凝了目。

剎時大伙兒都不笑了，忙都轉眼往翠吟望處望去。

就這一轉眼工夫，兩個黑點已變大了不少，看得出是兩個人在疾快的奔跑，這時候兩個人身後又出現了近十個黑點，也在疾快移動，往同一個方向。

在場的人都看得出，前頭兩個是跑，後頭幾個是追。

莫言叫道：「十個打兩，這是以多欺少嗎？」

薛空羣道：「不知都是些甚麼人。」

看不出是甚麼人，不過看得出前頭兩個很滑溜，跑起來一會兒東，一會兒西的，弄得後頭幾個跟着轉。

後頭幾個跟着轉是跟着轉，但顯見得身法要較前頭兩個爲快，是以兩方的距離越來越近，照這樣下去要不了多久就非追上不可。

很快地，前頭兩個奔進了百丈內，莫言一怔，忽然站起來竄出樹陰下揚手大叫：「喂，兩個混蛋，往這邊兒跑，我在這兒哪。」

大夥兒聽得都一怔，「兩個混蛋」，這是甚麼叫人法。

忽然，蕭棲梧沉下了臉色，也站起來行了出去。

莫言又嚷了一聲忙道：「姑娘，前頭兩個是偷兒時逸跟賭棍左北斗。」

蕭棲梧道：「我也看出來了，我哥哥在後頭。」

莫言這兩聲還眞管用，前頭兩個聽見了，立卽轉變方向這邊奔了過來。

這時候薛空羣跟「快劍」鄭華等都行出樹蔭，到了莫言跟蕭棲梧身邊。

莫言這兩聲管用，把前頭兩個叫了過來，但卻把後頭幾個嚇住了，後頭幾個收勢停住不進了，停在六七丈外！

不遠，「快劍」鄭華等沒看出後頭那些人裏有南宮海天，剛想說幾句難聽的。

莫言一咧嘴，望着蕭棲梧道：「姑娘，看來妳這個妹妹做得神氣，妳哥哥怕妳嘛。」

鄭華等一怔，把到了嘴邊的話又呑了下去。

蕭棲梧道：「他要是行得正，坐得正，何至於怕我！」

說話間那兩個人已奔近，可不正是時逸跟左北斗，只聽左北斗大叫道：「大騙仙，你可眞是及時雨啊！」

莫言「呸」地一聲道：「你還有臉說這話，咱們那塊招牌全讓你們倆這丟人現眼的砸了！」

時逸跟左北斗帶着一陣勁風撲到，左北斗瞪着眼大聲道：「你倒是吃了燈草灰，會放輕巧屁，你知道後頭那些兎崽子是誰……」

時逸扯了他一把道：「有大姑娘在，說話文雅點兒。」

莫言冷冷道：「這位蕭棲梧蕭姑娘，是南宮海天的親胞妹。」

左北斗一怔，道：「『長恨谷』的蕭姑娘。」

蕭棲梧道：「是的，左老。」

左北斗臉一紅，苦笑道：「請恕左北斗失言，我們倆實在讓令兄追慘了——」

蕭棲梧淺淺一笑道：「好說，口頭洩憤這也是人之常情，算不了甚麼。」

左北斗罵的那一句不輕，盡管蕭棲梧這麼說了，左北斗還是够尷尬的。

莫言冷冷看了他一眼，給了他個台階，道：「看你們這一對混蛋跟喪家之犬似的，要不是碰見我們這些個你們倆可就眞把命玩兒完了，別這兒喘了，樹蔭下歇歇去吧，逍遙宮主在，快去見見吧。」

邁步當先行了過去。

時逸跟左北斗聽得一怔，忙跟了過去，左北斗就這麼下了台。

蕭棲梧望六七十丈外冷冷投過一瞥，也轉身行回樹蔭下。

逍遙宮主早站起來等着了，衆人一近，她當卽說道：「是時老跟左老麼？」

時逸，左北斗忙雙雙搶步上前見禮，寒暄幾句之後，莫言爲他倆一一介紹了其他的人，儘管彼此都沒見過，但都互相仰名已久，只這一面也就熟了。

該見的都見過了，左北斗目光一掠莫言剛要說話。

莫言那裏卻是先開了口：「究竟是怎麼檔子事，你們倆讓人打的夾着尾巴沒處跑！」

左北斗道：「還不是爲了江山……」

時逸突然道：「慢着，我先打句岔，老莫，江老弟說他見過你了，他就是『神手書生』楚凌霄的後人，你知道麼！」

莫言萬沒想到時逸會有這麼一問，要攔時已經來不及了，一皺眉剛要說話。

大夥兒瞪眼發怔之中，忽聽逍遙宮主急急說道：「時老，你說誰是『神手書生』楚凌霄的後人。」

時逸轉過臉去道：「是這樣的，宮主，我有位……」

莫言道：「用不着廢話了，江老弟是宮主的乾兒子。」

時逸一怔，他旋卽說道：「看來宮主不知道他是……」

逍遙宮主忙道：「時老怎麼知道江山是楚凌霄的後人。」

時逸當卽把兩次見楚雲秋，以及南宮海天以「殘廢老人」要挾楚雲秋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聽之餘，逍遙宮主身軀連連顫動，容得時逸把話說完，她身軀更是猛然一陣幌動。

仙兒急忙扶住了她，道：「師父，你，你……」

逍遙宮主反手抓住仙兒，道：「莫老早知道山兒是楚凌霄的後人了！」

莫言窘笑道：「知道是知道，可是他交待過我不許說！」

逍遙宮主道：「我無意怪莫老，可是莫老該早告訴我，我要是早知道他是楚凌霄的後人！唉，也怪我自己雙目失明，不然頭一面我就認出他來了，只不知道現在阻攔這幕人倫慘劇來得及來不及，老天爺千萬可憐！」

莫言瞪大了一雙老眼，道：「宮主這話……」

逍遙宮主顫聲道：「我沒讓諸位知道他是誰的那個人就是楚凌霄。」

大夥兒之中響起數聲驚叫。

蕭棲梧美目圓睜，伸手抓住了逍遙宮主，道：「宮主，這麼說江山他就是你的親生。」

逍遙宮主點點頭道：「不錯，姑娘，上天安排了我母子相見，但卻使我母子互不相識……」

莫言叫道：「世上怎麼有這麼巧的事兒，義母子原是親母子……」

逍遙宮主忽向時逸施了一禮，道：「多謝時老，要不是時老，這幕人倫慘劇恐怕無法阻攔……」

時逸忙回一禮道：「宮主是說……」

逍遙宮主道：「時老不是說梅凌烟的後人聽了雙鳳門主的指控，說楚凌霄爲了梅凌烟的妻子殺了梅氏一家，梅凌烟的後人要找山兒報仇麼？」

時逸道：「是這樣……」

逍遙宮主道：「我剛也聽時老說起『千面神君』齊九皐代楚凌霄在『赤壁』之上遭衆白道高手圍攻致死，楚凌霄卻貪生怕死，躲了起來，請先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莫言道：「這我知道……」

他把他所知道的說了一遍。

逍遙宮主聽畢說道：「沒人比我更了解楚凌霄，他絕不是貪生怕死的人，這裏頭一定有緣故，我也不相信楚凌霄會殺害梅氏一家，他有理由這麼做，但他不會這麼做，這麼一來不管山兒是否找得到楚凌霄，梅凌烟的後人都不會放過他父子，而

山兒也絕不會讓梅凌烟的後人傷害楚凌霄，那麼梅凌烟的後人跟山兒之間的搏鬥勢難避免……」

莫言突然混身冷汗，機伶暴顫，大叫說道：「糟！」

左北斗嚇了一跳，一巴掌揮過去道：「你甚麼意思，抽冷子來這麼聲鬼叫。」

莫言頓足道：「你們倆不知道，江老弟，不，楚雲秋實際上也是梅凌烟的親骨肉！」

左北斗，時逸雙雙一怔。齊聲叫道：「怎麼說，楚老弟也是梅凌烟的親骨肉，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莫言張口要說，但突然地又猶豫了。

只聽逍遙宮主道：「莫老，你代我告訴他兩位吧，我既不瞞諸位，自也用不着瞞他兩位。」

莫言這才把逍遙宮主告訴衆人的，對時逸跟左北斗說了一遍。

時逸跟左北斗聽白了臉，左北斗先叫道：「原來如此，這麼說是那雙鳳門主用心叵測。」

時逸一點頭道：「對，一定是！」

蕭棲梧急得流了淚，緊抓住逍遙宮主的手道：「宮主，咱們得趕快阻攔……」

逍遙宮主道：「我知道，姑娘，我比妳還急，咱們這就走。」

莫言忽又機伶一顫，脫口叫道：「天，好險！」

左北斗當眞是又嚇了一跳，怒聲道：「你又怎麼了？」

莫言道：「我想起楚老弟當初找殘廢老人的事了，他要是聽了『殘缺門主』的，見面就殺了那殘廢老人，那豈不是親手殺了自己的父親！」

衆人聽得臉上都變了色，左北斗更是愕然點頭：「可不是麼，眞險！」

只聽時逸道：「別險了，好在時候已過去了，楚老弟並沒有鑄成大錯，險的在後頭，咱們還是趕緊找楚老弟去吧！」

莫言道：「能先找着梅恨天，也是好的。」

逍遙宮主一點頭道：「莫老說得是，空羣，讓大家上車！」

薛空羣恭聲答應，其實大夥兒沒等他說話就各自登上了馬車。

大夥兒都上了車，莫言道：「宮主，咱們上那兒找人去！」

逍遙宮主在車裏道：「找雲秋不容易，請時，左二位指路，咱們先去找梅恨天去。」

莫言答應一聲。

薛空羣揮鞭趕動了馬車。

× × ×

有時逸跟左北斗指路，馬車很快地馳抵了楚雲秋碰見梅恨天處。

當然，梅恨天已經不在這兒了。

時逸讓薛空羣停住馬車，他跳下車。坐在地上仔細看了一陣，然後站起來直抓頭。

莫言也跳了下去，道：「怎麼了，你不是精湛追蹤之術的麼。」

時逸皺着眉道：「足跡亂了，怎麼這塊地兒突然增添了這麼多足跡，有男有女，不下幾十個之多。」

莫言俯首往地上看去，他卻看不出甚麼來。

只聽逍遙宮主在車裏問道：「可有甚麼發現麼？」

莫言回身把時逸的發現告訴了逍遙宮主。

逍遙宮主沉默了一下道：「恐怕這是『雙鳳門』人留下的足跡，她們追蹤而來想看個究竟，時老，增添的這些足跡往那個方向去了。」

時逸抬手一揚道：「往東去了。」

逍遙宮主道：「可看得出，走了多久了。」

時逸道：「頂多不過半個時辰。」

逍遙宮主道：「麻煩時老仔細看看，往東去是不是也有梅恨天的足跡。」

時逸答應一聲，立卽往東找了過去，他走出幾十丈去，很快地又掠了回來，道：「宮主，梅恨天的足跡跟那些人的足跡都往東去了。」

逍遙宮主道：「許是他們也找梅恨天去了，二位請上車，咱們趕一陣吧。」

莫言時逸雙雙躍上馬車，薛空羣揮起一鞭，趕着馬車往東疾馳。

時逸跟莫言兩個人一直竭盡目力凝望着車前地上的足跡，兩對老眼一眨不眨。

這些足跡並不是筆直往東，一會兒折向南，一會兒折向北，足足疾馳了近半個時辰，薛空羣忽然抬鞭往前一指，道：「三位請看。」

莫言，時逸，左北斗忙抬眼往前望去，只見前面近百丈外有一支爲數幾十人的隊伍在往西疾走，速度之快不下於自己這些人乘坐的疾馳馬車。

莫言連忙說道：「恐怕眞讓宮主說中了。」

逍遙宮主問道：「空羣，看見了什麼了？」

薛空羣把所見恭聲禀報逍遙宮主。

莫言接着問道：「宮主，咱們該怎麼辦？」

時逸說道：「這還用問，自然是追上去。」

逍遙宮主道：「時老說得是，追上去，先找着他們也好，我要問問那位『雙鳳門主』，她究竟是何居心？」

薛空羣吆喝聲中猛揮了幾鞭，馬車馳速更快，飛也似的趕了上去。

逍遙宮主說道：「空羣，叫他們停一下。」

薛空羣仰頭發出一聲長嘯，裂石穿雲，直傳過去。

薛空羣這聲長嘯還甚管用，前頭那支隊伍未等嘯聲落便停了下來，而且後隊改爲前隊地轉了過來。

莫言見多識廣，一見那陣仗跟那些人，便雙眉一聳，立卽說道：「果然是『雙鳳門』的人。」

逍遙宮主冷冷地哼了一聲，沒說話。

馬車馳行如飛，一轉眼工夫之後便已馳近「雙鳳門」那支隊伍，薛空羣收韁停住馬車，後頭的馬車不等拉停便分兩邊散開前馳圍住了「雙鳳門」這支隊伍。

「雙鳳門」的人臉色微變，立卽轉身向外，蓄勢以待。

潘朋，彭剛雙雙越衆而出，四道銳利日光直逼車轅，潘朋震聲道：「爾等何許

人，這是什麼意思。」

左北斗「哈」地一聲道：「這起傢伙人老眼神兒也不行，怎麼連咱們這塊招牌都認不出！」

時逸冷道：「難怪，誰叫咱們三個這塊招牌沒人家『雙鳳門』的招牌大！」

彭剛冰冷一哼，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薛空羣冷然截口道：「『逍遙宮主』要見貴門主。」

彭剛一怔，說道：「你們是逍遙宮的人？」

薛空羣道：「不錯。」

彭剛目中寒芒往後一掠，道：「『逍遙宮主』現在何處？」

薛空羣等縱身躍下車轅，薛空羣伸手掀起了車簾。

彭剛往車裏看了一眼，道：「老夫眼拙，那位是『逍遙宮主』？」

逍遙宮主冰冷道：「你跟誰稱老夫？這就是你『雙鳳門』的禮教了？」

彭剛濃眉一軒，還待再說。

只聽雙鳳門主的話聲傳了過來：「『雙鳳門』不能落人笑柄，彭護法不可失禮，閃開。」

彭剛，潘朋雙雙躬身退後。

雙鳳門主道：「少君。」

黃君抬皓腕掀起了轎簾，雙鳳門主端坐轎內，話聲微帶冷意道：「『雙鳳門』跟『逍遙宮』素無往來，應該談不上什麼嫌隙，不知道宮主這是什麼意思？」

逍遙宮主道：「『逍遙宮』一向少與人往來，也從不侵人，跟誰也談不上嫌隙，不過要是有人意圖危害『逍遙宮』，那却是『逍遙宮』難以忍受的。」

雙鳳門主道：「宮主的意思是指『雙鳳門』意圖危害『逍遙宮』？」

逍遙宮主道：「可以這麼說！」

雙鳳門主突然笑了，笑聲很好聽：「宮主一宮之尊，『逍遙宮』在武林中，也很有點名氣，宮主不應該是那莽撞孟浪的人。」

逍遙宮主道：「門主舌利如刀，好不厲害，我提個人門主就明白了，楚雲秋，門主知道這個人麼？」

黃君爲之一怔。

雙鳳門主也爲之一怔，道：「我可不知道，楚雲秋是貴宮的人。」

逍遙宮主道：「門主既知楚雲秋，當知他不是我『逍遙宮』的人，不過他跟我『逍遙宮』有極深的淵源，異常密切的關係！」

雙鳳門主道：「這一點，我倒是眞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大明白宮主跟我提楚雲秋——」

逍遙宮主道：「門主，楚雲秋是『神手書生』楚凌霄的後人！」

黃君臉色一變。

雙鳳門主道：「我明白了，宮主敢是爲我指楚凌霄殺害梅氏一家事找我？」

逍遙宮主道：「正是，我要問問門主，有何證何據指楚凌霄殺人滿門？」

雙鳳門主道：「要是別的事我不敢說，這件事我不會給宮主一個滿意的答覆，不過我要請教，楚凌霄跟貴宮有什麼淵源？什麼關係？」

逍遙宮主道：「我不瞞人，這也用不着瞞人，楚凌霄是我的夫婿。」

黃君猛然一怔，脫口叫了聲：「楚夫人。」

這答覆顯然也大出雙鳳門主意料，她怔了一怔，旋即「哦」地一聲道：「我說楚凌霄沒死跑到那兒去了，原來他跑到『逍遙宮』招親去了。」

逍遙宮主冷然道：「門主錯了，我跟楚凌霄的夫妻關係早在十幾二十年前，不是現在。」

雙鳳門主又復一怔，道：「怎麼說，宮主跟楚凌霄的夫妻關係早在十幾二十年前，不是現在。」

逍遙宮主道：「不錯。」

雙鳳門主接口問道：「那麼，楚凌霄現在——」

逍遙宮主道：「我不知道他現在何處，我連他遭逢變故以及他還在人世的事都是剛聽說的。」

雙鳳門主說道：「這麼說，楚雲秋就是——」

逍遙宮主道：「我的親骨肉。」

雙鳳門主淡聲一笑說，道：「可是，我聽說楚凌霄的妻子早在十幾二十年前便已亡故——」

逍遙宮主道：「他以爲我死了，但是我沒有死，從那時候我就離開了他，後來我就沒有再跟他見過面。」

雙鳳門主道：「他以爲宮主已然亡故，但是宮主並沒有亡故，只是從那時便離開了他，這是怎麼回事？」

逍遙宮主道：「這是我跟他之間的事，不足爲外人道，我只是要問問門主，憑什麼指他殺人滿門？」

雙鳳門主道：「宮主已在十幾二十年前就離開了他，後來也沒再跟他見過面，怎麼知道他沒有殺人滿門。」

逍遙宮主道：「他曾經是我的夫婿，我曾經是他的妻子，我當然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雙鳳門主道：「據宮主所知，楚凌霄是個什麼樣的人？」

逍遙宮主道：「天地間第一等奇才，天地間第一等英雄！」

雙鳳門主「哈！」地笑了一聲道：「好一個天地間第一等奇才，天地間第一等英雄，這話出自宮主之口，要是換個人，誰也不敢不信，可是我……我要告訴宮主，宮主跟楚凌霄雖曾是夫妻，但却不是眞瞭解他的人——」

逍遙宮主道：「那麼門主以爲誰才眞瞭解他？」

雙鳳門主道：「我！」

逍遙宮主突然道：「是麼？」

雙鳳門主道：「說句不怕宮主生氣的話，楚凌霄是天地間第一等奇才是不錯，但他却是天地間第一等醜惡的人。」

逍遙宮主冷然道：「門主怎麼這麼瞭解他？」

雙鳳門主道：「很簡單，關於他的事，我知道的比宮主多。」

逍遙宮主冰冷道：「門主，楚凌霄不是那種人。」

雙鳳門主哼哼一笑道：「我不能不佩服楚凌霄，因爲他能使任何人認爲他是個

英雄，我也不能不對宮主表示無限同情，因爲宮主比世上任何一個人都可憐。」

逍遙宮主怒聲道：「門主——」

雙鳳門主截口道：「宮主不要動氣，這不是動氣的事，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最眞實不過的，好在楚凌霄還在人世，宮主跟他倘有夫妻團圓的一天，可以當面問問他，我還有別的事，失陪了。」

雙鳳門的人要動。

「慢着，」逍遙宮主沉喝道：「眞到那一天就來不及了，我要門主現在就拿出證據來，如若不然——」

雙鳳門主道：「怎麼樣？」

逍遙宮主道：「我認爲門主挑起這場搏鬥，居心叵測，我不能坐視，也難以容忍……」

雙鳳門主忽然柔聲道：「楚夫人，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最眞實不過的……」

逍遙宮主道：「門主應當知道，空口無憑。」

雙鳳門主道：「楚夫人……」

逍遙宮主道：「門主，我也平心靜氣跟妳說一句，拿出證據來，門主妳要是跟楚凌霄有什麼怨隙，盡可以自己光明正大的找他，不該無中生有假別人之手……」

黃君突然說道：「宮主，我義母絕不是無中生有，也絕無意假別人之手，做什麼。」

逍遙宮主道：「姑娘是——」

黃君道：「晚輩黃婉君，曾經化名黃君，楚雲秋既是宮主的親骨肉，宮主該從他那兒聽到過晚輩。」

莫言一怔叫道：「這麼說，妳就是那位『血無痕』黃君。」

黃君道：「正是。」

蕭棲梧從車裏探出身子道：「姑娘還認得我麼？」

黃君道：「我早就看見姑娘了，我願爲當日事向姑娘致歉！」

蕭棲梧道：「那倒不必，我也不敢當，這原是人之常情，只是我聽說姑娘被擄失踪了，怎麼如今……」

黃君毫不隱瞞，當卽把梅恨天劫擄她的經過，以及後來見着楚雲秋，雙方誤會冰釋，甚至連楚雲秋與梅恨天解毒的情形，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蕭棲梧道：「這麼說梅恨天現在已是門主的義女婿了。」

黃君微微垂下螓首，低聲道：「是的，那是因爲我發現我對梅恨天有了相當深的感情，所以我只好……」

蕭棲梧道：「應該這樣，這種事本就不能勉强，姑娘的選擇是對的，只是我聽說楚少俠對梅少俠原就不錯，剛聽姑娘說楚少俠也救過梅少俠，照這麼看，門主似乎不該對楚少俠……」

黃君抬起了螓首，道：「蕭姑娘錯怪我義母了，她老人家說的句句眞實，而且她老人家也是迫不得已，事實上，她老人家明知道梅恨天不是楚少俠的敵手，如今『雙鳳門』追趕梅恨天，就是爲了阻攔梅恨天找楚少俠動武，而讓他找楚少俠的父親……」

蕭棲梧道：「姑娘非常聰明，當知道那種結果是一樣的！」

黃君道：「話是不錯，可是站在梅恨天的立場，這種血海深仇不能不報。」

蕭棲梧道：「血海深仇固然不能不報，但如今爭論的是楚大俠究竟是不是殺害梅家滿門的眞兇——」

黃君一整臉色，點頭說道：「是，確是。」

蕭棲梧道：「姑娘，這種事關係重大，一定要有證有據——」

黃君道：「蕭姑娘，事已隔多年，而且楚大俠當初沒有留下一點痕跡。」

蕭棲梧道：「那麼門主怎麼知道這是楚大俠殺了梅家滿門？」

黃君道：「是楚大俠親口告訴我義母的。」

逍遙宮主突然說道：「這麼說門主認識楚大俠？」

黃君說道：「是的，我義母認識楚大俠。」

逍遙宮主道：「姑娘，楚大俠要是眞殺了梅家滿門，他會告訴別人？」

黃君香唇掀動了一下道：「晚輩只能告訴宮主，這是千眞萬確的實事。」

逍遙宮主道：「姑娘，借令義母一句話，要是換個人，誰也不敢不相信她的話，無如我……姑娘，『雙鳳門』在武林中的名聲我很清楚，我也不顧跟貴門爲敵，無如這件事關係太以重大，要是令義母找不出眞憑實據來，我實在不能讓梅少俠拿楚大俠或者楚雲秋尋仇。」

雙鳳門主突然說道：「宮主的意思，是……」

逍遙宮主道：「我不惜一切要阻攔梅少俠，而且要門主對梅少俠說明門主的眞正用心。」

雙鳳門主嘆了一口氣道：「宮主這是逼我了，好吧，反正梅楚兩家這血仇不是唇舌所能化解的，四護法。」

四大護法躬身恭應。

雙鳳門主冷聲道：「你們帶隊，給我衝。」

四大護法剛要答應，黃君那裏橫心咬牙，急急叫道：「宮主，我義母是梅恨天的生母，這够麼？」

逍遙宮主等都爲之猛然一怔。

雙鳳門主厲喝道：「小君，大胆。」

黃君一矮嬌軀跪在轎前，道：「小君情願領罰。」

莫言定過神來叫道：「門主就是梅夫人秦含煙？」

雙鳳門主冰冷道：「既然你們已經知道了，我也用不着再隱瞞了，不錯，我就是秦含煙，梅凌煙的髮妻，楚凌霄的情婦，楚凌霄爲了要跟我長相厮守，所以殺了梅家滿門，這是楚凌霄親口告訴我的，現在你們相信了麼，還要什麼證據麼？」

莫言等都想說話，但話到嘴邊却都說不出來。

只聽逍遙宮主喃喃道：「妳就是秦含煙，原來妳就是秦含煙——」

雙鳳門主道：「現在妳明白了吧，我就是奪妳丈夫的人，這又是仇，最好咱們現在就作一了結吧。」

逍遙宮主道：「不，秦家妹妹，我問妳，妳跟凌煙的感情，一直不怎麼好，是麼？」

雙鳳門主道：「不錯，這是實情，我

用不着瞞……妳怎麼知道我跟梅凌煙感情不好。」

逍遙宮主道：「秦家妹妹，妳可知道凌煙爲什麼對妳不好麼？」

雙鳳門主道：「當然知道，他原有位紅粉知己，但只碍於父母之命娶了我，雖然娶了我，他心裏却一直惦記着他那位紅粉知己，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他怎麼會對我好。」

逍遙宮主點頭道：「沒錯，秦家妹妹，妳說的一點都不錯，凌煙就是爲這一直對妳不好，只是，秦家妹妹，妳可知道那個女人是誰麼？」

雙鳳門主道：「我不知道，難不成宮主知道。」

逍遙宮主道：「不錯，我知道，秦家妹妹，那個女人如今就在妳眼前。」

雙鳳門主身軀爲之一震，脫口道：「是妳！」

逍遙宮主微一點頭道：「是的，秦家妹妹，就是我，我就是使凌烟一直未能忘情的那個女人！」

雙鳳門主冷冷一笑道：「這倒巧得很哪，早在當年我就恨梅凌烟，也恨妳，沒想到此時此地却讓我碰見了妳……」

逍遙宮主道：「秦家妹妹，妳不該恨我，說起來妳我都是傷心斷腸人，應該同病相憐才對，梅凌烟負了我，到後來又一直對妳不好——」

雙鳳門主道：「妳比我强，他對妳一直不能忘情，甚至以陸放翁自比……」

逍遙宮主道：「妳錯了，我懷着他的骨血，他却負了我，要不是我碰見了楚大俠，我這一輩子會永遠羞於見人，但是我嫁給楚大俠後仍然沒能好到那兒去……」

雙鳳門主道：「怎麼沒能好到那兒去，楚凌霄不是天地間的第一等奇才，天地間的第一等英雄麼。」

逍遙宮主道：「楚凌霄確是天地間第一等奇才，天地間第一等英雄，他不管對我怎麼樣，我都絕不怪他，是梅凌烟害了我，要不是他始亂終棄，我不會落得那個樣子。」

雙鳳門主道：「妳錯了，妳不瞭解楚凌霄，也不瞭解梅凌烟，梅凌烟乃是妳想像的那一種人，他要是個薄倖的人他不會對妳一直無法忘情，甚至冷落他妻子。」

逍遙宮主道：「或許他不是個薄情的，但他却是個毫無胆色，十分懦弱的人，孝順父母是對的，但却不能爲聽父母的話置一個懷了他梅家骨血的女兒家於不顧，秦家妹妹，這跟薄倖有什麼兩樣，難怪他自比陸游，他跟陸游一般的懦弱，秦家妹妹，要恨妳不該恨我，我的遭遇遠比妳可憐。」

雙鳳門主沉默了一下道：「或許妳是對的，要怪我是怪凌烟……妳能取下妳的面紗讓我看看麼。」

她轉變話鋒，突如其來的這麼一句聽得逍遙宮主爲之一怔，只聽逍遙宮主道：「秦家妹妹，妳這話……」

雙鳳門主道：「當年我有天下第一美人之譽，我想妳長得一定比我更美，要不然梅凌烟不會在娶了我之後還一直忘不了妳。」

薛空羣按劍而出。

蕭棲梧道：「門主——」

逍遙宮主冷叱道：「空羣不可無禮，給我退後。」

薛空羣恭謹答應，躬身退後。

逍遙宮主接着又道：「蕭姑娘，不要緊，我不會在乎的！」

一頓接道：「秦家妹妹，我可以取下面紗讓妳看看，不過妳千萬不要以爲世間男子都是以貌取人的人，容貌只是一個人的外在，它會在無情的歲月下失去它的艷麗，失去它的光彩，只有美妙的內在才是最眞實，最可貴的。」

話落，抬手，取下了她的覆面面紗。

雙鳳門主身軀猛震，立時怔住。

「雙鳳門」的人無不看呆了眼。

逍遙宮主很快地又戴起了那塊覆面面紗，道：「秦家妹妹，妳看見了麼。」

雙鳳門主如大夢初醒，定過神來失聲說道：「妳，妳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逍遙宮主道：「秦家妹妹，我這張臉，不是天生的，是人爲的，當初我並不是這個樣子。」

雙鳳門主驚聲道：「妳的臉……是人爲的，妳是說……」

逍遙宮主道：「秦家妹妹，剛才我不是說我雖然嫁了楚凌霄，但也沒好多少麼，這就是楚凌霄之賜，在我告訴他我生的那個孩子是梅凌烟的骨血之後，他毀了我的容，弄瞎了我的眼，把我擊下斷崖，幸虧我命大未死……」

雙鳳門主顫聲叫道：「姐姐，不要再說了。」

她忽然下令放下軟轎走了出來。

黃君一怔，忙站起跟上。

蕭棲梧一跨步，橫身擋在身前，道：「門主，……」

雙鳳門主道：「姐姐別誤會，我只是想跟我這位苦命的姐姐親近親近。」

只聽逍遙宮主道：「蕭姑娘，請過來扶我下去。」

雙鳳門主忙道：「姐姐不要下來了，我上車去不好麼？」

逍遙宮主激動地道：「只要妹妹不嫌棄，那有不好的，快請，快請。」

她隨即挪身往裏。

雙鳳門主坐上了馬車，伸手就抓住了逍遙宮主的手，道：「姐姐，請原諒我無知，也請原諒我幾十年來的嫉恨……」

逍遙宮主反手抓住了她，道：「妹妹，快別這麼說，妳我都是傷心斷腸苦命人，眞要說起來我對妹妹妳應該感到歉疚與不安，因爲……」

雙鳳門主道：「姐姐也別這麼說，我也沒有吃虧，感到羞愧的應該是我，我失節失貞……」

逍遙宮主一緊雙手，輕喝一聲道：「妹妹。」

雙鳳門主說道：「姐姐，這是實情實話。」

逍遙宮主嘆了口氣道：「妹妹，我也是個女人，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長年累月受丈夫的冷落，那種折磨是每一個女人都難以忍受的，我瞭解妹妹此舉有點報復意味，但世間就這麼不公平，這種報復到頭來吃虧的還是女人，而且上天似乎有意捉弄人，這麼巧，就偏讓妹妹找上了楚凌

霄……」

雙鳳門主道：「不，姐姐，這不是巧合，是他先來找我的，現在看來他也是報復，恨只恨我意志不堅，定力不够，一念之差……唉，如今說這些還有什麼用！」

逍遙宮主微微一怔道：「對了，妹妹，如今看來他並不是毀了我就算了，他還找到梅家毀了妹妹他這確是報復……」

雙鳳門主道：「姐姐現在該相信他殺了梅家滿門了吧！」

逍遙宮主道：「對我說這話的既然是妹妹妳，我自然深信不疑，只是，妹妹，楚凌霄該償還這筆血債，却不能讓恨天爲這件事找雲秋火併，他們倒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雙鳳門主身軀猛震，道：「我現在明白了，姐姐，雲秋，知道這件事了。」

逍遙宮主道：「不知道，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他。」

雙鳳門主道：「一樣，恨天也不知道，我不敢讓他知道我是誰，我寧願讓他知道他的母親早在當年已經死了……」

逍遙宮主道：「妹妹這是……」

雙鳳門主道：「姐姐現在什麼都別說了，這些都不關緊要，緊要的是趕快找着他兄弟倆之中的任何一個，讓他們明瞭這前因後果，要是萬一遲一步，我的罪過可就大了，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足贖，雲秋見過我了，他去找楚凌霄去了，一時不好找，恨天就在左近，咱們先就近找他吧。」

轉臉向外道：「小君，妳坐我的轎，帶着他們走前頭。」

黃婉君答應一聲施禮而去。

逍遙宮主道：「我聽說過黃姑娘，她對雲秋不錯。」

雙鳳門主道：「姐姐不知道，由於我自己的慘痛經驗，『雙鳳門』一向嚴禁這種事，沒想到這孩子……唉，看來這種事是攔不住的，也幸虧有她這麼一番遇合，要不然當年種下的因，如今還不知道會結什麼果呢。」

只聽蕭棲梧在車下道：「門主，黃姑娘已經起轎了。」

雙鳳門主忙道：「咱們也走，姑娘請上車吧。」

蕭棲梧答應一聲上了車。

逍遙宮主道：「妹妹，這位是『長恨谷』的蕭姑娘……」

雙鳳門主伸一隻手抓住了蕭棲梧的柔荑，道：「我聽小君提過，別是姐姐未來的兒媳吧。」

逍遙宮主笑了，沒說話。

蕭棲梧儘管一直都落落大方，但此刻嬌靨上也禁不住泛起一片女兒家特有的嬌羞。

雙鳳門主也笑了！

「叭！」地一聲鞭梢兒脆響，馬車向前馳動了！

×　×

這是一座八角小亭。

它座落在這片荒郊曠野之中。

許是經過長年的風吹雨打太陽晒，乏人修葺，它顯得殘破異常，簷上的碧瓦掉得差不多了，油漆也都剝落了。

梅恨天就坐在這座小亭之中，臉色煞白，沒有一點表情，兩眼有點紅意，目光也顯得那麼呆滯無神。

那殘廢老人，就靜靜地倒臥在他身旁地上。

梅恨天那呆滯無神的目光直直地望着遠方，那天地一綫處，不知道他在看什麼，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這片荒郊曠野裏，帶着凄迷的輕霧，遠近看不見一個人影，甚至連隻飛鳥都看不見，是那麼空蕩，那麼寂靜。

太陽很大，沒有風，不但炙熱而且悶，讓人心裏發燥！

但是梅恨天像置身另一個世界，他不但不覺得熱，不覺得悶，他身上還帶着一股子冷意，似乎他是剛從冰窟裏出來。

突然，梅恨天的目光活動了，緩緩從那遙遠的天地一綫處收回，落在他自己的左手上。

這隻手，世上罕匹，殺過不少的人，有有名的一流高手，也有沒什麼名氣的二流角色，帶着血腥，帶着罪惡。

曾幾何時，它中了毒，在眼看就要廢去的千鈞一髮間，楚雲秋爲它解了毒，救了它，讓它繼續存在！

楚雲秋說，這隻手等於是他給與的，限制它再殺人。

而曾幾何時，它却要握着一把利刄殺楚雲秋，或是劃過楚雲秋的喉管，或是刺進楚雲秋的心房，可怕的是楚雲秋恐怕無法再限制它了。

梅恨天的唇邊泛起了一陣抽搐，就像那冷而靜的水面突然起了一陣漣漪。

他緩緩收掌握起了左拳，握得格格作響，沒有風，但是他的衣衫起了顫動，就算有風，應該吹不進他的心裏去，可是他的心也起了顫動。

這時候，他兩眼的紅意更濃了。

過了一會兒，他漸漸趨於平靜，目光轉動，又落在了地上殘廢老人身上。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的目光不再呆滯無神了，充滿了感情，閃動着冷芒。

那冷芒，是凛人的，任何人看見都會不寒而慄。

那感情，是複雜的，極是複雜，令人難以言喻。

突然，他左拳伸展，一掌向着地上殘廢老人拍了過去！

殘廢老人身軀一震而醒，但是他沒有爬起來，他似乎凝神聽了一下，然後一個身軀突然離地而起，要竄出亭去！

梅恨天飛快掠掌抓住了殘廢老人，道：「我是……」

殘廢老人霍然一個旋身，兩腳猛向梅恨天胸口蹬出。

梅恨天不能不鬆手，他鬆手仰身，整個人倒向後去。

殘廢老人一躍落定，身軀倒射，飛掠出亭。

梅恨天挺身站起，大聲說道：「我是梅慕民，你認得我麼？」

殘廢老人一怔，硬生生收勢停住，站在亭外一暗處一動不動。

梅恨天也沒動，他站在亭裏道：「我知道你不能說話，可是你能點頭，你要認得我請點點頭。」

殘廢老人聽若無聞，沒動。

梅恨天道：「你不認得。」（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和左月嬌走回石家莊中，驚見人去樓空，四下靜寂如死，藍純青和高翔生、趙玄極等均不見踪跡，旋在書房中發現有打鬥迹象，石中英猜忖賊黨定是由後山逃遁，藍純青等已追去，遂着左月嬌留在莊中，他獨自由後山追將下去，一路發現與藍純青約好暗記，循着暗記追出數十里均不見人踪，頓悟中了調虎離山計，急折返石家莊，已不見左月嬌踪跡，在小徑上發現一支箭簇，纏有左月嬌所穿衣服碎布片，心知左月嬌被擒，驀地又發覺樹梢上綁有一隻被斬斷的女人手腕——

絕路逢奇士　咒語退妖婆

左月嬌已經換了一身花布衣袴，長長的秀髮，也梳了兩條又黑又粗的辮子，分從肩頭，垂到胸前。

看去活像一個鄉下姑娘。

當然，她並不知道自己臉上也易了容，瘦削臉上，皮膚又粗又黑。

戚婆婆也換了一張臉孔，扁臉，塌鼻，還有幾顆麻子。

她是拍花黨的老祖宗，自然精於易容術。

左月嬌只是垂着頭，老老實實的坐在那裏，動也沒動。

鄉下姑娘嘛！敢情從沒上過麵館，自然有些怯生。

但有誰知道她身上幾處主要穴道，全被制住了，而且還點了啞穴。

既不能掙動，連話也說不出。

她們坐在角落裏，任何人只要瞥上一眼，都會當作祖孫兩個，所以也沒有什麼人會注意他們。

左月嬌雖然垂着頭，但她一雙眼睛，不住的朝門口打量。

這是戚婆婆答應過她的，讓她和大哥見上一面。

她等的當然是石中英。

她當然盼望石中英來救她。

但她想到戚婆婆如何知道大哥準會到這裏來？莫非他們想以自己為餌，引大哥上鈎？

這又是一個陷阱？

她又巴望大哥不要來。

她內心充滿了矛盾，已經不想再等下去，尤其是身上多處穴道受制，這種罪更是受不了。

這時候，只見店門口緩緩走進一個人來。

這人一身文士裝束，身穿一襲青衫，生得長身玉立，貌相清癯，看去不過三十來歲，氣度雍容，瀟灑出俗。

左月嬌驟覩此人，不覺心頭一動，暗暗忖道：「他莫非就是大哥？」

石中英精擅易容，自然可能易了容前來，尤其這人舉止瀟洒，風度脫俗，這是普通人所沒有的。

青衫文士走進店堂，就在門口的一張桌上坐下。

掌櫃的老張趕忙迎了過去，陪笑道：

「客官要吃些什麼？」

青衫文士抬目道：「你給我來一壺花雕，切一盤鹵牛肉就好。」

一清早就要喝酒！

左月嬌暗暗忖道：「看來他不是大哥了！」

石中英不大會喝酒，尤其昨晚發生了事故，當然更沒有心情喝酒了。

老張陪着笑道：「客官原諒，鹵牛肉還沒燒爛呢！」

青衫文士笑了笑，說道：「沒關係，只要不生，就可以了，快去給我切上一盤來。」

老張連聲應道：「是，是。」匆匆退了下去。

不多一回，就端着一盤還沒燒爛的鹵牛肉，和一壺花雕送上。

青衫文士斟了一杯酒，緩緩喝了一口，點頭道：「酒還不錯。」

老張陪着笑容問道：「客官還要些什麼？」

他開的是麵館，這是問青衫文士要不要來一碗麵？

青衫文士清朗地一笑道：「有酒就好了。」

左月嬌暗暗哼道：「看來倒蠻斯文的，原來是個酒鬼。」

突聽耳邊有人細聲說道：「小姑娘，妳可是被七花娘點了穴道麼？」

左月嬌聽的不覺一怔，不知這說話的是誰？急忙抬目朝那青衫文士看去。

只見青衫文士正好喝了口酒，舉筷夾起一片還沒燒爛的牛肉，放入口中，慢慢咀嚼。

左月嬌心中暗暗納罕，忖道：「難道不是他？」

只聽耳邊又響起那人的聲音，說道：「小姑娘，妳別東張西望，老夫問妳，妳想不想自己解開穴道？哦，妳不用點頭，若是願意的話，只要用眼睛霎一霎，就好了。」

左月嬌心中暗道：「自己準是遇上了一位武林中的老前輩了。」

自解穴道，她如何不願意？

老實說，左月嬌武功並不差，普通點穴，她自己也會衝得開。

只是戚婆婆手法捉狹，點了她全身幾處主穴，使氣機無法凝聚運轉。

這時聽了這人的話，心中雖是疑信參半，但還是依言抬起頭來，睜大眼睛，霎了幾霎。

她看到那青衫文士嘴裏還在嚼着牛肉。左月嬌的耳邊却及時又響起那人的聲音說道：「很好，妳仔細聽着，等到日直午時，哦！這一點，特別重要，必須正午才能施行，施行此法，不論在什麼地方？也不拘形式，只要把眼睛閉上就好。」

左月嬌心裏暗想：「那有這般容易的事？」只聽那聲音接着又說道：「在施行解穴之前，心中默想老夫傳妳此法，只有妳自己才能救妳自己，必須要有堅強的信心……」

只聽青衫文士清朗的聲音叫道：「掌櫃的，添酒。」

那聲音依然在耳邊說道：「有了信心，就一心一念的想着：記住！現在就是行功訣要了，心中摒除雜念，開始想着，由地底升起一團地火，凝結成球，由妳左足『陰經』『井穴』，進入體內，產生一股熱氣，熱氣隨球而生，愈來愈盛，循經直上，所過之處，均感灼熱無比，再循手上『陰經』，接連『陽經』『井穴』，循經內行，再循足部下行，至足趾盡頭『井穴』為止，然後再從右足『陰經』練起，循『陽經』而下，自行還入關竅，不須一盞熱茶工夫，週身受制的穴道自解。」

左月嬌默默的記在心裏，但總究還有一點懷疑：「這樣就能解穴了麼？」

她心中想着，不覺又抬眼朝幾張桌上看去。

只聽那聲音又道：「哦！妳武功也許不是七花娘的對手，解了穴道，仍然逃不出她的手掌，好吧，老夫再傳妳幾句轍兒，只要不遇上幾個老一輩的高手，大概目前在江湖上走走的人，所謂一流高手，只要聽到老夫這幾句轍兒，就會很快的退走了。」

左月嬌聽的更是奇怪，心想：「這人好大的口氣，不知是幾句什麼轍兒？」

只聽那聲音又道：「記住了，妳要唸這幾句轍兒之前，必須正身向南，左手中指指天，口中唸道：『天火燒太陽，地火燒五嶽，我秉三昧火……』這時候，中指就隨着緩緩指向妳的敵人，不論他有多高的武功，就會倉皇逃去了。」

左月嬌自然不會相信，就憑這三句話，眞要能唬得倒一流高手，還要練什麼武功？

就在此時，她看到店門口，又匆匆的走進一個人來！

左月嬌差點兒大叫出來：「他眞的來了！」

只可惜她叫不出聲來！

來人正是石中英。

他本來清俊的臉上，顯得頗顇而焦灼，雙目之中，也有了紅絲！

他跨進店堂，目光迅速的朝幾張桌上一瞥，然後就在青衫文士對面一張空桌子坐了下來。

他當然看到了戚婆婆和左月嬌，但戚婆婆和左月嬌的臉上都易了容。

他只要仔細的看看，當然可以看的出來，但他目光只從她們身上掠過，並沒有細看。他當然不好直勾勾的看人家黃花閨女。

他已經在石家莊院，和附近十數里之內，每一片樹林，都搜索遍了。

整整搜索了大半個晚上。

最後是在數里外又發現了白粉記號，一路把他引來的。

最後一個記號，就在麵館牆脚下，那是約定在麵館裏會面的記號。

當然他對白粉記號，早已發生了疑問，但他還是來了。

不論是眞是假，是敵是友，他非來不可。

那是因為在找不到綫索之時，這是唯一的綫索。

石中英剛一坐下，老張就巴結的倒了一盅茶送上，放好筷子，就陪笑問道：「客官要些什麼？」

石中英隨口道：「肉絲麵。」

老張連連應「是」，方一轉身。

戚婆婆顫巍巍的回過頭叫道：「掌櫃，我們的麵，怎麼還沒來？」

老張身軀陡然一震，口中「哦」了一聲，連忙躬着聲道：「就來，就來，麵剛下鍋。」

戚婆婆道：「我要素麵，多加些蔴油，聽到了吧？」

老張連連陪笑道：「小老兒記得，記得。」

他轉過身去，連臉都發白了，三脚兩步，朝廚房奔去。

戚婆婆恰在此時耳邊聽到一個極細的聲音說道：「七花娘，妳又在害人了？」

戚婆婆聽的大吃一驚，急忙擧目四處打量，看來看去，幾張桌上，只有喝酒的青衫文士，最是惹眼，但他正在喝酒吃菜，又有些不像是他。

心中不禁暗暗起了狐疑。

左月嬌沒想到石中英眞的會到麵館裏來。

她雖不知道這是戚婆婆安排的。

但她想到，戚婆婆早就知道大哥會來，其中必有詭計。

因此她又不禁替大哥担心，不知道這裏會出什麼事？

她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她一雙眼睛，却一直看着石中英。

她看到大哥進來，並沒看她，就已想到戚婆婆一定在自己臉上易了容。

她希望石中英只要多看她一眼，就會認出是她。

可是石中英却再也沒有看過她一眼。

那是他連作夢也想不到眼前的鄉下姑娘就是左月嬌。

當然，按照情理，左月嬌既被賊黨擄去，決不會在麵館裏坐着的。

他注意的只是一個人，那就是對面桌上的青衫文士。

他直覺的感到，此人決非尋常人物，尤其在此時此地，也只有他，最令人值得注意。

青衫文士只是自顧自喝酒，連看也沒看石中英一眼，他桌上，已經放着三個空壺，一壺如果裝一斤酒的話，他至少已經喝了三斤。

× ×

老張慌慌張張的奔回廚房，喘息着朝他老伴張大娘說道：「老伴，那人已經來了。」

張大娘道：「你看怎麼辦好？」

老張顫聲道：「我已經沒了主張，咱們要是不照她的吩咐做，只怕她不會放過我們的，妳沒看到她隨手指了指，咱們一籠子鷄，就全瘟了？再說，那人是害死石莊主的兇手，石莊主對咱們恩重如山，咱們怎麼也報答不盡……」

張大娘道：「我看那就照她吩咐行事的好。」

老張問道：「妳麵下好了麼？」

張大娘道：「這裏已經下好了三碗，你先端出去吧！」

老張點點頭，探首朝外望了望，然後神色緊張的從抽斗中，取出一個小小紙包，雙手顫抖着，打開紙包，把一小撮淡黃粉末，撒在一碗下好的麵湯之中，用筷拌了拌，才蓋上肉絲，和另外兩碗麵，一起端了出去。

他先把兩碗素麵，送到戚婆婆的桌上，然後又把肉絲麵送到石中英的面前。

石中英當然不疑有他，取起筷子，慢慢的吃了起來。

這時，那青衫文士又在叫着添酒。

這人眞是海量，一清早已經喝了四壺酒了。

老張巴巴結結又端着一壺酒走去。

戚婆婆叫道：「喂，掌櫃的，你麵裏沒放鹽巴。」

老張陪笑說道：「這怎麼會呢？小老兒……」

戚婆婆道：「別嚕唆了，快去拿鹽巴來。」

老張連聲答應，果然轉身回進廚房，用湯匙裝着鹽巴，送到戚婆婆的面前，說道：「眞對不住，也許是老伴忙中有錯，妳老多多包涵。」

他左手還執着一壺酒連連陪着不是。

戚婆婆在他說話之時，右手指甲，朝酒壺中輕輕彈了一下。

反正店堂裏，吃酒的只有一個，就是青衫文士。

她手脚何等快速？老張就站在她面前，都一無所覺。

但就在此時，戚婆婆聽到又有人在他耳邊細聲說道：「還得多放一些，少了沒有力量。」

戚婆婆聽的大吃一驚，臉色劇變，急忙抬目看去。

青衫文士正在仰起臉，喝完了杯中的酒，胡亂夾了塊牛肉，塞入口中，一面叫道：「店家，添酒。」

他敢情已有六七分酒意，連話聲都有些大了舌頭。

老張趕忙應了一聲，把手中一壺酒送了過去。

戚婆婆止不住心頭暗暗泛疑，忖道：「看來方才說話的並不是他，當然也不會是石中英，這小子要是認出了我老婆子，認出了小丫頭，還不早就跳了起來？那麼這間店裏，一共只有十幾個人，還會是誰呢？」

石中英一晚沒睡，還在山林間搜索了一個晚上，體力消耗極多，早就餓了。

這一碗麵，很快就吃完了。

戚婆婆暗暗覺得奇怪，她早晨交給老張放在石中英麵湯裏的，是拍花黨最厲害迷藥——「迷迭散」。

普通的人只要聞上少許，就會昏迷不醒，自己交給老張的一個小紙包，至少可以迷倒五六個人的份量。

就說應該入口就倒才對，他連湯帶麵，一起喝了下去，怎會一點動靜也沒有？

還有，就是那個青衫文士了！

自己在他的酒壺裏，下的也是「迷迭散」。

照說「迷迭散」下在酒裏，發作的更快。

如今，他這壺酒也快喝完了，也沒有昏倒！

難道是自己的「迷迭散」失去了效用？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青衫文士已經站起來了，他探手入懷，掏出一錠碎銀，放到桌上，飄飄然往店外行去。

他喝了五壺花雕，已有七八分酒意，走起路來，當然有些飄飄然了！

石中英看他走了，也趕緊跟着站起，同樣掏出一錠碎銀，放到桌上，匆匆跟了出去。

他急於跟蹤青衫文士，當然沒再向左月嬌看上一眼。

左月嬌完全絕望了！

那聲音說的沒錯，只有自己才能救得自己。

戚婆婆眼看着兩個喝下了「迷迭散」的人，居然行若無事，揚長離去，心頭深感駭異。

這兩人如果發覺是自己下的毒，這還得了？

她額上禁不住綻出了冷汗，匆匆吃完素麵，就抹抹嘴，低笑道：「孩子，你不吃麼？吃不下，那就走吧！」

左月嬌當然吃不下，她連張口說話，都說不出來，如何能吃東西？

戚婆婆朝老張招招手，叫道：「掌櫃，一共多少？」

老張陪着笑道：「妳老不用客氣，小老兒這爿店，都是莊上的，妳老是莊上的人，還算什麼？有空多來照顧，小老兒高與還來不及呢？」

戚婆婆最貪小便宜，聽說吃了麵，不用付錢，不覺咧嘴一笑道：「這怎麼好意思？」

一面伸手在左月嬌腿上，輕輕捏了兩把，替她解開足部受制的穴道，接着笑道：「我這小孫女有病，還得找大夫去呢。」一面柔聲朝左月嬌道：「孩子，奶奶扶着妳走吧。」

說罷，攙扶着左月嬌朝門外走去。

老張送出這位瘟神，心頭暗暗鬆了口氣，總算他店裏沒出事兒。

戚婆婆扶着左月嬌走出麵館，長街盡頭，一棵大樹下，停着一輛獨輪車。

一個莊稼漢模樣的人，坐在樹陰下，正在歇息。

戚婆婆沒有說話，那莊稼漢已經站起身來，兩手把穩了獨輪車。

戚婆婆雙手抱起左月嬌，把她放到車輪左邊，自己也跟着坐到右邊。

她沒說去那裏，莊稼漢也沒問，就推着輪子，朝山徑上行去。

（出了一里長的「石家大街」，就是山路了。）

左月嬌不知戚婆婆要把自己送到那裏去？

反正落到他們手裏，不用說，也是押她去他們巢穴無疑。

難道他們在附近還另有巢穴不成？

她暗暗希望，他們巢穴，不要離這裏太近。

因爲距離近了，很快就會趕到，只要進入他們巢穴，縱然解開穴道，也很難逃得出來。

她抬眼望望太陽，這時差不多已快是巳末午初。

不到半個時辰，就是正午了。

她心中開始感到有些緊張！

只要照那聲音說的運氣方法，眞要能解開穴道，那麼他說三句轍兒，大概也管用的了。

不過左月嬌還存着懷疑，自己練了十多年的內功，都無法解開受制的穴道。

那人說的方法，只不過是心裏想着什麼地火凝結成球，循行經絡，那會有效？

推車的莊稼漢，兩臂腕力驚人，他先前還和一般推車的一樣，獨角輾動，轆轆的走的不快。

但一進入山間小徑，山路崎嶇，高低不平，他却推得越來越快，健步如飛！

左月嬌坐在車上，但覺兩耳生風，身子不住搖幌。

兩邊山林，就像流水般，往身後倒流過去。

片刻工夫，已經差不多走了二三十里路程。

如今，四面重山叠嶺，山勢愈來愈見荒涼！

左月嬌暗暗估計，他從「石家大街」，一路朝西，這裏已該是北峽山脈之中。

距離正午，已經越來越近。

左月嬌閉着眼睛，依照那聲音說的方法，默默想着：「現在只有我自己才能解穴，我有堅强信心，可以解開穴道……」

有了堅强的自信，然後集中念頭，一心一意的內視「關竅」，想着地火上升，凝結成球，由左脚「井穴」進入體內。

說也奇怪，她這樣想着，想着，果然覺得「井穴」起點，產生了一股熱氣，循經而上！

心中不禁大喜，更不敢怠慢，全心全意的導着熱氣上行，由「陰經」流轉入「陽經」，再循經而下，回到終點。

一團熱氣，自行還入「關竅」，就消逝無形。

做完左足，接着再做右足。

當她做完右足，心中想着的火球，已在她身上，循行了兩圈，但覺熱氣經過之處，全身經絡感到舒暢無比！

心中感到不勝驚奇，只不知受制穴道，是否已經解開？

當下雙手輕輕一動，果然舒展自如，幾處主要穴道竟在不知不覺中悉數解開。

再試着伸了下脚，脚下受制穴道，也已全解。

這一下，眞使她喜出望外，畧微調息，忽然扭過頭去，說道：「戚婆婆，我不去啦，再見。」

一躍跳下了獨輪車。

事起突然，戚婆婆不覺一楞！

在這一瞬間，那推車奔行的莊稼漢已然雙臂運力，陡然刹住了獨輪。

戚婆婆身手俐落，跟着縱身飛起，口中呷呷笑道：「小丫頭，眞有妳的，老身點了妳九處穴道，妳居然還能自解穴道，看來妳翅膀眞的硬了！」

左月嬌已經飛射出去四五丈外，冷冷的道：「妳點我九處大穴，這有什麼值得稀罕的，告訴妳，就是把我三十六處大穴全閉住了，我也不在乎。」

她口中說着，雙手不自覺朝身上一掏摸。

糟糕！自己一柄隨身長劍，和軟鋼花鬚針，全被戚婆婆搜去了。

如今手無寸鐵！

戚婆婆看她雙手在身上亂摸，不覺尖

聲笑道：「小丫頭，妳還想和老身動兵刃，告訴妳，妳身上一些破銅爛鐵，早被老婆子全搜出來了，妳還是乖乖的隨我回去的好。」

左月嬌哼道：「我不去。」

戚婆婆緩緩朝她走來，面色陰沉的道：「老婆子說過，我找到了妳，就絕不會再讓妳從我手掌縫裏溜走的，昨晚妳左手握着一把飛針，右手還有一柄劍，在老婆子面前，都一無用處，今天空着雙手，還能和老婆子倔强麼？」

她說着每一句話，腳下也跟着緩緩跨上，逼近過來。

左月嬌感到十分緊張，大聲說道：「戚婆婆，妳不要逼我，我絕不會跟妳回去的。」

隨着她的逼近，腳下緩緩後退。

戚婆婆尖笑道：「那怎麼成？我不是告訴過妳？老婆子是奉副教主之命，來接妳的，好好跟我回去，這是最好的機會，眞要觸怒了副教主，任妳逃到天涯海角，都會把妳逮回去，那就成了叛教，叛教這罪名可不好受。」

左月嬌道：「我不是你們教裏的人，按不上叛教這二個字，我說過不去，就是不去。」

戚婆婆臉色一沉，冷笑道：「小丫頭，妳是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婆子好話說盡了，妳還是不聽，那是眞要老婆子動手不成？」

說着，雙手提胸作勢，又朝前逼近兩步。

左月嬌也橫上了心，突然站住，柳眉一挑，嬌叱道：「站住，戚婆婆，妳認為我眞的怕妳了麼？」

戚婆婆呷呷尖笑道：「小丫頭，在我老婆子面前，妳還敢反抗不成？」

左月嬌道：「七花娘，老實告訴妳，我不過看在從小由妳扶養長大的份上，才不和妳計較，其實，妳從小把我用拍花術拍來，雖然扶養了我，那是為了扶養長大可以賣錢，我根本不用感謝妳，妳把我賣給了義父，我們之間，早就恩盡義絕，妳若是還想擄我回去邀功，我勸妳，休要妄想。」

戚婆婆聽的不覺一呆，三角眼中隱露兇光，怒笑道：「反了，小丫頭，妳罵得好，老婆子倒要看看妳恩盡義絕，又能對我怎樣？」

左月嬌凜然道：「七花娘，只要妳再敢逼近一步，莫怪我出手無情。」

戚婆婆想不出左月嬌突然口氣强硬，是不是已有幫手趕來了？

她怕的是石中英，和在麵館裏以「傳音入密」說話的那人。

她是老狐狸了，沒弄清楚事實，一時間，倒眞的不敢再逼過去，就在腳下一緩之際，目光迅速的朝四週一掠。

空山寂寂，這一帶，四週都是光禿禿的巖石，根本藏不住人。

心中暗暗罵了聲：「好個丫頭，居然給我來這一套。」

口中不覺呷呷笑道：「小丫頭，妳有多少斤兩，我老婆子還不清楚麼？嚇人的話，老婆子可聽多了。」

隨着話聲，雙爪箕張當胸，又舉步逼來。

左月嬌不覺又後退了一步，嬌聲喝道：「七花娘，這是妳自己逼我出手了。」

戚婆婆已經看出虛實，那會理她？尖聲道：「很好，小丫頭，妳有什麼，就只管出手，老婆子可以讓三招……」

她隨着話聲，又逼上了三步。

左月嬌這回居然並沒後退。

兩人在這一陣工夫，已由三丈距離，逐漸拉近到一丈二三。

戚婆婆當然不會因左月嬌的停住下來，而停步，她仍然在一步步的往前直逼過去。

左月嬌已經正身凝立，左手緩緩抬起，中指直竪指天。

戚婆婆已經逼近到她一丈左右。

她在逼近之時，一雙三角眼，一霎不霎的注定在左月嬌身上，左月嬌的怪異動作，她自然看的很清楚。

正因她動作怪異，倒使得久年成精的戚婆婆不由不起戒心！

就在此時，突聽左月嬌朗聲道：「天火燒太陽，地火燒五嶽，我秉三昧火……」

這幾句話，驟然鑽進戚婆婆的耳朵，立時如遭雷殛！

刹那之間，臉色如土，沒待左月嬌再唸下去，本來緩緩逼進的人，突然行動如電，一下倒掠出去兩丈來遠！

只見目露驚疑，色厲內荏，尖聲道：「火龍功！小丫頭，妳幾時練成了『火龍功』？」

「火龍功」這名稱，左月嬌從未聽人說過！

但她心思靈巧，看出戚婆婆倉皇後掠臉上猶有餘悸的神色，已可猜想到大半。

那聲音傳自己的這三句轆兒，敢情就是戚婆婆口中說的「火龍功」發招前唸的詞了。

也由此可以推想「火龍功」準是武林中一種無人能抗的厲害武功無疑。

她心念閃電一動，身子原式未動，口中冷冷說道：「七花娘，妳以為躲閃的很快麼？妳應該明白，我若不顧念昔日之情，妳未必就能逃得出去。」

戚婆婆一雙眼睛，陰晴不定的注視了左月嬌一眼，忽然一語不發，轉身就走。

那莊稼漢看到戚婆婆走了，也立時推着獨輪車，朝山徑上如飛奔去。

左月嬌眞沒想到打了個手勢，唸上三句轆兒，眞會把戚婆婆嚇跑。

「火龍功」，不知「火龍功」是什麼功夫？

她無暇多想，她目前唯一的要務，是追上大哥去。

× ×

石中英和青衫文士，只不過是先後腳離開麵館。

但當他跨出門口，長街早已沒了青衫文士的蹤影。

石中英暗暗驚異，忖道：「這人好快的身法！」

他斷定他是賊人一黨，自然不肯輕易放過，立時展開腳程，朝西追去。

出了「石家大街」，朝西去，就是北峽脈山，西連皖山，再往西，就是大別山了。

這一帶，山勢連綿，橫亙達數百里之多。

石中英使展「天龍馭鳳法」，盡力施展，何異流星劃空，快速絕倫，轉眼工夫，已經越過兩座山頭。

凝目看去，但見前面山林之間，正有一條人影，猶如御風而行，去得好快。

自己和他距離極遠，看不眞切，但從此人身形看去，極似青衫文士。

他這一發現，立即猛吸一口眞氣，身形突然加快，像風馳電捲般，急起直追下去。

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在山林巖石間，起落飛掠。

這一前，一後，少說也隔着三五里路，有時就隔着一重山嶺，一個在山前，一個在山後，隨着山勢奔逐。

有時一個已經到了山腳，一個還在山上。

石中英一路急追，差不多奔行了快一個時辰，一直提吸眞氣，縱掠如飛，漸漸額上有汗水。

再看前面的青衫文士依然速度不減，毫無休息之意。

經過這一陣緊追，兩人之間，依然相隔極遠，雙方距離，並沒有縮短。

前面的人影，也依然可望而不可即。

石中英心頭不禁暗暗冒火，提吸眞氣，一路追緊下去。

這兩個人，無形之中，像是賽上了腳程。

前面的青衫文士只顧趕路，始終沒有休息，後面的石中英緊追不捨，自然也沒有時間休息。

石中英凝足功力，展盡腳程，也無法把雙方之間的距離縮短，僅能勉强維持這段距離，不讓自己落後的太遠而已。

這一追，兩人從巳牌時光，開始趕路，由中午而傍晚，如今天色已經黑了。

石中英一晚未睡，早晨只吃了一碗肉絲麵，此時又累又餓，漸漸感到有些吃不消。

他不相信前面的青衫文士，只喝了五斤花雕已經跑了整整一天，會不累不餓？

年輕人就有一股子傻勁！

你不怕累，我也不怕累，你不怕餓，我也不怕餓。

腳程依然一路賽了下去。

如今，已經初更天了！

前面青衫文士掠到一座高聳入雲，峭拔如柱的高峯之前，突然停了下來。

石中英藉着夜色掩蔽，悄悄掠到十丈左右，閃身隱入了一棵大樹之後，凝目看去。這會距離近了，已可看清對方面貌，那不是麵館裏見過的青衫文士還有誰來？

青衫文士到得峯下，仰首向雲氣迷濛的峯頂，看了一陣，突然雙袖一揮，一條人影，立即憑空拔起，往上直昇！

只見他袍袖一連幾展，人影始終冉冉而上，不過瞬息工夫，便已沒入了雲霧之上。這下，可把石中英看的呆了！

「平步青雲，節節高升」，這是武林中僅有傳聞的輕功至高境界！

像這樣沒有一點憑藉，完全靠着一口眞氣，飛升上百丈高峯，此人功力之高，簡直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這人是誰？

自己怎會從沒聽師父說起過呢？

既然來了，倒不可失之交臂，不如跟他上去瞧瞧。

石中英心念電動，人已隨着幾個起落，掠到峯前。

舉目略一仰望，立即雙足一頓，人如白鶴穿雲，朝上拔起八九丈高，撲上一處危崖，連縱帶躍，手足並用，一路揉升而上。

他雖然比不上青衫文士那樣馭空上升，但攀崖附壁，迅速如飛，這份身手，也是不弱。

石中英因對方功力高不可測，而且敵友未分，是以絲毫不敢大意。

等到快要接近峯頂，緩緩繞到峯後，隱藏着身形，才穿林而上。

峯頂地方極大，但卻是十分平整，靠右有幾根石筍，參差矗立，中間一片十來畝大小的草地，茸茸綠草，如茵如氈。

在這片草坪中間，有一張圓形的石桌，左右各有一個石櫈。

青衫文士就負手站在石桌前面，仰首看天，狀極悠閒。

石中英暗暗忖道：「看情形，他好像在等人！」

跑了兩三百里路，專程趕來等一個人，這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

此人敵友未分，他等的是什麼人？

石中英自然非弄個清楚不可。

當下緩緩的伏下身子，以最輕最細的調息，不讓對方聽到自己的呼吸。

天空沒有月亮，連滿天繁星，都顯得暗淡無光！

青衫文士好像在數着天上的星星，老半天沒有動一動。

天風吹着他飄忽的青衫，瀟逸得有如圖畫中人！

石中英漸漸發覺，自己對這位青衫文士，居然頗有好感！

這也許是因他武功奇高，自己無意之中，生出了欽慕之情。

青衫文士負手站了一回，忽然回頭笑道：「小兄弟從四百里外，一路跟到此地，既然來了，何用再躲躲藏藏？」

石中英聽的大吃一驚，原來自己行藏早已被他識破了！

四百里外！自己竟然跟着他跑了四百里路。

他說的不錯，自己行藏，既被識破，那就用不着躲躲藏藏了。

心念一動，立即站起身來，朗笑一聲道：「兄台果然神目如電，在下自問已是十分小心，依然逃不過兄台目光，冒昧追踪，實出誤會，還望兄台多多海涵。」

說罷，緩步走出，朝青衫文士作了個長揖。

青衫文士仰首大笑一聲道：「很好，很好，像小兄弟這樣年紀的人，能有這等身手，倒是難得的很，不知小兄弟的尊師是誰？」

他看去不過三十左右的人，口氣却是托大的很。

石中英道：「家師隱居滋谷，自號滋谷老人，從未在江湖走動過。」

青衫文士點頭道：「世間上，不知有多少高人，蹈隱林泉，不為世俗所知。」

說到這裏，不覺打了個哈哈，兩道比電還亮的眼神，直注在石中英的臉上，問道：「小兄弟高姓大名？」

石中英道：「在下石中英。」

青衫文士含笑道：「早晨在麵館裏，我看小兄弟英華內斂，瑩光照人，分明已具上乘身手，而且頭簪『辟毒犀』，足可辟毒袪迷，正好在下另有要事，才讓你喝下了七花娘的迷藥，並未插手多事，不想小兄弟追踪在下而來，足見有緣，丁某頗想和小兄弟結個忘年之交，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

石中英聽的大感驚奇！

此人目光犀利，居然一眼就看出自己頭上簪的是「辟毒犀」來。

什麼？戚婆婆在自己麵裏下了迷藥？自己怎會一無所覺？

這青衫文士最多不過三十出頭，他居然說要和自己結為「忘年之交」。

他怔怔的望着青衫文士，只覺他不但雙目神光如電，不可逼視，尤其他臉上神彩，隱泛寶光，分明是一位絕世異人！

心中暗暗一驚，慌忙拱手謝罪道：「前輩世外高人，在下有眼不識泰山，言語冒瀆之處，前輩幸勿見怪。」

青衫文士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大概聽我說了句『忘年之交』，就猜想我比你大得多了。」

石中英微一點頭。

「不錯，如論年齡，丁某已屆耳順之年，但咱們不是世俗中人，你看我像不像三十許人？那就算三十好了，咱們不是相差不多，正好平輩論交。」

石中英大吃一驚，他自稱已屆耳順之年，那不是已經六十歲的人了？

想到這裏，不覺俊臉一紅，道：「前輩駐顏有術，但實際上，長過在下甚多，平輩論交，在下如何敢當？」

青衫文士朗笑道：「小兄弟這前輩前輩的，豈不把丁某越叫越老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咱們只要談的投緣，不必拘泥年齡，小兄弟乾脆就叫我一聲丁大哥不好麼？」

石中英雖覺這位青衫文士除了一身武功之外，依然不脫書生本色，大概是個狂涓之士，心中也着實欽慕。

只是他看去雖不過三十左右，如論眞實年齡，大過自己甚多，自己怎好和他平輩論交？

青衫文士看他沉吟不語，又朗聲笑道：「小兄弟沉吟不語，莫非不屑和我丁某締交麼？」

石中英恭聲道：「在下蒙前輩錯愛，怎敢……」

青衫文士仰首大笑道：「小兄弟又來了，你我一見如故，丁某痴長你幾歲，叫我一聲丁大哥，正是最合適也沒有了，你要再推來推去，丁某只好拂袖而去了。」

此人眞是脫落形骸，疏狂已極！人家既然這麼說了，石中英自然不好再說，只得朝他一躬到地，恭敬的道：「丁大哥吩咐，小弟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丁大哥請受小弟一拜。」

青衫文士哈哈笑道：「好，好，咱們這兄弟是結定了。」

他說的神采飛逸，想是極為高興，接着道：「小兄弟人如玉樹臨風，人品武功俱為上上之選，只是太拘泥了些，今晚若非我這老哥哥一再逼着你認這個兄弟，豈非就失之交臂了？哈哈，你認了我這個大哥，保你不會吃虧。」

石中英道：「小弟蒙丁大哥不棄，結為忘年之交，只不知道丁大哥名號如何稱呼？」

青衫文士大笑道：「不錯，咱們結了兄弟，你連大哥的姓名還不知道，說出去豈不可笑？哈哈！令師能調教出小兄弟這樣一位武林後起之秀，自然也和你說過不少武林成名人物，不知你可曾聽說過昔年江湖上人稱三昧眞君的人？」

他說出「三昧眞君」四字，不由聽的石中英一驚！

三昧眞君，他自然聽師父說過。

遠在三十年前，三昧眞君丁無病，已是武林中首屈一指，黑白兩道最難纏的人物。

因為他為人狂傲，一切事情，不論是非，均以他當時好惡而定，實在是介乎正邪之間的一個大魔頭。

江湖上人因他儀容俊美，又有潔癖，又叫他玉面煞君。

但近三十年來，三昧眞君久已絕跡江湖，大家也就把他淡忘了。

石中英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新認的這位「大哥」，竟會是煞名滿天下，江湖上人人談虎變色的大魔頭！

一時不禁睜大雙眼，駭然道：「丁大哥莫非就是……」

青衫文士朗笑道：「不錯，老哥哥就是人稱三昧眞君的丁無病，唉！不涉江湖，已經整整三十年了，人生如白駒過隙，你不想老，也不成呀！」

他生性豪邁，但這兩句話，却說的感

慨系之。

石中英當然不好插口。

青衫文士舉首望望天空，忽然劍眉微攢，自言自語的道：「已經二更多了！」

石中英忍不住問道：「丁大哥可是在等人麼？」

青衫文士道：「不錯，有約不來過夜半，他大概是不會來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雙眉微皺，自言自語道：「莫非他發生什麼變故……」

石中英問道：「丁大哥等的，不知是誰？」

青衫文士道：「老哥哥等的是當今武林盟主石松齡。」

石中英心頭又是一凜，暗道：只不知他約晤的人，是自己父親？還是假冒父親的老賊？

如果是自己父親，那麼失踪了七年的爹，既然和他約在這裏見面，今晚自然會來。

如果是老賊，顯然，丁大哥還不知道老賊已經自碎天靈而死，但他和老賊在此約晤，說不定也是老賊一黨了？

青衫文士忽然回頭笑道：「哦！小兄弟也姓石，你是石家莊的人？」

石中英心頭「怦」的一跳，忙道：「不，小弟不是……」

他怕青衫文士起疑，話聲甫落，立即問道：「大哥和石盟主是朋友麼？」

這話問的很技巧，至少可以探探青衫文士的口風。

果然，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老哥哥已有三十年不曾在江湖走動，就是三十年前，老哥哥也獨往獨來，從沒一個朋友。哈哈，老哥哥一生，直到今晚，才交了你這個小兄弟。」

石中英心中一動，追問道：「那麼大哥是和石盟主有仇了？」

青衫文士大笑道：「小兄弟大概是初出茅廬，剛在江湖上走動，認為江湖上非友即敵，難道除了敵友，就沒有第三者存在？」

石中英疑惑的道：「第三者？」

青衫文士道：「不錯，除了敵友之外，你想還有什麼？那就是非友非敵，天底下有那麼多人，如果說：你認識的人，都是朋友，那又未必，因為朋友，必須氣味相投，肝胆相照，古人所謂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可見一個人一生之中，要交一個眞正朋友，又是何等困難？老哥哥從沒有一個朋友，那是說滔滔濁世，沒有人够資格和我做朋友，但老哥哥浪跡江湖，認識的人自然不在少數，只是老哥哥把認識的人，和朋友嚴格劃分開來，認識的人，只不過他認識我，我也認識他，自然不是朋友了。」

石中英笑道：「所以大哥就沒有朋友了。」

青衫文士朗笑道：「天下儘多酒肉朋友，當面奉承，背後中傷，遇利則趨之唯恐不及，遇害則避之唯恐不遠，這種朋友丁某寧可沒有。」

說到這裏，不覺哈哈一笑道：「所以這天底下，老哥哥只有第三者了。」

他說的「第三者」，就是非友非敵。

石中英試探着問道：「丁大哥盛名滿天下，難道會沒有敵人？」

青衫文士聳聳肩，笑道：「三十年前就沒有了。因為凡是和我為敵之人，都已死在老哥哥手下了。」

石中英心頭不禁隱泛寒意，但依然問道：「那石盟主既然不是丁大哥的朋友，他和你約在這裏晤面，又有什麼事呢？」

青衫文士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石松齡和我不過一面之交，自然談不上朋友，但他却不失是個謙謙君子。」

石中英心中暗道：「他說的大概是爹了。」

他沒有開口，只是靜靜的聽着。

青衫文士緩緩走到石櫈邊上，坐了下來，抬目道：「來，你也坐了下來。」

石中英依言坐下。

青衫文士抬頭望望天色，微感失望的道：「唉！看來他眞的不會來了。」

石中英聽的，不期也大為失望。

青衫文士續道：「這話算起來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老哥哥當年忽然絕跡江湖，是為了煉製一種助長功力，却病延年的藥丸。老哥哥整整化了十年工夫，遍歷名山大川，採集藥材，其中只缺少了一件東西，那就是千年雪參。當然，那不過是書本上說說罷了，要找一千年的雪參，又談何容易？有四五百年的，也可以用了。

「那就是二十年前，老哥哥在雪山一處幽谷中，找到了幾株百年以上之物，根據經驗，這附近十里之內，可能會有數百年以上的雪參，但等老哥哥找到谷底，就看到一個中年劍客，已經掘到了一株五百年以上之物。

「老哥哥心頭自然十分懊喪，為了合藥，就上去和他情商，我當時就想以身邊僅有的一顆『火龍珠』，作為交換。

「火龍珠不僅功能避火辟毒，而且也是夜明珠，入晚能發紅光，該是稀世奇珍，那中年劍客聽說老哥哥化了十年工夫，採集藥物，只缺一味千年雪參，當時看了『火龍珠』一眼，淡然笑道：『在下不過是路過雪山，隨便掘幾株雪參回去，其實也無多大用途，兄台既然化了十年時間，各種藥材，俱已齊全，獨缺一味雪參，兄台只管取去，至於此珠乃是稀世奇珍，在下不敢貪天之功，斷無收受之理。』

「老哥哥再三請他收下，他只是不肯，老哥哥才請教他姓氏，他說出石松齡三字，老哥哥也告訴了他卜居古靈山太乙崖，希望他三年之後，老哥哥丹成之日，務必前去一晤。

「到了三年之後，老哥哥丹藥煉成之日，石松齡並未前去，第五年，老哥哥找到石門山，他又外出未歸，一直到十年前，他忽然找到太乙崖去，但老哥哥為了要練本門一種神功，須閉關十年，還居到另外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去了，當時我曾在石壁上留言，說我遠遊約十年之後可返，石松齡當然沒有遇上，他也在石壁上留了字，約我十年之後，五月晦日二更，在皖山天柱峯上晤面，算來就是今天了。

「昨晚我路經石門，就去莊上找他，莊中不見一人，今晚又不來赴約，不知是否出了甚麼事？」說到此處雙眉微皺，似是極為關切。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十）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洋軍特務隊長徐成龍，得到他在南京革命軍總部的一位拜把兄弟的秘密情報，獲知北洋軍中張團與革命軍勾結，並知革命軍派來曉山潛伏的奸細，徐成龍報告了武瑤軍後，卽率隊至曉山把秦子豪綁回隊部。秦子豪被押獄中，獄卒爲革命軍中人，暗中向秦傳令，要他在不露痕迹下將張團勾結之事與他此行任務照實招供。徐成龍鑑於過去嚴刑拷打並未收效，改用籠絡手段，願出價予秦子豪，購買情報，秦故意以本身安危爲題不願招供，徐成龍裝模作樣，發誓絕不難爲秦子豪——

✻✻✻✻✻✻✻✻✻✻✻✻✻✻✻✻✻✻✻✻

一道假情報　滿肚陰險謀

看見徐成龍那副醜態，秦子豪幾乎忍俊不住，但他却繃緊了臉，嘆了一口氣：「唉！徐隊長在北洋軍裏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爲我姓秦的罰下如此重誓，我還有啥話說。全招啦！」

徐成龍欣喜得幾乎要從座位上跳起來，他提高了嗓門叫道：「請師爺！」

「是！」外面應了一聲。

緊接着，文縐縐，拿着筆墨紙張的師爺走了進來。

秦子豪開始滔滔不絕，將張團如何暗中與革命軍連絡，那邊許他多少重賞，許他多高的官位，以及兵臨城下時，他該如何接應，一字不漏地說了出來。

供詞錄了好幾張紙，秦子豪一一在上面捺了指印。

徐成龍心中那份得意簡直難以形容，由於那句「弓長有變」的話與秦子豪的供辭相符，他自然是深信不疑。當卽笑着說：「秦先生！只怕還要委屈你在大牢裏待上個一天半日。」

這原是意料中事，然而秦子豪依然故作吃驚地道：「怎麼！徐隊長又變卦？」

「那裏話！」徐成龍笑瞇瞇地說：「我已然發了重誓，那能不守誓約？只因爲這姓張的是大帥的遠房侄子，非比常人。還得勞你大駕跟他對對質，讓他口服心服。事了之後，我親自送你上

路。」

秦子豪心裏在冷笑：上路？不是送我上黃泉路吧！而他口裏却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徐成龍吩咐他的手下送秦子豪回大牢，還裝模作樣地高聲下令：「給秦先生收拾一間乾凈的屋子，飲食要週全。若是簡慢了，我就砍你們的腦袋。」

他得好生欵待秦子豪，因爲這個囚犯對他還有用處。

秦子豪前脚走，徐成龍後脚出。他揣着錄好的供辭，以最快的速度來到了武處長公舘。

徐成龍跨進門檻的那一瞬間，脚步輕快得簡直像是騰雲駕霧。自從他跟隨武瑤軍以來，一直都是窩窩囊囊的，這一回可有得神氣了。

武瑤軍仍然一個人在喝悶酒：一方面是在消愁，一方面也是在等待徐成龍進一步的消息。

「處長！」徐成龍還沒有進入武瑤軍的屋子，就在外面嚷了起來：「這一回，我這不成材的部下可給你漏臉啦！」

武瑤軍很沉得住氣，而且也不敢高興得太早，辦對了，自然是鋪好了一條昇官發財的康莊大道，若是弄擰了，熬了多年的處長寶座只怕要騰出來讓給別人。因此，只是淡淡地招呼了一聲：「辛苦，先喝一杯。」

「這杯酒留在稍後再領受，」徐成龍顯得一本正經的，脖子往前一湊，悄聲說道：「處長移駕吧！……」

「上那兒去？」

「你得趕緊上軍部去報告呀！」

「你幹麼猴急？」武瑤軍瞪眼了。「你還沒有向我報告個一清二楚呢！」

「姓秦的被我抓住了，」徐成龍眉飛色舞地說：「這回我可學了乖，一不凶來二不打，來了一招利誘，那小子見錢眼開，全招啦，口供錄在這兒，處長過目。」

武瑤軍接過徐成龍遞上的卷宗，翻開來細讀秦子豪所作的供辭。他是愈看愈吃驚，愈看愈有勁。在幹這個執法處處長之前，他幹過不少年的團長，打過不少硬仗，戰場上的事他自然內行。他發覺：秦子豪所供出的細節是經過不少參謀人員仔細研究過的

，絕非出自姓秦的信口胡謅。

「他奶奶的！」武瑤軍將卷宗一合，手掌猛力在桌上一拍。「你這回可立了一個大功。」

「不敢！」徐成龍表現得非常謙恭，然而那份得意之色仍不免在嘴角，眉梢處流露出來。「這是處長的功勞……」

「他奶奶的？有我還沒有你麼？」武瑤軍精神奕奕地站了起來。「我立刻到軍部去一趟，別走，就在這兒等我。要是累了，就歪在我的床上養養神。」

徐成龍眼睛瞄了一下那張鋪陳華麗的床榻，在往日，那就好比皇帝老子的龍榻，他連坐一下的非份之想都不敢滋生，如今……人啦！就是這麼一回事，時運來了，推都推不掉的。

× ×

大牢裏很靜。

秦子豪的心情也很靜。他該作的事已經作完了，不必再担憂什麼，更不必去計劃什麼。

此刻，他不但不再感到悲哀，甚至有些樂。這半生，他殺過不少人，用刀，用槍，用手，或者也用其它古古怪怪的兇器，却不像這一次殺人用的是一種看不見的兵器。

那小子該有多神，有良好的背景，有數不清的功勛，有無比的權力，就這樣三言兩語把他給毁了，秦子豪怎能不樂呢？

屋裏有燈，很明亮，幾乎是不像置身在大牢裏。有床，有几，几上有菜，有酒。徐成龍待他眞不錯，他自然明白那是因爲徐成龍還有利用他之處。至於徐成龍答應三兩天之後送他遠走高飛，他壓根兒就不信。

長廊上响起了脚步聲，獄卒來到了門前，殷勤地問：「秦先生！你還要點什麼嗎？」

「哦！」秦子豪伸手往几上一指：「全有啦！酒菜，烟捲兒，還缺什麼呢？：……要缺也缺個陪在一旁給我斟酒的妞兒啦！」

「那也不難，秦先生是喜歡年長體貼一點的？還是年輕鮮嫩一點的？……」，

「免啦！關在大牢裏玩妞兒那像話麼？徐隊長待咱好，咱也該守點分寸啊！」秦子豪邊說邊站了起來，緩步踱到鐵柵門邊。「悶得慌！你若有閑，倒不妨陪我聊聊。」

「奉陪！奉陪！」獄卒很客氣，却機警地退後了兩步，似乎害怕秦子豪的手會抽冷子從鐵柵的縫隙間伸出去向他攻擊。

聊什麼呢？秦子豪無非想試探一下這個獄卒的警覺性。

儘管他早就抱定了赴死的決心，然而教他坐在這兒等死却非他所願。有一絲求生的機會，他都不會放過。獄卒機伶地閃開，他的心不禁一冷。

總得找點話題來聊聊，對了，他想起了小桃紅之托。其實，他現在已無法見到那個風塵中打滾的小娘們了。然而他嘴裏還是說了出來：「老兄！我想跟你打聽一個人。」

「小的沒見過世面，」獄卒好像步步設防，回話十分小心。「認識的英雄好漢太少啦！」

「他也不是什麼英雄好漢，只是一個犯人，一個關在這兒的犯人。」

「哦！他是你的朋友？」

「是我的叩頭兄弟，倒有十年不會見着。聽說他犯了案，關在這兒。本打算找機會瞧瞧他，送他幾文零化，却想不到自已也進來了，唉！」秦子豪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叫什麼名來着？」獄卒透着一片好心。「有機會或許能給你捎個口信。」

「他叫蕭三白，是關外人。」

「蕭三白？」獄卒喃喃地唸着這個名字，然後一搖頭。「沒這個人。」

「哦！那麼我得來的消息不確囉？」

「這裏一共囚了二十來個，內中沒一個是姓蕭的。」獄卒說到這裏，突地嗓門一揚：「對了！你那個兄弟可是幹這個買賣的？」

獄卒姆指與小指一翹，比了一個大烟槍的架勢。

秦子豪何嘗明白姓蕭的底細？只得含糊地說：「十來年不見，誰知道他在幹那門子行當？你敢情……」

「對！」獄卒雙掌重重一擊，若有所得地說：「他的名字好像就是什麼白，拉得一手好胡琴。徐隊長喜歡哼幾句黑頭，與緻來了還跑到大牢裏來找他拉琴吊過嗓子，瘦瘦精精的，挺會說俏皮話兒，沒錯，是他……」

「你是說他以前關在這裏？」

「嗯！約莫有半年了。」

「以後呢？」

「斃啦！」獄卒食指一勾，作了個放槍的姿勢。「一夥八個，全上了法場。秦先生！你那叩頭兄弟，可比不上你這麼够種，拖出去的時候全身都軟了，拉了一褲襠尿尿。」

小桃紅幹麼又打聽這個姓蕭的？秦子豪可沒有心情去推測了，自然他也不會爲蕭三白的死而感到惋惜，默然了一陣，又隨口問道：「你……沒弄錯吧？」

「錯不了。」獄卒肯定地說。「咱們這位徐隊長人是兇一點，却也挺有人情味兒的。冲着姓蕭的給他拉過胡琴，死後還特別關照了他。那七個捲一床草蓆，姓蕭的還睡上一副薄皮棺材哩！」

「改天我得謝謝徐隊長！」秦子豪邊說邊往裏走。

「您歇着吧！小的也快要換班了。」獄卒向他道了晚安，悄然退去。

由於聽說蕭三白被拉上法場槍斃的事，秦子豪連帶想到了自己的命運，心情開始由無覊無絆的輕鬆之中轉爲沉重。他並不怕死，然而死亡的陰影對任何人都會產生一股重大的壓力。

× ×

徐成龍是很得意的，却沒有到達忘形的程度。因此他並沒有躺上武瑤軍的床榻去養養神。

其實，他也不累，興奮經常會使人忘却睡眠。

他只是靜靜地坐在那兒等着，他甚至連酒都沒有喝一口。今晚將澈夜忙碌是可以預見的，他必須保持清醒。

尖銳的汽車刹車聲在大門口一响，徐成龍就站起來了。他猜想得出武瑤軍是以

最快的速度趕回來的，必然帶回了緊急軍令。

皮靴子匆促地踏過庭院，武瑤軍如旋風般捲進屋來。

「他奶奶的！」武瑤軍一屁股坐下來，摘下帽子來直搧風。在這深秋的夜晚，他額頭上竟然冒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軍長竟然不相信這回事是眞的，你說氣人不氣人！」

「他不信？」徐成龍不禁涼了半截。

「不管我怎麼跟他解說，他就是不信，他奶奶的！」武瑤軍霍地站了起來，將軍帽歪歪地往頭上一罩。「我可火啦！我說：眞贓實證擺在這兒，軍長你看着辦吧！要是出了漏子，我可不負責。」

徐成龍急急地緊接着問道：「軍長怎麼說？」

「哼！」武瑤軍得意洋洋地說：「他有幾個腦袋？他一個小小的軍長負得了這樣大的責？他摸摸頭，站起來繞繞圈兒，還是打電話報告了大帥。」

「大帥怎麼說？」徐成龍的額頭上也冒汗了。

「咱們大帥可眞了不起！」武瑤軍挑起了大姆指連連搖幌。「立刻要我在電話裏向他報告，最後他下了一道命令——辦人。」

「哦！」徐成龍突然感到一陣昏眩，在極度緊張之中猛地鬆懈下來，倸誰也受不了。

「大帥吩咐，明兒一大早就將姓張的連同姓秦的探子一併解赴京畿交總執法處訊辦。他還說，有過的殺頭，有功的重賞，我在電話中還特別提到了你。」

「多謝處長提拔。」徐成龍感激涕零，眞恨不得跪下去重重磕三個响頭。

「別老是想着昇官發財的事，」武瑤軍的面孔又扳了下來。「你還有許多事情要作。」

「請處長吩咐。」

「這會兒軍長已經打電話教姓張的到軍部去開會，你立刻帶幾個得力的人過去伏着。等姓張的到了軍部之後，先不着痕迹地將他的衞士隔開，然後將姓張的緩禁。」說到這裏，武瑤軍特別叮囑：「對那個姓張的得客氣一點，就是說奉命行事。還不知道大帥將會如何處置他，萬一他不死，日後說不定還有出頭之日，這個怨仇結不得。」

「處長深謀遠慮，佩服！佩服！」徐成龍恭聲說。

「再派幾個人，暗中監視張團的幾個營長，以防有變。」

「是！是……」

「你琢磨琢磨，看誰押解人犯上京最適合……」

徐成龍搶着說：「處長！還是我親自走一趟吧！」

「怎麼？你想面見大帥邀功？」武瑤軍的面色立刻沉了下來。

「部下不敢邀功，」徐成龍惶恐地垂下了頭，其實武瑤軍說到他的心坎上去了。「部下只是覺得……」

「徐成龍！」武瑤軍的語氣又緩和了一些。「我這兩天心情不好，那裏能够離開你？再說，後天晚上曉山迎神賽會時多半還會出花樣，這得全靠你啊！」

「是！」徐成龍脚跟猛力一靠，頓時感到渾身舒泰。

「你快些帶人到軍部去吧！我會打電話通知鐵路局在明天的頭班車掛一節專用車廂，回頭事情辦妥了之後，打個電話給我。」

「是！」徐成龍端正地行了一個軍禮，飛快地轉身離去。

× ×

張團有變，在武瑤軍和徐成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下作了緊急處置。

然而却沒有幾個人知道，更沒有引起任何風波。

夜深了，偌大的省城仍和往常一樣沉靜。

負責城防的兵丁在通衢要道上擺起了鐵刺拒馬，大街小巷也都有巡邏小隊在穿梭。

這些都和往常一樣，並沒有接到特別警戒的命令。

東邊的街道上匆促地走過一行隊伍，總有十來個。

皮靴子敲在青石板道路上輕脆响亮，駐守街頭的哨兵立刻挺直了腰桿，他們知道，穿皮靴子的必是特殊隊伍，一般士兵只有穿草鞋的份兒。

等到那一小隊人行近了，這兩個哨兵同聲發出了喝問：「幹什麼的？」

走在最前面的人戴着大盤帽，似乎是個帶隊官，一打手勢，那一隊兵士立刻駐足，他一個慢慢地向前走來。

他一句話也沒說，一隻手撳亮了手電筒，熠亮的光柱投射在另一隻手中的特別通行證上面。

兩個哨兵立正舉手行禮，然後合力拉開拒馬，讓這一小隊兵士通過。這兩個哨兵的眼睛尖，瞄見了他們胸前的符號——張團的人。

這支小隊伍通過了三處哨閘，來到了灰牆鐵門的大牢之前，此地除了例行的守衞之外，特務隊還加派了守衞，眞箇是戒備森嚴。

這支隊伍一出現，特務隊的一個帶頭的小隊長立刻迎了上來，沉聲問道：「幹什麼的？」

那個帶隊官不慌不忙地答道：「奉軍長密令，前來提解人犯。」

「命令拿來！」小隊長嘴角上刁着香烟，歪着腦袋，伸出了手，瞧他的神態，似乎壓根兒就沒有將這個戴大盤帽的低級軍官看在眼裏。

同時，他的四個手下也圍攏過來，每個人都將右手搭在腰間的槍把上，神氣活現，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帶隊官伸手在褲袋中掏摸，然而，摸出來的竟是一把寒光閃閃的小刀。那特務隊的小隊長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那把鋒利的小刀，就已飛快地刺穿了他的心臟。

帶隊官一動手，其餘的人也相繼而動。以二對一，或者以三對一，那四個特務隊的大兵，就立刻被放了血，擺平在地上了。

兩個穿灰軍衣，扛着長槍的大牢守衞被這突然的變化驚嚇得呆住，他們想叫，

卻又發不出聲音。

其實，他們就算能夠發出聲音，喊聲也休想衝口而出。

這邊的人早已迅雷不及掩耳地解決了其中一個，另一個的喉嚨管上被那帶隊官架上了鋒利的刀子。

「乖點！」帶隊官低沉地叱喝：「開門！」

那牢獄守衛那敢說個不字，連忙掏出鑰匙來開了大門。

大門一破，另外幾道門根本就不費吹灰之力，那些守衛的獄卒都沒有逃脫一刀穿心的厄運。

這十來個人有的守在大門口，有的守在二道門，只有那帶隊官率領兩個人直往內進，以最快的速度來到囚禁秦子豪的牢房門口。

他們對這裏面的路徑和情況似乎早已摸得一清二楚了。

他輕輕用手一拉，掛在鐵柵門上的那把大鎖就卡地一聲脫開，顯然鎖簧早就被破壞了。

秦子豪已入夢鄉，此刻已被驚醒，他心裏想：莫非要帶去和那姓張的對質麼？而他嘴裏却沒有吭聲。

「喂，南京來的茶葉客，」那帶隊官語氣急促地問：「香片一斤多少錢？」

秦子豪身上每一根血管都在膨脹，每一根神經都在震動。

他跳起來，撲向鐵欄處，疾聲答道：

「香片一斤二角七。」

「清茶一斤多少錢？」

「清茶一斤四角六。」

「快將外衣脫掉。」

秦子豪絲毫沒有猶疑，立刻將身上的長衫脫了下來。

「鞋子也脫掉，」帶隊官又急促地說。「光着脚跟我們走。」

秦子豪雖有些莫名其妙，仍然照着他的話作了。

一行人飛快地離開了牢房，衝出了大門。

他們仍循原路往回走，仍是要經過那幾處哨閘。

哨兵也仍然是照樣地喝問道：「幹什麼的？」

帶隊官却像不先前那樣應付，低沉地喊了一聲：「開槍！」

頃刻之間，槍聲震撼了沉寂的夜，那兩個哨兵也躺在血泊之中不動了。

帶隊官又撕下了自己胸前的符號，塞在一個死去哨兵的手掌心裏。

這一切，秦子豪都看得很明白，他不明白他的伙伴為什麼要這樣作，但他却了解其中必定有道理。

× ×

連續的槍聲震撼了沉寂的夜。

當劫獄事件以及好幾處崗哨被槍殺的情況被發現之後，省城像是一座被棍子搗了一下的蜂房，呈現了前所未見的混亂，在熟睡中的北洋大兵甚至以為革命軍已經攻進省城來了。

× ×

天亮前，武瑤軍帶着他的得力部下來到了軍部。

軍長顯然是在等候他們的來到，他的坐姿很挺，唇上尖尖鬍髭彎彎地翹起，他竭力想保持他的威嚴。

然而在他的眉宇間却顯露了濃厚的惶恐不安之色。

「瑤軍！」從他的稱呼中，顯露了他對這個軍法執行處處長的器重。「查得怎麼樣？」

武瑤軍向身邊的徐成龍揮揮手：「據實向軍長報告。」

「報告軍長！」徐成龍先行了一個軍禮，然後以極為凝重的語氣說：「這樁事是張團衛士隊隊長薛明漢領頭幹的，死去哨兵手裏有他的符號，這是鐵證。另一個身受重傷的哨兵說，劫獄事件發生前幾分鐘，薛隊長曾帶了十多個人通過他的哨閘，現在薛明漢已經帶着他十多個親信弟兄畏罪潛逃了。」

軍長皺了一下眉頭，鬍髭也翹動了一下，很世故地問：「徐隊長，根據你的看法……？」

徐成龍口氣斬釘截鐵地答道：「很明顯，薛明漢是得到了張團長的指示，姓秦的探子是指證張團長反叛的唯一證人。只要姓秦的一死，張團長就可以推托狡賴。想不到被哨兵攔阻，逼得薛明漢開槍衝過哨閘畏罪潛逃。」

「嗯！」軍長連連點，似是同意了徐成龍的判斷。

他沉吟一陣，才向武瑤軍說道：「大帥命令咱們將姓秦的探子押到京裏去審訊，如今姓秦的不知去向，又出了這麼大的漏子，你看該怎麼辦？」

武瑤軍道：「連夜搖電話給大帥，實情實報。」

「對！對！」軍長站了起來。「你們累了大半夜，坐下歇會兒，我來搖北京的電話。」

這通電話大概費了半個鐘頭的時間，當這位軍長再面對武瑤軍和徐成龍時，他眉宇之間那股子惶恐之色消失了。顯然，上面對他並沒有過份指責。

「大帥有令，」他的嗓門提得高高的，以加強他的威嚴。「立刻召集本軍營級以上的幹部，將張團長當場槍決，以正軍紀。」

武瑤軍瞟了一下徐成龍，後者也正在看他，勝利的微笑漾在他們心底。

軍長又說：「從速捉拿潛逃叛犯，就地正法。」

「是！」徐成龍用力答應了一聲。

「瑤軍！」軍長走過去拍拍他的肩。「你還得多辛苦點，大帥吩咐張團的官兵分撥到其餘的幾個團去，張團衛士隊的人暫時囚禁起來，個別審訊，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了。」

「是！」武瑤軍很不帶勁地靠靠脚跟。「這原是份內的事。」

「大帥特別要我傳話，待這一伙打過之後，他會將你遷昇，還有你。」軍長轉過身面對徐成龍，繼續說：「這個案子辦得不錯，大帥挺賞識，賣勁點，你大好前程已經奠定了。」

「謝謝軍長。」徐成龍端端正正行了一個軍禮，面上一本正經的。其實他暗中喜不自勝，眞想趕緊找個地方大笑三百聲哩！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和大悲師太在城樓互換人物，郭長風聊施妙計把林元暉等救出，並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率衆衝入城樓複壁，大悲師太心存顧忌，正欲率衆撤退，秦天祥突率紅石堡武士現身，將城樓包圍，雙方首談交換秘方，終因各懷鬼胎，破臉動手，紅石堡以各武士為主，大悲師太却驅使被失魂毒酒所迷的少林僧侶上陣，雙方激鬥展開，正殺得血肉橫飛，慘嚎四起之際，林元暉偕郭長風驀然現身，喝止雙方，郭長風婉言向雙方諷勸，秦天祥和大悲師太互責對方以爭郭長風之同情——

羅帶飄香情難寄　玉女神傷月不圓

大悲師太道：「至少咱們不會用女兒作餌，明示情誼，暗中却派人放火殺人，幹那卑鄙無恥的勾當……」

郭長風高舉雙手，道：「好了，過去的醜事，不必互揭瘡疤了，香羅帶既是林家的東西，理當物歸原主，現在郭某奉告二位，誰願意將羅帶原物交還，咱們就幫誰，至於過去的恩恩怨怨，既往不究，一筆勾消。」

「這個……」

秦天祥和大悲師太幾乎是同時一怔，都為之默然。

爭取援手固所願也，若必須以放棄秘方奇藥作為交換，却令人難以割捨。

郭長風笑道：「兩位都是聰明人，為什麼竟如此迂腐？試想，你們各持半副秘方，形同廢物，根本毫無益處，若肯將秘方交還，咱們自然會合力取到另外一半，到那時候，還怕不能夠分享靈丹妙藥的功效？」

兩人怦然心動，齊齊變色……

秦天祥衡量情勢，深恐對自己不利，忙道：「郭兄這話算數嗎？如果到時你不肯共享靈丹，又當如何？」

郭長風道：「蛻肌洗髓靈丹，也不過能使服用的人返老還童而已，一個人有一粒已經足夠，又何必吝於分享好友。」

秦天祥道：「話雖不錯，但人心難測，你能用什麼保證？」

郭長風搖頭道：「這種事，只能各憑良心誠意，任何保證都是假的。」

秦天祥正在沉吟，大悲師太忽然冷笑道：「這眞是天下最如意的主意，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空心大佬倌，竟想白手起家，一石二鳥，將兩份秘方全得去。」

秦天祥心中一動，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大悲師太道：「意思很簡單，要談交換合作，至少也得有一份本錢，總不能讓咱們出本錢去巴結一個空心佬倌呀！」

秦天祥道：「你是說，咱們二人捐棄成見，彼此合作？」

大悲師太道：「難道不可以？」

秦天祥疑忌地道：「你眞的願意？」

大悲師太道：「咱們又沒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爲什麼要將到手的珍物去便宜別人。」

秦天祥四週望望，道：「可是——」

大悲師太道：「姓郭的又不是三頭六臂，只要你我合作，還怕脫不了身嗎？」

秦天祥不禁有些心動了，尤其當他想到玉佛寺所依仗的「羅漢飛鈸大陣」，已不可靠，只剩下大悲師太和瞎姑區區兩人堪與自己敵對，等着脫困之後，紅石堡實力，足以挾制對方，不怕她不交出秘方奇藥來……」

心念疾轉，毅然點了點頭，道：「好！君子一諾，快馬一鞭，咱們聯手對付郭長風！」

大悲師太道：「你若有誠意，先命武士抵擋郭長風一陣，咱們脫身往城外水路退走。」

秦天祥却道：「不必，你不是可以指揮少林僧人嗎？何不用他們斷後，我下令武士開路，先去江邊準備船隻，這樣比較妥當。」

大悲師太道：「敢情你是想保全實力，並沒有誠意合作？」

秦天祥道：「話不是這麼說，江邊船隻，早被本堡控制，咱們當然應該安排退路……」

兩人正在互鬥心機，郭長風却大笑道：「二位用不着安排退路了，既然要合作，就得彼此都有本錢，如果其中一位也跟郭某人一樣，是位空心大佬倌，還合作什麼。」

秦天祥道：「你不必從旁挑撥離間，咱們各得了一半秘方奇藥，彼此合作，互不吃虧，絕不會讓你坐收漁利。」

郭長風笑道：「我說的是實話，二位在合作之前，最好先互相查查對方的本錢，省得遇上騙子。」

大悲師太冷笑一聲，道：「你以爲咱們那麼傻，取出秘方奇藥，好給你搶奪的機會？」

郭長風道：「那秘方和奇藥既然都是罕世奇珍，二位想必會携帶在身邊，何不自己摸摸東西還在不在。」

「這——」

兩人互望了一眼，不約而同，伸手入懷……

秦天祥突然臉色大變，伸進懷裏的手也僵住了。

大悲師太詫異道：「秦堡主，怎麼樣了？」

秦天祥急忙抽出手來，强笑道：「沒有什麼，只是爲了謹愼起見，親自查証一下而已。」

郭長風接口道：「東西還在嗎？」

秦天祥冷哼道：「當然在，你別以爲故意危言聳聽，咱們就會上當。」

郭長風笑道：「那就奇怪了，你的一份既然還在，我這一份却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說着，探手入懷，取出一個閃亮發光的小巧銅盒子，打開盒蓋，裏面赫然是半幅絲絹，和一小撮色呈五彩的「龍鬚鳳尾絲」。

大悲師太一見，眼中頓時射出驚駭的光芒……

秦天祥神色連變，仍然强作鎭定道：「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只要剛才見過秘方和奇藥形狀的人，的都不難仿造一份，這就跟咱們不久之前用來賭的東西一樣。」

郭長風道：「除非你能够再從身上取出同樣的一份，才能証明我這一份是僞造的。」

秦天祥道：「我爲什麼要聽你擺佈？你用盡心機想騙咱們將秘方奇藥取出來，咱們不會上你的當。」

郭長風向大悲師太笑道：「看這情形，你是找錯合作的對象了，咱們的秦堡主，才是眞正的空心大佬倌。」

秦天祥厲聲道：「別信他胡說，秘方和奇藥在我懷裏，他那一份是假的，咱們脫身以後，你自然就知道了。」

假扮應飛的鄧嘯天忽然舉步而出，含笑道：「秦堡主，何苦睜着眼睛說瞎話，你忘了剛才賭賽之前，將這銅盒子由大鐵盒中取出，偷塞在右腰暗袋裏，當時我正站在你右側，後來故意推了你一把，趁機把銅盒盜取過來，不信你再摸摸那個暗口袋，袋底已經破了……」

秦天祥怒喝道：「你是誰？竟敢假冒應飛，在這兒信口胡鬧？」

鄧嘯天道：「在下姓鄧，人稱千手如來，現在忝爲『伸手會』會主。」

大悲師太不由自主地，輕「哦」了一聲……

秦天祥切齒作响，恨恨道：「很好，我認識你姓鄧的，錯開今天，我要你知道跟紅石堡作對的下場。」

郭長風笑道：「到那一天再說吧，如果連今天都脫不了身，還說什麼以後？」

秦天祥重重哼了一聲，轉顧道：「沈雪娥，咱們合則兩利，分則皆敗，可不能中他分化離間之計……」

大悲師太目光閃動，沒有開口，竟似意存猶豫。

秦天祥又道：「現在只有兩條路，要戰，咱們合力對付郭長風，要退，我下令紅石堡武士，斷後掩護，全憑你一言決定了。」

大悲師太沉吟了一下，忽然曖昧地笑了笑道：「我却覺得應該還有第三條路可走。」

秦天祥道：「你的意思是——」

大悲師太道：「戰也好，退也好，要合作就得互相有利，否則，咱們拿着半副秘方形同廢物，豈不失去了合作意義？」

秦天祥變色道：「這麼說，你是相信了郭長風的話？」

大悲師太道：「人証物証俱在，不由我不信。」

秦天祥道：「就算另一半秘方已落在郭長風手中，你以爲他會跟你合作分享靈丹妙用？」

大悲師太道：「所以我必須走第三條路，也必須耐心等一等，看你能否將秘方奪回來。」

秦天祥冷哼一聲道：「好！我就奪給你瞧瞧。」

話落，銀虹突展，突然一劍向大悲師太刺去。

大悲師太坐在軟椅上，變起倉促，欲退不及，只得一提眞氣，飛身而起……。

誰知秦天祥這一劍竟是虛招，只等她身體離開軟椅，忽然變招沉劍，寒光疾落，却把一張軟椅劈成兩截。

兩名啞童剛抬起椅柄，正想趨避，軟椅從中而斷，各人拖着半截破椅，急忙踉蹌倒退。

而大悲師太雙腿不便，突然失去了依持，人在空中又無法停留，不禁大驚……

幸虧瞎姑及時出手，截住了秦天祥，大悲師太才凌空一個觔斗退落地面，軟椅破了，只得跌在地上。

變飛劍常洛見師父動手，更不怠慢，也喝令武士們發動，於是，激戰又起……

但這一次混戰，交綏未久，玉佛寺便落在下風，因爲木尊者中毒已解，十八名少林僧人在木尊者呼喝之下，已經不再完全聽命於玉佛寺的指揮了。

大悲師太情急，大叫道：「郭長風，你可不能袖手旁觀，別忘了秦天祥就是茵兒的殺母仇人，一切血案都由他而起。」

郭長風還沒回答，秦天祥已搶着道：「親情恩仇是秦林兩家的事，咱們自會解决，用不着你多嘴，卽使當年我畧有過份，只要今天能擒住你，使香羅帶物歸原主，也可以將功贖罪了。」口裏說着，劍勢越發凌厲，漸漸將瞎姑逼落下風。

大悲師太又轉對公孫茵道：「茵兒，你是師父辛苦撫養長大的，難道忘了養育之恩？香羅帶本是你母親的東西，師父耗心費神，還不是爲了替你報仇出氣，現在仇人就在眼前，你還不快替慘死的母親報仇麼……」

秦天祥連忙接口道：「如果沒有香羅帶秘方，你會白養她十幾年嗎？當初桑園失火，公孫玉兒只是負了傷，却死在玉佛寺中，誰知是不是你這賤人下毒手……」

兩人一面拚鬥搶攻，一面互揭瘡疤，都想爭取郭長風和公孫茵的援手。

郭長風含笑而立，毫無相助之意。

公孫茵却神情凄惶，似乎有些不忍，望望郭長風，低聲道：「郭大俠，一切經過我都清楚了，母仇可以不報，養育之恩不能不報，別讓他們再打下去了……！」

郭長風搖頭道：「萬事皆由香羅帶而起，除非她願意交還秘方，事情永不會了結。」

公孫茵又對大悲師太道：「師父，您持有半副秘方毫無用處，何不把它交出來呢？只要您肯交出秘方，過去的恩仇，都可以一筆勾消……」

大悲師太道：「不行，爲師這半副秘方，是你母親臨終相贈，並不是搶奪誰的，憑什麼要求出來。」

公孫茵道：「可是，那本來是林家的東西——」

大悲師太道：「林家還不是得自天山石府麼？當初爲師也曾在天山石府住過，難道不能做羅帶主人？」

公孫茵還想勸說，大悲師太又搶着道：「茵兒，你是爲師扶養長大的，你娘也是爲師援救才得活命，沒有我，你怎會有今天？爲師這雙腿，非『蛻肌洗髓靈丹』不能醫治，你竟忍心恩將仇報，毀了爲師的希望？」

公孫茵道：「師父，你將秘方交出來，茵兒會求郭大俠，靈丹配成保証分一份給你老人家治療腿傷，這總可以了吧？」

大悲師太冷笑道：「爲師信得過你，却信不過姓郭的，罕世靈藥，他會分給別人……」

郭長風接口道：「你最好別相信我，有了秘方，是否能配成靈藥？配成了靈藥，是否眞有返老還童的神效？憑良心說，連我也不敢相信。」

大悲師太道：「既如此，你何不將那半副秘方給了我，讓我去配製試一試？」

郭長風笑道：「我本想給你，就怕你帶不走。」

大悲師太怒哼道：「笑話，你以爲區區紅石堡幾個武士，眞能困得住我麼？」

說着，雙掌一擊，厲喝道：「孩子們，走！」

兩名啞童應聲奔至，大悲師太飛身一躍，竟落在兩名啞童肩頭上，並且從僧袍內取出兩柄形如月牙，兩頭鋒銳，中有握柄的奇門兵刄，分執手中。

瞎姑，何老頭和四名女尼，紛紛撤招躍退，聚集在大悲師太身後。

秦天祥一見她手中那對奇門兵刄，不覺駭然變色，急忙吩咐道：「小心她手裏的殘——」

剛說了一個「殘」字，大悲師太左手揮起，那月牙形的兵刄已脫手飛射而至。一道寒光，破空疾掠，直奔秦天祥的咽喉……

秦天祥不敢硬接，身形急仰，一個翻滾，向側滾出去七八尺遠。

饒他躲得快，頭上嵌玉軟帽已被寒光掃削下一大片，僅差毫釐便傷到頭骨了。

那寒光一擊未中，凌空繞了半個弧形，竟然又飛回大悲師太手中。

郭長風失聲道：「殘月斬！」

大悲師太厲笑道：「不錯，殘月橫空過，當者人頭落。我倒要看看誰敢攔阻我的去路？」

笑聲中，雙手連揮，兩柄月牙形兵刄一齊脫手飛出。

但見兩道寒光盤旋交錯，左右飛舞，宛若兩條凌空交綏的神龍，光芒過處，慘呼之聲隨起，紅石堡武士紛紛倒地……

霎眼間，層層包圍已被大悲師太殺開一條血路，領着玉佛寺門下透圍而出，果然無人敢作攔阻。

郭長風眉峯一揚，便想飛身追趕……

公孫茵突然伸手拉住了他的臂膀，哀求道：「郭大俠，求求你饒了她，無論如何，她總養育我十多年。」

郭長風道：「我並不是想傷她，但半副秘方還在她手中，她這一走，必然遺患無窮。」

公孫茵含淚道：「她只有半副秘方，永遠無法配成靈丹就讓她帶走又何妨？」

郭長風道：「正因如此，她永遠不會罷休，一定還要再奪取這一半秘方。」

林元暉嘆息一聲，道：「郭兄，隨她去吧，能得骨肉團聚，我已經心滿意足了，咱們頂多將這一半秘方毀去，她就不會再糾纏了……」

正談論未已，忽聽一聲驚呼，本已破圍而出大悲師太一行人，突然停了下來。

金沙雙雄和一干黑道高手都欣喜地道：「放心吧，那老尼姑逃不了啦！」

衆人循聲望去，只要城牆牆頭上，直挺挺站着一個身穿麻衣，面垂黑紗的人，正擱住大悲師太的去路。

那麻衣人身邊，放着一口巨大的檀木箱子，箱蓋上横擱着一柄閃閃發亮的銀鞘長劍……

× ×

大悲師太對那麻衣人的突然現身攔路，似有無限驚恐，好一會，才囁嚅地問道：「你……你是誰……」

麻衣人冷冷道：「我是誰，你還不知道嗎？」

大悲師太搖頭道：「陌生得很，何況閣下又戴着面紗。」

麻衣人一聳肩，道：「你不認識我，總該認得這口銀鞘劍，再不然，也該認識這個。」

話落，麻衣突掀，手中竟分握着三柄月牙形的奇門兵刄。

大悲師太身軀一震，脫口道：「殘月斬！」

麻衣人點點頭，道：「不錯，正是跟你手中一樣的殘月斬，所不同的是，你只有兩柄，我却有三柄。」

大悲師太尷尬地笑道：「兵刄相同，也是很平常的事，何況，兵刄不過用來防身，又不能當飯吃，多少有什麼分別。」

麻衣人道：「但是，殘月斬却不是平常兵刄，能同時使用三柄，就表示多佔一成勝算，在下爲了苦練這第三柄『殘月斜飛』，整整耗去二十年光陰，今天總算遇到一顯身手的機會了。」

大悲師太道：「你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你攔着去路說這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麻衣人道：「你眞的不懂？」

大悲師太道：「當然是眞的。」

麻衣人嘿嘿笑道：「這也難怪你，事隔多年，或許你認爲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你又出了家，改變了衣着，又用面紗遮住面貌只當我也認不出是你來……」

說到這裏，深吸了一口氣，語聲突然一冷，道：「如果你不使用殘月斬，我可能眞被你瞞過了，這是上蒼有靈，天意註定要叫你遭到報應，沈雪蛾，你還不把面紗摘下來，難道等我親自動手嗎？」

大悲師太道：「我根本不認識你，憑什麼要摘下面紗？要摘你自己先摘，讓我先看看你是什麼人。」

麻衣人道：「好！你一定要先看我是誰，我就讓你看個仔細。」

說着，一把扯去覆臉面紗。

許多人都不約而同驚呼出聲，兩名啞童更是驚駭欲絕，踉蹌倒退了好幾步……

那是一張奇醜無比的爛臉，血肉糢糊，膿水遍佈，除了兩隻眼睛，簡直分不出五官位置。

嚴格說來，那已經不能算是一張臉，縱然看見了，也無法辨認面貌形狀。

可是，大悲師太却顯然對這張奇醜的臉孔很熟悉，一見之下，竟然低下了頭。

蔴衣人扭動着血淋淋的嘴唇說道：「沈雪蛾，看仔細了麼？這就是你的傑作，可惜你只毀了我的臉，沒有傷到我的眼睛，所以今夜我還認出是你……」

大悲師太低着頭，默然不語。

蔴衣人又道：「毒魔君藍彤的『三目血蠅』果然够厲害，三十年來，我踏遍天下深山巨澤，遍求靈藥，始終沒有辦法治好臉上這些傷，也只好由你在玉佛寺逍遙了三十年，其實，我無時無刻不惦念着你這份『厚賜』，才苦練『殘月斜飛』，立誓要『報答』你……」

大悲師太突然抬起頭來，悲聲截口道：「如果我能治好你的毒傷，你還會恨我嗎？」

麻衣人冷笑道：「可惜你辦不到。」

大悲師太道：「那也不一定，或許『蜺肌洗髓丹』對毒傷也有效。」

蔴衣人道：「你的意思，可是想搧惑我替你奪取那另外半副秘方？」

大悲師太道：「對彼此都有益的事，何樂而不爲，再說，咱們合作也不是第一次——」

「呸！」

蔴衣人忽然重重啐了一口，怒聲道：「你這無恥賤人，居然還有臉提那件事，你偷學我的絕招，毀了我的面貌，我都可以原諒你，但提起當年那件恨事，我就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

大悲師太道：「那可是你自己做出來的事，誰也沒有強迫你，爲了咱們當年的交情，我還替你守密了三十年，如果你不念舊情，我可要當衆給你抖出來了。」

蔴衣人怒叱道：「你……」

大悲師太忽又笑道：「你放心，我一向不做那種損人利己的事，只要咱們忘去舊隙，仍然是好朋友，更何況你傷臉，我傷腿，『蜺肌洗髓丹』對你我同樣重要，爲什麼不能再合作一次呢？」

蔴衣人厲聲道：「沈雪蛾，你已經毀了我一生，今夜任你舌燦蓮花，也休想我會饒了你。」

大悲師太笑道：「何必如此絕情，常言說得好，一次生，二次熟。有一就有二，你何不再攷慮攷慮？」

蔴衣人道：「沒有什麼可攷慮的，你趁早死了這條心。」

大悲師太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也罷，人各有志，你既然決心不肯，我也無法勉強，不過，有一句話說，我却要鄭重奉告，……」

蔴衣人道：「什麼話？你說！」

大悲師太欲言又止，向蔴衣人身後望了望，道：「請你先叫那位朋友廻避一下，行嗎？」

蔴衣人猛回頭，身後空空，並無人影，立刻發覺自己中計了……

就在這刹那，腦後破空風响，兩柄「殘月斬」已經閃電般射到。

蔴衣人避已不及，突然一聲大喝，頭也不回，竟將手中三柄「殘月斬」向後擲出。

他是存心與大悲師太同歸于盡，不求自保，先行反擊，即使自己不幸傷在殘月斬下，也要大悲師太難逃一死。

五柄同樣的兵刄同時出手，漫天寒芒交射，光華耀目，交織成一片奇景……

冰冷的光影繞飛一匝，寒芒過處，只聽「叮叮」兩聲脆响，同時响起了兩聲慘

叫。

原來大悲師太早想到蔴衣人可能拚命反擊，殘月斬出手後，人已凌空飛起，躲開了蔴衣人的反噬，兩名啞童却趨避不及，當場慘死。

那蔴衣人已存必死之心，誰知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突然由斜刺裏射來兩支飛刀，將兩柄殘月斬撞斜，僅從肩頭貼身掠過，劃破了頸部肌膚。

大悲師太飛落在瞎姑肩上，雙手一抄接住繞飛回來，兩柄殘月斬，却發現蔴衣人已轉過身子，也接住了另外三柄，竟然活生生地並未喪命。

這一驚，幾乎爲之胆裂……

蔴衣人緩緩舉起殘月斬，凝目說道：「沈雪蛾，你要不要再試一次？」

大悲師太强作鎭定，道：「殘月斬手法，我可能勝不了你，可是，別忘了你當年做的那件醜事，如果一旦抖露出來，你却無臉見人。」

蔴衣人冷哼道：「我本來就沒有臉見人了，只等殺了你，不用你抖露，我自會當衆認罪。現在我再讓你先出手，咱們各憑功力，一决生死。」

大悲師太情知無法善了，於是把心一横，道：「好！姓關的，休要欺人太甚，接着！」

語落，雙臂連揮，兩柄殘月斬再度出手。

發出殘月斬後，也不管能否傷得了蔴衣人，忽然一拍瞎姑左肩，低喝道：「向左邊衝，快！」

左邊是秦天祥和紅石堡殘餘武士，早已被「殘月斬」嚇破了胆，突見光華又現，也弄不清那兩柄奇形暗器會飛向什麼方向，一聲驚呼，紛紛倒退……

瞎姑一個旋身，往左邊奔去。

誰知殘月斬雖成弧形飛射，速度却十分快，只聽蔴衣人朗聲道：「清輝映毫光，月殘人斷腸！」

吟聲中，光華閃現，大悲師太發出的兩柄殘月斬立遭擊落，腋下的一柄掠空斜飛，由背後直追而至。

瞎姑只覺肩上的大悲師太微微震動了一下，突然倒翻墮地，緊接着，就聽見公孫茵尖聲大叫道：「師父……師父……」

等她停下來，反身抱起大悲師太，竟摸了一手鮮血，駭然大驚，急忙搖着大悲師太的身子呼喚道：「老菩薩，您受傷了麼？」

大悲師太沒有回應，一條人影却飛掠而到，低聲道：「她已經死了，瞎姑，快把她身上的秘方奇藥奪取出來，我拚全力助你脫身。」

說這話的，竟是秦天祥。

這時，四週响起一陣沙沙脚步聲，分明是紅石堡武士圍了上來。

瞎姑目不能見，耳朵却遠比平常人靈敏，一探手，從大悲師太貼身處掏出一個精巧玉匣，問道：「秦堡主，你說的就是這個麼？」

秦天祥眼一亮，大喜道：「不錯，快些給我！」

瞎姑道：「我給了你，你眞肯助我脫身？」

秦天祥急促說道：「絕不食言，我寧願犧牲全堡武士的性命，一定要掩護你脫身。」

瞎姑想也沒想，一抖手，道：「好！拿去吧！」

那玉匣凌空飛起，冉冉落向秦天祥，似乎因瞎姑用力稍大，失去了準頭，眼看將要越過秦天祥頭頂。

秦天祥驚喜交集，急忙探臂縱身，迎向玉匣……

然而，他已要攫取玉匣，勢須仰面伸手，胸腹下要害便不由自主暴露出來。

就在他身形欲起未起的刹那，突聽雙飛劍常洛叫道：「師父，當心……」

秦天祥陡生警惕，急想回手護身，却已經太遲了……

「蓬」地一聲，腹部要害上，結結實實挨了瞎姑一掌。

秦天祥連吭都沒有吭出來，身子像斷綫紙鳶般飛起，落向兩丈以外。

那玉匣在空中一個翻轉，仍然落在瞎姑手中。

瞎姑一手竪掌當胸，一手托着玉匣，冷聲說道：「靈丹秘方在這兒，誰還想要嗎？」

四週高手噤若寒蟬，誰也沒敢答腔。

瞎姑白菓眼連轉，忽然叫道：「小師妹，你在那裏？」

公孫茵哽聲道：「我……我……」

瞎姑道：「人死百了，生前恩怨隨風而散，念在十餘年撫育之情，你就不想過來拜別她老人家？」

公孫茵滿面熱淚，早已泣不成聲。

林元暉輕嘆道：「孩子，爹跟你一塊兒過去，無論怎麼說，她總是咱們林家的恩人。」

郭長風道：「不錯，咱們也理當同去行個禮。」

大夥兒擁着公孫茵，來到大悲師太伏屍之處，林元暉躬身施禮，公孫茵却抱屍大哭起來。

瞎姑白菓眼中，也緩緩流出兩行淚水，旁觀羣雄，莫不黯然。

郭長風緊隨在林元暉父女身旁，心中雖然感到有些酸酸地，却絲毫沒有放鬆戒備。

同時，他還注意到一件奇事……那位用「殘月斬」擊斃大悲師太的蔴衣人，也悄悄立身人叢外，黯然俛首，頻頻拭淚，似乎不勝悲苦。

瞎姑忽又大叫道：「郭大俠——」

郭長風忙答道：「不敢，在下就在這兒。」

瞎姑凄然一笑，道：「我知道你不會離得太遠，你是不放心我，怕我會對林家父女下毒手，對嗎？」

郭長風笑笑，道：「這個……我不想否認，因爲目前情勢複雜，誰跟誰是朋友？誰跟誰有仇恨？已經使人不太容易弄清楚了。」

瞎姑點點頭，道：「很好，你總算說的老實話。拿去吧！」

手一送，竟將玉匣抛給了郭長風。

郭長風一怔，道：「師太，你——」

瞎姑道：「我把這玉匣給你，有三個原因：第一，這本是林家的東西，理當物歸原主，第二，你上次在老福記錢莊後院

，手下留情，沒有傷我，這就算我答報你的，第三，我還有一樁請求，希望你能答應……」

郭長風道：「有何吩咐？請儘管直說好了。」

瞎姑道：「老菩薩生前功罪，我不願多說，如今人已故世，恩怨也應該一筆勾消了，玉佛寺門下各爲其主，都是無辜的，希望你網開一面，讓她們護送老菩薩遺體回寺安葬，如果還有餘恨未了，我願意一身承担，要殺要剮，悉憑尊意。」

郭長風笑道：「我當什麼大事，原來祗爲這個，師太放心吧，人死仇了，咱們絕不會留難諸位，不過——」

瞎姑道：「不過什麼？」

郭長風道：「關于『失魂酒』的解藥，還求多給一些，因爲還有武當等四大門派十餘名高手，現在困居舟中，也需用解藥。」

瞎姑道：「這容易，我可以把解藥配方給你，由你去自行配製。」

於是，當場從大悲師太身上尋出解藥配方，交給郭長風。

郭長風一再稱謝，道：「我等原意，但求能替林莊主洗雪寃枉，助他們骨肉團聚，並不願流血傷人，無奈演變至今，事與願違，這也是迫不得已，只盼從此化干戈爲玉帛，萬勿再提舊仇，等老菩薩開祭時，我等還要趕去玉佛寺叩頭行禮。」

瞎姑道：「但願如此，告辭了。」

一拱手，四名女尼上前抬起了大悲師太的屍體。

公孫茵和吳姥姥緊抱屍體不放，嚎啕大哭……

瞎姑仰面長吁，正想設法拉開兩人，忽聽一聲低喝道：「且慢，屍體不能由你們帶走！」

隨着喝聲，一人排衆而入，竟是那位麻衣人。

瞎姑聽出聲音，臉色頓變，憤然道：「這位施主，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這樣不覺太過份了嗎？」

麻衣人道：「我說不能帶走，就不能帶走，誰要反對，除非連我的屍體一齊帶去。」

瞎姑怒道：「你以爲辦不到——」

郭長風一橫身，擋在兩人之間，拱拱手，道：「這位老前輩，人死恨消，敢問爲甚麼要攔阻屍體歸葬？」

麻衣人道：「這不關你的事，你最好別問。」

郭長風道：「但老前輩如此做法，總有個理由。」

麻衣人道：「沒有理由，縱或有，也不能說。」

郭長風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老前輩何須諱莫如深？」

麻衣人道：「你一定要知道？」

郭長風道：「願聆明教。」

麻衣人道：「可是，此事涉及死者隱私，你一定要揭穿它，對你沒有好處。」

郭長風道：「其實，老前輩縱然不說出來，晚輩也已料到十之八九，但玉佛寺門下，却難以心服，勢必又起無謂之爭，豈不有違老前輩本意？」

麻衣人怔了怔，道：「噢？你能料到我的心事？我倒有些不信。」

郭長風微笑道：「並非晚輩臆測料斷，而是老前輩剛才在言談之際，已經顯露出端倪了。」

麻衣人道：「是嗎？你且說說看？」

郭長風道：「這種事，由晚輩口中說出來，不如老前輩索性自己揭露，否則，就不能稱爲『當衆認罪』了。」

麻衣人身軀微微一震，突然仰天大笑起來……

郭長風低聲道：「關老前輩，天山石府留遺恨，殘月斬別無傳人，『三傑』身份已明，還有甚麼值得隱瞞的？」

幾句話，說得麻衣人笑聲突然變成了哭聲，兩行熱淚，順着潰爛的臉頰滾滾直落。

衆人却如墮五里霧中，一個個都楞住了。

良久，麻衣人才長嘆了一口氣，道：「也罷，既然你都知道了，瞞也無用，但三十年往事如烟，却叫我從何說起？」

郭長風道：「就從大悲師太的出身說起吧，她曾自稱是『關中黃家』未亡人，這話可是眞的？」

麻衣人點點頭，道：「不錯，她的確出身關中黃家，也勉强可算是黃承彥的未亡人，但她並非巧手魯班的原配，只不過是一名侍妾而已，後來黃家覆滅，僕衆星散，她才輾轉投奔到天山石府……」

說到這裏，又嘆息一聲，無限感慨地道：「那時候，她還很年輕，人也長得美，是我被她的美色所迷，將她領去天山石府，不料她是個心機深沉的妖女，居然施展狐媚手段，想勾引天山石府主人……」

郭長風岔口說道：「你是說神醫陳旭東？」

麻衣人道：「正是，但天山石府主人是何等身份，自然不會上她的當，她色誘失敗，反被趕出了天山石府，却惱羞成怒，反誣天山石府主人意圖姦污她，當時，我惑於美色，墮入計中，才幹出了那件叛師欺祖的事……」

郭長風似乎已知道那是一件怎樣的恨事了，默不作聲，靜待他說下去。

麻衣人赧然接道：「天山石府雖以靈丹聞名於世，武功也非弱者，尤其『殘月斬』號稱絕技，江湖上罕有敵手。我聽信她的哭訴，錯以爲師奪徒妻，憤恨難抑，便趁夜潛入丹室，企圖用『殘月斬』行兇弒師……」

郭長風忽然平靜地笑道：「結果，你並沒有得手，因爲當時令師已經先遭了另一個人的毒手。」

麻衣人吃驚道：「你怎會知道？」

郭長風道：「聽說的，那下毒的人，就是『天山三傑』的老二，也就是現在的紅石堡主。」

麻衣人道：「一點也不錯，可是，當時我並不知道，等到殘月斬出手，才發覺師父早已中毒斷了氣，我驚駭之下，匆匆逃出天山石府，沈雪蛾那賤人反怪我沒有取得靈丹秘方，竟用三日血蠅毀了我的臉，拂袖而去。」

郭長風嘆了一口氣，道：「事後，她又怎麼知道香羅帶暗藏秘方的秘密呢？」

麻衣人道：「香羅帶本是師父隨身之

物，可能他老人家已經看出老二心術不正，臨死前，暗暗將羅帶傳給了三師弟林楓，並囑他潛離天山，以避災禍，秦煌弒師之後，遍搜秘方不得，自然懷疑已被三師弟携走，沈雪蛾處心積慮也想奪取秘方，對老二的紅石堡早就佈置了眼綫，想必是因此得到消息。」

郭長風忽然皺眉沉吟道：「那麼，她爲甚麼又會出家做了尼姑？」

麻衣人道：「那是因爲她練殘月斬時，不愼失手，傷了雙腿，又怕我查出她的下落，借此隱蔽身份而已。」

郭長風搖頭道：「還有一件事，令人想不透。」

麻衣人道：「甚麼事？」

郭長風道：「令師既將秘方藏在香羅帶裏，又傳給了第三位愛徒，這件事，林莊主的父親應該知之最詳，爲甚麼他絕口不提香羅帶秘密，而且始終沒有着手配製『蛻肌洗髓丹』，這豈非太不近情理？」

麻衣人道：「據我所知，師父雖然尋得了『龍鬚鳳尾絲』，但終其一生，並未配全那份靈丹秘方，換句話說，『蛻肌洗髓丹』僅只是他老人家一個最高理想，始終未能完成。」

郭長風詫道：「果眞如此，羅帶中的兩份秘方從何而來？」

麻衣人搖搖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郭長風急忙取出銅盒和玉匣，將兩幅薄絹互相一對照，不覺呆了。

原來兩份秘方，完全一樣，最後都加註了一行小字，本方尚未齊全。

麻衣人哈哈大笑道：「妙極了，可惜老二和那賤人沒有看到，現在若能給他們看看，準會把他們氣死！」

羣雄爭着伸頭探着，有的驚愕，有的嘆息，大家都好生失望……

郭長風聳聳肩，道：「這樣也好，否則，靈丹配成，人人都返老還童，長生不老，這世上更不得安寧了。」

雙手一搓一揚，兩幅薄絹同時粉碎，隨風而散。

林元暉連連點頭，道：「毁得好，毁得好！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郭長風將兩條香羅帶送還林元暉，道：「郭某大胆作主，毁了秘方，但這兩條羅帶原是莊主之物，理當奉還。」

林元暉推辭不受，道：「寂寞山莊沉寃得伸，骨肉重獲團聚，皆出郭大俠之賜，在下無以爲報，就請郭大俠留下這兩條羅帶，權當紀念吧。」

郭長風笑道：「莊主，你這不是謝我，反是罵我了，郭長風浪跡江湖，孑然一身，留着這種成雙成對的東西，那兒派得上用處？」

林元暉道：「江湖浪跡，終非長策，郭大俠已逾而立之年，也該成家了，說不定那一天，遇上一個知心女孩子，不是就用得上了嗎？」

郭長風聳聳肩道：「眞要這樣，莊主，你不僅是罵我，簡直是存心害我啦。」

衆人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

郭長風在鬨笑聲中，忽然發現一雙晶瑩的眸子，正含情脈脈的注視着自己，那閃耀的目光，似怨，似憎，似屈曲，又似失望……

那是林百合。

郭長風心裏一動，舉步走了過去，將那條女用的羅帶取出，輕輕放進林百合手中。

林百合驚喜地仰起頭，欲言又止，嬌羞滿面，忙又赧然俛首……

郭長風低聲道：「百合，你願意留着它嗎？」

林百合喜出望外，一面點頭，一面急急將羅帶繫在腰際，而且，打了個同心帶結。

郭長風笑笑，道：「你叫我大哥，這條男用羅帶，大哥就替你作主，送給一個人了。」

林百合一驚，猛可抬起頭來，道：「你——」

郭長風點了點頭，道：「帶是香羅帶，結是同心結，綰結難綰心，恰似三春雪。寧將絲羅附虬木，莫隨流水逐飄泊……百合，眞情無價，千萬珍惜。」說完，揚目張望，却不見雙飛劍常洛的影子，原來已經帶着秦天祥的屍體悄然離去了。

郭長風只得將那條男用羅帶塞進懷裏，拱拱手，道：「在下曾答應一位朋友，替他送一件東西，同時也想順道看望一位故世知交，這兒的事，已經用不着在下帮忙了，就此告辭。」

林元暉和羣雄急道：「郭大俠，何必急在一時……」

郭長風抱拳一個羅圈揖，却對麻衣人低聲道：「關老前輩，得放手時須放手，往事已矣，咱們何不結伴同行，也讓我偷學幾招殘月斬絕技？」

麻衣人默然半晌，終於點點頭，隨着郭長風洒步而去。

兩人一走，瞎姑也帶着大悲師太的屍體匆匆離去。

羣雄凝目相送，興起一陣感嘆，唯有林百合始終低垂着頭，淚水如斷綫珍珠，滾滾直落……

突然，有人輕呼道：「那口大木箱子，他們忘記帶走了。」

金沙雙雄扭頭望去，果然，麻衣人携來的那口木箱，仍留在原處，忙道：「咱們早想看看箱子裏放的是甚麼東西，這下可如願以償了。」

大夥兒一擁上前，七手八脚將箱蓋打開，却不禁大失所望。

敢情木箱裏空空如也，甚麼都沒有，只在箱蓋上刻着兩行字：「爲卿叛師無限恨，與卿併骨無限情。」

羣雄看後，感慨紛紜。有人道：「看來這位關泓倒眞是個痴心人，迄今對沈雪蛾仍未忘情。」

又有人道：「他本來準備與沈雪蛾併骨偕亡，幸虧郭大俠使他改變了主意。」

「唉！情之一字，誤人太深了。」

「所以郭大俠看得透澈，寧願浪跡江湖，不肯被情所困……」

感嘆議論聲中，一綫曙光，又爬上了襄陽城頭。

黑夜逝去，又是白晝。

幾人能勘透宇宙的奧秘？幾人又能擺脫情愛的困擾？難！難！難！太難了……

（全文完）

七代劍

虎口餘生又遇狠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白衣人到小孤山向鐵船幫挑釁，鑿沉船隻，殺害幫衆，要越西鴻前往見他，越西鴻遂偕燕青雲同往。慕容燕趁此機會，把戚明星自牢房救出，戚明星着慕容燕往九陰地室盜無鋒寶劍，戚明星在房外把風，不愼爲十二生肖發覺，戚明星利用聲東擊西方法，竄奔暗處，藏匿起來。越西鴻偕燕青雲趕到小孤山，來人自稱是南蠻王之子南蠻少爺，他說奉父命到來，要越西鴻將那不吉祥的無鋒寶劍毀去，以免遺害江湖，燕青雲插口說他們父子只不過要消滅大殺門的存在，以利他們進軍中原耳——

南蠻少爺笑道：「既然被你猜着，區區亦不想否認，不錯，家父的心意確是如此，希望你們能够答應，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越西鴻縱聲大笑道：「回去告訴你父親，叫他別做夢，中原武林沒他的份！」

南蠻少爺冷冷一笑道：「越幫主，你只不過是個莽夫暴徒，你的鐵船幫亦不過是烏合之衆，我們南蠻一門若傾巢而來，你自信能够抵擋得了？」

越西鴻厲笑道：「好小子，居然敢瞧不起老夫的鐵船幫——燕護法宰了他！」

燕青雲翻腕拔出佩劍，冷笑道：「小子，你若能擊敗老夫，你們南蠻一脈或有進據中原的希望，現在進招吧！」

南蠻少爺含笑說了聲「好」，右手揚處，嗆然抽刀出鞘，一揮便向燕青雲的面門削去！

出手快逾閃電，而且充分表現出他們南蠻人的「野蠻」本色！

原來，目前主持南蠻門的「南蠻王南天鶴」自幼得異人傳授，練得一身奇技，後來廣收門徒，成爲南蠻一股惡勢力，聲勢凌駕當今大門派之上，他最厲害的功夫便是刀法，一路「游龍十七變」曾經打遍天下無敵手，他因此雄心萬丈，準備進據中原武林，可是數年前遇上了大殺俠海書郎，兩人經過三度激戰，南蠻王的刀法畢竟敵不過大殺門的劍法，使南蠻王不得不知難而退，最近他聞知海書郎已亡，因此野心復萌，但他也知道大殺門不斷根，南蠻門絕難在中原武林稱心如意，故派兒子前來鐵船幫打先鋒，希望能毀掉無鋒寶劍，以絕後患。

而眼下這位南蠻少爺南保林，他的刀法已得其父眞傳，雖然在中原武林鮮爲人知，在南方一帶却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甚至有人說他的刀法已青出於藍，勝過他父親南蠻王了！

燕青雲身爲鐵船幫護法，對各方武林動態及著名人物自然很了解，他對這個南蠻少爺當然不敢輕敵，一見他揮刀攻來，連忙後退半步，舉劍招架。

他打算採取守勢，等摸清了對方的刀法之後，再尋隙反擊。

這種戰略並沒有錯，可是他却忽略了南蠻門的「游龍十七變」原以變化精妙爲主，他才一擧劍準備招架，南蠻少爺早已變換了招式，但見刀光一閃，刀尖已指到他腹部分水穴！

燕青雲發現他刀法變化奇詭神妙，不禁懍然心驚，連忙又退半步。

南蠻少爺似乎打定主意不給他反擊的機會，見他後退，立即欺身直進，刀若游龍，呼呼呼的一刀連一刀，猛劈猛砍，緊攻不輟。

燕青雲一柄長劍上下飛舞，使盡渾身解數才勉强抵住他的攻勢，但是想反擊却已辦不到，完全處在挨打的局面下了。

倏忽之間，南蠻少爺攻出了四五十招，將他迫退了四五十步！

越西鴻看得眉頭大皺，他實在沒料到南蠻門的刀法如此厲害，心中很怕燕青雲落敗，因爲燕青雲是他的左右手，也是他鐵船幫的三巨擘之一，一旦落敗，鐵船幫的威名將一落千丈，往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他正憂心忡忡之際，忽聽燕青雲長嘯一聲，身形驀地飛冲而起，拔空三丈多高，繼之左掌一沉——

「轟！」

一股勁風，如雷擊落礁上！

南蠻少爺刀法雖然厲害，對此種劈空掌力却甚忌憚，連忙頓足倒縱避開。

燕青雲凌空發掌，目的就在遏阻他銳利的攻勢，一見他縱退，即由空中電瀉而下，手中長劍也似一道閃電，一下點近他胸前！

「好！」

南蠻少爺大笑一聲，身形倏然蹲下，單刀遽揚猝攪，錚然一聲銳响，竟將燕青雲的長劍撥開一旁，繼之身形暴起，倒轉刀鋒，呼的向燕青雲小腹挑去！

這一刀並無詭奇之處，但却快得出人意外，就好像他使的是雙刀，一刀撥開燕青雲的劍，一刀攻擊對方小腹！

燕青雲大吃一驚，待要揮劍攔截已不可能，情急之下，只得奮不顧身的飛起雙脚，以同歸於盡的決心，向前猛踢出去。

這就是說，南蠻少爺如不撤刀，他的刀雖可挑中燕青雲的小腹，但他的胸部也將逃不過燕青雲强猛絕倫的雙脚。

南蠻少爺當然不肯與他同歸於盡，長笑一聲，拖刀倒掠尋丈，叫道：「燕護法，你這一招可眞高明！」

燕青雲不禁老臉一紅，正想乘機進擊之際——

「幫主，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遠處江邊，忽然傳來一片惶急的呼叫，旋見一人遠遠飛奔而來！

越西鴻面色大變，大喝問道：「什麼事？」

來人倏忽奔到近處，原來是幫中一位分舵主，他神色驚惶的急急稟告道：「屬下剛才接得總舵的飛鴿傳書，說總舵發生巨變，慕容燕救出了戚明星，打傷了樓護法，兩人又在總舵縱火——」

越西鴻跳了起來，怒罵一聲，便向江邊疾縱，好似一支脫弓怒矢！

燕青雲也顧不得再與南蠻少爺動手，緊跟着縱身而起，向江邊趕去……

南蠻少爺含笑站着沒動，口中輕輕說道：「慕容燕，妳果然有一手……」

×　×

當越西鴻和燕青雲動身趕返總舵的這時候，越明星和慕容燕已衝出了鐵船幫的總舵，在九龍潭中奪得一艘快艇，正向東面的大宮湖疾航！

也許是總舵的起火吸引了全鐵船幫衆的視綫，原在九龍潭巡邏的船隻竟未發現他們兩人，而讓他們平平安安的逃入防備較鬆的大宮湖中。

於是，他們在大宮湖南面靠岸，打垮了幾十個巡守於湖邊的嘍囉，一路逃到了江邊。

慕容燕雖經一場激戰和奔波，這時意態仍極輕鬆悠閒，她掉頭望望身後，笑問道：「你猜他們會不會追來？」

戚明星道：「當然，所以咱們趕快遠離此地爲妙，妳看哪方向跑比較安全？」

其實，鐵船幫周圍百里之內，他都極熟悉了解，沒有人比他更淸楚哪地方最安全，但此刻他確實有些迷糊恍惚，好似置身夢境，因爲能够這樣輕易逃出鐵船幫，是他想都不會想到的事，由於興奮過度，他的情緒無法馬上冷靜下來。

慕容燕一指對江，嬌笑道：「過江如何？」

戚明星點頭道：「好，但這附近沒有渡船，怎麼過江呢？」

慕容燕微微一笑，說道：「你隨我來吧！」

說畢，向江畔奔去。

戚明星見她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也就不加思索的隨後奔下，兩人奔到江畔，慕容燕沿江畔疾行數百步，來到一處蘆葦叢生的江邊淺灘，她停步一指蘆葦中道：「你進去看看那裏面有沒有一隻小船。」

戚明星涉水走入蘆葦裏面，果然有一隻小船停泊於內，不禁大喜道：「不錯，這兒藏着一隻船，妳快過來！」

慕容燕縱身一跳，剛好落到小船上，嬌笑道：「現在，看你的了，我可不會駛船，……」

戚明星叫她坐好，然後把船推出蘆葦外面的深水，自己再跨坐上去，隨即操動槳板，往對面江上划去。

划出數十丈遠，掉頭不見有人追來，他才心頭大寬，朗笑一聲道：「好了，現在完全無事了！」

他忽然產生疑問，注目望着她問道：「妳怎知蘆葦中有這隻小船？」

慕容燕抿唇一笑道：「猜的。」

戚明星對她這回答不大滿意，但也未再深究，只笑笑道：「妳眞會猜！」

慕容燕一指對面江上的一座山道：「那大概就是小孤山吧？」

戚明星點頭道：「不錯。」

慕容燕道：「不知越西鴻和那白衣人打得怎樣，去看看如何？」

戚明星搖頭道：「不，咱們好不容易逃出了鐵船幫，不能再去涉險了。」

慕容燕笑道：「你不想知道那白衣人的來歷？」

戚明星道：「無此興趣。」

慕容燕說道：「他說不定是你的朋友呢。」

戚明星道：「現在和我稱得上朋友的只有『黑龍八俊』而已，而那白衣人既能輕易擊敗老羚羊和天狗兩人，可知其身手高出『黑龍八俊』甚多，他不可能是『黑龍八俊』中的一個。」

慕容燕道：「我認識『黑龍八俊』中的老大端木煌……」

戚明星道：「是的，我聽他說過，他對妳十分傾心，很希望能與妳見面。」

慕容燕道：「對我傾心的男人多得很，但我知道這世上的男人十九都是壞東西，他們只想佔我便宜罷了。」

戚明星微笑道：「妳的行爲如能稍作檢點，我想沒有人敢欺負妳。」

慕容燕道：「你的意思我懂，可惜我已陷入已深，無法自拔了。」

戚明星道：「妳心地很善良，就是行爲太放蕩，要是——」

慕容燕打斷他的話道：「好啦，不要再說教了，我最不喜歡人說教，我是『江湖浪女』跳到河裏也是『江湖浪女』！」

戚明星笑道：「可是，在我的印象中，妳比那應巧珍强多了，希望妳不要妄自菲薄！」

慕容燕脆笑道：「你看走眼了，我比她更壞千百倍呢！」

戚明星道：「不，她陰險虛僞，妳坦直豪爽，她把我騙入鐵船幫，妳把我救出鐵船幫。」

慕容燕道：「我救你，是爲了報答你

上次的救命之恩，可不是在棄邪歸正。」

戚明星笑道：「妳至少還懂得報恩，有些女人可根本不知什麼叫報恩！」

說話間，船已靠上長江南岸。

戚明星隨與她棄船上岸，兩人爬過山頭，但見眼前巒山重重，看不見一塊平地，慕容燕是個講究享受而厭惡勞苦的姑娘，看見高山峻嶺便有些洩氣，嘆道：「這可要命，要走幾天才能走出這山區呢？」

戚明星道：「妳累了？」

慕容燕道：「正是。」

戚明星道：「那就坐下來歇歇吧。」

慕容燕在一塊石頭上坐下，掠掠散亂的秀髮，問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戚明星道：「往南走八十里便是彭澤縣城。」

他見她坐下時，胸旁露出那口無鋒寶劍的劍柄，乃伸手道：「現在把它還給我好麼？」

慕容燕取出無鋒寶劍，抽出劍身欣賞着，道：「這口劍太難看了！」

戚明星道：「它的本身確實很平凡，但只有它才能啓開大殺門的武庫。」

慕容燕道：「越西鴻眞傻，他大概認爲無人能再進入他的九陰地心室，因此仍把這口寶劍藏在那裏面。」

戚明星道：「那九陰地心室中有個姑娘的屍體，妳看見了沒有？」

慕容燕道：「看見了。」

戚明星道：「有何感想？」

慕容燕聳聳肩道：「越西鴻已經告訴過我了，他在採女子之眞陰以練九陰毒掌，據他說練成之後，將天下無敵，可與海外三仙並駕齊驅呢！」

戚明星道：「妳不以爲他太以無人性麼？」

慕容燕笑了笑道：「如果他有人性，也不會有今天的越西鴻了。」

戚明星道：「妳好像不太討厭他？」

慕容燕道：「物以類聚，我也不是個好女子，當然也就不覺他很可惡了。」

她眸光一凝，含笑又道：「戚明星，說眞格的，你救過我的命，我也救過你的命，咱們倆誰也不欠誰了，你說是麼？」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慕容燕道：「那麼，咱們就在這兒分道揚鑣吧！」

戚明星道：「好的，請把那口寶劍還給我，我也想立刻離開此地。」

慕容燕笑道：「你好像還不明白我的意思……」

戚明星道：「嗯？」

慕容燕道：「我說你救過我的命，我也救過你的命，一報還一報，誰也不欠誰的情了，所以我沒有把這口寶劍還給你的必要！」

戚明星笑道：「別開玩笑！」

慕容燕正色道：「不是開玩笑，我說的是眞格的，我要這口寶劍！」

戚明星見她不似戲言，臉色沉重起來，道：「妳要它幹什麼？」

慕容燕道：「別的人想用這口寶劍去啓開武庫的門，我却不是，我要拿它去救回我的命……」

戚明星道：「我聽不懂！」

慕容燕道：「老實告訴你吧，我是故意落入越西鴻手中的，目的就是爲了竊取這口寶劍，因爲我的命正操在一個男人手中，他要我用這口寶劍去換回我的命。」

戚明星問道：「那個男人是誰？」

慕容燕道：「南蠻王的兒子，南蠻少爺南保林！」

戚明星驚訝道：「妳的命爲何操在他手中？」

慕容燕苦笑一下道：「這事說來話長，總之女人要和男人鬥永遠是吃虧的，我見他一表人材，便想和他交個朋友，誰知他沒安着好心腸，竟然對我下了蠱！」

戚明星駭然道：「蠱？」

慕容燕道：「是的，這是他們南蠻門的拿手好戲，如今我腹中潛伏着一隻蠱，它隨時會要了我的命，除非我在四十天之內把這口寶劍交到他手裏！」

戚明星勃然大怒道：「哦，他要無鋒寶劍？」

慕容燕點點螓首道：「是的，他脅迫我犧牲色相去竊取這口寶劍，然後他才肯替我解蠱，所以這口寶劍現在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把它還給你！」

戚明星目放精光，神色嚴肅地道：「妳說的都是實話？」

慕容燕苦笑道：「我和男人睡覺的事，都不隱瞞，你就可以知道我會不會說謊了！」

戚明星道：「他要無鋒寶劍幹麼？」

慕容燕道：「他說大殺門是他們南蠻門的死對頭，所以他要毀掉這口寶劍，斷絕大殺門一脈，以便進據中原武林。」

戚明星冷笑道：「哼，海大俠臨終時，也曾提過南蠻王這個人，沒想到，他一個南蠻亦也野心勃勃——他現在在哪裏？」

慕容燕道：「南蠻少爺麼？」

戚明星道：「嗯！」

慕容燕道：「他已經來了！」

話聲甫落，只見對面樹林中一陣搖動，旋見一個白衣人手撥樹枝邁着瀟灑的步履走了出來。

來者，正是南蠻少爺南保林！

他臉上含着愉快的笑，一走出樹林，便向慕容燕伸手道：「慕容姑娘，我眞爲妳慶幸，妳終於救了自己的性命，現在把那口寶劍交給我吧！」

慕容燕苦笑道：「好，你拿去吧！」

說着，便欲擲出寶劍。

戚明星虎然站起，厲聲道：「且慢！妳眞以爲把劍送給他，他便肯替妳解蠱不成？」

慕容燕聞言而止，目注南蠻少爺道：「對了，要是你得劍之後却不肯替我解蠱，我豈非白賠了？」

南蠻少爺笑道：「我不會讓妳死的，像妳這樣善解風情的姑娘，我怎捨得讓妳死呢！」

戚明星接口冷笑道：「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讓她活下去，因爲她將會到處去傳說，說我『南蠻少爺』以卑鄙下流的手段脅迫她去竊取寶劍，這對我『南蠻少爺』的名譽大有損害！」

慕容燕本是冰雪聰明的女子，聽了果覺南蠻少爺不一定肯爲自己解蠱，當下又向他說道：「這樣好了，你先爲我解蠱，

然後我再把這口寶劍交給你。」

南蠻少爺陰陰一笑道：「我的好姑娘，妳仔細想一想，妳有選擇的餘地麼？」

慕容燕聽了蛾眉一顰，轉對戚明星楸然道：「他說的不錯，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戚明星道：「妳曾吃過苦頭？」

慕容燕道：「是的，他一唸動咒語，我腹中的蠱便開始蠢動……」

戚明星說道：「那麼，我叫他唸不出來！」

身形一閃，倏地欺前數尺，一拳對準南蠻少爺的胸口直擊過去！

南蠻少爺「哈」的長笑一聲，身如紙鳶迎風倒飄而起，一下飄上兩丈多高的樹梢，人就站在那樹梢上，大笑道：「小子，要動手就到這上面來吧！」

戚明星見他竟能站在那細細的樹枝上，心中着實吃驚，但也不肯就此示弱，大喝一聲「來了！」騰身撲上，又一拳猛揮過去。

南蠻少爺似乎有意逗他，竟不接招，將身一斜，飛掠到另一棵樹上去了。

戚明星一拳擊落時，人已撲上樹梢，他的輕功還練不到能夠停身樹梢的境界，但身手也極矯捷，只見他左足一點樹枝，身形借力再起，折身又向對方飛撲過去。

那知剛剛飛到南蠻少爺停身的那棵樹上，驀見眼前刀光一閃，一柄雪亮的刀已迎上他的咽喉！

他大吃一驚，百忙中左掌疾揚，「拍！」一下將對方的刀托起三尺，可是再想出拳攻擊已辦不到，而從樹上直栽下來！

南蠻少爺哈哈大笑，緊跟着跳下，又一刀向他腿上猛砍下去。

戚明星翻身滾開，順手抓起一把土砂，朝他面上打去，口中大喝道：「着！」

南蠻少爺不防有此，面上登時被土砂打中，眼睛也進了砂子，他怪叫了一聲，慌忙頓足倒竄出數丈，一面揉眼睛，一面罵道：「該死的小子，我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戚明星乘機猛進，絕招陡施，打出了一鉢方丈的「普渡衆生」！

這是他寄望取勝的一拳，他希望這一招「普渡衆生」能將對方渡化，以使慕容燕解脫蠱之控制，因爲據他所知，施蠱之人一旦死亡，蠱也就不存在了。

豈料南蠻少爺竟然十分機警，他因眼睛進了砂子，情知戚明星會乘機痛下殺手，故口中在說「非宰了你不可」，人却疾速往後暴退。

因之，戚明星攻出的「普渡衆生」竟告落空！

他正想再度發拳之際，忽聽慕容燕「啊哎！」慘叫一聲，掉頭一看，赫然發現她已在地上打滾，看她滿臉痛苦的情形，好像有一條虫正在肯吃她的腸子似的！

不問可知，她腹中的蠱在發作了！

「天哪！求求你不要折磨我！我……天哪！我受不了了！」

她一面翻滾一面慘叫，雙手拚命抓地，似乎恨不得鑽入地下去躲避！

戚明星看了大爲不忍，連忙轉對南蠻少爺厲叱道：「南保林，你這是哪一門子的好漢！」

南蠻少爺嘻嘻笑道：「你若不忍見她吃苦，就乖乖給我站住不要動！」

戚明星憤怒至極，但是他不敢再動手了，因爲他很明白蠱的厲害，心知自己縱能一拳將他擊斃但慕容燕也將痛苦至死。

他只好竭力壓抑胸中的怒火，咬牙切齒道：「你待怎樣？」

南蠻少爺笑道：「我要帶着那口寶劍離開，你給我站着不要妄動，等我走遠之後，我自然會替她解蠱。」

說畢，向慕容燕走過去。

慕容燕突然厲聲道：「戚明星，我不要命了，你接住！」

手一揚，竟將無鋒寶劍扔給戚明星！

南蠻少爺面色一變，縱身疾起，欲奪飛在空中的無鋒寶劍。

但戚明星站立的位置比他有利，他只縱起三尺便已接住了劍，人也順勢掠開出兩丈多遠。

南蠻少爺一撲未着，倒未繼續撲去搶奪，只嘿嘿冷笑道：「小子，你若狠得下心腸，決心不顧她生死，那你就去吧！」

慕容燕仍不停的在地上打滾哀號，但却強硬地大叫道：「戚明星！你走！不要管我！」

戚明星忽然長嘆一聲，將劍扔給南蠻少爺，說道：「你拿去吧，但請快替她解蠱！」

南蠻少爺接住寶劍，往腰上一插，哈哈笑道：「這才是正人君子的行爲，正人君子是應該憐香惜玉的！」

戚明星吼叫道：「少廢話，快替她解蠱！」

南蠻少爺含笑閉上眼睛，嘴唇微動，不知唸了一些什麼「咒語」——

剎那間，慕容燕痛苦霍然消失了！

她爬在地上香喘了好一會，才慢慢坐起很感傷地道：「戚明星，我本決心做一次好女子，誰知妳却不給我這個機會……」

戚明星走過去，取出汗巾替她擦拭臉上的土沙，一面說道：「誰說妳不是個好女子，妳現在已是個好女子了！」

慕容燕臉上展現笑容，但眼淚却一顆一顆掉了下來。

戚明星道：「妳願意嫁給我麼？」

慕容燕呆了呆，睜大眼睛道：「你，……你說什麼呀？」

戚明星道：「我是說，妳願意嫁給我麼？」

慕容燕哭了起來，連連搖頭道：「不！不！我不配！你知道我是個——」

戚明星掩住了她的嘴，笑道：「我不在乎！我眞的不在乎！我知道妳是個很好的姑娘，這就够了！」

慕容燕又哭又笑道：「你不騙我？」

戚明星嚴肅地道：「不！」

慕容燕歡呼一聲，一下投入他懷中，激動地道：「我……我做過這種夢，可是我沒想到夢會成眞，這眞是眞實的麼？」

戚明星緊緊擁抱着，道：「眞的，咱們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我有過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去，妳也有，但是咱們可以把它忘掉，完全忘掉！」

慕容燕沒有再說什麼，而默默的沉醉在他胸懷中，似乎這是她夢想已久的事，現在突然得到了，怎不叫她沉醉呢！

咸明星却沒有忘記附近還站着一個可怕的敵人，他輕輕的將她推開，轉對南蠻少爺問道：「你是否已替她解去腹中之蠱了？」

南蠻少爺含笑道：「還沒有。」

咸明星說道：「那麼，你現在就爲她解！」

南蠻少爺聳聳肩，笑道：「不，我現在改變主意了，我本來只想毀掉你們大殺門的這口寶劍，但是看到你們這樣兩情相悅，我忽然覺得你們還有利用價值。」

咸明星心火復燃，勃然震怒道：「你還想怎樣？」

南蠻少爺揚揚劍眉，微笑道：「我在想，要是我能獲得大殺門的武功，對我們南蠻門來說，等於是錦上添花，此事何樂而不爲？」

咸明星目眥欲裂，厲聲喝道：「你做夢！」

眞氣一提，便待撲上與他一拚。

慕容燕一把拉住他，道：「不，不要再打了，你聽我一言……」

咸明星回頭沉聲道：「怎樣？」

慕容燕暗暗捏了兩下他的手腕，面露企求之色道：「你若眞喜歡我，就不要管什麼大殺門了，這世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愛情更可貴，咱們已經獲得了愛情，其餘的一切都可拋棄了！」

咸明星知她別有計劃，乃故作沉吟道：「唔……可是……」

慕容燕脈脈含情的笑道：「不要猶豫，答應了他吧！大殺門的武功算得了什麼？只有咱們的愛情才是眞實的，愛情可以使咱們幸福快樂，而大殺門的武功所能給你的是無窮盡的災禍，你說是不？」

咸明星裝出「英雄氣短」的樣子，喀然一嘆道：「也罷，這幾個月來，我的苦也受够了……」

他轉望南蠻少爺問道：「你要我帶你去大殺門武庫，是吧？」

南蠻少爺點頭道：「正是！」

咸明星悻悻然道：「好，我帶你去，但是一到那地方，你就得立刻爲她解蠱，否則我會跟你拚命！」

南蠻少爺笑道：「沒有問題，但是我也要警告你，路上可不要耍花樣，要知她腹中的蠱只有我能解，我若死了，她也活不成！」

咸明星冷哼一聲，寒臉不語。

南蠻少爺問道：「那地方在何處？」

咸明星說道：「在東海上的一座小島上。」

南蠻少爺道：「說詳細一些。」

咸明星道：「由海門乘船出海，往南航行三百里，那地方有一座小孤島，島上無人居住，故命名爲『無人島』，大殺門的武庫就在那島上。」

南蠻少爺道：「由此到海門，乘車大約要走幾天？」

咸明星道：「最快要二十天。」

南蠻少爺道：「我在彭澤縣城有一輛馬車和兩個僕人，我可以把那輛馬車讓你們乘坐——走吧！」

× ×

第二天早上，一輛由兩匹白馬拖着的華麗馬車，在南蠻少爺騎馬前導之下，駛出了彭澤縣城，取道東行。

車廂中，坐的正是咸明星和慕容燕。

南蠻少爺的兩個僕人坐在前面車座上駕車，他們是短小精幹的漢子，看體格就知也是練過功夫的。

咸明星和慕容燕偎依坐在車廂中，好像是一對偏車出遊的情侶，態度很是優游自在！

眞的，他們一點都不着急，因爲還有

咸明星躍起攻向站在樹梢的南蠻少爺。

二十多天的行程才能抵達無人島，何必着急呢！

他們覺得現在正是談情說愛的時候。

慕容燕仰臉凝視着咸明星，似乎越看越歡喜，忽然啓口道：「咸明星，你眞是個奇怪的男人……」

咸明星微笑道：「怎麼說？」

慕容燕道：「因爲，你居然會喜歡上我！」

咸明星道：「妳以爲我傻？」

慕容燕道：「是的。」

咸明星笑道：「妳錯了，我不管別人怎樣看我，我只要知道，自己做的對就够了！」

慕容燕露出嬌美的笑道：「你做的對麼？」

咸明星道：「是的，妳只不過是個『歷經滄桑』的女人，還不是一個婊子，卽使妳是一個婊子，我也喜歡！」

慕容燕道：「爲什麼？」

咸明星道：「因爲妳有一顆純潔的心，這比什麼都重要！」

慕容燕眼眶一紅，忙道：「不要恭維我了，你一恭維我，我就想哭！」

咸明星笑道：「有一句話說，可娶婊爲妻，不可娶妻爲婊，這意思就是說，一個女人只要心地純潔貞操是其次之事。」

慕容燕輕嘆一聲道：「這話誰都懂，但有幾個男人能够接受呢！」

咸明星道：「我就能够接受。」

慕容燕道：「那個一直存在你心裏的王小鳳姑娘，你打算忘了她？」

咸明星嘆道：「我是殺害她父親的幫兇之一，今生今世，我是不可能和她結合了，我唯一能够償還她的，就是摘下越西鴻的腦袋！」

慕容燕道：「那天在牢房中，你要我打聽海友蘭的下落，我曾問過越西鴻，他說他沒有見過海友蘭。」

咸明星道：「但他怎知海友蘭腰上有一塊形似蘭花的紅斑？」

慕容燕道：「他說是聽來的，海大俠四處尋找其女時，曾向許多人說他女兒的特徵，因此越西鴻才知道海友蘭腰上有一塊紅斑。」

咸明星皺眉憂悒地道：「我想……海友蘭只怕已不在人間了！」

慕容燕道：「哦？」

咸明星道：「她如是被人刼擄，其人目的應是爲了對付海大俠，可是海大俠在世時，並沒有人去找他，所以海友蘭被人刼擄的可能性不大，她也許是落入宵小手中而被殺害了。」

慕容燕道：「海大俠一生殺人無數，可能有人爲了報仇而殺其女洩恨。」

咸明星點點頭，說道：「嗯，這也有可能。」

他接着以堅毅的語氣道：「不過，不過，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去找一找，不管是死是活！」

慕容燕微笑道：「這件事以後再說，目前你所要解決的，應是他吧？」

說着，眼睛向車外一瞟。

咸明星點點頭。

慕容燕湊近他耳邊，輕聲問道：「你說的大殺門武庫地址，不是眞的吧？」

咸明星也向她附耳低語道：「不，是眞的。」

慕容燕詫異的望着他，意思在問：「你爲何要把眞實的地址告訴他呢？」

咸明星又向她耳語道：「因爲我正想去大殺門，讓他送我去，豈不很好？」

慕容燕臉現笑容，又附上他耳朶問道：「你有什麼辦法收拾他？」

咸明星搖搖頭，輕聲答道：「我還沒想到，反正還有二十多天的時間，不必着急。」

慕容燕又向他耳語道：「如果你找到機會，只管下手，不要顧慮到我。你知道，我流浪江湖數年，從來沒有一個男人眞正喜歡過我，而你是唯一喜歡我的男人，我得到了從未得到的愛，所以我情願爲你死！」

咸明星將她摟入懷中，含笑道：「我不會讓妳死的，妳不是說過了麼？沒有什麼東西比愛情更可貴的，如果我爲了保護大殺門而犧牲妳，那麼我就不够資格成爲第七代的大殺俠了！」

慕容燕很感動，眼眶又紅了。

她低下螓首，努力不使眼淚掉下來，强笑一下道：「我一直以爲自己很堅強，我也一直以自己是『江湖浪女』而沾沾自喜，可是碰上你後，我……我……」

她還是忍不住而掉下了眼淚！

不知不覺，一天飛快的消逝，夜已降臨了。

馬車忽然戛然而住，旋聽南蠻少爺在車外說道：「你們下來吧！」

咸明星推開車廂門，與慕容燕一起跳下，舉目四望，發現是在一處不知其地名的山脚下，數丈外有一間破廟，附近却不見一戶人家。

南蠻少爺下馬說道：「今晚咱們就在這間破廟過夜，要是你們願意的話，破廟也可以權充爲你們的洞房。」

咸明星沒有接腔，挽着慕容燕向破廟走過去。

破廟，供奉的不知是何方神聖，有前後二殿，兩邊各有廂房，但已牆倒屋塌，破敗不堪，殿上所供奉的神像，都不知到那裏去了。

但是，當他們步入前殿時，却意外的發現殿上有人——八個叫化子！

說他們是叫化子，似乎有些不恰當，因爲他們的衣衫髒而不破，而且質料很好，只是個個頭髮蓬散，渾身上下透着一片落魄頹喪，看上去有幾分像叫化子而已。

他們一排蹲坐在殿中壁下，抱頭垂於膝上，靜靜的似在打盹。

慕容燕一見之下，叫起來道：「啊哎，這破廟已經客滿了呀！」

南蠻少爺隨後走入殿上，問道：「什麼事情？」

慕容燕一指那八個「叫化子」道：「你看，已經有八個叫化子在這裏住宿。」

南蠻少爺瞥見那八個叫化子，面上立現嫌惡之色，道：「沒關係，我來攆走他們！」

他走近當中一個，伸脚踢踢那人，喝道：「喂，你們八人快滾，本少爺今晚要在此停歇！」

那人不予理會，連頭都沒抬起來。

南蠻少爺怒了，再重重踢出一腳，大喝道：「混帳！你是聾——」

「子」字未出，突見那人右手一揚，迎住南蠻少爺踢到的腳，掌心再往南蠻少爺的後腳跟一托——

南蠻少爺登時被托得仰身翻飛出去，蓬然撞上後面殿壁，雖未受傷，却被壁上掉下的泥土洒得灰頭土臉！

慕容燕看得有趣，格格大笑起來。

但突然間，她笑聲倏止，愣住了！

因為，那人已把頭抬起來。

他不是個聾子，但却是個瞎子，兩個眼眶下陷，眼珠沒有了！

這還不是使她和戚明星吃驚的主要原因，最使他們震驚的是，那人是他們熟悉的人物——他是「黑龍八俊」的老大端木煌！

數月前，他還是個瀟灑英俊的青年，而現在竟變成了一個形若叫化的瞎子！

戚明星驚駭萬分，失聲道：「端木兄，是你——」

就在此時，那南蠻少爺已憤怒的撤出佩刀，騰身朝端木煌撲去。

戚明星疾忙上前攔住，喝道：「住手，他是我的朋友——黑龍八俊的老大端木煌！」

南蠻少爺怒沖沖地說道：「我不管他是誰，他既然惹了我，我就要他好看，你讓開！」

戚明星冷笑道：「南保林，我知道你是個不知道什麼叫『道理』的人，但是我仍要奉勸你一句，如果你想在中原武林混，最好還是講點道理的好，否則遲早會丢掉你的小命！」

南蠻少爺悍笑道：「你這是在教訓我麼？」

戚明星道：「我是在勸告你。」

南蠻少爺「哼！」了一聲，納刀入鞘，道：「好吧，看在你的面上，我不為難他們，但你快叫他們滾且！」

這時，那另外七人也已抬起了頭，原來正是黑龍八俊的老二公孫强，老三楚偉，老四谷秀全，老五干寶通，老六仇德善，老七宮漢卿，老么戎龍！

他們七人，和老大端木煌一樣，都變成了瞎子！

戚明星大為震驚，又叫道：「天啊！你們八位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那老大端木煌眨了眨眼皮，冷冷問道：「你是誰？」

戚明星道：「我是戚明星呀！」

端木煌神色微微一振，道：「哦，你是戚明星，你怎在此？」

戚明星走到他跟前蹲下，拉起他的手緊緊的握着，很激動地道：「小弟的事一言難盡，還是先說說你們的遭遇吧，你們為何變成這個樣子？」

端木煌面上痙攣了一下，不答又問道：「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姑娘是誰，我聽她的聲音很熟……」

戚明星說道：「她就是『江湖浪女』慕容燕。」

端木煌似感意外，露出一絲微笑道：「啊，慕容姑娘，原來是妳！」

慕容燕以前曾與他有過一手，故很尷尬，强笑一下道：「是的，端木煌，你怎麼啦？」

端木煌嘆了口氣，喃喃說道：「唉，我一直想再見到妳，豈知再見到妳的時候，我已是個瞎子……」

他苦笑笑，接着側頭作諦聽狀，再問道：「還有那個不講道理的傢伙，他是誰呀？」

戚明星捏捏他的手掌，答道：「他叫南蠻少爺，是南蠻王的兒子。」

端木煌一哦道：「原來是南蠻來的人，難怪不懂得禮貌，他到咱們中原這禮儀之邦來應該學學禮貌才是！」

南蠻少爺面上陡現殺氣，悍笑一聲道：「瞎子，你莫非活得不耐煩了？」

端木煌不理他，回對戚明星問道：「你和他是甚麼關係？」

戚明星道：「是敵而非友。」

端木煌道：「那麼，為何跟他走在一起？」

戚明星道：「小弟簡要的說一說吧，那天你們八位送小弟上船之後，小弟却在海上遇上了越西鴻，他以一個假的海友蘭迫使小弟交出了無鋒寶劍，後來小弟潛入鐵船幫總舵，企圖竊回寶劍不果反被逮住，幸蒙這位慕容姑娘救我並幫我竊回寶劍，我們逃出鐵船幫後，慕容姑娘才告訴我她之竊劍是要交給這位南蠻少爺以換取她自己的性命，原因是這位南蠻少爺在她腹中施蠱，但她最後還是決心不顧性命而把寶劍交給我，我則又把寶劍交給這位南蠻少爺，因為我覺得慕容姑娘的性命比寶劍可貴得多，而這位南蠻少爺得了寶劍之後却不肯為她解蠱，脅迫我領他去大殺門武庫，現在我們就是要去那兒。」

端木煌靜靜聽完之後，神色十分平靜，微微一笑道：「你的麻煩可眞不少！」

戚明星道：「可不是，這叫時乖命蹇，現在說說你們的吧。」

端木煌笑道：「一句話，我們終於看到了三花娘子的廬山眞面目，但却被她挖下了眼睛！」

戚明星懼然道：「哼，她何其不講理至此！」

端木煌道：「這不能怪她，只怪我們自己沒問清楚，當初她答允我們於護送你到達安全地方時，願出轎讓我們一睹她的容貌風采，可是我們忽略了她一條規律——誰要看到她，就得被她挖下眼睛！」

戚明星忿忿不平道：「你們就乖乖被她挖了？」

端木煌搖頭笑道：「不，我們跟她打了，可是結果就是這樣……她的身手，就像她的三朵花一樣厲害，我們八人簡直毫無還手的餘地！」

戚明星罵道：「那該死的妖婦，難怪海大俠不喜歡她，敢情她竟是這麼心狠手辣！」

老二公孫强忽然接口笑道：「你不必替我們難過，我們雖然被挖下了眼睛，但我們却是天下唯一見過她面貌的人，告訴你，她長得眞是美極了！」

老三楚偉又接口笑道：「不錯，她簡直美得無法形容，我生也晚，但我相信西施和她一比也要黯然失色的！」

戚明星慨嘆一聲道：「唉，你們八位眞是……」

端木煌哈哈笑道：「諺曰『願在花下死，作鬼也風流』，我們只不過被挖下了眼睛，還沒死在花下呢！」

戚明星問道：「她現在那裏去了？」

端木煌道：「不知道。」

戚明星道：「你們不想報仇？」

端木煌笑笑道：「不，她並不是個無情的女人，她雖然毀了我們的招子，却傳了我們一套功夫，它比眼睛更有用哩！」

戚明星苦笑道：「你們眞不恨她？」

端木煌搖搖頭道：「不，我們從不恨女人，男子漢大丈夫，是不應該跟女人計較的。」他忽然深深一嘆，接着道：「只可惜我們再不能看見她了，要是能再見她一次，死也值得！」

慕容燕噗哧一笑道：「端木煌，你眞是個不折不扣的風流鬼！」

端木煌笑道：「但跟妳一比，在下又瞠乎其後矣！」

慕容燕道：「我已不是以前的慕容燕了，你可不要再開我玩笑。」

端木煌笑哦一聲道：「怎麼說呢？」

慕容燕道：「他答應娶我，所以我決心洗手革面，做個好女子。」

端木煌大感意外，回對戚明星驚問道：「戚明星，你要娶她？」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端木煌訝笑道：「是她的美貌迷着了你？」

戚明星道：「不，是她的心，感動了我。」

端木煌突然笑容一斂，點了點頭道：「你的選擇也許是對的，女人的心的確比甚麼都重要——慕容姑娘，妳可要好自為之啊！」

慕容燕微笑道：「謝謝，我會努力做個賢妻良母，但只怕我沒福氣罷了，因為我腹中有一隻要命的東西……」

端木煌道：「老七，你對蠱好像有過一番研究，是也不是？」

老七宮漢卿淡淡答道：「不錯，小弟頗為了解，但解鈴還須繫鈴人！」

端木煌皺了皺眉，沉思有頃，忽的仰臉抽動鼻子，低叫道：「咦，你們聞到沒有？」

老二公孫强問道：「甚麼呀！」

端木煌道：「一股刺鼻難聞的怪味，從來不洗澡的那種怪味！」

老二公孫强笑道：「不錯！不錯！我也聞到了！戚明星，你幹麼不洗澡？」

戚明星啞笑道：「小弟的確已有幾天未洗澡，但自覺並無臭味啊！」

端木煌道：「不是你，也不是慕容姑娘，而是另外一個人——我的天！他一定是自出娘胎就不曾洗過澡，因此才有那麼一股難聞的臭味！」

他說到這裏，站起拍拍屁股，接着道：「兄弟們，咱們快走吧，再呆下去，我會被臭死的！」

說罷，朝南蠻少爺站立的那方向吐了一口痰，便舉步向殿外走去。

南蠻少爺乃是生性高傲自命不凡的人物，如何受得了這種侮辱，登時勃然大怒，厲喝道：「站住！」

端木煌剎住腳步，掉頭冷冷道：「蠻子，你鬼叫個甚麼勁兒，要試一試麼？」

南蠻少爺道：「正是，本少爺有個嗜好，喜歡拿人的髑髏當溲器，今夜本少爺要摘下你們『黑龍八俊』的腦袋，拿回家去當溲器！」

端木煌嘿嘿笑道：「外面地方大，比較施展得開，到外面來如何？」

南蠻少爺道：「好！」

於是，十一人一起步出破廟，在廟前空地上分兩邊站好，端木煌發覺戚明星和慕容燕隨自己八人站在一起，便向他們甩甩手道：「二位，這一仗與你們無關，請站去一邊吧！」

戚明星明白其意，乃拉着慕容燕站到廟階前，做「中立」姿態。

端木煌聽出他們已走開，即向南蠻少爺說道：「那蠻子，動手之前，我要聲明一下，這一仗是你我雙方的事，可與戚明星和慕容姑娘無關，你若輸了，可不要遷怒於旁人，這一點你做得到麼？」

南蠻少爺一哂道：「可以！」

端木煌道：「還有一點，我們八人自從變成了瞎子之後，但遇敵人，都是八人聯合出手，我想你是南蠻王的兒子，大概不怕我們聯合出手吧？」

南蠻少爺道：「本少爺正要你們一起動手，這樣省得我多費手腳！」

端木煌笑道：「很好，我們八人練成了一種蹩腳的『黑龍八陣圖』，現在就以『黑龍八陣圖』來就教於你這位南蠻少爺之前！」

說到此處，抽出了背上的長劍，沉聲道：「兄弟們，佈陣！」

一片龍吟聲中，七俊的長劍一齊出鞘，然後紛紛向前躍出，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方位站好，嚴陣以待！

南蠻少爺微微一笑，解下懸腰的刀，慢慢的拔出，一手執刀一手執鞘，然後一縱身跳入「黑龍八陣圖」中，站立於中間一位。黑龍八俊雖然成了瞎子，但聽覺却已練得很靈敏，一聽南蠻少爺已進入陣中，立時展動陣形，各向右橫跨三步，再向左橫跨二步。

八柄長劍，齊作「潛龍待縱」之式，指向當中的南蠻少爺。

遠遠看去，他們八人就像一隻花環，在地上左右旋轉，靈活而美妙！

南蠻少爺馬步微沉，橫刀靜立，眼睛左右瞟閃着，似在等待他們發動攻勢，又似在尋隙準備出擊。

黑龍八俊並無率先發動攻擊之意，只是不停的左右繞行，變換着位置。

南蠻少爺仔細的觀察着，但看了一會之後，不但看不出「黑龍八陣圖」的毛病，反而有些眼花繚亂起來。

他心中暗驚，情知「黑龍八陣圖」蘊有擾人心神的玄妙，非得趕快動手不可，當下身形驀地一旋轉，揮刀便向站立於身後的老么戎龍劈出！

這一刀，他是不聲不響的劈出的，因為他知道黑龍八俊現在只靠聽覺來對敵，自己能夠不發出聲音，才容易克敵制勝。

但黑龍八俊的聽風辨位已甚高明，一聽刀聲，就知敵人如何進擊，只見他們陣形疾轉，南蠻少爺攻向戎龍的一刀，却反到了老六仇德善的劍上！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當紫陽道長以深厚內功震傷萬曉光後，萬曉光受自己所練毒功反噬，自知不起，舉掌自戕，萬映霞要和紫陽拚命，胡柏齡趕到喝止，向紫陽訂期日後往武當了斷後，率萬映霞和文天生返回迷蹤谷，一日，李傑和錢炳入報洛陽布衣善士鄧壽峯遭人殺害，強徒且犯了胡柏齡所頒四大戒律的第一條，強姦鄧家大媳婦，胡柏齡以自己新膺綠林盟主不久，便發生此事，心中萬分憤怒，苦思對策，當晚出雲龍姜宏由外回來，向胡柏齡報告七星神彈彭靖的鏢局所押賑銀被劫之事——

規法剛剛立　噩耗處處傳

姜宏道：「大哥說的是，當我和老五到了撫州之後，只見街上插劍背刀，身攜兵刃的人，實在不少，當時也沒有料到會生出這樣變故，我們也跟着人羣在街上逛街市，後來我們進了一家酒館，對面卻坐的四個大漢，看打扮，就知道是吃鏢行飯的，我們坐定下來，便聽其中一個瘦長子的人說：『咱們老闆之事你們三位看，會不會是有人挑眼，砸下老闆的招牌？』另一個中年人搖頭，道：『不會的，咱們東家也不是沒名沒號的人物，而且近來他從沒有得罪過人……』那瘦長子又說：『近來江湖綠林，新近爭奪盟主，此事我懷疑可能是綠林盟主動的手腳，向咱們來個下馬威……』另一個中年人又道：『依小弟看，不致於是他們所爲，前次有人來咱們局裏，還談起這次綠林改主，倒是武林之福，並說此人頗有作爲，一上來，就手訂四條戒律，訂得光明正大，似不會做出這等之事。』那個瘦長子哼了一聲，罵道：『眞是見你的鬼，你看到有幾個婊子豎貞牌坊，有幾個強盜生善心的？』當時我心裏就另有打算，想從這四人嘴上探聽出一些線索，可是老五這個渾東西，他一聽這瘦長子嘴裏不乾不淨的，眼睛一翻，就想動手……。」

谷寒香朝噴火龍劉震望了一眼，道：「五弟眞是直性子。」

說的幾個人全把眼光看了看劉震。

噴火龍劉震急得青筋暴漲的站了起來，翻着眼辯道：「我渾，你聽他們嘴裏罵大哥，却不准我打落他們幾隻牙齒，難道你就不渾？」他轉眼望了谷寒香，靦然笑道：「大嫂說的可眞對，我老五就是直性子，就不能叫大哥讓人罵，有人敢罵，我噴火龍必敢噴火，就敢打他嘴巴子……」

胡柏齡深知江北五龍的性情，當下對出雲龍姜宏，假意責道：「五弟說的有道理，你當時如有什麼用心，就應當先跟他商量，你難道還不知老五是個直性子的人麼？以後事情，又是怎樣了？」

出雲龍自然知盟主的用心，也朝劉震微微一笑，繼續說道：「祇因事情來得意外，所以未會與老五商議，後來那四個當中，另一個道：『事情未分出皂白以前，咱們可不要再替東家樹敵。』那瘦長之人挺了挺身子笑道：『不是咱們老弟兄說句難聽的話，就憑你二位這份胆子，這碗飯可趁早別吃了，咱們吃這行飯，還不是刀尖上舔血，有幾個打算跟黑道交朋友的，咱們可不管他什麼綠林盟主，黑林強盜，劫鏢就是強盜，好在明後天東家就要趕來，到時候，你們就相信兄弟的話不假了。』他們說到這裏，我一看老五的臉色變得像塊大豬肝，知道再不走開，他定要沉不住氣了，所以我一把將他拖了出來。」

噴火龍劉震又想站起來，姜宏未容他出聲，便又道：「我當時心裏想，既是七星神彈彭靖要來，咱就不妨在撫州多留兩天，看他來了之後到底是怎麼個處置？」

出雲龍說到這裏，那一旁呆着的劉震搶着嚷道：「他處個屁，說來更叫我老五噴火……」

鍾一豪道：「姜老大，那七星神彈是怎樣說法？」

出雲龍姜宏道：「第三天中午撫州城果然來了十二騎快馬，這自然是彭靖等人，七星鏢局留在撫州的人，就把他們迎上一家名叫高賓樓的酒館，我也帶了老五在旁擇了張座位，以便聽聽他們說些什麼，但這次我可提醒了老五，要他不准胡嚷亂來。」頓了頓又道：「七星神彈處事倒眞有見地，他自己卻不說話，只靜聽押鏢的趟子手一個一個的報告……」

萬映霞在旁道：「他兩個兒子呢？」

噴火龍道：「早就叫人家揍傷了。」

姜宏畧停了停，道：「這些趟子手說的也不過多是些無關緊要之事，說了一大陣，彭靖才開口，他什麼也不追查，只問趟子手可看清來人的面貌，衣着，和用的兵刃！據說三人之中，有兩個是使劍，一個年紀很輕，一個卻是銀髯老者，另一個卻是，卻是……」他一時竟無法說清。

鍾一豪追問道：「卻是什麼？」

姜宏訥訥的道：「那人卻竟跟大哥使的兵刃一樣。」

谷寒香「啊呀」了一聲，道：「怎麼，他怎的也跟大哥使的一樣兵器呢？」

鍾一豪問道：「那麼他的形貌、衫着，可有人看清沒有？」

出雲龍姜宏嗯了一聲道：「說起了更令人納悶，此人以黑紗蒙面，所以誰也沒看清他面貌，不過據說身材很魁偉……」

胡柏齡在旁「嘆」了一聲。

姜宏又接道：「但奪鏢之時，此人卻只是在站一邊，未曾出手，僅僅後來畧畧了動而已，似乎是這三人的首領一般。」

胡柏齡轉臉對鍾一豪道：「近年我已不大在外走動，江湖間之事你比我清楚，你想，可有什麼人跟我使的兵刃一樣？」

鍾一豪皺眉思索了一會，搖搖頭道：「不是小弟自誇，近年我會過的人物眞不算少，除了盟主之外，還不曾遇到過如此之人，而且憑他三人就能把七星神彈兩個兒子打傷，武功定已不弱，不像是平常泛泛之人，但是，我卻就沒有聽說過……」

胡柏齡也沉思了一陣，也是毫無線索可尋，當下又問姜宏道：「此事依七星神彈是如何說法呢？」

出雲龍姜宏道：「他們那一干人，也是同樣在推測是那路人物所爲，商討了許久，也是一無結果，但是其中有一個紫臉膛的大胖子卻說：『依我所知，當今武林道上，使用拐劍的只有冷面閻羅，而胡柏齡新近膺任綠林盟主，此事實令人可疑。』但另外一人卻道：『胡柏齡爭奪這綠林盟主的本意乃是爲了規劃江湖道義，爲綠林拓一個新天地，聽說還弄得有聲有色，依小弟看，他尚不致如此。』那七星神彈這時卻道：『我彭靖自信，並沒有得罪過什麼道上朋友，就是在座諸位，也沒有替我彭某人在江湖上樹敵結仇，這事實在令人無所適從，但卻不能不迅予追查，要知此銀乃是關係着八閩多少萬人的性命，如若此銀追索不回，我不但不能再在江湖立足，而且也無顏對這些成千累萬的災民，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尙幸紅貨多，不易隱藏，只要我們多派人手，不難探查出來，第二，既是來人未曾留下任何形跡，但是咱們既知他們三人概畧情形，不妨多立暗樁，或可以尋出一點蛛絲馬跡出來……』這時，那早幾天見過的瘦長人，在旁說道：『依小的看，這事八成是什麼綠林盟主所爲。』那七星神彈道：『你怎可斷定是他們所爲呢？』那瘦長之人又道：『鏢主可曾想到，這冷面閻羅，一度隱跡江湖，此次復出，又奪綠林盟主，他定要有兩種作法，一、他對內要樹立威信，才足以服人，不能不表現一兩下，二、對外更擴張聲勢，自然要作兩件不平常之事，好使人知道這綠林盟主的威風，再說他也不能赤手空拳稱主爲王，沒本錢總說不了事，由這三層原因，所以小的斷定八成是他們攪的花樣。』那七星神彈聽此人這一說當時就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冷面閻羅，我彭某人與你井水不犯河水，往日無怨，近日無仇，怎麼你却偏偏找我的晦氣，難道要我七星神彈向你臣服不成麼……哼，你可打錯主意了。』」

胡柏齡聽得嘿嘿一聲冷笑道：「此人如此不明事理，看來倒很難和他解說。」

鍾一豪望着胡柏齡道：「此人竟敢這等血口噴人，也未免過於仗技欺人了，到時候我倒要領教他那七星神彈絕學……」

胡柏齡急道：「此事雖然難以解釋，但是還是以兵不刃血爲是。」說着又轉臉對姜宏道：「他們以後又說些什麼？」

出雲龍姜宏道：「後來又就各地的綠林道上人物，加以推查，還是毫無頭緒，所以對咱們便更多懷疑，那瘦長之人又說了幾句火上添油的話。」

谷寒香生氣道：「到底又說什麼？」

姜宏道：「他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大哥雖然有心整頓綠林，但天生人格，那能改得了，他嘴裏還不乾淨的說了一些話，但這些話叫老五聽得忍無可忍，一掄拳，就想打架。」

谷寒香道：「這高賓樓全是他們的勢力天下。老五他太不懂事，動手有什麼用處呢？」

姜宏道：「我一看老五情形不對，他這時已是火在頭上，馬上就要發作，這一發作，那就不堪收拾，幸好我是背面而坐，一看他那種怒髮沖冠的樣子，也顧不得其他，只有從權處理了，所以就將他要發作之時，我也只好忍心背負罪名，拾起筷子，猛點老五麻穴。」

鍾一豪道：「當着他們之面，豈不令他們起疑麼？」

出雲龍姜宏道：「這點我也知道，當着這麼多的高手，自己出手不愼，便被他們看出，那可就麻煩了，所以我當時暗中弄翻一隻酒杯，又藉扶杯的機會，一下子便點中了他，當時爲了掩飾起見，我嘴裏還特別說：『叫你不要多喝，偏偏又喝醉了，走，咱們回去吧，桂兒還在家等你吃飯呢。』我說着話，就硬把他拖回來，所以我可以負責，七星神彈，絕沒有發現我們的身份……」

胡柏齡點頭喜道：「這事你辦得很好，到底年紀大，閱歷廣……」

噴火龍劉震沒有等胡柏齡話完，便嚷

着道：「他讓大哥給人家罵，倒反而做得對，我爲大哥被人家辱罵，肚子都氣炸了，倒反而不對。」

胡柏齡知道他是個渾人，知一時與他說不清，張了張嘴，便又把話嚥了回去。

谷寒香走上前一步道：「五弟，你不要怪你大哥偏心，其實他對你們全是一樣的，你要知道，你要跟人家打架拚命，是爲了你大哥……」

噴火龍搶道：「自然是爲了大哥。」

谷寒香淺淺笑道：「其實你姜大哥忍辱受氣，也還不是爲了你大哥，你想，你如果在那裏一動手，你們表明身份，不用說你們一定吃虧，就是不吃虧，這將使別人眞的相信是你大哥刼的鏢了，你說，不然你們會跑到撫州幹什麼，所以我說，你是爲了大哥，姜老大也是爲了大哥，既是愛護大哥，就不應當替大哥找麻煩，你說是不是？」

噴火龍劉震聽得兩隻眼睛直翻，臉上現出一種羞慚之色，道：「大嫂說的，我老五全懂了，我是個渾人，險些……」顯得異常懊惱。

胡柏齡笑着上前安慰他道：「五弟爲人最是豪爽，心地最好，大哥知道，你不要難過，這趟你們二位辛苦不小，晚上我陪你們喝兩盅，替你們洗塵……」

噴火龍一聽大哥要陪他喝兩盅，這是沒有過的事，心中一陣高興，早把適才的惱懊之事，丟開一邊了。

晚上，胡柏齡備了幾色小菜，邀了出雲龍姜宏，入雲龍錢炳，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雲在內宅把杯閒話。

胡柏齡望了望圍坐四周的北江四龍，道：「幾位兄弟都平安回來，單是老三現遠去三湘，還未見返回，愚兄倒是十分掛念……」

入雲龍姜宏道：「這個大哥盡可放心，老三精明能幹，見識多廣，絕不致有什麼事發生，咱們約定的限期已到，今晚不回，明早也必回來。」

噴火龍因胡柏齡破例邀他們飲酒，心中極是高興，一咧嘴，說道：「大哥放心，連我噴火龍都丟不了，三哥更是丟不掉，我……」

說話間，猛聽得前山寨雀一陣喧鬧，胡柏齡推杯傾聽，道：「有人來了……」

谷寒香抱着孩子，緩緩的道：「恐怕是三弟回來了。」

幾人一陣沉靜，漸漸地傳來一陣疾走的蹄聲，還在夜風飄來「噹啷噹啷」的驚鈴聲。不一會哨崗上掠動着幾盞紅燈，在向山外搜照。

一盞熱茶工夫，蹄聲已到門前，又過了片刻，老三飛天龍何宗輝，僕僕風塵的來到內宅，先向胡柏齡夫婦請安問好，然後又與姜宏諸人一一招呼，才移椅入座。

飛天龍正待開口說話，胡柏齡伸手阻道：「三弟一路風霜辛苦，先吃點酒菜，再說不遲，只要諸位有興，我們可作竟宵之談。」

幾人又吃了幾杯，噴火龍忍不住向何宗輝道：「老三，我老五此番出去，差點肚子叫人氣炸了，你可曾受氣麼？」

飛天龍轉臉對胡柏齡道：「大哥，此次小弟奉命去三湘，一路經衡陽，轉湘潭，到長沙，一路還算平安。」

胡柏齡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飛天龍又道：「但在我到達長沙之時，却見許多人圍在那裏看告示……」

谷寒香心裏一驚道：「難道長沙又出了什麼案子了麼？」

飛天龍何宗輝道：「這件事太是蹊蹺，這長沙乃湖南首府，素來極爲安定，不知怎的這次竟出了一件大案子。」

噴火龍急道：「老三你就喜歡文縐縐的，到底出了什麼事就快說罷，我老五對你樣樣好，就可惡你慢呑呑的瘟勁。」

何宗輝對着劉震笑了笑，故意又吃了口酒，這才道：「這事既非江湖恩怨，又非爲珍貴珠寶，却是幅畫。」

噴火龍嚷道：「眞沒出息，爲什麼偷人這勞什子。」

飛天龍何宗輝心裏道：「你眞是個渾人。」又吃了一口菜，道：「既然這畫失竊，當然不是普通的畫兒，但是這次發生的事，問題不在畫的珍貴不珍貴，難就難在失主身上……」

多爪龍李傑問道：「一幅紙畫，能值多少，難道這失主還會打官司告狀麼？」

飛天龍點頭道：「失主縱然不打官司告狀，可是官府却不敢放鬆……」

谷寒香驚訝的道：「如此說來，此人是有功名之人了。」

何宗輝道：「正是，此人乃是退休的兵部大人，你想，他家裏失了竊，不用說長沙府擔待不起，就是湖南省道也交待不過去，並且聽說這幅畫，是那年這位兵部老爺六十大壽，皇家賜的一幅松芝圖，這官家欽賜的東西，在湖南境內丟了，長沙府那能不着急呢？」

胡柏齡道：「既是出了這樣一件案子，也只能設法查訪，張貼告示，又有什麼用處？」

何宗輝道：「大哥說的是，張貼告示那有什麼用，不過那告示上倒還沒有提失畫之事，只規定了幾條進出長沙的條例，注意盤查之人就是了。」

入雲龍姜宏道：「那三弟在長沙，可聽出什麼眉目來沒有呢？」

飛天龍搖搖頭，道：「我一看城門盤查得厲害，想必客棧房，也有衙門內的人在暗中注意，是以我在長沙五六天，也沒有活動，免得招惹無謂的麻煩，只是暗中打聽罷了。」他頓了頓又道：「這個盜畫之人，手脚十分了得，絲毫不留痕跡。所以也無法追查，況且所竊之物，不是金銀珠寶，竟是一幅紙畫，此人到底存的什麼心，也叫人難以臆測。」

谷寒香沉思了一會，道：「這畫既是皇上欽賜，此人單盜走此物，恐怕必定與這位退休的兵部大人有什麼宿仇，想藉此陷害於他……」

出雲龍姜宏說道：「設阱陷害，那只是普通一般人之事，此人既是有這等身手，如若與他有仇有恨，他又何必這等作法，還不如白刀進，紅刀出來得爽快，所以依我看，其中不是如此簡單，定必另有作用。」

胡柏齡在一旁皺蹙着眉頭，半晌不語，停了好一會，才道：「江湖上連連發生奇突之事，實在令人無從捉摸，而發生之

事，並一定牽涉到江湖恩怨，甚至連與江湖毫無利害的人，都被其騷擾，此事更是可怕。」

冷面閻羅說的神色凝重，幾個人都沒有答話。

又過了片刻何宗輝才道：「方才大哥所說，江湖間連連發生變故，不知是些什麼事……」

噴火龍沒等他話完，就指手劃脚的把撫州之事說了一遍。

多爪龍李傑也將洛陽鄧老鏢頭之事詳詳細細的說了。

胡柏齡待他們說完，才嘆了口氣，又把天明大師夤夜來此之事，說了一遍，道：「幾位兄弟跟我多年，自不必隱瞞，依愚兄看，這些事，必然是江湖的大風浪，說不定有人暗中操縱，所以愚兄想出外走走，暗中訪查一番。」

入雲龍姜宏道：「大哥所慮極是，只是迷踪谷創建之初，大哥怎能遠離，況且這些發生的事，散分四地，大哥縱然耐忍辛勞，一時之間怎能處處顧到呢？」

胡柏齡喟然道：「我也深知此地依然百廢待舉，不宜遠走，但幾位賢弟不知愚兄苦處，如今不比往常，咱們各行其事，互不相干，不要說只四件案子，就是四百、四千件案子，又與胡某何干，但是今天不同，如今愚兄身爲綠林盟主，小事可以裝聾啞，像這等震驚武林，動及官府的大事，我怎能置身事外，不聞不問？」說着轉臉對谷寒香望了一望，道：「還有大嫂師父，少林高僧天明大師，也曾來說過，愚兄奪得綠林盟主之後，一切作爲，已被正道人物重視，但是在這四大戒律頒行之初，就發生這等事件，以後咱們這四大戒律，還要不要？」

噴火龍劉震嚷道：「這四大戒律，乃是大哥親口所頒，那個敢說不要。」

胡柏齡又道：「既是要維護這四大戒律，這綠林盟主，自不能坐讓這些事輕易過去，必定要弄個是非分明，不然就無以向天下交待，更沒法向自己交待。」

飛天龍何宗輝，沉思了片刻，道：「大哥出去一趟，對這些事，自然是好，只是大哥分身無術，不知先去何處？」

胡柏齡胸有成竹，當下答道：「洛陽之事，離此地較近，只要谷中之人，隨時留意，便不難獲得訊息，至於吳進天靈寺之事，天明大師對愚兄明言，少林寺絕不甘休，掌門人已請出少林最高令符，用綠玉佛杖召請天明大師回寺商量，此事既然有少林寺全力以赴，愚兄也就毋須再參與其事了。」

谷寒香一臉笑意的道：「師父是得道高僧，有他老人家出面，自是不會有什麼錯，比大哥自己去還好。」

胡柏齡對她笑道：「香妹說的是，有他老人家自是不會錯的。」說着又轉對江北五龍道：「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廣晶血禾嶺刼鏢之事，不但爲的這鏢銀乃是救濟災民，而且七星神彈這個人，風聞剛愎自用，任意孤行，他況且又懷疑到我身上，如若不變方見見面，就怕此事必被他先尋上門來，那就要鬧大了。」

噴火龍提起七星神彈，心裏還有點餘恨未消，一掄鐵拳，道：「鬧大就鬧大，七星神彈、八星神彈我老五可不怕……」

胡柏齡對他一望，道：「五弟，愚兄不在谷中之時，可不准你胡來，凡事必聽你幾位兄長之言，如若有什麼過失，我回來定不輕饒你。」說着，又和顏安慰他道：「如果你眞的敬愛愚兄，就體念愚兄的苦衷，千萬不要替我招惹麻煩，有什麼儘可和你大嫂說，讓你大嫂爲你拿主意。」

噴火龍咧了咧嘴，道：「大哥放心，老五雖渾，這話還懂。」

胡柏齡點點頭：「那就好了。」接着又道：「所以我要去江西，看看七星鏢局的動靜，然後轉湖南，看看這案子發展到什麼情形，依愚兄看，盜畫，刼鏢二事，恐怕多少有點牽連。」

谷寒香道：「那麼大哥幾時起程？」

胡柏齡道：「事不宜遲，我想日內就動身。」

入雲龍姜宏道：「大哥此去，前途定然事情不少，以小弟愚見，還是多帶點人手。」

胡柏齡道：「此事容我今夜詳爲考慮以後，再作決定，不過却也不宜人多，人多反而難以兼顧。」

噴火龍劉震道：「有咱們江北五龍陪大哥去，量來也足够了。」

胡柏齡笑了笑道：「幾位賢弟，此次出去，過於辛苦，不必再隨愚兄前去，況且你們已露過面，二次再去，反招他人猜疑，所以打算另挑別人。」

頓了一頓又道：「再說谷中瑣事甚多，你大嫂一人在家，諸事還須幾位賢弟多加操心。」

江北五龍都覺得胡柏齡此話說的也是實情，都沒有說什麼。

幾人又談了一會，才各去安睡。

胡柏齡在床上微閉着兩隻眼睛，心中想着此番出去，該如何着手，如何搜索？谷中又如何安排呢？帶那幾個人同去方合適？……

次日申刻光景，胡柏齡把一些重要人物，全都請來，連萬映霞、文天生，也被叫來，團團坐滿了一屋。

胡柏齡環視了一遍，見羅浮一叟霍元伽、嶺南二奇、嶗山三雄、江南四怪以及黑紗蒙臉的鍾一豪，算命先生打扮的中年文士余亦樂都已到齊，當下立身環環一揖，道：「承蒙各位如此抬愛，本應留在谷中，與大家共同開建一條新的路途，不料江湖風險，迭遭驚變，而且外間對兄弟似有不諒解之處，微有責言，爲了兄弟的名譽，及天下綠林的成敗，所以兄弟必須親自出外一趟，縱然不能將這些事求個水落石出，也得查探一點眉目出來……」

羅浮一叟霍元伽說道：「但不知道盟主獲得了什麼訊息，江湖上又出了什麼事情？」

胡柏齡道：「說起來，絕非三言兩語能够說的完，但所發生之事，雖是江湖慣見之事，不過發生的時間，與所找的事主却似有存心而爲，總之一句話，這些事對我們甚是不利。」

鍾一豪道：「迷踪谷創建之初，盟主如何能够輕離……」

胡柏齡接道：「爲此事我昨夜考慮通宵未眠，這迷踪谷雖屬初創，但對外尚少

接觸，目前祗要能守成中，畧添佈設，便是進展，我雖外出，但諸位都是獨當一方的幹練雄才，只要大家能一心一德，同舟合濟，經營此迷踪谷，絕非難事。」

諸人都欠身謙道：「不敢，不敢。」

胡柏齡鄭重的道：「所以我請諸位來此，不敢勞託太多，只望諸兄能體念我的一點苦心，多體會方才所說之言，那胡某就感激不盡了。」

諸人又齊聲應道：「盟主要事外出，谷中之事不勞多念，我等自會小心。」

胡柏齡抱拳一揖道：「諸位厚誼，胡某敬領了。」

嶗山三雄的王大康在旁急的嚷道：「盟主有事，只管分派也就是了，何須這等客氣……」

噴火龍一見王大康說了話，當下再也忍按不住，接着說道：「王兄說的爽快，既是這等緊急之事，大哥那裏還要這般客套……」

胡柏齡點點頭，道：「此次連番之事，既是震動整個武林，想必被驚動出頭的人，定是不少，萬一如我出外之際，設如有人前來咱們迷踪谷探查，還望諸位凡事念在大局之上，忍耐爲先，切不可跟來人動手。」

多爪龍李傑道：「難道咱們就聽任來人放肆不成？」

胡柏齡道：「縱然是忍無可忍之時，也是不要流血結仇的好，這並非我胡某畏首畏尾的怕事，而是在今天的局面之下，我們應求同情，少樹仇敵。」

谷寒香含笑道：「大哥這等委屈求全，也眞是用心良苦了。」

胡柏齡瞧了嬌妻一眼，又沉思了片刻向在座諸人環視了一下，道：「此次我去江西，轉湖南，準備勞動幾位兄弟隨同去。」又把眼睛望着算命先生打扮的余亦樂身上，道：「此去目的並不在爭勝搏鬥，主要是在暗中探查，爲了不令人先起疑心，同去之人以少在贛湘露面的爲宜，所以我想請余兄和嶗山三雄，隨我前往。」

余亦樂一整方巾，連連說道：「使得，使得，跑江湖原是我的本行，願隨盟主前去。」

王大康一聽胡柏齡要自己隨他出外，心中說不出的高興，嘴巴咧得大大的，臉上滿是得意之色，一拍胸脯，道：「要俺老王去，俺老王可高興的了不得，只要盟主你說一句話，要俺老王去赴湯蹈火，若是俺皺一皺眉頭，俺老王就不算好漢。」

他一句俺老王，說的在座之人，全都笑了起來，但他還毫不在乎的道：「你們不要笑，俺老王可是說的眞心話。」

胡柏齡原就是喜歡他這份本色，當下正色說道：「王賢弟俠義肝胆，豪氣干雲，愚兄甚是感激，不過路上，尙望賢弟不要過於性急，凡事看愚兄眼色而行，方不致誤事。」

王大康點着頭，說道：「俺老王理會得。」

胡柏齡欠了欠身子，道：「谷中之事我想煩勞霍兄、鍾兄二位代勞。」說着又轉臉對諸人道：「小事各位可斟酌處理，大事一定要與霍，鍾兩位相量。」

霍元伽，鍾一豪欠了欠身點頭應諾。

胡柏齡又對江北五龍道：「你大嫂那邊，雖有霞兒和天生爲伴，但孩子身體尙未痊癒，愚兄確有些放心不下，你我兄弟多年，內宅之事，只有偏勞你們幾位，最好每天輪出兩人，在後面照應。」

入雲龍姜宏起身道：「大哥請放心，一切小弟等自會安排。」

胡柏齡又對噴火龍劉震，多爪龍李傑叮囑道：「我不在家之時，你們一定要聽從你大嫂的話，切不可任性亂來。」頓了頓，站身起道：「事不宜遲，我們卽刻就走。」

幾個人收拾了一陣，衆人送到谷口，胡柏齡幾人接過馬匹，翻身上馬，一聲呼喝，五騎飛蹄絕塵馳去。

胡柏齡領着余亦樂，嶗山三雄，一行五騎，離開迷踪谷，幾人一陣疾馳，走出谷道，約到午時辰光，便上了官道。

胡柏齡放慢絲韁，回頭道：「依幾位之見，咱們先到南昌，還是先到撫州？」

那算命先生打扮的余亦樂眨了眨眼睛，道：「盟主此行，目的則是查訪肇事之人，也不是正式找七星神彈，依小弟愚見，南昌，撫州皆是一樣。」

王大康道：「依俺老王看，南昌，撫州也是一樣……」

幾人都轉臉對王大康望了一眼。心裏正覺奇怪，覺得王大康乃是個傻戇的渾人，這時怎的對此事，也有這等看法。

正想之間，王大康却又說道：「俺老王聽劉震大哥說了，那些混賬東西，滿嘴胡說，依俺老王，不管到南昌，還是到撫州去碰碰，只要碰到了，少不得揍他們幾拳，替劉老五出出氣，也教訓教訓這些混賬東西。」

余亦樂在馬上作了個鬼臉，詼諧的道：「阿彌陀佛，你老王可不能亂揍人，你可知道盟主的心意麼，不管怎說，你老王凡事要忍三分，不行，凡事要忍五分，可千萬不能替盟主找麻煩……」他學着王大康的口氣，也是老王，老王的，說的王大康也笑了起來。

胡柏齡道：「我想此事既然人家有胆量鬧事，亦必有九成九的把握，七星神彈彭靖，雖然親去撫州，但是也未見就能查得什麼眉目出來，七星神彈此時也許已由撫州返回南昌，咱們先到南昌，也許會聽到一點訊息。」

余亦樂接道：「那咱們就先到南昌看看情形再說。」

這一日不到申時，胡柏齡一行五人，便已到了南昌，幾人下騎入城，牽着馬匹，在路上打聽了七星鏢局的地址，當下循着大路，找到大校場，遙遙便見到七星鏢局，幾人裝着沒事一般，信步向鏢局方向前面走去。

胡柏齡在前，余亦樂守在王大康左首，幾人似不經意的朝裏偷望，也不見有何異樣，門口坐了兩個勁裝大漢，裏進廳堂上，坐了幾個人，看神情，也甚是安閑。

余亦樂趕前一步，對胡柏齡笑了笑，這時已走了過去，胡柏齡道：「咱們先在附近住下再作道理。」

幾人又走過去十七八家店面，經過一家三泰棧門前，店裏早已迎出小二。

殷勤接待，胡柏齡一忖量：這地方離

七星鏢局很近，確也方便，於是點頭把馬匹交了過去。

那店內掌櫃先生，一看胡柏齡馬鞍旁，斜掛着一枝鐵拐，不由得多看了兩眼。

他這情形已被余亦樂看在眼內，他用胳肘輕輕碰了胡柏齡一下，轉臉對着那掌櫃的，自言自語道：「咱這算命看相，測字打卦的，初到南昌，到底是掛牌做生意，還是另開別的碼頭。」說着又頓了頓道：「說不定咱的生意運道不壞，看情形，明兒也許有一筆生意上門，咱們先混點開支費用，倒也甚妙。」

胡柏齡江湖經驗是何等豐富，被余亦樂臂肘一觸，再聽他如此一說，那還有不明白的道理，當下眼光掃視了那掌櫃先生一眼。

那王大康雖然也是江湖間有號的人物，但他也是個渾人，只道余亦樂眞的是個算命先生，哈哈笑道：「那你倒不如乾脆掛塊招牌做生意算了……」

嶗山三雄的老大鮑超聽他說這些傻話，怕他言多有失，趕忙也用手肘碰他，對他翻了翻眼睛，他才住口不言。

晚上，五人分住兩個房間，胡柏齡，余亦樂住在一間，嶗山三雄同住一間。

胡柏齡正在與余亦樂閑談，忽聽隔壁王大康大嚷道：「好呀，你們可是開的黑店，告訴你們吧，俺老王是開黑店的老祖宗，……」

又聽另一個帶哭的聲音道：「爺台，你快放手，小的是來伺候大爺的……」

胡柏齡就知道王大康鬧了事，那裏余亦樂已一閃身，到了門外，只見王大康在門口正抓住一個店小二，那店小二臉色痛得蒼白，汗水直淌。

余亦樂伸手在王大康肩上一搭，笑着勸道：「你老王怎的跟他們胡亂，犯得着嗎，快些放了他。」

王大康轉臉望着余亦樂，還沒來得及說話，那店小二已求着饒道：「你這位爺，行行好，請這位爺台饒了我吧……」

余亦樂看了店小二一眼，覺得一點也不顯眼，當下道：「好兄弟，瞧着我，你就饒了他吧。」暗中一用勁，連勸帶拉，已將王大康拉開。

王大康道：「余大哥，你不知，俺老王可知道，這買賣是黑店。」

余亦樂道：「快不要亂嚷，這話怎可亂說呢？」

王大康急着道：「這小子，鬼鬼祟祟的貼在門縫裏看，要不是俺老王來得快，怕這小子準不安好心。」

那店小二道：「小的是來伺候幾位爺的，剛在門口站了站，就被這位爺給抓住了……」

余亦樂道：「不要說了，快去吧。」

那店小二如逢大赦一般，轉頭就跑。

余亦樂把王大康拖到了房裏，道：「王兄弟，這家店子決不是黑店，兄弟不能亂來，……」

王大康搶着道：「不是黑店，也準沒存好心。」

余亦樂哄着他道：「你老王說的，也有道理，不過，這家店與七星鏢局咫尺毗隣，平日自是受了七星鏢局的照顧，如今七星鏢局出了這大的事情，對各方往來之人，那能够不加注意，店家暗中代爲留意，也是常情，……」

王大康叫道：「什麼常情，短情。不要說這鳥客店，要是俺不高興，連七星八星都給他砸個稀爛。」

胡柏齡這時走進房道：「王兄弟，愚兄是怎樣交待於你，怎麼你一點也忍不住呢？往後可千萬不要這等莽撞。」

王大康道：「好，明天俺老王準不開口。」

胡柏齡又道：「今晚可早點安息，明天還得辦點正事。」

這一夜三更敲過，四更不到，南昌城一片謐靜，萬籟俱寂。

突然間，夜空中響起了一陣急促緊密的碎鑼之聲，隨着呼嘯，四向播送……。

這一陣凄厲的風鑼之聲，驚得戶戶家犬，狂吠亂猖，登時婦驚兒啼，人聲鼎沸，亂成一片。

胡柏齡幾人耳目自是聰靈萬分，在第一聲鑼響之時，便已驚起。

這時門外，又響起了一陣驚急的馬蹄疾奔之聲。

胡柏齡對余亦樂望了一眼，正想說話，隔壁房間內的王大康已嚷道：「他媽的，南昌大概是翻了天啦，待俺老王出去看一看。……」

余亦樂搶着道：「不行，可不能讓他出去。」

胡柏齡沒有說話，人已閃身一躍，到了門邊，探手開了房門，足一點，人已到了嶗山三雄的房門口。

王大康正朝外走，胡柏齡伸手攔道：「你不可性急，這時外面一片亂，還是不知是出了何事，你們三人可在屋內，待我與余兄出去探望一下。……」

王大康道：「待俺老王陪盟主去。」

胡柏齡道：「南昌乃江西首府，比不得小城山野，造次不得。」說着臉色一整道：「我們出去之後，可不准亂跑，以免多惹麻煩。」

王大康倒也不敢多說，望了胡柏齡一眼，悶悶坐在一旁。

胡柏齡轉身到門口招呼了余亦樂一聲，二人走到天井，正待躍身上屋，猛抬頭，但見天空上一片紅光，外面聲音更吵雜喧囂。二人相對望了一眼，幌肩長身，颼颼兩聲，人已躍到瓦面，見正南方火光冲天，熊熊的火光之中，但見人影亂竄，騎勇往返急馳。

余亦樂對胡柏齡道：「盟主，依在下看，定是出了亂子，如若單單走了火，官家的馬隊也不致於這等緊張。」

胡柏齡微微點頭，道：「咱們去看看，但要小心形跡，暫時不要現露。」

余亦樂沒有回話，只畧一點頭，再看胡柏齡，已展出上乘輕身功夫，向南方躍去，當下也不遲疑，一提勁，便緊隨身後追去。兩人在屋面上一陣飛躍，不一會工夫，已離火場不遠，二人便隱在一座高大的風火牆之後，凝神向南方望去。

這時火勢正烈，火舌四吐，火蛇亂飛，火光裏看出這地方乃是南昌官署的監獄所在，火場四週，全是執刀持戈的兵勇，大街上騎勇往返奔馳，附近的居民已驚得四下亂竄。……

胡柏齡，余亦樂二人看了一陣，余亦樂道：「盟主可否看出一點眉目，依我看，定是監牢裏，走脫了重要人犯……」

正說間，底下一陣亂，只聽馬隊群中一人指着二人停身之處，叫道：「人在屋上，人在屋上……」底下又是一陣混亂，有人大叫：「放箭，放箭。」

胡柏齡，余亦樂都是成名江湖多年的人物，遇事穩練，沉着，絕不忙亂，下面雖然有人大叫放箭，二人還是靜倚磚牆，沒有移動。

余亦樂掃了一眼，見自己停身之處，隱蔽異常，不至爲下面發現，當下對胡柏齡低聲道：「當眞會被他們看見了麼？」

胡柏齡道：「我看不至於，不過，縱然被他們看到了，諒這班人也還困不了咱們……」

說話間，下面已響起一片勁弦之聲，颼颼颼，一陣流矢，却向屋面射到。

二人一看，這一陣疾矢，却不是朝自己之處發射，竟是向自己隱身之處靠風火牆的另一邊射去，二人心裏自然明白，互相交換了個眼色。

就在這同一時間，風火牆一陣乒乒乓，響起了金鐵激撞之聲……

下面兵卒這時又嚷喝道：「別走了要犯，快架雲梯，快架雲梯……」

二人向下張望，果見有許多兵勇一陣忙亂，已由別處抬來幾張雲梯。

胡柏齡道：「這東西就討厭了，讓他們爬上來，見了面倒眞的有口難辯了，咱們走吧。」話出口，人已一矮身，朝前一傾，已貼着瓦面，飛開去一丈多遠。

余亦樂自不便延留，也一挫身，緊隨胡柏齡縱去。

兩人躍開去三五丈遠，又聽背面嚷道：「人走了，人走了！……」

胡柏齡回頭一望，只見兩條黑影向正前方如飛躍去，下面兵卒又是一陣喧嚷。

二人這一移動，身影已吃火光映照，在地面一閃。

這時地面官兵，見另二條人影逸走，便在下面亂嚷亂叫，待看到二人的影子在地面一閃掠，下面又一聲暴喊，道：「這邊還有人，快架雲梯呀！」

余亦樂一聽，忙的向胡柏齡道：「這次眞的被他們看到，走吧，咱們免得跟他們淘氣。」

胡柏齡微笑點頭，也不打話，二人同時躍起。

就這一陣工夫，下面又開來大批兵卒，一個個手執長杖，長杖頂上，各繫着一盞油紙燈籠，高高的挑舉着，把一條街照得如白晝一般。

余亦樂一拍鐵板，手掄銅鑼，道：「我爲盟主開路如何？」

胡柏齡一伸右手，挽住余亦樂，道：「咱們來此，豈是爲了爭狠鬪勝，況且這些兵卒也不值得我們對付。」說着鬆手四下一指，笑道：「這等遼濶的天地，那一處不能走，何苦下去找那些無辜之人的霉氣呢？」

余亦樂收回銅鑼鐵板，胡柏齡伸手一帶兩人凌空拔起，越瓦翻脊而去。

這時府裏幾個身手較高的捕快，已飛躍趕到，但見人影幌動，已有三五個人上了屋面。

胡柏齡余亦樂的輕功造詣，都是當代頂尖人物，那裏會被這幾個吃公門飯的人趕上，幾個躍身，早將這些人拋在身後不知多遠。

地面街上的兵卒騎勇，來往如梭，二人自不願多惹麻煩，是以各自施展出本身修爲的輕功，已來到三泰棧，身子一起一落，便到了小天井中。

這裏店裏的旅客，也都被驚醒，四處房間，皆燃點了燈燭，幸而二人身形輕靈，未被發覺。

二人來到嶗山三雄房內，胡柏齡未等他們相問，便道：「南昌府的監獄，遭人放火，用了調虎離山之計，劫走了要犯。此事究竟如何，明後天定然必有傳說。」

嶗山三雄的老大鮑超道：「難道盟主親自去過南昌府衙了麼？」

胡柏齡道：「我二人隱在監獄對面的屋頂之上，是以看來甚是淸楚。」

王大康問道：「盟主可看出了什麼沒有？」

胡柏齡道：「雖然沒有看出什麼痕跡來，但以所見那二人的輕功，確實非平庸之輩……」

鮑超問道：「盟主遇見了什麼樣的人物？」

余亦樂接道：「來人的面目我們也沒有看淸，不過身手實在不弱。」

王大康急道：「既然看見，爲何不追上去看看，唉，要是俺老王跟盟主一道去就好了。」

余亦樂笑道：「那二人隱身之處，與盟主和我隱身之處，只是一牆之隔，他們被官兵發現，停身不住，才飛身逸去，看他們身法，倒眞是江湖高手，不過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既不淸楚此中情形，又不受官家俸祿，又何苦追捕他們。」

王大康道：「等天明之後，咱們再出去看看。」

胡柏齡道：「南昌府走脫了要犯，房屋被焚，事態甚爲嚴重，這幾日內，南昌府對外來的人，定然嚴加注意，依我看來，咱們這兩天還是少出去走動的好，免得多找麻煩。」

鮑超道：「那麼咱們明天就離開此地如何？」

胡柏齡道：「今天大家且去歇息，此事明天再另作商量。」

第二天淸早，南昌府便派出兵勇，滿街佈下崗哨。

胡柏齡等起床後，早點之時，向店家探聽昨夜之事。

店家小聲的說道：「你們幾位府上是那裏？」

胡柏齡隨口道：「咱們河南。」

店家道：「說來你們也許不知道，但也可能知道。」說着略略頓了頓，又道：「咱們江西有一夥出名的强盜，他們頭領，叫什麼鋼鞭，什麼飛鏢，這個人連三尺孩童提起他來，也不敢鬧，也不知做了多少案子，後來由前任大老爺請出好幾位俠客，才把他拿住，關在死牢裏，就要問斬，不知怎麼，昨晚來了一夥人，翻牢劫獄，殺人放火把他劫走了，聽說還放走了不少死囚，眞是不得了，簡直胆大包天。」

幾人在說話間，忽然店小二跑進來，道：「對面七星鏢局派人來看幾位爺。」

胡柏齡聞言，抬頭一看，只見走進來四個中年大漢，都是身着長衫，前面一個年紀較長的，雙手捧着一個朱漆盒。

余亦樂輕扯了胡柏齡一下衣袖。

那手捧拜盒之人，緊步向前搶了兩步，道：「敢問貴客，那一位是天下綠林盟主，胡盟主？」

余亦樂原坐不動的問道：「請問四位是那一路的朋友，找胡盟主有何見敎？」

那人應道：「我們乃是江西七星鏢局，七星神彈，彭鏢主的門下，奉了鏢主之命，特來投帖拜候。」

余亦樂笑道：「我們偶經貴地，只因彭鏢主緣慳一面，是以沒有前往拜會，怎的倒勞他這等客氣了。」頓了頓，道：「好吧，就請將帖遞下，待盟主過目。」

那人托盒過頂，躬身向前跑了兩步，把拜盒朝前一送。

余亦樂伸手揭開拜盒，取出一張大紅拜帖，轉遞給胡柏齡手上。

胡柏齡拆開拜帖一看，只見上面寫道：「天下綠林盟主胡勛鑒：欣聞貴駕，蒞臨南昌，頓使小邑添輝，武林同欽，久景閣下武功蓋代，義氣千秋，茲敬備菲酌，恭候光臨，藉表地主之誼。」下面署的江西南昌府，七星鏢局彭靖百拜。

胡柏齡隨手將拜帖交給余亦樂，對來人和藹的道：「請煩四位上陳你家鏢主，就說胡柏齡多蒙抬愛，少時我必親自趨前候敎。」

那人躬身道：「胡盟主，你太客套了，咱們鏢主，還再三交待，他說胡盟主貴人事繁，難得來此，少時敝鏢主，也必親來迎迓。」

胡柏齡道：「這樣胡某人就不敢當了，恭敬不如從命，就說我胡某拜領他這份盛情了。」接着又道：「有勞幾位辛苦，請吃兩杯早酒如何？」

四人連連稱謝，躬身退出。

余亦樂笑着對胡柏齡道：「從古以來，宴無好宴，少時咱們前去不可不防。」

王大康道：「你們放心，一切傢伙由俺老王準備就是。」

過了一個時辰之久，店家進來報道，說七星神彈彭靖，親來拜訪。

胡柏齡偕余亦樂肅裝在店門相迎，只見那七星神彈，人也不過五十左右，生的甚是威猛，身後跟了六個鏢局執事人員。

七星神彈略一打量，道：「彭某不知尊駕光臨南昌，迎迓來遲……」

胡柏齡未等他話完，搶着道：「不敢，不敢，你我均是武林中人何須客套！」

彭靖道：「敝局略備水酒，請即移駕如何？」

胡柏齡微笑道：「初次相見，就要打擾……」

彭靖哈哈一笑，打斷話頭，一挽胡柏齡的手臂，道：「尊駕這等客氣，反而見外了，走走走，咱倆好好乾三大杯……」

胡柏齡轉身與店小二招呼了一聲，不一會，嶗山三雄携了兵刃來到，胡柏齡略一介紹。

彭靖望了三人呵呵笑道：「原來是鼎鼎大名的嶗山三雄，失敬，失敬。」

幾人又寒暄了幾句，這時進來兩個鏢局的壯漢，望着彭靖小聲的道：「馬匹已備妥，請鏢主吩咐。」

七星神彈道：「尊駕如無他務，門外車馬俱妥，請即撥駕敝局如何？」

胡柏齡點頭道：「此地與貴局相距甚近，車馬都用不着，你我步行好了。」

彭靖道：「彭某遵命。」說罷牽了胡柏齡的手，走到門外，餘人也都緊緊相隨，魚貫而出。到了門口，彭靖向侍候人一揮手，與胡柏齡併肩，向七星鏢局走去。

彭靖引着胡柏齡等人，來到第四進大廳，大廳上，早已排好四桌酒席。

胡柏齡一見有四桌酒席，心中暗道：看這裏並無多人，爲何要四桌酒菜呢？但自己是當代綠林盟主，自不便相詢，只是心中甚感奇怪而已。

七星神彈肅客入座，大家又謙讓了一陣，才據坐中間席。

酒過三巡，七星神彈彭靖道：「這幾桌還空着，不妨請他們來吃，也好叫他們一睹綠林盟主的風采。」

立在彭靖身後之人，立即應了一聲，轉身走出。

不一刻，那邊一片細碎的步履之聲，胡柏齡抬頭一看，不由一震，暗道：這些人是那兒選來的，這彭靖到底是何用心？

原來進來之人，全是些龍鍾老人，面帶淚痕的婦女，與黃髮無知的孩童，另外還有八九名拄拐吊臂的中年漢子。

這些人進來之後，彭靖招呼他們坐入那三桌空席之上，然後與胡柏齡了斟一杯酒，自己也斟滿了，雙手棒着酒杯，立身對胡柏齡道：「在下南昌七星鏢局彭靖，有一事想懇託胡盟主，我先乾了這杯，如胡盟主賞臉，也請乾了此酒。」說罷仰頸一飲而盡。

胡柏齡略一遲疑道：「不知貴鏢主有何見敎，只要胡某知道，無不明言……」

彭靖抱拳道：「胡盟主這一句話，使在下十分感激，我彭靖乃是一介武夫，有事喜歡開門見山，說個痛快。」

胡柏齡氣定神閒道：「有話請講。」

七星神彈彭靖，用手一指那三桌的老幼婦孺道：「這全是咱們吃鏢行飯朋友的家屬，今天，我彭靖要當他們之面，請問胡盟主一件事。」

胡柏齡是何等機智之人，目睹這男女混雜，扶老携幼，斷臂缺腿的情形，心中已有七分瞭然，不禁一皺眉，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說道：「彭兄有什麼話，深望能暢所欲言，在下這裏洗耳恭聽。」

彭靖似是未想到天下綠林盟主之尊的胡柏齡，言詞這等謙恭客氣，心中有點受寵若驚，一時之間，反而呆在當地，說不出一句話來，忽聽一個蒼老沉痛的聲音，高聲罵道：「什麼臭盟主，賊盟主的，昔年綠林之中，沒有推舉過什麼盟主，我那兒子還能好好的活在世上，江湖之上，雖然險惡，但也有要錢，要錢不要命的規矩，自從有了你這臭盟主之後，不但未能把江湖上紛亂的情勢肅淸，反而更顯得險惡毒辣，我那兒子，在七星鏢局，跟隨彭總鏢頭，十又三年，未出過一次岔子，不知和你有何寃何仇！被你活活打死在鐵拐之下。」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單于紅·文　盧令·圖

梟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得園園借予三百萬両，君之楓原擬不予接受，夏秋心却勸他不可辜負園園的一片深心，君之楓乃決定即晚前往天九幫，贏回三百萬両還給園園。君之楓和夏秋心來到天九幫後，爲助萬花幫十二金釵完成戮殺六鬼神的命，君之楓授計夏秋心，調離十二金釵離開天九幫，以誘六鬼神外出，夏秋心遂取出得自萬花幫主授予的萬花令，召來十二金釵，着她們暫離天九幫，在外埋伏，君之楓當誘彼等外出，十二金釵奉令唯謹，着棧中伙計牽出坐騎，由大金釵爲首，十二金釵皆策騎而去——

狠除六鬼神　勇闖天九帮

但聞一陣蹄聲得得，一忽兒，十二隻人影已隱沒在黑空裏，漸漸的，蹄聲也聽不見了……

四名司閽在門階上，目送着十二金釵遠去。

那叫蘇三的吐舌道：「天，好快啊，就像閃電似的。」

另一名司閽接口道：「說得是，急得這樣子，就像是失了火似的。」

這時，那推莊的司閽忽道：「我進去就來！」

話聲中，已急奔進去……

蘇三優眼道：「那瘸三中風啦？」

轉身步入屋子裏去，另一名司閽道：「他是去通知『六鬼神』說『十二金釵』那些娘們走啦？」

坐下身子，蘇三摘下帽子奇怪道：「這關他那門子事了？」

那名司閽接腔道：「你眞瘟，『六鬼神』要是沒好處給他，他會這般成天注意『十二金釵』的行動啊？」

呆了一呆，蘇三道：「你是說『六鬼神』給他紅包啊？」

那名司閽笑聲道：「話到口中留半句，點到爲止就好啦，你一把說穿了，就顯得太沒學問啦！」

這情景，都一一落在大理石路旁柏樹背後的君之楓和夏秋心的眼裏。君之楓低聲道：「大金釵那女子眞不簡單，裝成那樣子就像死了娘一樣啊。」

鼓腮，夏秋心道：「瞧你一開口就沒好話，一張烏鳥咀，哼！」

正說着，方才那進去的「莊家司閽」忽又從樓閣裏跑出來……

他順着右邊甬道，轉過水池假山，最後，來到了君之楓和夏秋心藏身的那顆柏樹旁……

忽然，君之楓不聲不響的，探出了一隻手來，掩着他的嘴吧，一把把他給拖了進來！

大吃一驚，那「莊家司閽」全力掙扎，但硬是哼不出一聲來！

君之楓把他抵住樹幹，湊近臉孔，壓低嗓子道：「朋友，你再動一動，或是哼一哼，你就永遠不能再動，也不能哼，相信嗎？」

果然不敢再動，「莊家司閽」睜大着眼，一臉掩不住的驚愕和恐懼……

這個時候，夏秋心從懷裏拿出一個小銅盒子，倒了一粒黑色藥丸，擱在手心，君之楓接過來，一把塞進他的嘴裏，然後緊揑住的鼻孔，只見那「莊家司閽」猛翻眼，口中唔唔哼哼的，咯一聲，硬給吞了下去！

放開手，君之楓陰桀桀道：「嘿嘿，朋友，告訴你，這位藥丸乃是江湖上有名的『穿腸丹』毒藥，這玩意吃下去之後，嘿嘿，不出半個時辰，便叫你去見閻王老大哥！除了本大爺的解藥之外，就算你死去的十八代祖宗活過來，也只能眼睜睜的看你閣下一命嗚呼，飛登極樂啦！」

整個紫漲的臉孔陡地腫了起來一樣，司閽忽叭的一聲，矮了一截，跪在地上啦，兩掌合什，外帶頭如搗蒜的猛叩着，他駭怖至極的顫慄者，幾乎要哭出來的哀哀道：「大，大爺，饒，饒命啊……小的的……不過只是個看門的小卒，不敢與人結寃弄仇……大，大爺你……你大概看，看錯人了吧……？」

抓住他的胸襟，君之楓如抓小鷄般的把他提了起來，嘴角含着一抹冷森森的笑意，他低壓的嗓子加進一些冰酷：「嘿嘿，朋友，你說得也是，少爺這般作弄你，實在也有點對不起自己，不過你閣下要是願意爲你家少爺跑跑腿，你依然還有一段很長的日子好活。」

張大嘴猛透氣，司閽那張臉孔由於過度的驚懼，以致於雖在黑暗中仍能看出一片慘白，這突來的倉促變故，已使他的三魂六魄昏昏渺渺，全出了殼啦，抖顫着，他哀聲道：「大……大，大爺，小，小的爲你大爺跑斷了腿也願意……」

面無表情的瞪着眼，君之楓冷冷道：「也沒有大不了的事，你閣下方才是否到『天地樓』去找『六鬼神』？」

扭曲着臉孔，司閽的聲子像是加了把泥巴，嗆啞道：「大，大爺，是是的。」

夏秋心接口道：「你是不是去告訴他們說『十二金釵』走了？」

恁冷的天，司閽的額角却已沁出汗珠，他張了張口，點了兩下頭……

兩手環胸，君之楓冷冷道：「『六鬼神』怎麼說？」

啊啊了半天，司閽才吞吞吐吐道：「他們要，要……我……小的追，追出去看，看看她們是不是眞的走遠了……」

古怪的笑了一下，君之楓道：「那好極了，你現在就出去外面走一圈，然後向『六鬼神』說『十二金釵』已離開洛陽了，懂麼？」

一個勁的猛點頭，司閽忙不迭道：「懂，懂，小的懂。」

夏秋心看着他道：「快去吧，回來之後我們再給你解藥，要是你敢聲張……」

打了一個哆嗦，司閽顫着唇皮道：「小，小的一萬個也不敢聲張……」

君之楓冷漠的點了下頭，司閽的便跟踉蹌蹌的離開……

望着他歪斜的奔出門外，夏秋心笑道：「咱也眞是，折磨了這種脚色，虧你想出這個主意。」

仰靠樹幹，君之楓道：「餿主意，咱也沒對他怎樣啊，只不過讓他吃了兩顆大補丸吧，還算帮他提神呢。」

掩唇輕笑，夏秋心道：「他還眞以爲是穿腸毒藥哪，眞担心他在半路上嚇破了胆。」

須臾，那「莊家司閽」已急急折轉回來，匆匆奔入樓閣……

不一會，他又如奔喪似的跑出來，急急如喪家犬的來到君之楓和夏秋心藏身的柏樹下……

猛喘氣，簡直就要上氣接不到下氣，司閽滿頭大汗道：「大，大爺……小的已經照你的吩咐做啦，請大爺你大發慈悲給小的解藥，小的家中還有老母，老婆和九個孩子……」

君之楓忍笑打斷他的話道：「朋友，你別連你家幾隻老鼠都告訴我哪。」

心中一陣不忍，夏秋心和顏悅色道：「先別着急，『六鬼神』聽了怎麼說？」

大口的喘了喘氣，司閽撫了撫胸膛，覺得順氣了些，這才又道：「他們只是說了聲好極了，便給我十兩銀子……」

話聲沒完，樓門啓處，竄出幾條人影來！

他們的身形好快，一幌，便射出了大門！

「秋，他們已出來了！」

君之楓低促的說了聲，身形一動，便想追去，忽又停下，轉身在司閽的腦瓜子上敲了一下，只見那司閽的連哼也沒哼，只覺眼前一黑，便睡倒地上。

君之楓這才嘆的一聲，身形如箭的衝出去！「對不起，朋友，這兒十兩銀子算是你的吃藥費，跑路費和昏倒費……」

夏秋心臨走前，丟了一錠銀子在地上，話聲中，她的嬌美嬌軀，也已如電射出去……

這時幾個司閽大驚失色的跑出門口來，但是他們兩頭張望了一下，却連個鬼影也沒，蘇三抽了一口氣，牙齒打顫道：「咱，咱見了鬼啦！」

×　×

那急奔而出的一夥人正是「六鬼神」，另外一個是穿靑色衣褲，頭戴靑色衣帽的年靑小伙子，俊帥非常，只是兩道眉尾向上倒勾了些，有點陰詐詐的樣子，想來就是「靑衣客」呂飛吧。

只見他們七人的身形急如怒矢，轉過了街角，在一塊廣地上停下來。

微喘着息，六鬼神中的老大「黑鬍子」嗡動唇嘴的一把大鬍子道：「媽的，總算讓我們跑出來啦，被壓了一個多月，也眞個窩囊的。」

老二「不倒翁」搖着頰上的兩團肉，道：「誰叫你饞，非要動那丫頭，好啦，原來攪的是『萬花帮』的婢女，人家『萬花帮』當然要找上我們了。」

面如白蠟，死板板的老四「鐵面狼君」道：「這也不能怪老大，只怪那女子臉上沒刻上『萬花帮』三個字，否則咱那敢

動她呀？」

少了一手，一眼，一耳以及塌了一個鼻翅，和破了上唇的老么「半片人」，頓了頓他腋下的拐杖刀，哼道：「咱這次眞丟盡了臉，被十二個女娃像孫子的困在天九幫裏，幸好贏了錢，要是輸光了，豈不餓死在那？」

腰間纏着一條黑皮鞭的老三「奪命鞭」，憤憤道：「其實『十二金釵』也不過是十二個欠拉的臭娘們吧，老子就不相信她們不是娘生的，有多了得？」

站在他身旁，身子細瘦得有如船櫓竹竿，肩上背負着一條丈來長，身如碗粗，頭比兩個拳頭還大的毒蛇的老五「蛇怪」，輕輕撫摸着如沉沉睡去的大蛇頭，接着道：「是嘛，我就不明白咱弟兄們為甚麼不放手和那些騷娘幹一場？『萬花幫』也不是甚麼龍潭虎穴，有啥好怕的？咱被鱉得差點沒窒息，而又這般狼狽兼窩囊的逃出來，眞丟人丟到家了！」

黑鬍子呵着氣，搓着手道：「話不是這麼說，所謂輸人不輸陣，『萬花幫』乃當今武林大幫派，人多勢衆，就算咱拚得過『十二金釵』，也萬萬鬥不過『萬花幫』啊！」

不倒翁睜着浮腫的眼皮兒，接着道：「老大說的是，俗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大丈夫能屈能伸，何況我們一向不打沒把握的仗，咱忍讓『萬花幫』不過是權宜之計，雖然臉上不太光彩，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日後我們再爭口氣不遲啊，對不？」

蛇怪哼聲道：「識時務者為俊傑，話是沒錯，但我們還要忍讓多久？日後那時再爭口氣？又如何個氣爭法？」

一直沒開口的青衣客忽上前道：「好啦，你們別再吵了，反正丟人也已丟盡了，說也沒用。前幾天我和你們老大談過，最近武林上的煞星魔頭『不眨眼』幹上『兄弟會』的會主，正大興土木，廣招兵馬，咱不如前去投効，日後混得不錯的話，還怕對付不了『萬花幫』啊？」

環視衆人一眼，黑鬍子沉聲道：「未知衆兄弟對吕老弟之話有何意見？」

話尾剛一停，忽地背側傳來一陣笑聲：「哈哈……！」

倏一轉身，青衣客冷喝道：「誰？」六鬼神也忙不迭循聲望去，猛地，他們啊了一聲，全都愕住了！

站在他們身後發笑的人，自然是隨尾而來的君之楓了。他和夏秋心並肩站在五尺外，夏秋心雙手環胸，粉臉凝霜，夜風拉起她的披風，看上去，既冷肅又威風，君之楓則縮着頭，兩手揷在衣帶上，臉含着一抹他在某一個時候慣有的古怪微笑，看上去，就那股吊郎當味兒……

用力眨了眨眼，黑鬍子驚聲道：「小子，你沒死？」

不倒翁也吃驚道：「小子，你不是瞎子的嗎？怎麼眼睛又看得見了？」

瞇着眼，君之楓怪里怪氣道：「怎麼？太令你們失望了是麼？」

迷惑的望着君之楓，青衣客朝身旁的黑鬍子問道：「這兩人是誰？」

黑鬍子收回視綫，回道：「男的叫胡智，就是殺死老二的朋友『生死判官筆』，『十字鏢』和『飛天霸』的傢伙，女的卻不認識。」

青衣客訝道：「你不是說連他和『劍痴』，『追風俠』兩個瘋怪，都一齊殺了嗎？」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不倒翁咬牙道：「上次他是掉入萬丈深淵裏去，想不到居然沒死，哼，好大的狗胆，竟然還敢找上來，這次非叫他死得乾淨而澈底，為老子死去的朋友報仇！」

一拐一拐的走上前去，半片人在君之楓面前停了下來，睜着獨眼，冷冷的低笑，他這笑聲和他的長像一樣，七分像鬼，三分不像人，就連說話的聲音也像梟魅般的嗥叫：「我說啊老弟，你眞命長哪！」

縮了下鼻子，君之楓齜牙道：「可不是，古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想來少爺我今後必洪福齊天，渾身發光，不得了不得啦。」

嘰嘰生笑，這一笑，半片人那兔唇原本遮不住門牙，更顯得遮不住了，只見黃污污的大板牙，和紅漬漬的牙床都一起展現出來，他瞪着君之楓道：「說得是，閻王老大手下正欠個無常小鬼，你姑爺爺今番便保你去抵那個缺如何？」

噁心的蹙了蹙柳眉，夏秋心道：「老鬼，你的心比你的外表還要醜惡！」

獨目暴睜，半片人缺殘的臉上陡地泛起一股暴戾，毒怨和殺氣，他掉頭怒瞪夏秋心寒聲道：「臭娘兒，你叫騷了？」

含霜的俏臉更凝層冰，夏秋心生硬道：「楓，這半個願不願意讓手？」

搖了下頭，君之楓道：「我說過一個也不給。」

眉宇間的殺氣已漫熾了，夏秋心生冷的又道：「他算不上一個，半個還算他多了。」

莫名其妙，半片人咆哮道：「呀呀，你們兩個小畜牲在說甚麼？」

噴了聲，君之楓道：「好吧，我忍痛割愛就是了。」

怒不可遏，半片人正欲張口，忽然一隻纖纖玉手神出鬼沒的一個斜刺裏抽來！

唔哼一聲，半片人一個踉蹌，歪斜的仰栽過去！

大吃一驚，其餘的「五鬼神」和青衣客連忙衝上前去扶起他，只見他已滿嘴鮮血，上唇的兩隻門牙已不翼而飛矣！

驚駭裏，猛又灌進無比的憤怒，半片人暴跳如雷的急撲前去！撲身中，他手中斜劈的白色拐杖叭一聲輕響，底端已伸出半尺來長，亮森森的利刃，已隨着他憤怨但顯得模糊不清的語音刺向夏秋心：「啊呀！妳這濕褲襠的賤貨！」

煞氣盈眸，夏秋心盈盈可握的細腰兒溜身一轉，輕鬆的，也是驚險的讓半片人那枝拐杖刀擦身而過，閃身之時，嗆聲急響，一道銀光猛振狂跳，執着劍，用力一帶一轉，但聞「唰唰」兩聲，夏秋心已快速的，凌厲的回了五招十七劍！

血淋淋的嘴大張，像是嗆進了一把鹽巴，半片人驚惶的收刀，抽身，暴退，狂閃！

然儘管他這一連串動作熟練精純，但夏秋心那隻漾着朶朶劍花的劍鋒，却陰魂不散似的，始終保持着那段令半片人心悸

胆顫的距離跟進！

「啊哇——！」

陡地一聲淒厲的慘嗥刺破這寂靜的黑夜！

一剎那中的一剎那以前，夏秋心那隻泛着冷芒的劍鋒，已又狠又準的戮進了半片人的胸膛，當她退步抽劍之時，劍身的前一截已滴淌着紅嫣嫣的濃漿熱血！

缺殘不全的半片人早跟着她抽劍之時俯栽仆地。可憐他和夏秋心只不過對了兩個照面而已，就這兩個照面，他已連他僅有的一隻眼也永遠睜不開了……

驚叫着，「五鬼神」急奔前去，當他們發現半片人那大張着的血嘴再也不能說話之時，一股強烈的驚駭和悲憤同時在他們的臉上跳出！

「還我弟命來！」一聲悲切，憤怒的狂吼，隨着一條激射而出的身子揚起！

蓮足斜蹬，夏秋心滑出讓開，躍到了君之楓身旁，說道：「楓，這個，也讓我麼？」

朝她擠了擠鬼臉，君之楓哼聲道：「喲，妳倒食髓知味，得寸進尺，貪心不足啊！」

話一落，方才那撲了個空的人影，已又狂撲前來！

微一撩眼，君之楓生冷的道：「你就是『奪命鞭』吧，慢慢來，咱還沒叙家常呢！」

話聲中，君之楓輕描淡寫的一抬腿，嗯，就只這一腿，那急撲而來的奪命鞭哦呵一聲，像撞着了彈簧般的倏又反彈了出去！

總算沒傻住，青衣客眼明手快，射身而起，一探手，半空中接住了奪命鞭急墜的身子……

落地之時，其餘的「四鬼神」，已驚嘩的擁上前來，圍住了青衣客，查看奪命鞭……

奪命鞭昏忽了半天，在青衣客的推穴揉筋之下，才轉醒過來，不過似是沒啥打緊，只見他活動了下四肢，吸吸風，吐吐氣，完好無恙……

憤怒的臉上罩上一層難堪的神色，奪命鞭作態又要衝身前去，還是被黑鬍子擋了下來……

也不過是短短的須臾片刻，「六鬼神」中已有一人眞上天下地稱神做鬼去啦，另一人不過一個照面，便叫人一脚像踢雪球般的踢了回來。這，決不是平素囂張狂妄，欺寡凌弱的六鬼神所能意料得到。

他們吃驚，也害怕，眼前的對手竟然這樣厲害啊！在六鬼神的原則裏——不打沒把握的架，照講他們是應該立刻挾着尾巴逃的，但他們這些「好漢」已吃了眼前虧，就像陷入了泥沼，拔也拔不起來啦！

最主要的是，他們不相信「胡智」的武功居然「變」成這樣厲害了，所以他們在吃驚和害怕之下，還有一股不甘心的懷疑……

這個時候，君之楓已一步一步的走近場中，當他站定身子，臉上吊兒郎當的表情，倏地換上一副冷狠，殘酷，惡戾，暴虐，嗯，還有一撮明顯的怨毒，憤恨！這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使人覺得他好似變了另一個人——一個凶魔惡煞也似的人！

怒瞪的眼球有幾條殷紅的血絲隱隱跳動着，挫了挫牙，一絲冰冷得看不出有點兒人味的話語，徐徐滑出他的牙縫：「六鬼神，不，該說是五鬼神了，總算少爺今天能夠目睹諸位的廬山眞面目，何其有幸啊。回想四個多月以前，少爺兩目失明，喪失記憶的時候，多蒙各位雅愛照顧，尤其是少爺的兩位摯友，『劍痴』和『追風俠』……」

說到這，君之楓的喉結一顫，嗆住了話語，劍痴和追風俠臨死的慘狀，像走馬燈般的在他腦海迴旋，過份的悲憤，使得他原本是英俊瀟洒的臉龐走了樣——濃澀的殺氣，在他陰霾的眉宇間跳漾着，那麼地猙獰可怖！

色厲內荏的揮了下手，不倒翁道：「姓胡的，事情是你先扯開的，誰叫你那麼狠心的殺死我三個朋友？」

凝視着他，君之楓怪異的微笑着，冷冰冰道：「你就是不倒翁吧，好一副福相啊，朋友，告訴你家少爺，你們現在怎不再狂跳咆哮了？」

嚥了一口唾液，黑鬍子打話道：「小子，你眞不怕死，上次你被我們打進了深谷裏去，現在又敢找上來了？」

停了一停，黑鬍子像是下了決心似的咬了下牙，接着道：「我問你，你那時候的武功……」

鄙夷的睨着他，君之楓不待他說完，便道：「哦啊，臉厚心黑也不過如此吧了，大鬍子，也眞虧你們問得出口，以前，少爺是個瞎子，甜甜的太好吃了對不？現在你們覺得燙嘴，吃不下了，感到奇怪是麼？」

聳肩笑起來，君之楓接着又道：「好吧，讓你們糊里糊塗的死去，未免有欠厚道，少爺就告訴你吧，也讓你們心安理得一些……」

熬忍不住，青衣客張口叱道：「龜孫子，你別開口少爺，閉口少爺，你別弄錯，咱老大奇怪你的武功比以前強，是懷疑誰再教了你武功，只要說出教你武功的師父來，我們連他也殺，並不是怕你啊，千萬弄清楚！」

側看瞥了他一眼，君之楓又把視綫放在黑鬍子臉上，含笑道：「哦？大鬍子，你是這個意思嗎？」

騎虎難下，黑鬍子窒了一窒，咬牙道：「不錯，我是這個意思。」

瞇了下眼，君之楓冷着聲道：「假使我說出來了又怎麼樣？」

哦哦了兩聲，黑鬍子語塞一陣，才又道：「方才你那一踢腿，很像是我一位朋友的手法，說不定教你武功的師父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問你，假使眞是的話，看在我那位朋友的份上，我可以放過你這檔子事，不再追究！」

噗哧的笑了出來，君之楓咳了一聲道：「說你臉厚還不够深入，簡直是不要臉哪！」

原來黑鬍子是奇怪君之楓的武功總比四個月前和他們交手的時候強多了，所以他才厚着臉皮問君之楓。誰知青衣客不明究裏，瞎猜了黑鬍子的意思，黑鬍子為求下得了台，也只得厚着臉皮兼硬着頭皮胡謅瞎扯下去了！

青衣客未曾參予那件事，也難怪他不懂黑鬍子的語意，他見君之楓那種咄咄諷辱，狂妄自大的樣子，一股年青人特有的火氣和傲氣，一時冲了上來，一閃身，他飄進場中，指着君之楓的鼻尖道：「狗小子，死在臨頭，你還恁地狂歡，眞不知死活！」

睨眼，撇嘴，君之楓冷漠道：「你閣下莫非就是青衣客吧？」

傲然的一點頭，青衣客道：「正是我呂某人。」

微微一笑，君之楓道：「念在你我無寃沒仇，少爺尙能勉强容忍你三番兩次的這樣說我說話，假使你現在站到一旁去，或離開這兒，說不定，你閣下還能多活幾年……」

勃然大怒，青衣客吼道：「呸！放屁！無名小卒，你家少爺今天非叫你身首異處，死無葬身之地！」

飄身近來，夏秋心忽道：「喂，別狂吼吼的，姑奶奶方才殺了你們那個『半個人』的，不想找我報仇麼？」

青筋暴跳，兩眼通紅，青衣客挫牙道：「是半片人，不是半個人！」

夏秋心懶懶道：「還不是一樣，反正不是一整個人就是了。」

青衣客怒不可遏道：「本想慢點殺妳的，妳這賤人，居然還侮辱死人，饒妳不得！」

說着，一搗拳，凌厲至極的擊向夏秋心的胸脯！

斜刺裏一伸手，君之楓那麼令人匪夷所思的，又似那麼輕描淡寫的扣住了青衣客的腕脈，然君之楓看也不看他，逕自望着夏秋心，說道：「我說丫頭，妳怎硬搶生意？」

揚了下蛾眉，夏秋心道：「這是額外的，並不在預算之內，不是嗎？」

無奈似的噘了下嘴，君之楓齜牙道：「好吧，這個給妳，我看，還是趕快幹掉那些牛鬼蛇神，免得妳丫頭又冒出一手來了。」

說着，鬆開青衣客的手腕，抬步走向五鬼神。

但只見青衣客整個人都呆住了，他實在怎麼也想不到自己一出手就叫人輕易至極的扣住腕脈！由頭至尾，他渾身上下整個人確確實實的痳木，僵凝住了！嗯，就像個雕刻木人。

皺了皺眉，夏秋心道：「怎麼？你失魂？」

大幅度的顫抖了一下，青衣客像是猛然醒過來似的，啊了一聲，用力閉了閉眼，那兩顆眸裏原先的狂傲早已不見，湧上的是無比的驚駭、驚駭——像是見了無常大吉般的驚駭！

顫抖的兩足，已開始緩緩的向後退……倏地，他暴吼一聲，雙袖猛抖，兩隻手指長的「袖箭」泛起兩道寒芒，急如掣電的射向夏秋心！在同個動作裏，青衣客的身子一個倒掠，已斜飛出去！「朋友，現在想跑已是太慢了矣。」

說話之時，夏秋心那雙潔白晶瑩的玉手，已一絲也不差的接住了那兩隻袖箭，當她那「矣」字才滑出她的舌尖兒，那兩隻袖箭已被她用力一抖，急跳而出！

青衣客的身形還不過在半空中，那兩隻袖箭已「完璧歸趙」——準準的射進了他的背心！

「啊哇——！」一聲幽長凄凄的嚎聲掀起，當它倏然停止之時，青衣客已墜到地上，微微掙扎了一下，然後兩腿一伸，便一動也沒動了矣……

這個時候，君之楓剛不過才走到那個如石雕像的五鬼神面前，噢，魔咤女，她使江湖上黑白兩道的人物聞而打顫，見而股慄，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夏秋心神態依然，只淡淡的在青衣客的屍體上望了一眼，便朝君之楓道：「楓，咱還有事要辦，別再拖泥帶水的！」

君之楓回道：「我是在等『十二金釵』啊！」

話一落，遠遠的，便聽到一陣急劇的蹄聲傳來！

凝目向前望去，夏秋心道：「總算來了！」

君之楓扭頭望去，十二金釵已來到了眼前，動作皺健而劃一，一個翻身，全都下了馬來；大金釵首先奔近君之楓，抱拳道：「君公子，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君之楓微笑着道：「妳們再不來，我打算一個都不留了；這樣吧，兩個給妳們，妳們也來兩個人，一對一，免得讓他們都死得不服。」

大金釵凝眸注視着呆呆如砧上肉的五鬼神，道：「好的。但不知君公子你願意要那兩個？」

君之楓沉吟了一下，哼道：「實在捨不得割愛，既然魚與熊掌難以兼得，我只好捨去這兩位大爺了。」

說着，伸手指了指鐵面狼君，和奪命鞭。

大金釵回首招呼了一聲，道：「二金釵！」

一聲嬌諾，那立在一旁的十一金釵中有一人立即掠上前來！

大金釵冷聲道：「二金釵，讓咱侍候鐵面狼君和奪命鞭兩位爺兒上路吧！」

可憐，眞可憐；窩囊，眞窩囊！五鬼神見青衣客居然像個泥人似的被擺平在地上之後，他們便像中了魔似的，兀立於地；一待十二金釵前來，他們已是面如死灰了矣！五個人擺在那，就像五頭馴羊，站在那乖乖的任人稱斤論兩……

這使人想起當初他們圍殺君之楓和皇甫霏霏，以及誅戮劍痴和追風俠的時候，他們表現得的是何等的豪壯，何等的勇猛、何等的不可一世呵！

這或許使人感到疑惑不解，但說穿了，實在也沒啥好奇怪的。他們之中，除了青衣客是在江湖上打滾之外，六鬼神只不過是「三水鎭」的地頭蛇吧，在三水鎭上他們是威風八面，氣燄萬丈，魚肉鄉民，專挑軟的來吃；一旦跳到這五花八門的江湖上來，他們再也吃不開了。是以君之楓和夏秋心一動手就殺死半片人和青衣客，以及打傷了奪命鞭，業已使他們嚇得魂兒出竅，更何况十二金釵那些惡婆娘又趕來了？

這時候，大金釵和二金釵已取下腰間的吳鈎劍，大金釵慓悍道：「別站在那像死人一樣，既然你們敢姦殺本幫的婢女，

必然就是好漢，來，奪命鞭，鐵面狼君，你們給我站出來，看看是否能够吃下我姐妹倆？」

死板的臉上，除了驚駭之外，立刻又泛起了一灘的難堪，鐵面狼君顯然是無法忍受大金釵的指名叫陣，狂吼一聲，已撲向大金釵！

在那個同時，奪命鞭也已解下腰間的皮鞭，一點足，業已射向二金釵！

其餘的三鬼神也皆撲身而出，企圖打他們一貫的戰法——以多吃少！

然他們方不過一動身，君之楓已豪笑着截住他們……

於是乎，一場混戰終於幹上了。

五鬼神可說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所謂是狗急跳墻，人急不管三七廿幾，只見他們一上手，就是一連串的猛攻狠打！

六鬼神在往時如以聯手的話，還算蠻具威力的，但他們在半刻前已折了兩人，而且現在又被分了開來，就顯得孤單而薄弱了。

大金釵和二金釵的武功果然不同凡响，儘管鐵面狼君和奪命鞭瘋狂的猛攻，却絲毫動不了她們一根毛，大金釵和二金釵已苦守了六鬼神一個多月，心中的怨氣是可想而知的了，是以她們絲毫不容情，也拚全力猛打！

這麼一來，鐵面狼君和奪命鞭便相形見拙，立刻屈於下風！一剎時，已險象叢生，岌岌可危……

大、二金釵的武功是同一個路子，俱都很怪，招式詭異，高深莫測，莫怪乎六鬼神被十二金釵困於天九幫一個多月，而硬是不敢伸頭出來了……

一個慓悍的迴旋，大金釵那亮閃閃的吳鈎劍交錯猛揚，鐵面狼君招架不住，一陣急閃急退，然煞氣盈眸的大金釵，像頭凶悍的母獅，硬是不給他喘息的機會，嬌軀暴拔，竄起二丈來高，一到頂點的時候，倏然往下來個俯衝，像隻噬鷹般的飄忽而下！

死板的臉上，冒起一片汗珠，鐵面狼君氣喘連天裏，猛一挫牙，射身迎上！

兩條身影交錯於一點之時，一陣叮噹聲和幾點火星竄起，然後便見兩條身影緩緩飄落……

大金釵一落地，手中那對吳鈎劍却夾着一柄長劍——鐵面狼君那柄長劍。

顯然，勝負已見，不是麼？鐵面狼君站落地上的時候，兩手緊捂着小腹，殷紅的血水擠着指縫流出，也沒見他有啥哀嚎或哼叫，只是兩眼翻了翻，然後叭得一聲倒在地下，稱神做鬼去了矣！

稍後，與二金釵對搏的奪命鞭也差不多了，只見他手中的皮鞭雖然舞得呼呼生風，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它一點也沒勁道了。反觀二金釵却愈戰愈勇，一雙吳鈎劍板板有眼，出神入化，凌厲非常……

鼓起餘勇，奪命鞭倏然迴光返照似的猛揚皮鞭，急急劈向二金釵！

不退反進，二金釵單劍一揚，鈎尾捲住了鞭梢，同個動作裏，她使勁一拉，奪命鞭整個人硬是被扯得騰空而起！

正好，二金釵另一隻吳鈎劍迎空而上，狠準的斬去了他的左臂！

再補一劍，二金釵毫不留情的劈開了他的胸膛！

嚎叫着，奪命鞭的身子一陣抽搐，也緊隨鐵面狼君赴「閻王宴」去了！

嗯，目前六鬼神，僅剩和君之楓對壘的黑鬍子，不倒翁以及蛇怪三鬼神了。

儘管三鬼神全力猛撲，但君之楓始終貓戲老鼠般的不出全力；是以，大金釵和二金釵分別斬斃奪命鞭和鐵面狼君，君之楓的對手却依然存在。

一旁的夏秋心，雙手環胸，悶得發慌似的喊叫道：「伙計，別逗了，什麼時候啦？」

騰身閃開黑鬍子的大金刀，君之楓揚聲回道：「別急，快了哪！」

話聲中，他已連續的躲過了不倒翁連刺七次的短矛；同個當中，他也連迴轉兩次，堪堪的讓過了蛇怪那吐着紅信的大蟒頭……

吊兒郞當的神情倏又一凝，君之楓鐵青着臉孔，他已毫不保留的露出他的猙獰、殘恨、冷酷、暴戾，和人性中所有最醜劣的一面——殺意！

只見他兩足輕輕一沾地，倏又一彈，像一團綿絮般的，緩緩飄向黑鬍子，飄身當中，他的「大辣手」已使他成了多手怪人……

金刀猛揚，黑鬍子怪叫着劈向那漫天罩來的手影，同時，他的身子也往旁猛挪急閃……

一抹殘酷毒辣的笑意，自君之楓的唇角漾起——他業已成功的，也是狠毒的掐斷了黑鬍子的喉嚨！

金刀急拋，黑鬍子雙手緊捂喉頭，但却捺不住喉管的鮮血自他的指縫中急噴而出！他叫着、跳着！痛苦的！

森森陰笑着，君之楓輕巧讓過急急前來救駕的蛇怪，順着避開蛇怪那顆斗大的蟒頭的勢子，君之楓業已像道流星電光的撲到了瞠目吃驚的不倒翁身前！

一幌手，就只這麼一個單純的動作，不倒翁手中的那枝點鋼矛不知何時已「跑」到了君之楓的手上，彷彿，嗯，彷彿那枝短矛就是君之楓拿着似的，那麼熟練的，怪異的一轉矛頭，一陣叫聲，那尖銳而森寒的矛鋒已狠狠的戮進了不倒翁大張的嘴巴裏！

幽森的、凄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聲，陡然掀起，歷久不歇！

磨着牙，睜着眼，君之楓那張鐵青的臉更猙獰、更恐怖了！他像魔鬼幽靈般的豪笑着，他不打算將短矛自不倒翁的嘴裏抽出來，反而殘忍的再往裏戮——

噢！天爺！不倒翁的情況是可想而知的——紅殷殷的矛鋒已自嘴裏穿過他的後腦蓋！當君之楓再狠狠的扭轉了一下點鋼矛的時候，他號哮的聲音猛然停止，變成了低促，濁混的呼嚕嚕的聲音！他暴睜着兩眼，那兩顆眼球幾乎就要突跳出來；他渾身抽搐着、抖顫着，以致於他兩頰上兩團肥渾都都的肉團，也一勁子的幌着、顫着……

簡直就像惡魔，君之楓圓睜的眸孔已是紅絲遍佈，他得意的笑着，猙獰的笑着，當他猛力抽回短矛的時候，不倒翁那圓渾臃腫的身子，業已噗通一聲的扒倒地下了矣——不倒翁已成了仆倒翁了也。

當蛇怪瘋狂的撲上來之時，君之楓已經很從容的離開了他撲殺的距離；半空裏，他瞥見黑鬍子依然捂着喉結在蹦跳、在嘶號，毫不憐憫的，他猛一抖手，那隻血漬斑斑的點鋼矛已飛快的脫手而出！

「噗」一聲，不偏不倚的，正中穿射過了黑鬍子那顆腦瓜心子，穿突出來的三角矛鋒，却不再是紅楞楞的鮮血，而是白晳晳的——腦漿！在那隻點鋼矛穿射而過的同時，黑鬍子那睜瞪得銅鈴大的眼球也已爆跳了出來，只見兩顆血淋淋的眼珠在地上滾了滾，依然瞪睜，紅紅的血絲還隱隱的跳呀跳的，那情景呵——天！

當然，黑鬍子已不再嘶號，也不再蹦跳，他靜靜的蜷曲在那，魂歸奈何橋矣！

「好狠毒的心啊！我與你拚了！」目眦欲裂的號吼着，蛇怪瘋狂的揮動着他的大蟒蛇，他通紅的臉孔，跳漾着刻切的怨毒和憤怒！一口氣，他連連揮動大蟒蛇已有十九次了！

跳縱的閃避着，君之楓心知蛇怪那條大蟒蛇奇毒無比，且普通刀劍斬不入牠的鱗片，是以他每和他交手的時候，總要凝幾分心防着牠……

瘋狂而凌厲的撲擊持續着，蛇怪緊咬牙關，白白的牙齒已嵌進了下唇，那咬牙切齒的神情，巴不得立刻把君之楓抓來生吞活剝啊！

「狠毒？我就再一萬倍的狠毒，也比不過你們當初殺死劍痴和追風俠那般的狠毒！」

閃着身，君之楓毒怨的嚎吼道：「會的，我會盡量的使自己比你們更狠毒，更殘酷！朋友，我願意替你剝皮！」

話聲中，忽地千霞流光暴射而起！連續三個觔斗，君之楓已匪夷所思的逼到了蛇怪的身側，手中的「一刹叉」已使蛇怪驚惶的閉下眼，而且驚惶的抽身暴退！

每當君之楓抽出「一刹叉」之時，必然會有流血，當然這次也不例外——那無堅不摧的一刹叉已輕而易舉的斬斷了那顆斗大而猙獰恐怖的大蟒頭了！

鮮血直噴當中，那顆蟒頭急飛出去，大張着口，噗的一聲，尖銳的門牙已鑲咬進一棵葉子落光的梧桐樹幹，好生駭人聽聞啊！

兩眼依然睜不閉，蛇怪被蟒蛇那熱燙而有一股濃澀惡腥味的血水兜了滿頭之時，他狂叫一聲，猛力睜開眼，當他發現心愛的大蟒蛇已先他走一步，熬忍不住的，他悲痛的嘶號着，奮身撲前而去！

厲嚎着抱住那緊緊咬住樹幹的蟒頭，蛇怪忽地湊嘴吸吮蟒頭血淋淋的頸部！

那麼令人毛髮悚然的，蛇怪瘋狂的吸吮着殷紅刺目的蛇血；那副叫人頭皮發麻的恐怖景象，竟叫一旁觀戰的夏秋心和十二金釵皆掩袖不敢卒睹，卽連君之楓也看得脊樑一陣涼嗖嗖的……

瘋狂、貪婪的吸吮着，忽地，蛇怪那細瘦的身子一陣劇烈的顫抖抽搐，很明顯的，他露在衣服外的頭部和雙手已逐漸呈烏黑，嗯，就像烤焦了的木炭。

當君之楓走近前去之時，蛇怪已中毒斃命矣，但他依然緊抱着那顆大蟒頭，半跪着靠在樹幹死去，那張烏黑發紫的臉孔，彷彿抹上一撮安詳，似乎，似乎，他的「殉蛇而死」得其所哉也……

緩緩的透了口氣，君之楓冷酷陰晦而森澀的表情，已慢慢的褪淡下去，凝眸打量地下的七具屍體，他仰望着漆黑冷肅的穹蒼，他彷彿看見了「劍痴」和「追風俠」那兩張充滿稚氣的臉孔在朝他微笑……熬忍不住的，那被他壓抑了太久的淚水，已奪眶而出……

揮着熱淚，君之楓哽聲道：「老友……安息吧，你們永遠活在我心中……」

君之楓終於如願的殺死了六鬼神，替劍痴和追風俠報了仇，六鬼神死得並不寃枉，殺人者，人恒殺之，他們是該死的。只是他們一直到死還不知道君之楓和夏秋心便是鼎沸江湖的「不眨眼」和「魔吒女」，尤其是青衣客還想到「兄弟會」去投靠君之楓，當他們七人到了森羅地府，得知殺死他們的人便是他們想投靠的人，那副表情，該怎麼形容——笑？或者是哭？

嗯，想大概是哭笑不得，認了吧？

將七具屍體就地掩埋之後，便告別十二金釵，君之楓和夏秋心折返天九幫。時已近四更，這一來一往就誤了不少時刻。

進了天九幫的大門，兩人直接登堂入室，進入那座高聳入雲的閣樓。

天九幫的大部編制是這樣的，底樓有兩部份：一是「四武舵」，二是「三文堂」，上樓也是兩個部份：「人爺閣」和「天地樓」。

這等名稱顯然是照着牌九的大小——天，地，人，爺，三文，四武來稱謂取名的。四武舵供人賭的「限量」是最少的，所以通常在那兒賭的賭客，可說都是比較苦哈哈的走卒販夫，和一些市井地痞，三文堂又比較高級了，賭客大都是手頭比較寬裕，所以賭的「限量」又較四武舵爲高，依序上去，人爺閣當然又要高級多了，通常一夜輸贏在萬兩銀子左右，至於天地樓，則都是囊袋鼓鼓，出手闊綽的王孫公子和富商巨賈這般的「高級賭客」，他們的豪賭，往往一個人一夜間的輸贏，讓沒鞋穿的窮措大一輩子也賺不了！

四武舵是由「八臂猿」，「長毛猴」，「短腳虎」和「禿頭鷹」四個舵主鎮守的。三文堂則由「智多星」，「煞諸葛」和「通乾坤」三位堂主鎮守。半年前，夏秋心被「偸辣郎中」彭寅男出賣的時候，曾被三文堂堂主下了毒藥，並遭圍殺，當她浴血逃出時，並受到了四武舵的四個舵主的追殺，所幸君之楓及時趕來，方免一死。

這雖已是半年前的事了，但夏秋心猶有餘恨，她曾經與君之楓打算登門尋仇的，但不巧和君之楓鬧翻，她則成天在「萬花幫」以淚洗面，哀傷成痴，所以也一直都沒再上天九幫。

今番她終於來了，心中的怨憤是可想而知的，她巴不得立刻將四武舵和三文堂搗個稀爛，以洩心中之恨！

但這回他們來的主要目的，是要「贏三百萬兩銀子」，是以夏秋心爲顧全大計，也就忍下了這口烏氣。

事實上，君之楓和夏秋心如眞能贏得天九幫三百萬兩銀子的話，也幾乎等於把天九幫弄垮了。

君之楓和夏秋心並沒有進入四武舵和三文堂，直接上樓，繞過人爺閣，往天地樓走去……

當他們兩人掀開翡翠珠子的門帘進入之時，耳中便聞嘩嘩啦啦的洗牌聲。一張四方形的銅桌，圍滿了一二十人。

那些賭客相當高貴，所穿的服飾珠光寶氣，外表驚人不說，就單他們那文雅靜謐的「牌品」，便與人不同，絕沒有走卒販夫玩牌時那樣的喧嘩吵雜，一派斯文，硬是氣質高尚，讓人激賞。

裏面的設備，五光十色，琳瑯滿目，一應俱全。除了一張大得驚人的銅桌之外，入門左側有換籌碼的櫃台，右側也有個櫃台，擺滿各種各樣的陳年老酒，以及各類的水菸，另外還有一條甬道，那是供這些賭客飲食和休息的地方。

除此之外，天地樓裏的佈置，一點也不流於俗套，墨畫書法掛滿牆上，古董器皿點綴擺放於各角落，這確實是個最高級和最文雅的賭場。

這地方，君之楓和夏秋心當然不會陌生，他倆曾在這沉迷了好些日子，他們連天地樓裏的每一位跑堂的臉孔都熟悉萬分呢。他們一進門，照例的有一名滿臉含笑的伙計，哈腰迎來，客氣至極的擺手道：「公子，姑娘，請進，請進……」

可是當他抬頭瞧個清楚之時，他猛可地啊了一聲，儍楞住了！

這個時候，就連兩個櫃台七八名的伙計也皆大驚失色，瞠楞結舌！

苦笑似的扯了下唇角，君之楓朝夏秋心道：「我們眞該加入天九幫，他們每人都這般的惦記着我們啊。」

夏秋心笑應道：「可不是，他們一見我們來，居然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哪。」走近櫃台，君之楓和夏秋心在鋪有虎紋皮的太師椅坐下，這個時候，有一名年約四旬，身披白色罩袍的中年漢子，已急步走上前來，朝兩人一抱拳道：「君公子，夏姑娘，兩位久違了。」

兩人起身回送一禮，君之楓含笑道：「句樓主，你還是老樣子啊。」

盈盈一笑，夏秋心也道：「句樓主，現在已是四更天了，你身爲一樓之主，居然還親自掌櫃啊？」

句樓主？是的，那中年漢子便是「天地樓」樓主句冰，江湖外號又叫「無極拳」，在武林上還算小有名氣，三年前天九幫成立時，他就被天九幫主網羅於麾下，且加以重用，任爲天地樓主，可說是天九幫的「開幫元老」。

句冰打了個哈哈，道：「有啥辦法，掌櫃的一個返鄉探親去了，一個值日班，夜班只好由我句某來接替了，我句某乃是吃人之飯，忠人之事，那似兩位這般逍遙啊？」

君之楓與夏秋心認識無極拳句冰，差不多有兩三年了，只覺得他做人很有手腕，交情不差。君之楓朝他笑了笑，淡淡道：「令幫主呢？」

句冰凝眸道：「敝幫主寢息去了，兩位找他何事？」

蛾眉梢子挑了一挑，夏秋心抿嘴道：「句樓主，如果你這是裝儍的話，未免太傷感情了。」

四方形的國字臉一窒，句冰打了個乾哈，道：「夏姑娘言重了。這兒非談話之地，兩位請裏面坐好麼？」

君之楓冷漠的點了下頭，提步之時，眼角不自覺瞥向牌桌，微楞了下，朝夏秋心低聲道：「秋，妳瞧誰在推莊了？」

美眸微凝，夏秋心也向牌桌望，只見推莊的人正是「偸辣郎中」彭寅男，夏秋心哼聲道：「哼！賣友求榮的賤骨頭！」

兩人跟着句冰進入甬道，來到一間華麗的廂房。

這間廂房是句冰招待朋友客人的專用房間。大凡開娼賭舘的人，通常不僅不輕易得罪人，而且主動的交結朋友，尤其是有權有勢和有錢的人，更要積極的加以籠絡和討好，君之楓和夏秋心雖算不了什麼達官顯貴，但他們也算得上「小富翁」，且在江湖上是頂頂大名而大名頂頂，是以句冰一向對他倆籠絡巴結，也會在這招待過君之楓和夏秋心不少次，所以說，君之楓和夏秋心對這廂房就像自己家裏的廚房那般熟悉。

坐定之後，句冰照例要吩咐部下擺上酒席，但夏秋心却搶先制止道：「句樓主，我看免了吧，咱打開天窗說亮話，你也知道我今番來不是和你套交情，講客套，我是特地來謝謝貴幫上次對我的恩寵照顧。」臉上一陣難堪漾起，但句冰乃長袖善舞，機敏而圓滑的老江湖，很快的，他已有「什麼人說什麼話，何等事何等辦」的腹案了，只見他經驗老到而世故的陪着笑臉道：「夏姑娘既然這般直言快語，那我也只好先公而後私了，只是在講話之前，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要求夏姑娘靜靜聽我句某人解釋？」

淡漠的睨着他，夏秋心道：「句樓主，請講。」

微微一笑，句冰道：「上次本幫對夏姑娘過不去之時，適巧我有事不在，這妳是知道的，我敢保證當時我句某人如在家的話，決不可能發生這種事的。事後我知悉後，曾責敝幫主行事過於草率，誤聽別人讒言，而鑄成大錯，敝幫主事後也自知過錯，極爲後悔……」

懶慵慵的望着他，君之楓打斷他的話道：「句樓主，過去的，怎麼講還是過去啦，反正你們貴幫對夏姑娘下毒手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你也不必再費辭解釋。我們想知道的只有一事——貴幫打算作何善後這檔子事？」

又碰了個釘子，句冰訕訕的笑了笑，轉口道：「好吧，那我就長話短說，本幫願意向夏姑娘鄭重認錯……」

不等他說完，夏秋心嗤了聲哼道：「怎麼個認錯法？叩三個響頭，叫聲娘？」

四方臉頓時變了色，句冰顯然對夏秋心這尖酸苛薄的話語難以忍受，他顯出了被激怒的神色，但他立刻又緩和了下來，他知道，他比誰都知道，眼前一對煞星是萬萬惹不得的，他更知道，就算整個天九幫也擺他們不平的，更遑論他姓句的了。

世故圓滑的笑容又浮上來，句冰很快的轉變神情道：「本幫願意發武林帖，昭告江湖豪傑，公開向夏姑娘表示歉意，並願意賠償十萬兩銀子，不知道夏姑娘是否願意接受？」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魔劍恩仇

林非·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等獲蛇神董明崇之助，衝出獸神倪森的百獸大陣，各人奔至一處隱蔽山澗間，坐下休息，等候爲他們斷後的董明崇，詎知久等仍不見到來，黃石生提議各人輪流守望，休息，在這期間，黃石生又向康浩建議，試服得自苗廷秀的解葯，看能否解去散功之毒，康浩依言服食，果然收效，恢復了一身功力，各人遂在午夜再復趕路，天明抵達一處小鎭，在食肆中打尖，商討今後行止，康浩要帶同易湘琴和齊月眉往苗疆找朱逸解除搜神大法葯方，駱伯傖要大家一齊同往——

輕涉蠻荒地　面臨險惡關

黃石生連忙搖手道：「使不得，據孟三姐說，那鬼叟朱逸怪僻成性，爲人却在正邪之間，此事只宜軟求，不能硬奪，如果大批人馬浩浩蕩蕩趕去，必然會引起麻煩。」

駱伯傖道：「咱們可以分成幾批，裝扮成各種游販商人，暗中互相掩護。」

黃石生道：「這樣也不行，苗疆民情特殊，只要有陌生人出入，斷難瞞過鬼叟耳目……」

駱伯傖不悅道：「似這般畏首畏尾，怎能得到解藥？當初孟三妹也說過，那鬼叟朱逸是個老頑固，若向他明求，他是萬萬不會答應的。」

黃石生笑道：「大哥先別急着，自洛陽節孝坊發現洱海雙妖開始，小弟就對求取解藥的事，時時在作打算，無論明求暗偸，總要將解藥配方弄到手才罷。」

駱伯傖道：「你打算如何下手？」

黃石生道：「常言說：先禮後兵。那鬼叟朱逸，乃是成名多年的人物，除非萬不得已，咱們應該尊重他的身份，必須待軟求不成之後，再用其他手段。」說到這裏語音突然壓低，啞聲道：「不過，咱們和鬼叟毫無淵源，冒然相求，他多不會應允，其間得畧用些計謀……」接着，便「如此如此」地，將自己的計謀說了一遍。

駱伯傖聽完，皺眉道：「這辦法雖好，咱們已經用過一次，如果被他識破，只怕會弄巧成拙，偸鷄不着反蝕一把米。」

黃石生笑道：「蠻荒遠阻，對中原武林一定不會熟悉，何況小弟已事先安排好第二步計劃，卽使被他識破了，也不會有多大影响的。」

駱伯傖道：「那麼，你準備如何分配人手呢？」

黃石生道：「第一批，由康浩和小紅姑娘，帶着湘琴同往，小弟權充隨從；第二批，由大哥和效先帶着月眉同往，宗六弟權充隨從。兩批人數相同，前後相隔不得超過三日路程，倘若第一批人馬，在三日之內無法得手，第二批人馬恰好趕到—

—這一來，就萬無一失了。」

駱伯傖沉吟了一下，轉顧康浩道：「賢侄你看這辦法如何？」

康浩微笑道：「四叔的計謀固然妙，只是稍欠厚道些。」

黃石生道：「這年頭做事不能太老實，只要咱們目的不在害人，也就顧不得那些小節了。」

×　×

「洱海」背依點蒼山，頻臨大理城，海水汪洋浩淼，澄弘一色，海中又有「三島」、「五湖」、「九曲」等勝景，相傳「洱海」出產珊瑚，樹高數丈，每當冬日，海水倒卓，其紅如火，洵稱奇觀。昔人有詩讚道：「洱海何雄壯，源流自鄧川，兩關龍首尾，九曲勢蜿蜒，大理城池固，金湯鐵石堅。四洲從古號，三島至今傳……」其險要形勢，可見一斑。

洱海蒼山，地處蠻荒。據水經注載，諸葛亮平南中，戰於楡水之南。楡水卽洱海下游，名叫「漾鼻江」。唐朝天寶年間，鮮于仲通和李宓兩伐南詔，皆敗於此。白居易曾有詩記其事：「鮮于仲通六萬卒，征蠻一陣全軍沒，至今兩洱海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足見蠻荒化外，刁悍難馴，自古已然。

而「鬼叟」朱逸，正是看中蠻荒之地民風驃悍，瘴烟千里，才選擇這地方，創立「黃衣神教」自任教主，號令苗蠻，儼然一方霸君，其居住的「萬壽宮」，就築在洱海中的「金梭島」上。

這一天，大理城中來了一列份外引人注目的隊伍，爲首的八騎健馬，簇擁着一輛雙套篷車，篷車後面，緊隨着又是八騎健壯武士和一位眉目英俊的藍衣少年。

那十六騎武士，個個身軀偉岸，腰幹挺得筆直，馬鞍傍都斜插着一柄鯨魚皮鞘的厚背鬼頭刀，一色的寶藍對襟武士裝，胸前繡着斗大一個「龐」字。

隨行的雙套篷車，門窗緊閉，帘幔低垂，看不見車中坐的是什麼人？但那緊傍車旁而行的藍衣少年，却是個英姿颯颯，目光如炬的不凡人物。

大隊人馬馳過城中最熱鬧的大街，引得滿街行人駐足而觀，無論漢人或苗人，都不由自主從心底發出一聲驚羡的讚嘆，暗忖道：「這是那一路的人馬？竟有如此氣派，簡直比官府出巡還要威風嘛。」

驚羡聲中，車馬已在街口「大興隆」客棧門前停了下來，十六名武士一齊滾鞍落馬，手握革韁，排成兩行整齊的行列。許多路人忍不住好奇，都遠遠站定了，想看看那篷車裏究竟是個什麼人物。

客棧夥計何曾見過如此氣派的客人上門，竟嚇得不敢出來接待，急急忙忙往店後去喚老闆。

那老闆聽說有大隊人馬來到店前，也嚇了一大跳，一路跌跌撞撞奔出來，才到店門便噗通跪下，叩頭如搗蒜，一連聲祇叫：「老爺饒命！老爺饒命！」

馬隊中走出一個身裁畧顯瘦小的武士，向客棧老闆微微擺了一下手，說道：「不用害怕，我們是西川太平山莊來的，快起來隨我去見我們少莊主。」

客棧老闆連頭也不敢抬，顫抖的道：「小人只開客店，做的正正當當生意，從來不敢幹犯法的事，求求老爺開恩，求老爺開恩……」

那武士笑道：「這不是奇怪嗎，你開客店，我們是來住的客人，犯的什麼法？開的什麼恩？」

另外十五名武士盡都哈哈大笑起來。

老闆聽見笑聲，才壯着胆抬起頭來問道：「諸位是來住店的客人？不是官府派來的官差？」

那武士道：「龜兒子才是官差，不是跟你說過麼，我們是西川太平山莊的。」

老闆弄清楚了，急忙從地上爬起身來，氣呼呼指着兩個夥計罵道：「操你奶奶的，明明是客人上門，偏偏說是官差，白給你倆個吃了多少米飯，你奶奶的，連客人官差都分不清楚？」

兩個夥計哭兮兮的道：「我們只說是來了許多人馬，又沒說是不是官差……」

老闆喝道：「奶奶的，你們沒說，難道我是自己說的？」

那爲首的武士含笑勸道：「別罵了，客人上門，先招呼生意要緊，我們少莊主還在那邊立等問話呢。」

老闆一面答應，一面又向兩個夥計喝叱道：「聽見了沒有？還不趕快去燒水沏茶！」

兩個夥計轉身要走，那老闆又罵道：「蠢貨，先替客人照顧牲口，把院子打開好讓車輛駛進去停放……」

兩個夥計被他呼來喝去，團團直轉，客棧老闆急忙揮一揮身上塵土，堆了一臉笑，跟隨那武士來到藍衣少年馬前，老遠就長揖施禮，恭敬的道：「小人方老實，拜見少莊主。」

藍衣少年馬上微一欠身，問道：「你就是客棧主人嗎？」

方老實垂手答道：「不敢，小人正是興隆棧的店東。」

藍衣少年點了點頭道：「你們店裏共有多少客房？」

方老實陪笑道：「少莊主您問這個，不是小人自誇，敝店前後有三進院，連廂房在內，不下三十間，大理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了。」

藍衣少年道：「很好，我準備把貴店全部包租下來，三日之內，不得另租其他旅客，能辦得到嗎？」

老方實樂得嘴也闔不攏來，連聲道：「辦得到，辦得到。小人知道少莊主是富貴人家公子，決不敢讓那些閒雜人擾了公子的淸靜……」

藍衣少年冷冷道：「倒並非爲了淸靜

，只因我們有病人，倘若出入閒人太多，很不方便。」

說完，舉手一擺，從馬上飄身而下，親自走到篷車門邊，屈指向門上輕叩了兩聲，叫道：「小紅，到店了，攙扶姑娘來吧！」

篷車車門「呀」的開了，香風一拂，跳下來一個混身藍色彩裙俏麗丫鬟，接着，由車中扶出一位紅衣少女。

那少女一出車廂，遠遠圍觀的行人，都不約而同發出一片驚訝之聲，說眞的，像這般粉裝玉琢，貌美如花的女郎，別說當地土著苗蠻，便是移居來的漢人，也算平生第一次見到，滿街的人，個個目瞪口呆，幾乎連呼吸也一齊停止。

但那紅衣少女却神情一片冷漠，對滿街驚羡的人羣，恍如未見，逕自在那少年和丫鬟攙扶之下，木然入店而去。

篷車駛入客棧側院，十六騎人馬也相繼進了客棧，街上人羣却猶未散去，雖然驚虹一瞥，什麼也看不見了，許多人仍在交頭接耳議論紛紜，仍在客棧門首引頸張望，不到半個時辰，大理城中已經整個傳遍，都知道「大興隆」客棧來了一批貴客，內中有一位患病的絕色美女——然而，人們只知道這批客人是由川西太平山莊來的，却不知道他們家老遠從川西到蠻荒來幹什麼？

不！其中只有一個人知道，那個人，就是「大興隆」客棧的老闆，方老實。

因為大批車馬安頓妥定之後，藍衣少年便着人將方老實喚去上房問話了。

這時客棧後進的上房，已經變成禁地，各進出道路全由太平山莊隨行武士把守，方老實走進房裏，只見房中坐着兩個人，一個是藍衣少年，另一個則是那領隊模樣的中年武士。

藍衣少年態度十分和藹，擺擺手，示意方老實在對面一張木椅上坐下，然後含笑問道：「我們遠道而來，人地兩疏，想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你是否曉得？」

方老實一挺胸脯，說道：「少莊主，你算是問對人，旁的小人不敢誇吹，只爲吃的這行飯，人頭兒還熟，少莊主你問是誰？」

藍衣少年道：「你可聽說過『鬼叟』朱逸這個名字？」

方老實神色一呆，用力搔了搔頭皮，尷尬的笑道：「實在對不起，『鬼叟』這名字，倒沒有聽人提過……」

藍衣少年不禁有些失望，又道：「那鬼叟朱逸原是武林人物，後來才定居此地，據說在南荒一帶頗有名聲，老闆，你再想想看？」

方老實沉吟了好半天，最後仍是搖頭道：「實在沒有聽過這名字，也許他早就搬家，不在此地了，否則，小人縱然不認識，一定聽別人談起過。」

旁邊那中年武士忽然接口道：「方老闆在這兒落籍多少年了？」

方老實道：「哦！不少年啦，小人從十六歲時，跟我叔父到大理城來，算算總有二十六七年了。」

那中年武士笑道：「二十年前，苗疆發生過一件大事，方老闆大約知道吧？」

方老實問道：「什麼大事？」

中年武士緩緩說道：「二十年前，有一個名叫游西園的漢人，曾由苗疆討了兩個老婆回去，據說那兩個女人，本是姊妹二人，竟同時愛上了游西園，弄得難分難捨，無法安排，後來她們互相商議，決定同事一夫，誰知她們的父親堅決反對，險些在一怒之下，把他們三人全給殺了，那游西園在苗疆無法立足，才帶着那姊妹二人一同逃回中原……」

故事還沒說完，方老實業已臉色大變，急急搖手道：「快別說了！快別說！」

中年武士道：「怎麼？不能說嗎？」

方老實神色倉惶的道：「這可不是說着好玩的事，被黃衣教的人聽去，會鬧出事來。」

中年武士哦了一聲道：「爲什麼？難道沒有那回事？」

方老實低聲道：「事是千眞萬確，苗疆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但這是黃衣教的家醜，二十年來，嚴禁提及，早些時有人無意間犯了教主禁令，都被黃衣教抓去砍了頭，還把頭掛在城牆上示衆哩。」

中年武士問道：「那黃衣教主又是什麼人物？」

方老實一伸舌頭，將大姆指翹得比腦袋還高，啞聲道：「漢人口中的活佛，苗人眼中的菩薩，萬里南荒，他老人家就是眞命天子，眞龍皇帝。」

中年武士微笑道：「便是皇帝，也該有姓氏稱謂？」

方老實道：「教主俗家姓朱，道號『九天玄黃金龍大帝君』。」

中年武士和藍衣少年互相交換了一瞥的目光，點點頭道：「不錯，他就是當年的鬼叟朱逸。」

藍衣少年向方老實微微一笑，說道：「我們千里而來，正是想見見這位黃衣教主，不知要去什麼地方，才能見到他？」

方老實驚問道：「少莊主要見教主，有何事故？」

藍衣少年劍眉微皺，輕嘆道：「內子患了怪病，必須教主始能醫治，所以不辭千里，特來求醫。」

方老實道：「原來那位年輕姑娘，竟是少莊主的夫人？」

藍衣少年道：「不錯，她和我已有婚約，尚未迎娶。」

方老實問道：「不知少夫人得的什麼怪病？」

藍衣少年不勝唏噓的搖搖頭，道：「唉！一言難盡，我們只聽人傳說，她的病，普天下只有貴地那位黃衣教主能治，故而兼程趕來，方老闆如果知道那黃衣教主居住的地方，即請賜告我等感激不盡。」

方老實想了想，道：「教主居住之處，就在城外洱海中的金梭島，但是，那地方飛鳥難渡，如無教主令諭，即使去了，也休想活着回來。」

藍衣少年駭然道：「如此說來，我等人地兩疏，怎能獲得教主的令諭呢？」

方老實道：「在下願替少莊主飛鴿傳報，請求教主頒賜令諭。」

藍衣少年駭然道：「你是——」

方老實撩起外衣，露出內襯的黃色短衫，笑道：「小可方形，現任黃衣神教知客峒接引使者。」

藍衣少年和中年武士不約而同站起身來，拱手道：「原來是接引使者，我等失敬了。」

方形傲然道：「不瞞少莊主說，諸位一入苗疆，本教便獲得消息，只因未明諸位來意，不便冒然相見，既然少莊主此來僅爲慕名求醫，並無惡意，小可立即用飛鴿呈報教主，最遲明日，定有消息。」

藍衣少年大喜道：「如此多多仰仗方兄了。」

方形道：「不敢當，請教少莊主台甫，以便上報。」

藍衣少年忙道：「兄弟龐文彬，世居川西太平山莊。」

方形微笑道：「莫非就是名震西南的逍遙公子？」

藍衣少年笑道：「那是武林同道過譽了。」

方形道：「苗疆雖是蠻荒之地，對川西太平山莊却是仰慕久矣，但一向未曾聽說少莊主已有文定之喜，不知少夫人是何家千金？」

藍衣少年道：「兄弟納綵定聘，乃是最近的事，內子便是終南一劍堡主的獨生女兒。」

方形輕哦一聲，臉上微微變色，笑道：「這眞是門當戶對，佳偶天成，川西太平山莊和終南一劍堡結成了親家，西南半壁武林同道，誰還敢正眼相覷呢？」畧頓，又緊接着問道：「但不知少夫人究竟得了甚麼重病？竟勞動公子親下蠻荒，向敝教主求醫？」

藍衣少年似乎有點猶豫，過了片刻，才嘆口氣道：「方兄既然不是外人，在下就實說，內子並非患病，而是被人用『銀針搜魂』大法，迷亂了神志。」

那方形駭然一驚，急道：「少莊主怎知少夫人是被銀針搜魂大法所制？」

藍衣少年道：「因爲那施術的，就是當年毒手殃神游西園的女兒，此時正仗着搜魂大法和絕情蠱兩種絕技，橫行中原武林，不僅內子被她下了毒手，更有許多武林高手，亦在她搜魂大法之下，變成了可怕的『鬼武士』……」

方形臉上突然變色，又問道：「那游西園和敝教主的兩位公主，如今情形怎麼樣了？」

藍衣少年搖搖頭道：「方兄問起兩位公主，在下只有四個字奉答。」

方形道：「那四個字？」

藍衣少年面帶肅然之色，徐徐道：「慘不堪言。」

方形大驚道：「少莊主能否說得詳細一些？」

藍衣少年道：「請方兄原諒，並非在下故作神秘不肯奉告，實在其間經過，一言難盡，且待見到貴教教主之後，再詳細面陳吧。」

方形猜想他必是有不便啓口的困難，也就未再追問，起身一拱道：「少莊主請暫時在敝店休息，在下立即飛報教主，一有消息，當立時來報。」說完匆匆而去。

那中年武士掩上房門，輕舒了一口氣，說道：「想不到這廝竟是鬼叟朱逸的手下，咱們險些被他瞞過了。」

藍衣少年道：「四叔，咱們第一步總算成功了，待見到鬼叟朱逸，又該怎麼辦呢？」

原來藍衣少年正是康浩，那中年武士便是黃石生，服侍易湘琴的丫頭，則是小紅。

這時，黃石生正色答道：「不入虎穴，那得虎子。你只管放大了胆，仍照咱們原先商量好的說詞，向那鬼叟朱逸求取解藥配方，有愚叔在旁，不必胆怯。」

康浩道：「小姪並非胆怯，但由這位方形的做作和機智，足證鬼叟朱逸手下頗有人才，而且消息十分靈通，萬一其中有人認識逍遙公子，豈不壞了？」

黃石生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那許多了，果眞被他識破，你只要咬定自己就是龐文彬，使他無法判別眞假，那時再見機行事吧。」

兩人密議了一陣，耐着性子在店裏等候消息。一夜渡過，第二天清早，方形忽然陪着兩位面容冷肅的老人，來到後院上房，求見太平山莊少莊主。

那兩個老人，年紀都在六旬左右，一個是苗人，一個是漢人，同樣披着一襲宛如袈裟式樣的黃袍，襟邊以金環扣接，神態顯得十分傲慢。

據方形介紹，那漢人姓李名崑，外號「飛天豹子」，是黃衣神教教主朱逸座前「九侍」之一，苗人名叫「哈都拉」，現任教中「知客峒」峒主。按黃衣神教的編制，教主以下，共分爲十峒，每峒設峒主，其地位就和中原各幫派的堂主相同。

康浩不敢怠慢，連忙吩咐準備酒席招待。

那飛天豹子李崑沉默不大開口，倒是苗人哈都拉，說得一口流利漢語，拱拱手道：「少莊主別客氣啦，咱們奉教主之命，特來迎接少莊主赴萬壽宮，急令在身，不便就擱。」

方形也含笑道：「教主獲知少莊主駕蒞南荒，高興的了不得，此刻定已潔身而待，少莊主還是早些動身前往的好。」

康浩望望黃石生，見他正點首示意，便道：「既然諸位都這樣說，恭敬不如從命，待治癒內子的病以後，那時再由兄弟作東，好好酬謝諸位。」

回頭吩咐道：「黃統領，傳令下去，整隊出發。」黃石生躬身應諾退了出去。

黃石生剛離去，那位一直很少開口的飛天豹子李崑突然陰惻惻問道：「這位黃統領想必是太平山莊的得力高人，少莊主怎麼竟忘了替我等引介引介？」

康浩笑道：「李老前輩太看得起他了，其實，他只是敝莊武士的一名統領，畧有幾分機智，家父因我遠行，定要派他跟來，怎敢當高人之譽。」

李崑道：「但不知黃兄的台甫如何稱呼？」

康浩道：「他名叫黃蜀樹，蜀是西蜀之蜀，樹就是樹木的樹。」

那李崑默然片刻，又問道：「可有雅號？」

康浩搖頭道：「他是從小在敝莊長大的，很少在江湖中走動，並無名號。」

李崑微微一笑，說道：「那眞是太可惜了。」

康浩詫道：「怎麼可惜？」

李崑道：「以李某人看，這位黃兄面帶精明，眼神充朗，必定是位滿腹計謀的高人，可惜竟未在江湖武林中走動，否則，準能闖出一番盛名來的。」

康浩心中暗暗一驚，口裏却打個哈哈道：「這是老前輩過譽了。」

李崑正色道：「絕非過譽，他若沒有超人之能，老莊主怎會特別派他隨侍少莊主到南荒來？」

正說着，黃石生回報車馬已作安排，康浩趁機替他們畧作介紹，笑道：「黃統領，這位李老前輩十分看重你，你得多跟李老前輩親近些，也可多得教益。」

黃石生自然會意，連忙拱手道：「黃某末學後輩，請李老前輩和哈都峒主多多指教。」

三人客套之際，康浩抽身進入內室，將前往黃衣神教總宮的準備經過，大畧告訴了小紅，並且叮囑道：「朱逸手下頗有能人，咱們的行動必須格外當心才成，倘有變故，姑娘務必保護湘琴，寸步也不可或離。」

小紅點頭答應道：「婢子理會得，少俠和黃老前輩也要多多提防。」

不多久，人馬車輛都已妥當，小紅伴着神志昏迷的易湘琴在院內登車，隨行十六騎武士也都上了馬，康浩由哈都拉和飛天豹子李崑陪同步出客棧大門，乍見了李崑和哈都拉兩人的坐騎，康浩等都不由吃了一驚。

敢情那竟是兩匹怪獸，似獅非獅，似馬非馬，通體雪白，四隻脚上却各生着一綹黑毛，蹄間肉墊甚厚，更有一層堅韌的韌皮，頸生長鬃，銳牙外露，上唇鼻尖，又聳立着一隻巨大的獨角。

哈都拉見康浩面有驚詫之色，便得意笑道：「少莊主，覺得此獸很罕見嗎？」

康浩忙道：「確是罕見，不知叫何名稱？」

哈都拉道：「此獸產於通天河傍積雪之谷，故名通天雪犀，少莊主別看牠身軀粗笨，脚程可頗不緩慢，普通名駒寶馬，未必能跑得過牠。」

康浩詫道：「兄弟也曾聽過通天犀的名字，却不知竟是生具如此異狀。」

哈都拉笑道：「那是普通的通天犀，色呈灰暗，並無甚麼奇特之處，這種雪犀，乃屬罕見異種，不僅脚程奇快，可以日行千里，更有兩樁寶馬難及的奇性。」

康浩道：「願聞其詳。」

哈都拉道：「其一，此獸能飽食之後，三日不需飲食，晝夜奔行毫無疲憊之態，其二，此獸天生異秉，能登山渡水，如履平地。」

康浩輕哦了一聲，暗忖道：「如果此行順利，回去時定要索取兩匹異獸，當作坐騎，倘遇急事必須兼程趕路，有這東西豈不方便得多，將來月眉姊弟返回巫山，用此異獸代步，一定也會省却許多跋涉之苦。」

飛天豹子李崑迅速的向康浩臉上掃了一瞥，接口道：「少莊主若是喜愛此獸，何不試騎一遭？待回程時，向教主索取數四，携返川中。」

康浩大喜道：「牠不認生人嗎？」

李崑道：「此獸貌雖醜惡，性情尚稱温馴，有哈都峒主在側，少莊主只管放心的騎吧！」

康浩道：「多承厚情，兄弟就和李老前輩互換坐騎了。」話落，飛身一躍，上了通天犀。

那哈都拉大袖一揮，低喝了聲「走！」通天犀立卽昂首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怪嘯，撒開四蹄，飛竄而起。

哈都拉說得一點也不錯，此獸看似粗笨，脚程竟奇快無比，才一起步，便如電馳雷奔般難予抑止，康浩猝不及防，險些被摔了下來。

加以那通天雪犀身上，既無鞍，又無蹬，光溜溜的身子，連個挾腿的地方也沒有，這時天方日初，正當早市之際，街上人羣熙攘，絡繹不絕，倘或撞傷了人，却如何是好？

康浩心裏發慌，急忙伏身挫腰，雙手揪住怪獸的長毛，施展「千斤垂」的功夫，眞氣下沉，猛往怪獸後股壓了下來。

那怪獸負重，却並無停頓之意，反而一聲厲吼，四足騰空，由一羣趕市的百姓頭上越了過去。

那羣人齊聲驚呼，紛紛臥倒，却沒有一個敢出口咒駡的，顯然，大理城的百姓們，對這種情形早已習慣了。

康浩暗捏一把冷汗，回頭張望，但見黃影閃幌，怪嘯震耳，哈都拉騎着另一匹雪犀，飛也似跟了上來。

兩匹怪獸首尾相接，勢如奔雷逐電，衝開熙攘的人羣，一路馳出了大理城，轉瞬間已到洱海岸邊。

前望洱海，一片汪洋，岸畔建着浮橋碼頭，密密麻麻泊滿了快舟樓船，爲數不下百艘，一眼看過去，桅檣如林，船上水手盡着黃衫黃袴，桅頂飄揚着黃色風帶，分明都是黃衣神教屬下的船隻。

康浩一騎當先來到岸邊，只聽「轟轟轟」三聲炮響，船上金鼓齊鳴，細樂悠揚，鼓樂聲中閃出一隊半裸苗女，約有二三十人，個個左手提着苗刀，右手挽着一支鮮花紮成的花環，一字兒排開攔住去路。

康浩眼看收勢不住，急忙叫道：「快讓開……」

誰知那些苗女毫不閃避，反而迎着通天犀唱道：「洱海濱，大理城，金刀彩環迎貴人。神犀！神犀！何不稍停。」

說來奇怪，那雪犀奔行正快，聽了歌聲，彷彿深解人意，仰天一聲低吼，四蹄前伸，突然停了下來。

康浩借勢飄身，一掠落地，緊跟在後面的哈都峒主也飛身而下，恰好飄落在康浩身傍。

數十名苗女歡聲雷動，一齊揚手，將鮮花紮成的彩環，向康浩凌空拋了過來。

二三十個花環，宛如一朶朶五色繽紛的彩雲，朝康浩頭頂落下，手法竟奇準無比，一個個全都套個正着，剎時間，康浩頸項，手臂和身上，無不掛滿花環，百花簇錦，清香繞鼻，恍如置身花海之中。

康浩表面含笑點首，連連稱謝，心裏却暗驚道：這些苗女，看來都有一身精湛的武功，單就這拋擲花環的功夫，非僅準確，手法亦甚巧妙，若將花環改爲「套索」或其他暗器，普通武林人物只怕很難躲避得開呢。

思忖間，苗女們已分爲左右兩隊，開始了苗族迎賓舞步，船中奏着樂曲，岸上唱着苗歌，舞影翩翩，刀光閃閃，歌聲雖嫌單調，那舞姿却看得康浩心驚不已——敢情二隊苗女此起彼退，盤旋穿行，其所用步法和刀法，赫然竟是一套配合得極嚴密的合擊之術。

康浩心裏明白，這一定是鬼叟朱逸特別調教出來的，歡娛迎賓是名，其實大有示威之意。

一曲迎賓舞畢，苗女捧刀俛首，曲腿半坐致敬，康浩也存心要露一手，從懷裏取出一把珍珠，信手洒去，含笑道：「小東西，不成意思，給諸位姑娘留着送朋友吧！」

那一把珍珠，不多不少，不歪不斜，不輕不重，每一苗女髮頂各嵌一顆，兀自巍顫顫抖動，沒有一顆墮落下來。

哈都峒主瞧得駭然變色，脫口讚道：「少莊主不愧名門子弟，好高明的漫天花雨手法。」

康浩微笑道：「班門弄斧，峒主休要見笑。」

哈都峒主拱拱手，回頭喝道：「孩子們，還不快些謝賞！」

苗女們折腰一禮，齊聲道：「謝少莊主。」紛紛收刀入鞘，退回船上。

哈都峒主又道：「已備禮舟，請少莊主移駕登舟。」

康浩見黃石生和車馬尚未到來，不由有些遲疑。

哈都峒主接着又道：「少夫人車馬另有船隻接送，教主在宮門立候，少莊主只管登舟先行。」

康浩不好意思再推辭，笑道：「適才聽說通天雪犀能涉江渡水，不知是否也能越此海面？」

哈都峒主道：「少莊主莫非想乘此獸橫渡洱海？」

康浩點首道：「倘若無逾禮規，兄弟是想試一試。」

哈都峒主笑道：「旣如此，在下也陪少莊主同乘雪犀便了。」說完，舉手一揮，兩匹通天犀一齊縱身躍落水中。

二人互相拱手，道一聲「請」！身形掠起，雙雙掠登犀背上。

依康浩猜測，雪犀縱能入水囚渡，速度也不會太快，故借試乘雪犀的藉口，拖延渡海，以便等候黃石生等人，殊不料那雪犀泅水，竟比船隻快過一倍不止，但見牠四蹄飛動，破浪急進，鼻端獨角劃開水面，激起兩道雪白的浪花，彷彿神龍入水，旣平穩又快捷，不消多久，已將大理城遠遠拋在視綫以外了。

康浩弄巧反拙，心裏暗暗後悔不迭，他雖然並不畏怯單身前往黃衣神教的萬壽宮，却不能不替黃石生等人担心，尤其易湘琴神志猶在昏迷之際，萬一發生甚麼事故，彼此無法呼應，那就糟了。

怎奈此時業已騎「犀」難下，空自焦急，却無法可施，只好盼望一切都是自己的杞憂，黃石生等人快些平平安安到萬壽宮來！

雪犀破浪泅行，足足過了頓炊之久，才遠遠望見海中現出一座島嶼，及待游進，更見島上綠樹成蔭，蒼翠欲滴，萬綠之中擁着一座黃澄澄的宮殿，飛簷狼牙，氣勢萬千，被日光和海水一照，金壁輝煌，閃閃奪目，直如黃金澆鑄的一般。

又過了許久，兩匹雪犀先後抵達島岸，康浩隨着哈都峒主飛身上岸，脚才踏上陸地，就發覺情形有些不對，島上有宮殿，却看不見一個人影，整座岸嶼鴉雀無聲，寂然如死，就像一座無人居住的荒島似的。

康浩心下狐疑，又不好詢問，舉步隨着哈都峒主向那金壁輝煌的宮殿走去。到了近處，只見一座石牌坊聳立宮前，牌坊上鏤着一副泥金字的對聯，寫道：

對世間異教都予白眼，
願天下同道盡着黃衣。

橫批四個字是：非友卽敵。

康浩看罷，微微一笑，暗忖道：如此口氣，心胸未免太狹窄了。

於是含笑問道：「這石牌上對聯，不知出自何人手筆？」

哈都峒主道：「是敝教教主親撰，少莊主以爲如何？」

康浩不好意思直說，只淡淡笑笑道：「寓意豪邁，不愧一方霸主口氣，只是天下武林同道甚多，這樣豈不結怨太廣？」

哈都峒主笑道：「少莊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想敝教獨處南荒，向不與中原往來，尋常人根本無法到金梭島來，但凡能來的，如非朋友，自然就是仇敵了。」

康浩微笑問道：「朋友如何？仇敵又如何？」

哈都峒主道：「是朋友當然竭誠接待，若是敵人，要想活着離開金梭島，那就不太容易了。」

康浩乘機探問道：「此島既是貴教總宮所在，爲何竟這般荒凉呢？」

哈都峒主大笑道：「少莊主請看，此島何嘗荒凉？」話落，畧一抬手，頓聞號炮震耳，號角齊鳴。

號角聲中，兩側矮樹叢忽然搖動起來，每一棵樹內，躍出一名赤身裸臂，手挽盾牌和苗刀的黃色武士，個個頭插花羽，面塗彩紋，粗壯驃悍，宛如一座座黝黑的鐵塔。

萬壽宮的大門，也在這時候緩緩啓開，一陣樂聲入耳，徐步走出兩隊持矛佩刀武士，接着又是兩隊連弩手，兩隊盾牌手，兩隊鈎鐮槍手，然後是兩隊力士型的黃衣護衛。

一連十隊，每隊三十六名，爲數已達數百人，最使康浩吃驚的，是緊跟在黃衣護衛後面，還有一十六名「抬槍手」，竟然携帶着八支威力强大「火繩鐵砂槍」。

最後，是八名漢人侍衞簇擁着四名美貌苗女共撐金羅傘，由宮中緩步出來一老一少兩個人。

那老的一個生得面如黑蟹，尖頭寬腮，厚唇細目，身上穿着一件繡金綫的黃袍，年紀大約已有七八十歲，不問而知，必定就是黃衣神教的教主——鬼叟朱逸了。

在他身傍，是個三十歲不到青年文士，長得唇紅齒白，劍眉朗目，神采極爲英俊。相稱之下，越發顯得那鬼叟朱逸，老醜猥瑣，青年文士風姿挺拔。康浩不由對那文士多看了兩眼，暗讚道：想不到苗疆居然有此英俊人物，只不知道是鬼叟朱逸

的甚麼人？

正想着，樂聲已止，哈都峒主橫跨一大步，朗聲道：「川西太平山莊龐少莊主蒞宮訪晤教主。」

鬼叟朱逸臉上毫無表情，只冷冷點了點頭道：「不敢當。」

康浩急忙抱拳一拱說道：「晚輩龐文彬，久仰教主威譽，今日得覩尊顏，足慰素願。」

鬼叟朱逸仍然沒有絲毫表情，漫應道：「不敢當，不敢當。」在身傍的年輕文士却嘴角牽動，冷然一笑。

那笑容宛如曇花一現卽消，充滿了冷酷，倨傲和嘲笑之意。

康浩不禁有些氣憤，暗忖道：我以川西太平山莊少莊主的身份來訪，好歹也是中原武林一大世家，鬼叟朱逸仗着年紀輩份，態度傲慢些猶有可說，這文士是甚麼人？居然面帶冷笑，莫非因我遠來求醫，竟存心予我鄙視和白眼不成？

這時候，樂聲又起，哈都峒主拱手肅客，低聲道：「少莊主，請！」

康浩忍着氣，緩步走了過去，剛走到宮門前石階上，那年輕文士忽然迎上一步，右臂疾探，閃電般向康浩左肘直扣了過來，口裏說道：「少莊主請當心，這門階滑得很。」假作扶持之狀，五指所扣，竟是臂彎間的「曲池」穴。

康浩心中冷笑一聲左掌猛然上提，一式「金絲纏腕」反扣他的腕脈，同時漫聲應道：「不勞扶持，兄弟自會留意。」

那文士急忙縮手，化拿爲切，掌沿一翻，橫斬康浩的「太陽」穴。

康浩毫不退讓，屈指輕彈，「倒洒金錢」，五縷指風直向來掌迎去。

那文士一沉手臂，袖口疾揚，竟以「流雲飛袖」內家功力，硬接康浩的指風。

兩人各展奇學，瞬息間互換了三四種不同的手法，及至指袖相接，不約而同各自向後倒退了一步，康浩半條左臂發麻，那文士衣袖上却多了五個小孔。各人心頭暗震，誰也沒有佔到誰的便宜。

鬼叟朱逸雙眼中突然射出兩道懾人光芒，灼灼迫視着康浩，似驚異，又似讚賞的說道：「龐少莊主手法高明，不愧世家子弟。」

康浩傲然道：「好說，這位仁兄功力精湛，想必也不是無名之輩吧？」語氣中，明顯的含着詢問那年輕文士身份姓名之意。

但鬼叟朱逸却裝作不懂，只是嘿嘿乾笑了兩聲，道：「你們二位是少年俊彥，小一輩中的英雄，來來來！大家到裏面再敘話吧！」

康浩畧一欠身，道：「教主先請。」

鬼叟朱逸也不客氣，招招手道：「請進！請進！」口裏說着，自己已轉身先進去了。

康浩正要舉步，誰知那文士竟一摔袖子，搶先走在前面，昂然跨進了宮門。

這舉動充分表現出傲慢和無禮，但康浩想到自己遠來求醫，不宜徒作意氣之爭，心裏雖然不悅，仍舊强忍了下去，淡淡一笑，隨後而入。

其餘「八侍」和一隊隊隨行護衞，也魚貫進入殿內，各按方位分列兩廂，把一座雕龍畫鳳，彩飾金裝的「萬壽宮」，擠得滿滿的。

殿中已設好席位，鬼叟朱逸坐了正中主席，左右各有一副座位，論理，康浩既是客人，自然應該坐左首位子才對，然而那年輕文士竟又大剌剌佔了左首位子，反將右邊的留給康浩，鬼叟朱逸分明看見，居然未作表示。

康浩忍氣坐下，心裏對那年輕文士在黃衣神教的身份，不由興起無限猜疑，但經過默默的觀察，却又發現那文士身着青色儒衫，旣非黃衣，也無任何黃巾之類的標誌，似乎並不是黃衣教中人。

那麼，他究竟是誰呢？難道也是由外地來的客人？或者是鬼叟朱逸新從中原聘請來的武林高手？看他年紀雖輕，武功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如果彼此同爲客人，鬼叟朱逸爲甚麼不肯替自己介紹呢？想到這裏，警惕立生，不禁對那青衣文士，又增了幾分戒意。

賓主坐定，盛宴隨開，陣陣細樂吹奏，隊隊苗女獻舞，山珍錯列，美酒盈樽，那鬼叟朱逸絕口不問康浩的來意，只顧頻頻舉杯，飲酒談笑，像倒是席間只論談風月，樽前莫談正事。

康浩一面飲酒觀舞，一面暗自焦急，因爲直到現在，尚未見黃石生和隨行車馬抵達，不知途中是不是發生了意外事故？心懸兩地，竟有些視而不見其色，食而不知其味。無奈席間喧嚷，歌舞正濃，那負責接待客人的哈都峒主又坐在對面甚遠的地方，要想探詢，亦無從問起。

好容易等到酒過三巡，菜添五味，才見鬼叟朱逸擺手止住了歌舞，緩緩說道：「川西太平山莊譽滿天下，今日幸會，誠屬難得，尤其二位少年英傑，聚首一堂，更是本教多年未有的盛事，老朽忝爲主人，愧無佳餚待客，現有本教獨門秘製，窖藏多年的「聖嬰酒」一瓶，雖然說不上曠世奇珍，倒也算得天下罕見之物，願以分贈二位，聊表寸心。」

康浩原以爲他要提起有關求醫的話，不想只是分贈好酒，心裏已有些失望，却又不得不客氣一番，連忙笑道：「遠來打擾，復蒙厚贈，委實不敢領受。」

鬼叟朱逸充耳不聞，舉掌輕拍了兩聲，叫道：「取酒來。」

片刻間，兩名苗女合抬着一隻木箱，放在大殿正中。

那木箱看來已經十分陳舊，四週沾滿了泥土，一把銅鎖也早已銹漬斑剝，顯然的確是甫由泥地裏掘出不久。

鬼叟朱逸親自走到木箱前，俯身檢視了一遍，直到證明封處無異，方才將銅鎖扭斷，拉開木箱，從裏面取出一隻巨大的玻璃瓶。

康浩凝目望去，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那玻璃瓶中竟然包着一個眼鼻四肢俱全的嬰兒。

這種用嬰兒泡製的「聖嬰酒」，別說叫他喝，就是看着也令人噁心欲吐，滿肚子的不是滋味。

但那青衣文士却笑盈盈站起身來，抱拳說道：「教主盛情，誠令我等却之不恭，受之感愧，這個成形聖嬰，怕不有千年以上道行了吧？」

鬼叟朱逸笑道：「不錯，非僅此物已達千年道行，便是老朽用以泡製的藥物，也屬罕世難得。」

康浩忽然心中一動，忙道：「敢問教主，這瓶中聖嬰，究竟是甚麼東西呀？」

鬼叟朱逸微露訝詫之色道：「怎麼？少莊主連這東西也不認識麼？」

康浩道：「晚輩見陋識淺，尚祈教主明教。」

但那青衣文士沒等鬼叟朱逸開口，冷冷一笑，說道：「這倒有趣，堂堂川西太平山莊的少莊主，居然會不認識千年成形何首烏？」

康浩一驚，顧不得他話中有刺，駭然道：「呀！這嬰孩模樣的東西竟是千年何首烏麼？」

青衣文士漫聲吟道：「酒是瓊漿液，藥是罕世材。銀針逢酒溶，蠱毒遇酒解。愚人不識貨，誤作腹中胎。如此少莊主，可笑復可哀。」

康浩俊臉一紅，急忙轉問鬼叟朱逸道：「教主，此話當眞？」

鬼叟點點頭，道：「不錯。本門『銀針搜魂』和『絕情蠱』兩大秘技，此酒乃是唯一尅制的解藥。」

康浩大喜，忙不迭抱拳長揖，謝道：「教主厚賜，實令晚輩感激不盡……」

「且慢！」青衣文士突然冷冷截口道：「教主之意，原是欲將此酒分賜你我二人各得半瓶，但如此罕世珍品，人人都欲據爲己有，在下殊不願與人分享。」

康浩道：「依閣下的意思又怎樣？」

青衣文士傲然道：「在下久聞川西太平山莊名滿江湖，不揣冒昧，想向少莊主討教討教，咱們就以這半瓶『聖嬰酒』作爲賭注，勝的全瓶拿去，敗的拱手相讓，不知少莊主可有胆量接受賭賽？」

康浩心忖道：「若是旁的東西，便讓你得去也沒有關係，這聖嬰酒旣是銀針搜魂大法和絕情蠱的解藥，我千里遠道而來，豈肯由你獨吞，說不得，只有狠一狠心，連你那一半也一齊拜受了。」

心念電轉，便微微一笑，道：「閣下這話，可謂深合敝意，只是你我初次相見，彼此尚未請教尊姓大名，據言比試恐怕不大好……」

青衣文士道：「武林人物，不須拘於這些俗套，咱們就來個先賭賽後通名，有何不可？」

康浩也被他一再進迫激發了豪性，笑道：「就依閣下，請問如何賭賽法？」

青衣文士道：「久仰太平山龐老莊主『神眼金刀』的盛名，但不知那『神眼』二字，因何而來？」

康浩道：「那是江湖同道讚譽家父目力精湛，故有此名。」

青衣文士飛快的望了鬼叟朱逸一眼，冷笑道：「少莊主這話就不對了。」

康浩道：「怎麼不對？」

青衣文士道：「據在下所知，太平山莊龐老莊主那雙神目，乃是天賦異秉，色呈碧藍，後在敦煌石洞中，獲得一部『洗神秘錄』，練就千里眼絕技，能在十丈外觀蟻鬥，三里外見蚊蚋，才獲『神目』雅號，難道少莊主竟不知道嗎？」

康浩越聽越驚，心念電轉道：「此人對太平山莊如此熟識，倒要多多提防，別被他問出破綻來了。」

於是，故作傲然之態，冷笑答道：「閣下說了半天，仍然未脫『目力精湛』四個字，在下對自己父親的事，豈有不知道的道理，只因彼此並無深交，故未說得十分詳細。」

青衣文士臉上閃過一抹怒容，沉聲道：「少莊主藝出名門，想必家學淵博，已獲令尊眞傳，在下斗胆，就向少莊主討教一下目力和刀法。」

康浩道：「刀法易分優劣，那目力却怎樣比試？」

青衣文士道：「這有何難，目力但求敏銳二字，咱們可以憑暗器手法的準確程度，判別目力的高下。」

康浩欣然道：「好極了，但憑閣下吩咐，在下奉陪就是了。」

他心裏暗暗好笑，旁的功夫未必有把握，若論暗器，誰也强不過「風鈴魔劍」，你這小子簡直是在班門弄斧，孔夫子門前賣文章了。

青衣文士向鬼叟朱逸一拱手，道：「暗器比準，差之不過毫厘，必得有位公證之人才行，敢煩教主屈就如何？」

鬼叟朱逸與味盎然的嘿嘿笑道：「好雖好！但二位只賭勝負卽可，最好不要鬧出人命來。」

青衣文士道：「教主放心，還不致到那種地步。」

說着，從袖中取出一把細如牛毛般的鋼針，向空一拋，然後分用兩手各接住一半，同時遞給了鬼叟朱逸，道：「這種鋼針共一百零八枚，現在我兩手中各爲五十四枚，請教主分別點驗一下，倘若不錯，請任意給龍少莊主一份。」

鬼叟朱逸親自點數一遍，道：「果然不錯，每束五十四枚，不多也不少。」依言將兩份鋼針，分給了二人。

康浩伸手接過鋼針，仔細看了看，不禁暗吃一驚，只見那鋼針支支雪亮，又都是一般大小形狀，人家並未細數，只信手一拋，便能分得一枚不差，單憑這份敏銳眼力，自己已經輸了一着，看來這賭賽，竟是凶多吉少了。

青衣文士又將一名長髮披肩的苗女叫至面前，含笑道：「對不起，姑娘的頭髮太長了，可願截短一些？」

那苗女呆了呆，點頭道：「好的，待婢子去取把剪刀剪些下來。」

青衣文士道：「不必用剪刀，姑娘只須站在那邊殿角下，隨意旋轉身子，使頭髮飄散開來就行了。」

那苗女迷離的傻笑了一聲，緩緩退到四五丈外的殿角下站定。

青衣文士掌心扣着鋼針，朗聲道：「請教主發令，當那位姑娘身軀旋轉，髮絲飛揚之際，在下和龐少莊主同時發針射她的髮梢一寸處，每次須雙針併發，一針切髮，一針則將斷髮釘到牆壁上，必須各斷二十七根髮絲，而且要根根不漏地，將二十七根斷髮都釘在牆上才算全功。」

話聲甫落，滿殿的人都叫起好來，皆因「飛針斷髮」已屬萬難，何況更要將二斷的髮絲釘牢在牆壁上，如此神乎其技的比賽，誰不想開開眼界。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縱走二姑娘後，返回王府，選一兵士假扮七王爺，要七王爺隱居起來，以策安全，半月下來，各種安排均已就緒，在這其中，金陵城中也很平靜，第十六天，忽報丐幫分舵來了二位長老，岳秀為要這江湖第一大幫屈服，着楊晋帶領八名捕快，由岳秀陪同，親往丐幫分舵，向分舵主駱天峯說明來此辦案，要向丐幫兩長老查問，丐幫肥瘦二長老當然不服，由肥長老出手向岳秀進攻，但久攻無功，赧然退下，瘦長老仍不服氣，要岳秀到院外一搏。岳秀剛走出院外，瘦長老突飛身向岳秀撲去—

神功伏護法　嚴詞詰帮主

岳秀早已暗作戒備，準備一招制敵，先把丐帮中人鎮住。

目睹瘦叫化撲來之勢，立時一側身迎了上去，左手一招「風起雲湧」，幻起了一片掌影，引開了瘦叫化的注意，右手却疾快伸了出去，一把抓住了瘦叫化的右腕，一抖一帶，一個又高又長的身軀，突然被摔在了地上。

這一次，摔的很重，瘦叫化一直翻了兩三個滾，才站起了身子。

岳秀冷冷說道：「閣下够不够。」

瘦叫化臉色鐵青，望着岳秀發楞，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栽在這麼一個年輕人的手中，而且，栽的這麼慘，心中已然感到十分難過，再被岳秀拿話一逼，心中更是急怒交作，大喝一聲，又向岳秀撲了熙來。

這一次，有如猛虎出柙，人未到，雙掌已挾着呼嘯之聲，撞了過來。

岳秀冷笑一聲，道：「人貴自知，兩位這樣不自知，那就別怪我……」

話還沒有說完，那瘦叫化子已悶哼退了下去，一連退了七八步，仍然無法收住脚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原來，他拚盡全力撲向岳秀，激起了岳秀的怒火，不閃不避，一挺胸，迎了上去。

瘦叫化雙掌一齊擊中了岳秀，但他悶哼着退了回去。

駱天峯快步奔了過來，伸手扶起了瘦叫化，低聲道：「雲長老……」

瘦叫化一揮手推開了駱天峯，站起了身子。

但他站不穩，身子搖了兩搖，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胖叫化疾快的奔了過去，伸手扶住瘦叫化，低聲道：「雲兄，吃不住別勉强，快些坐下調息。」

瘦叫化大約也覺着不易支撐，不再勉强，依言坐了下去，閉目調息。

岳秀緩緩向前行了兩步，胖叫化心頭大震，一橫身攔在瘦叫化的身前，道：「

你要幹什麼？」

駱天峯也有了行動，一抬手，十幾個叫化子拿着傢伙圍了過來，

岳秀淡淡一笑，道：「你們想拚命，是吧！」

胖叫化搖手攔住了圍上來的叫化子，道：「你要幹什麼？」

岳秀道：「我要看看他是否傷的很重，要不要我帮他點忙。」

胖叫化道：「那倒用不着，閣下可以去了。」

岳秀冷笑一聲，道：「咱們的事情還沒有辦完，如何能就此而去。」

胖叫化冷冷一笑，說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這麼個逼人法，那未免太過份了……」

岳秀道：「丐帮乃江湖第一大帮，武林中，人人都畏懼三分，不過，我們不是江湖人……」

胖叫化接道：「不是江湖人，是什麼人？」

岳秀道：「官府中人，我們是奉命而來，一定得把人帶回去。」

胖叫化道：「我們沒有犯法，你們憑什麼拿人？」

岳秀道：「出手拒捕，惡言詬詐，單是這兩項罪名，就够你們消受了。」

胖叫化道：「官府中人，也不能這麼胡作非為，隨便抓人。」

岳秀冷笑一聲，道：「為什麼不能拿人，我們有腰牌令諭，我不信，你們丐帮眞敢造反，我要把兩位帶入府裏，下入石牢，然後，請貴帮帮主，親自前來金陵保人。」

胖叫化吃了一驚，朗聲叫道：「你，你……」

岳秀冷笑一聲，道：「你可是覺着我不敢麼？」

胖叫化道：「那倒不是。」

岳秀道：「不拿人回府，要私了，兩位必需要帶我去見見貴帮帮主。」

胖叫化望望瘦叫化，低聲道：「雲兄，咱們應該如何？」

瘦叫化吐一口氣，說道：「咱們既然無能勝過人家，對此事，咱們已無法作主了。」

胖叫化道：「雲兄的意思是……」

瘦叫化長長吁一口氣，道：「咱們也不能就這樣帶他去見帮主……」

胖叫化低聲道：「他已經提出來了，這小子已然表現出來過人的武功，只怕他不肯答允。」

瘦叫化道：「咱們就算要戰死此地，金陵分舵，全部瓦解，咱們也不能受他威脅。」

胖叫化道：「雲兄說的是。」

兩人雖都是丐帮中長老的身份，但看起來，瘦叫化似是比胖叫化的身份，更高一些。

胖叫化目光轉注到岳秀的身上，道：「閣下的條件，咱們無法答允。」

岳秀淡淡一笑，道：「那麼，諸位自己提一個條件出來吧！」

瘦叫化道：「咱們只能把閣下準備見我們帮主一事，轉達上去，做帮主是否要見閣下，在何處見你，咱們却無法預料，

也無法允作什麼承諾。」

岳秀道：「說的也是，在下一向教書說理的人，兩人既如此說，在下倒也不便勉强兩位了，不過，在下希望能早日得到回音。」

瘦叫化道：「今天日落之前，我們就可以給你回音了，但不知要把回音送在何處？」

岳秀道：「在下就在此恭候如何？」

瘦叫化怔了一怔，道：「你要在此地等候？」

岳秀道：「是的！兩位可是有什麼爲難之處？」

瘦叫化道：「咱們丐幫行事，一向是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就算你守在金陵分舵，咱們也無什麼不安之處，不過，你們大批人手，把守丐幫分舵，對咱們丐幫的顏面，却是大大的損傷。」

岳秀笑一笑，道：「這容易，要他們全部回去，在下一人在此恭候如何？」

瘦叫化俯首沉吟了一陣，說道：「爲什麼一定要守在敝幫分舵，閣下隨便指定金陵任何一處地方，咱們就可以按時把信息傳到。」

岳秀淡淡一笑，道：「在下還希望和兩位談談。」

回目一顧楊晉等說道：「諸位請先回府中，等候小弟。」

楊晉道：「朱兄和唐兄弟留下來？」

岳秀道：「不用了，兄弟一個人留此足矣！」

朱奇低聲道：「主人，老奴留此，可以幫主人辨識不少武林人物，這一點，希望主人多多攷慮一下！」

岳秀沉吟了片刻，道：「你留這裏，唐嘯可以回去。」

楊晉帶着八個捕快和唐嘯，對胖，瘦兩個老叫化一抱拳，道：「多有得罪。」轉身而去。

目睹楊晉等一行人離去之後，朱奇也悄然退到室外。

低矮的平屋中，只餘下了四個人，一胖，一瘦兩個老叫化，和金陵分舵舵主駱天峯，再加上一個岳秀。

岳秀緩緩從衣袋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了一粒藥物，遞給那瘦叫化子，說道：「雲兄，這有一粒療傷丹丸，閣下請先服下。」

瘦叫化猶豫了一下，接過丹丸，一口吞下。

岳秀笑一笑，說道：「看來，閣下對我岳某很信任。」

瘦叫化道：「老叫化覺着閣下如若準備取我性命，實用不着施用這等手段。」

岳秀道：「雲兄說的也是……」

語聲一頓，接道：「丐幫一向不和官府作對，何況，七王爺又是一位難得的好官，貴幫對金陵地面上的安寧，一向貢獻很大。這一次，却一反常態，不但撒手不管，而且，還隱隱有助敵的行爲。」

瘦叫化道：「岳兄，這話要有根據，不可隨口亂講。」

岳秀道：「我說隱隱二字，對貴幫，還算是有些客氣，如是不客氣點說，貴幫有通匪的嫌疑。」

瘦叫化雙目圓睜，道：「岳兄，這件不是兒戲……」

岳秀冷冷接道：「我遣走了楊晉等一行公門人物，那就是把事情留個餘地，事情眞假，你雲兄心裏有數，對吧！」

瘦叫化臉上蒼白，一語不發。

岳秀淡淡一笑，接道：「所以，在下要貴幫主，彼此把話說明，免引起七王爺的怒火，一聲令下，七省大軍對貴幫展開圍剿。」

瘦叫化長長吁一口氣，道：「岳兄，這件事非同小可，衝動不得。」

岳秀道：「我一直在忍耐着，但如不把事情挑明，我總有一天會忍耐不住。」

瘦叫化咬咬牙，默不作聲。

岳秀道：「撇開官方的事務不談，憑我這一身藝業，也該具有見貴幫主的能力，這一點雲兄大概可以承認吧！」

瘦叫化點點頭，道：「以岳兄的技藝，也確有此能，不過，丐幫弟子遍佈天下，敝幫主行踪難得到金陵一行，這一次，是你岳兄的運氣好，他剛好要來此地一行，但老叫化的意思，你只好還是以江湖人身份求見。」

岳秀道：「在下就是江湖人。」

瘦叫化道：「能不談官府事更好。」

岳秀道：「我和貴幫主怎麼辦，現在還言之過早，那要看貴幫主什麼態度，不過，有一點，在下可以保證，在下和貴幫主的談話，決不牽涉兩位。」

瘦叫化望望胖叫化，交換了一個目光，緩緩說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我們想法子把閣下的意願，轉報敝幫主，但他是否願和閣下會晤，咱們就無法作主了。」

岳秀笑一笑，道：「兩位只要把在下堅決求見的意志，告訴貴幫主，是否願見，就和兩位無關了。」

瘦叫化道：「咱們一定轉達，但閣下這等身份，也不便在這等地方坐候，叫化子隨寓而安，但像你這等貴公子的身份，豈不太委屈了。」

岳秀道：「在下覺着此地很好，貴幫主如有消息，大概會先到金陵分舵了。」

言罷，閉上雙目，竟然調息打坐起來了。

瘦叫化長長吁一口氣，望望胖叫化，道：「咱們此刻應該如何？」

胖叫化一攤兩手，道：「看來，只有隨他等候了。」

半日匆匆而過，岳秀表演了驚人的靜坐功夫，半天的時間，雖不長也不太短，岳秀閉上了雙目之後，就未再睜開過眼睛，更難的是坐姿也未變動過一下。

直待黃昏時分，駱天峯點起了燈火，擺上了酒飯，岳秀仍未動過一下。

胖，瘦兩個叫化子，經過了一下午的調息，服過了岳秀的贈送藥物，傷勢已大好。

駱天峯一直在室內伺候兩位長老。

朱奇站在矮屋外面的門口處，像是釘在地上一根木樁似的，也就未再動過。

他沒有干涉過進進出出的叫化子，也沒有開口問過一句話。

擺上酒飯之後，胖叫化用極低微聲音，道：「雲兄，這小子跟咱們泡上了。」

瘦叫化皺皺眉頭，道：「天峯，招呼

他們兩位用飯進酒。」

駱天峯應一聲，行到了岳秀的身前，道：「岳兄，請用酒飯。」

岳秀緩緩睜開雙目，道：「貴幫主還沒有到麼？」

駱天峯張口結舌答不出一句話來。

幸好瘦叫化接了口，道：「我們已由本幫中最快的通訊方法，請他來此，但他來不來，那我們就無法決定了。」

岳秀道：「希望他能來，但他如不來，那眞是我們之間的不幸。」

胖叫化道：「岳少俠，請用酒飯，咱們進過酒飯再說如何？」

岳秀目光一轉，只見木桌上擺四個盤子，一盤豆腐，一盤炒白菜，一盤炒花生，一盤涼拌黃瓜。

瘦叫化端起碗筷，道：「岳兄，丐幫中弟子們生活清苦，沒有大魚大肉的招待你，你請隨便吃點酒飯。」

岳秀心中暗道：丐幫弟子如此清苦，怎的武林中傳說他們財資雄厚，江湖上各門戶無出其右。

心中念轉，右手却拿起了筷子道：「請啊！請啊！」當先大吃起來。

胖叫化和瘦叫化，相互望了一眼，一語未發，也開始大吃起來。

駱天峯行到門口，低聲說道：「朱兄，請用酒飯。」

朱奇搖搖頭，道：「不用，我帶有乾粮。」

伸手從口袋中摸出一塊乾粮，放在口中，大吃起來。

駱天峯碰個軟釘子，道：「朱兄，可是怕咱們食物之中有毒？」

朱奇道：「如是眞的有毒，毒死的也不是我們主人一個。」

駱天峯淡淡一笑，未再多言。

四個菜，一盤烙餅，片刻間，吃的點滴不剩。

岳秀放下筷子，笑一笑，道：「看來，貴幫主今夜裏不會來了。」

瘦叫化道：「很難說，敝幫主有千里脚程，也許他會連夜趕到。」

岳秀道：「照雲兄的說法，貴幫主，可能在半夜中趕到了。」

瘦叫化道：「也許他兩天後才來？」

岳秀道：「不管貴幫主幾時到，在下非得見他不可，只有在這裏等候了。」

瘦叫化道：「如是他兩天不到呢？」

岳秀道：「在下只好等他兩天了。」

瘦叫化道：「如是他十天半月都不來呢？」

岳秀道：「這地方有吃有喝，在下只好等上十天半月了。」

瘦叫化道：「那麼你請坐坐，咱們傷勢未癒，得早些休息一下了。」

岳秀雙目中神光微微閃動，淡淡一笑，道：「這只怕不太好。」

瘦叫化道：「所以，岳少俠最好是先回到王府中去，敝幫主一到金陵，在下立刻遣人通知岳少俠。」

岳秀道：「不用了，在下已經等候了很久，如是不再等候下去，豈不是前功盡棄。」

瘦叫化道：「這麼說來，咱們只好失陪了。」

岳秀道：「我看兩位還是陪陪在下的好，不管怎麼說，我總是一個客人。」

瘦叫化道：「岳少俠，光棍眼睛中不揉砂子，岳少俠這作法，是不是把我們留作人質。」

岳秀道：「雲兄如是一定這樣說，在下只好認了。」

瘦叫化臉色一變，道：「岳少俠承認了。」

岳秀歎口氣，道：「雲兄這麼逼我，在下只好承認了。」

瘦叫化道：「岳少俠，丐幫在江湖從沒有對任何一個人，如此低過頭，你不能逼人太甚了。」

岳秀冷冷說道：「兩位這樣反反覆覆，究竟作何打算，何不明說出來。」

瘦叫化霍然站起身子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這做法，不覺着太過份麼？」

岳秀冷笑一聲，道：「由現在開始，雲兄，在下不再回答任何問題，我也不希望你多問我什麼？如是閣下心中不服，盡可行動。」

瘦叫化道：「岳少俠這樣苦苦追問，咱們只好實說了。」

岳秀果然不再接口，望也不望瘦叫化一眼。

瘦叫化不聞岳秀接口，只好自說自話的接道：「咱們已經接到了幫主的通知，今夜之前，無法趕到金陵了。」

岳秀仍是閉口不言。

瘦叫化皺皺眉頭，接道：「岳少俠你是要等，只怕要等到明天以後了。」

岳秀端坐如故，恍如未聞。

瘦叫化道：「咱們已據實奉告，岳少俠如若不信，那也只好由你了。」

突然轉身，向外行去。

岳秀忽然間，飛身而起，右手一探，直向瘦叫化抓了過去。

瘦叫化右手一揮，拍了過去。

岳秀探出的右手一縮，一翻，忽然之間，抓住了瘦叫化右腕一帶，又把瘦叫化摔到了原座位上，左手一探，點中了瘦叫化的穴道。

胖叫化挺身而起，還未來及行動，岳秀右手的指力，已然逼上了胖叫化的前胸之上。胖叫化剛剛站起身子，又不自主的坐了下去。

岳秀點中了兩人的穴道之後，又回到了原位坐下，目光一掠駱天峯，道：「如若你不想要兩位貴幫的長老死去，那就別叫貴幫人妄動。」

駱天峯眼看兩個長老受制，果然不敢妄動。

岳秀冷冷說道：「駱舵主，用貴幫最速的通訊方法，告訴貴幫幫主，如若三更之前，貴幫主不能趕到，貴幫中兩位長老，可能就會丟了性命。」

駱天峯滿臉悲忿之色，道：「岳少俠，你準備和整個丐幫爲敵。」

岳秀道：「這要看丐幫了，如若丐幫想和七王爺爲敵，雙方也就只好一決生死了。」

駱天峯雖然滿腔怒火，但眼看兩個長老受制，只好强自忍下，不敢有所行動。

岳秀倒是很輕鬆，緩緩回到了原位上，又坐下去。

駱天峯冷哼一聲，大步向外行去。

朱奇一橫身，攔住了去路。

岳秀一揮手道：「閃開，讓他去。」

朱奇一欠身，又退了開去。

駱天峯疾步如飛，奔了出去。

朱奇目睹那駱天峯去遠之後，才緩緩說道：「主人，放他離去作甚？」

岳秀微微一笑，道：「他要去找人來，也可能是去傳出消息，把丐幫的幫主找來。」

朱奇嗯了一聲，未再多問。

岳秀目光一掠胖，瘦兩個叫化子，冷冷說道：「兩位記着，丐幫在江湖上勢力雖然很大，但我岳某人對江湖上的事務知曉的太少，我可能任性施爲。」

胖叫化冷冷一哼，說道：「什麼叫任性施爲。」

岳秀道：「所謂任性施爲，那就是依照在下高興與否，來作決定了，我高興殺了兩位，那就殺了你們，我如是高興把兩位用火燒死，那就放把火把兩位燒了。」

胖叫化冷聲道：「哼！丐幫中沒有怕死的人，閣下有什麼手段，盡管施展出來就是。」

岳秀淡淡一笑，道：「我如是不想理會兩位，就讓兩位坐這裏，坐上個十天半月。」

胖叫化道：「閣下的算盤打的很如意呀！」

岳秀道：「這就叫隨心所欲。」

胖叫化望了瘦叫化一眼，不再多言。

岳秀盤膝而坐，閉目養息。

直到了天近初更時分，室外才响起了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進來。

岳秀緩緩睜開了雙目望去，只見一個穿着青衫，身軀修偉，五旬上下，留着黑色長髯的中年人，神色冷肅的站在了大廳門口。在那修偉青衫人的身後，站着兩個六旬左右的灰衣老者，胸前飄垂着白髯。

兩個白髯老者的神情，也是一片冷肅，眉宇間，隱隱泛着怒意。

桌上燭火微微搖顫，更增加了室中的冷肅氣氛。岳秀緩緩站起身子，淡淡一笑，道：「閣下是丐幫的龍頭幫主吧？」

青衫人神情冷肅的說道：「不錯，你是什麼人？」

岳秀道：「在下岳秀。」

青衫人目光一掠胖，瘦兩個叫化子，道：「本幫中這兩位長老，可是傷在了你的手中麼？」

岳秀道：「正是區區點中了他們的穴道。」

青衫人頭未轉顧，冷厲的說道：「左護法，過去解開他們穴道。」

左首灰衣老者應道：「秦震領命。」

大步行近胖，瘦兩個叫化子的身側，舉手拍出兩掌。

岳秀沒有出手攔阻，只是靜靜的站在一側，冷眼旁觀。

那秦震分別在兩人身子各拍三掌，胖瘦兩個叫化子，仍然原坐未動。

青衫人一皺眉頭道：「怎麼回事？」

秦震道：「是一種獨門點穴手所傷，屬下無能，解它不開。」

青衫人道：「有這等事。」

岳秀右手突然拍出，掌指掠着胖，瘦兩個叫化子身上而過。

就那麼揮手一拂，胖，瘦兩個叫化子，突然站起身子，四肢伸動，穴道已解。

青衫人冷笑一聲，道：「好高明震穴，解穴手法。」

岳秀道：「誇獎，誇獎。」

青衫人道：「聽說你要見我，因而，留下了本幫中兩位長老，作爲人質。」

岳秀道：「留下貴幫中兩位長老，陪在下，談不上什麼人質。」

青衫人道：「你要見我，現在見到了，有什麼事？可以說了，本幫弟子，遍佈天下，我忙的很，無暇多留。」

岳秀道：「我也很忙，但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得不耐心的等候幫主。」

青衫人道：「年輕人，你很高傲。」

岳秀道：「那要對什麼人了。」

青衫人冷哼一聲道：「放眼當今之世，敢對本座如此說話的人，屈指可數。」

岳秀道：「在下想必不在那可數的人物之內，很不幸的被你遇上了。」

青衫人道：「不幸的是誰，目下還言之過早，本座想聽聽你那件重要的事。」

岳秀道：「龍鳳會挾江湖手段，混入了官場中去，爲害之大，不啻造反，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不但很受江湖同道的敬重，也受官方眷顧，我希望貴幫……」

青衫人一揮手，接道：「丐幫素不和官門中人來往，你如想勸我出手相助，那無疑是白日作夢了。」

岳秀冷笑一聲，道：「閣下誤會了，龍鳳會勢力雖然很大，咱們自信可以對付，勸幫主的是，希望貴幫不要捲入這個漩渦之中。」

青衫人道：「本幫中事，一向不受外人的干預。」

岳秀道：「在下只是奉勸，聽不聽，那是貴幫的事了。」

青衫人道：「如是你只有這幾句話，我已經知道了。」

岳秀道：「我希望貴幫主最好有個承諾。」

青衫人道：「笑話，要本座對什麼人承諾。」

岳秀道：「區區在下。」

青衫人冷淡一笑，道：「你！」

岳秀接道：「不錯，在下代表七王爺，這身份够不够？」

青衫人道：「你是官方中人？」

岳秀道：「很慚愧，在下沒有作官的命，我只是一個江湖人。」（未完）